

中国  
现代

名人

传记  
系列  
丛书

李润新  
著

王

莹



王莹在电影界被誉为「洁白的影星」之前，她为自己立下了两条戒律：

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演戏，决不做于事业和身心修养无益的事。

决不风流合污，不跟着「吃豆腐」，决不做言不及义的闲聊。

中国青年出版社

## 序

我认识王莹同志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时我在“创造社”工作，办公地点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从北四川路中的老靶子路到虹口公园，几乎是条文化街。鲁迅和郭老都住在虹口公园附近。“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出版部都设在这里。提倡无产阶级文艺的人常常在咖啡馆里聚会。闸北区的第三街道支部也是左翼文化人组织成的。一九二八年底，夏衍、沈西苓、许幸之、石凌鹤等同志共同筹备建立了艺术剧社。

一天，我在“创造社”办公。苏怡同志带了一个年轻姑娘来见我，说这是艺术剧社的王莹。这是一个很朴素、大方的女青年，不太爱讲话。开始，我问一句，她回答一句，后来逐渐熟悉了，她就不断发问，好象肚子里有一大堆问题。看得出，她很喜欢文艺，也读过很多书，问的都是有关文学艺术、电影方面的问题，而且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的。她是一个朴素无华，好学深思的人，这就是王莹给我的初次印象。

当时，有个别在文艺团体工作的女孩子，娇气，华而不实。王莹身上毫无这些习气，她不轻浮，不虚伪，不显示自己，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很诚恳地追求真理，求知欲望十分炽烈，是个有独特个性的女青年。王莹和阿英很熟，我向阿英问过王莹的经历，我的意见，可以发展她成为党员。后来，她很快入了党。

一九二九年，王莹参加了艺术剧社的演出。第一次演出的剧目是《炭矿夫》，王莹演女主角。演出认真、朴素，震动了上海，也促进了上海进步戏剧运动的发展。王莹、陈波儿、李声韵、刘保罗、石凌鹤等同志都成了艺术剧社的台柱。上海的进步戏剧团体这时也联合了起来，后来，王莹又积极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

一九三二年，以夏衍为首的电影小组进入电影界。当时电影界乌七八糟，好莱坞的影片及宣传封建主义思想的《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等统治着电影界。党的电影小组进入电影界后，形成反帝反封建的力量，主要抓剧本创作与电影批评。

一九三二年底，洪深想拍个影片，找到夏衍，夏衍将我介绍给洪深。洪深为人热情、直爽，过去我是写小说的，从未写过电影剧本。洪深告诉我，就按写小说的写法来写，三、四万字就够了。我就根据自己熟悉的四川农村真实生活，构思了一个农民反抗地主压迫剥削的剧本，这就是《铁板红泪录》。这是我进入电影界的第一个作品。拍摄前，夏衍建议男主角由陈凝秋（塞克）扮演，女主角由王莹扮演。这是我第一次和王莹在电影上的合作。她真挚动人的表演得到进步舆论的热情鼓励。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和王莹又见过几次面，三七年“八一三”抗战后，在夏衍、于伶等同志直接领导下，洪深与金山组成了“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王莹是队中主要演员。在武汉时，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郭沫若、田汉、夏衍和我曾看过她和金山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剧目，影响颇大，一九三八年，在党的批准下，“二队”调整并扩大了组织，改名为“中国救亡剧团”。一九三九年，“中救”改名为“新中国剧团”，并在新加坡举行了公演，演出的重点剧目之一，就是我写的《塞上风云》。王莹不仅参加了演出，还写了不少文章，介绍祖国人民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

略的情况，激起了海外华侨强烈的爱国热情。

这以后，我和王莹见面的机会少了，一九四二年，她和爱人谢和赓同志去了美国。四九年新中国诞生后，他们夫妇二人于五五年回到祖国。听到她归来的消息，我即刻去探望。过去我和王莹相识在国统区的白色恐怖统治中，如今在光明灿烂的新中国重逢，大家心情都十分激动。那天王莹很高兴，谈了她的写作计划。那时她正根据自己亲身的经历写作几十万字的小说，这就是现在已出版的《宝姑》和《两种美国人》。看到王莹从一个进步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转而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我从心中为她喜悦。

后来，她长期移居香山，专心写作。十年动乱中，我受到“四人帮”残酷的迫害，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我常常想起王莹，这个正直、诚实的人肯定是难逃“四人帮”的魔掌的。我刚一获得自由，就急忙去打听她的消息，才知道她已于一九七四年惨死于“四人帮”的狱中。这样一个为党的戏剧事业做出很多贡献的好同志，竟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使我心中感到十分黯然，也为我们的戏剧事业失去一个奋不顾身而战斗的好同志，感到无限痛心与惋惜。

这几年，我常常想起她。如果她还活着，一定会为无产阶级的文学戏剧事业，为党为人民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对于这样一个好党员、好同志，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忘记她，永远不应该忘记她。

李润新同志，在教学之余，搜集了较丰富的资料，经过六年的努力，撰写了《洁白的明星——王莹》一书，较生动地记叙了王莹的一生。作者能把王莹的生平事迹，放进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描写，增强了这部传记的时代特色，也写出了王莹与革命与时代的血肉联系。他没有按年代的时序平铺直叙地去写，而是立专章来写她一生的各个侧面，把王莹的光辉形象树立了起来，这种写法，更集中，更鲜明，也更有感染力。我相信，王莹作为“中华女杰”的形象，将会鼓舞我国广大青少年和读者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英勇奋斗。

阳翰笙

八五年十月十一日

## 序

《洁白的明星——王莹》一书的问世是一个好消息。我应邀撰写序言，感到欣快和荣幸。

我不需要重复叙述传记中的事迹，它们已在传记本身和王莹自己的栩栩如生的著作——《宝姑》和《两种美国人》里详述了。

我愿写一些我个人对她的回忆。

我最初知道王莹是在四十年代，当时她正在美国专心致志以她的天才的讲话、写作和戏剧演出，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抵抗日军的侵略。在那个时期，我对她的政治面貌毫无所知。后来，新中国建立，我们常常相会，但她和她忠诚的丈夫谢和赓从没有谈到他俩过去英勇而丰富的经历。他俩具有高度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家优良传统的谦虚精神。举例说：在我和他们相处中，我把王莹看成是一个单纯爱国和进步的人而从未意识到早在十二、三岁少年时期，在白色恐怖横行时代，她就投身革命，为保卫卓越的同志不致遭受抓获和杀害而充当党的交通员，和她在二十岁以前，就被反动派逮捕过四

次！我也没有从他们的言谈中，知道谢和赓在一九二六年时便是一个党领导下的组织内的成员，担负过有生命危险的地下工作，并参加过最初的武装抗日战争和参加筹建一个重要的联合战线的组织工作。

我第一次与他们会见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当他们从美国回到北京的时候。她们满怀激情和喜悦来到他们长期为之奋斗的解放了的祖国。他们谈到怎样与麦卡锡主义的美国官员斗争的事。他们为了公开表明渴望回到祖国而被分别监禁于狱中，然后遭到秘密驱逐出境。（后来，我从一个同陷囹圄的非华裔的进步人士口中，才听到王莹在妇女监狱里的英勇行为。）在曾被美国当权者虐待的愤怒情绪下，莹和谢却热情地谈到他们留居在美国一直到遭受困难的整个时期，都受到广大阶层的美国人民的热忱相待和盛情的帮助。这些帮助莹和谢的美国朋友，后来因此惹起不少麻烦。其实，这一对中国夫妇是最热忱、最广泛的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促进者。

后来，我们在北京美丽郊区的香山成为邻居。他俩经过了许多新的坎坷和浮沉的生活，谢和赓在一次过火的反右运动中受到极端错误的对待，但他们从未抱怨；在穷困的物质环境中和健康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他们却给了我和我亲爱的先妻邱荣莉同志许多热忱和照顾。他们为我们找到了一所清静而有农村风味的房屋，使我们能在每周城市里劳累工作之余，得以到那里休息，从疲劳中恢复过来。每当我们忽然有事必须离开香山返城的时候，他俩还常常在深夜来到我家探视我们的两个小子女，以免他们在黑夜中惧怕。

我记得他们是竭诚地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人，他们在没有被派任何工作的情况下，还决心继续做有用的事情。由于偶然的机会在同一个村庄里，他们快乐找到一个退休的红军老战士作伴，虽然这位战士正在为公社做最卑微的养猪的工作，但王和谢还是以尊敬老革命者的态度对待他。在同一时期，我还记得，在他们家中，不止一次地遇见国内文艺界著名的人士来访问王、谢二位，虽然那时他们处于不公正地迫使他们不能负担工作的地位。

随后，在十年浩劫中，更为严厉更为不应该的苦难来临，开始本来未波及我们，但已向王、谢二位加以重大的打击了！他们并没有向我们透露这种情况和他们内心的痛苦，却依然照常对我们表示热情和关照，我们对江青要特别向他们下毒手的情况也一无所知，王莹对江青过去的底细的第一手材料知道得太多，而江青是残忍地要把这些人置于死地的！果然，他们双双被捕了，不久，我们也同样陷入囹圄。

王莹受“四人帮”折磨，一去不返，终至身亡。

数年后，谢和赓出狱了，他为爱妻之亡故而深受打击，致长期罹病缠身。虽然这样，他自己的和他爱人给他的精神，却昂扬旺盛，在未完全康复时，即接二连三地担负起严肃的工作。他把王莹英文的遗著整理编辑并部分地补译得以出版。有些王莹的遗作，还是经过国内外的长期寻找才到手的。谢和赓还在写他亲自参加过的革命回忆录。在百忙中，他还自愿地担负着许多社会活动，特别是帮助少年儿童的教育事业。

我也失掉了患癌症的妻子，在她重病期间，谢和赓曾给她机会，协助小学校少年儿童的教育事业，这些儿童是中国的未来，这使她能欢快地度过她一生最后几个月的时辰。少年儿童和他们的老师曾到医院探视她，不幸医生已不允许访问，但师生们为了安慰她所赠给她的塑料花，却放置在病床边使她能时时看着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同时，少先队员们还送她不少红领巾其中一条放在八室山她的骨灰盒上，这是少年儿童一件难忘的纪念品。这些

少年儿童代表了永远回到大地的春天，而莹和谢不管现在和过去怎样受伤害，他俩火热的心却常常向着未来，这种行为说明了一代老革命家的经历和勇敢，也表明了他们不失赤子之心的高尚品德，因为人类社会还在摇篮时代。

我们大家都可向他们学习，并为我们正在进行的共同事业做更多的事。在忆念王莹时，我自己知道我还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爱泼斯坦

5.13.1986

## 后 记

世上没有完人，但却有许多一生追求做一个完人的人。王莹就是这样一个人。

王莹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她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她不仅是一位无产阶级的优秀表演艺术家，一位才华横溢的杰出的女作家，而且是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夏衍同志称王莹“是五四运动的狂飙时期培养出来的新女性的一种典型”；徐悲鸿誉她为“人人敬慕之中华女杰”；阳翰笙说她“是一个朴素无华、好学深思，很诚实地追求真理”的“女青年”；郭沫若赞她是“抗战尖兵”；陈嘉庚夸她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之花，”郁达夫赠她的字一幅书有“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见天下春，”誉她是“冬天的梅花”；老舍送她的题词称她是“不写诗的诗人”；周恩来赞扬她：“只有我们党，才有你这种人才！”司徒美堂一九五五年在一次宴会上，当着董必武老人和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们说：“抗战时期王莹女士在南洋群岛、美国各地和白宫的演出，为祖国争了光，为海外侨胞争了光，她是一个有天才的青年艺术家，她谦虚和蔼，尊老敬贤，是我最喜欢的年轻朋友，田汉曾作诗赠王莹，中有“自幼善歌舞，成名无骄颜”之句。阿英说：王莹少年时就是我的优秀学生，她过去的遭遇是十分曲折感人的。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但她是一个最英勇的年轻党员，才华出众，经受过严峻考验，是我国的一个突出的演员、作家和左翼文化战士，欧阳予倩一九五五年对王莹说：“你们这次被美国反动派迫害回国，是大家很关心的事情，你拒绝威胁利诱不入美国籍和你过去在日本不为日人给你高薪利诱演日中亲善的电影一样，都充分表现了你的人品、才智、为人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我和我全家人都敬佩你。”施蛰存一九七九年说：王莹最初以一个优秀影剧演员知名，随后又以清秀的散文显露了她的文学才华，继而又以冲出黑暗的电影圈表现了她不染污泥的坚贞品德。她是一位言行一致的新时代进步女性。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一九四五年在纽约说：“王莹是一个真诚、善良、美丽、谦虚、智勇兼备的艺术家，我的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一九四六年在美国说：“王莹小姐是可爱的、有学问而谦虚、文雅、美丽的具有中国优秀风格的女明星。美国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赛珍珠一九四五年在美国费城对许多教授们演说时说：“王莹女士是中国卓越的、美丽的、谦虚好学的戏剧家和作家，她代表了中国优秀的女青年。作为她的好朋友，我非常感到自豪。”美国作家、美中友协名誉主席浦爱德小姐一九四八年在纽约说：“王莹和我合作翻译她的小说，我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我深深感到王莹是一个有才华、性格温和、冷静、谦虚、思想敏锐，工作一丝不苟的艺术家和作家。”美国黑人歌王罗伯逊一九四三年说：“王莹是一位优秀的歌

唱家，我的好朋友。”外文局英籍专家邱茉莉在一九六二年对到香山访问她夫妇的中外友人说：“王莹夫妇居住在香山和群众的关系最融洽。当我和农民、店员、公园、饭店的职工一提到王莹时，大家对她的印象都十分好，莹作为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她和群众相处得那样亲密，和中小学的师生那样有感情，真是很少见的事。这可以想象她的性格和风格、待人接物是多么可爱呵！”历史学家胡适一九四五年在纽约说：“王莹小姐是一个有天赋而优秀的青年演员，一个勤学有文才的文学工作者，她是我的学生，我的同乡，我感到自豪。她在美国白宫的演出受到罗斯福总统夫妇、各国外交使节的热烈欢迎，这是一件可喜的大事。她在美国各地演出受到美国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这也是值得赞扬的。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一九四五年对赛珍珠女士说：“王莹女士的歌声和她的戏剧表演是很动听和感人的。她是一个有才华而谦虚的优秀演员。”语言学家林语堂一九四五年在纽约说：“王莹在美国用英语演出的戏剧，使我非常惊异，她不但有语言的才华，而且她的歌唱和演技也是第一流的。我更爱她具有中国谦逊、含蓄、落落大方的风度。”

从一九七九年，我开始搜集王莹的传记素材，越是对她加深了解，越是被她那心灵美的魅力所吸引。王莹被江青惨害死了，她的“九秘”却幸存了下来。在采访中，我有幸结识了这位年将古稀的可尊敬的老革命干部、外交部的模范党员，他那与王莹一样崇高的精神境界，使我敬慕不已，我象突然发现一个大金矿那样地喜悦，象从灰尘弥漫的闹市一下步入清香扑鼻、泉水叮咚的绿色山林小径般地感到清新、爽快。谢老为了帮助我写《王莹传》，向我提供了许多珍贵材料，有时带病、甚至去外地休养时，也为我写来素材。没有谢老和他姐姐谢振群同志的全力支持，我是很难写成《王莹传》的。此外，还有王莹生前好友夏衍、阳翰笙向思赓、赵清阁以及王莹在香山故居的乡亲们杨萍、马云芝、杨宪斌、刘淑珍等人，也向我讲述了许多王莹的感人事迹。在此，我向他们，向所有为本书题词、题诗作画的同志和小朋友，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忱！我还特别对中国青年出版社传记文学编辑室、美编室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同志为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致以衷心的感谢！

李润新

怀念莹和她的师友（一）  
——陈翰笙指路，王莹勤写作

谢和赓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读《北京晚报》著名经济学、世界史专家陈翰笙教授（一八九七——）访问记，感赋诗一首《夕阳光灿烂》 祝贺他八十八寿辰。今年国庆前夕，李润新同志撰写王莹的传记完成，我藉拙作代莹感谢翰老在我们居住香山狼见沟时，为王莹和我创作和学习指路的热忱。

海外喜归来，倏忽三十春，  
浩劫前往事，记忆犹清新，  
香山狼见沟，旧居松柏森。  
莲庐常承教，情谊何其亲？  
满园皆春色，乌云忽降临！  
离家走北荒，慰莹赖淑型。  
莹赓素敬爱，陈阳两翰笙，  
亲友同志间，两公盛情深。  
待人殊忠厚，平易而近人。  
诲人从不倦，不居少中青。  
此诗先纪述，翰老陈先生：  
弱冠获博士，国外早蜚声，  
北大任教授，未及而立龄。  
欧美学而教，印度有门生。  
学贯中和西，博通古与今。  
廿年代肇始，灾难何频仍！  
本马恩主义，细研我国情：  
半封半殖性，分析最澈清，  
军阀与内战，中华两祸根。  
买办与地主，勾结外商人，  
三者吸血鬼，吾民焉不贫？  
创议详调查，深入到农村，  
方法重科学，始了解真情。  
五十年代初，极虑人口增，  
与马邵同调，主张节育生，  
卓识如实现，恶果何由生？  
六十年求索，沥血又呕心，  
大著二百册（篇），多属经典文。  
真理总坚持，正义见言行。  
才高不忌贤，力倡百家鸣，  
博学不自傲，善言闻必听，  
纵谈问题时，首重析底根，  
活用辩证法，有如数家珍，  
年迈心不老，勤学胜后生。  
金球足迹遍，胸襟海阔深。  
参加国际事，令名早已闻，  
大陆解放后，多次出国门，

外事贡献多，中外友谊增。  
此生兄常谈：“受教翰老深，  
广西建设事，时向公咨询，  
每问必详答，中肯又合情，”  
师院育英才，外语教学勤，  
师生同敬仰，增光桂林城。  
革命遭蒋嫉，令特务捕陈，  
任公爱贤才，仗义救先生，  
此生传恶息，嘱公漏夜行，  
飞印得脱险，功归李济深。  
翰老尚俭朴，不费公分文，  
除非急要务，从不要车行，  
节约例殊多，信封也翻身，  
清茶淡饭惯，解囊爱助人。  
嫉恶信如仇，见错善言评，  
西友赞陈老，“奥蒂斯颇琴。”  
爱好裨益多，“五不”八十春，  
偶尔作闲谈，风趣理又真。  
谦辞三高位，愿研究终身，（11）  
视官如草芥，不求利与名，  
弗为亲属谋，更厌徇私情，  
爱才如性命，举贤挺身陈，  
不惜乌纱帽，无私才真诚。  
北荒我归来，教诲更常聆，  
热情劝莹我：安心居山深，  
学、读、写、访问，“造车”莫“闭门”！  
阅读中外史，温故而知新，  
创作应博览，楼更上一层楼，  
两君互研讨，为学贵精勤，  
蜚语不足畏，流言切勿听，  
勇往直向前，计划照旧行，  
余素知二位，为党早许身，  
铭记古人语，立志高飞腾，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真理最足珍，  
离城居山沟，常亲工农兵，  
调研至重要，民情方认清，  
文学重现实，作假背理情！  
莹遵公指路，写作益辛勤，  
回首香山日，翰老最热忱，  
如无公指点，荆棘难排清。  
陈顾夫妇爱，惠及我俩深。  
王莹传问世，我代伊感恩。  
十年浩劫中，蒙冤数不胜，

“资阶老权威”！“牛鬼大蛇神”！

白天苦批斗，殴击辱老人！

魔掌何所惧，晚眠闻雷声，（12）

一生皆清白，乱中心自宁。

任劳又任怨，硬骨似钢筋，

笑迎灾难来，永是乐观人。

哀哉浩劫惨，公我失型莹！

她俩先后去，遗憾永记心：

公别淑型姐，弥留不知情，

妻亡不允看，林江太狼心！（13）

迫害手段劣，“特嫌”任加身。

逼供无所获，被贬下农村，

五七干校内，清厕公最勤，

学者掌粪便，视之若黄金，

继派管邮件，从未错递分，

频频任务来，事事认真行，

能文又能武，谁敢笑书生？

能上又能下，干活喜欣欣，

共事中青年，敬服翰老陈，

农民翘拇指，呼为“真好人”！

正受“再教育”，外宾忽莅城，

折冲公莫属，以是得返京。

忧患何其多，玉体幸健存，

莹我遭捕后，互不准问闻，

咫尺相思苦，八载铁牢深。

出狱传噩耗，妻歿情不清！（14）

霹雳从天降，弦断失知音！

神经患分裂，诸病罹一身！（15）

恙来何所惧，冤屈势必伸，

破涕为力量，哀事乐相迎，

赍志莹先去，后继我斗争！

生存为革命，保健弗粗心，

迟衰唯运动，身脑两不停，

医疗加锻炼，起死幸回生，

坚持毋稍懈，体气逐日增，

病中理遗作，“两书”相继成，（16）

遭难岂公我？到处有哭声！

打砸抢猖獗，涂炭危生灵，

武斗互厮杀，血溅大地腥！

才人亡多少，朋辈苦飘零！

文物毁何多，石佛也粉身！

古籍引火烧，字画变烟尘！

千百年国宝，一瞬化为零！

作恶竟有理，假除四旧名，

天下残酷事，世上真罕闻，  
政治大迫害，历史亦鲜听，  
馨竹难书罪，且待后来人。  
公今八十八，我已逾七旬，  
每与论世事，对党最忠诚，  
国内外大势，了如指掌明。  
今夕读晚报，同感发心音：  
民富国强盛，国强民始兴，  
官民水乳融，上下宜通声，  
民主与集中，身脑何能分？  
党内与党外，意见胥应听，  
如不先民主，集中集不成，  
如后不集中，万事乱纷纷，  
两者互相辅，缺一不相成，  
个人崇拜耻，集体智慧真，  
肝胆相照好，重视党外人。  
百业宜开放，事物日益新，  
创作重自由，成果油然生，  
指导有依据，四项原则遵，  
一言堂误事，集思益广深，  
经验历历在，史实足为征。  
三中全会后，政策喜一新，  
实事必求是，实践证理真，  
与中央一致，上下同一心，  
整党应雷厉，领导太英明，

三种人严查，政策认真行，  
“文革”祸深重，否定关衰兴，  
以身作典范，正风先上层，  
不正下不从，上正不令行，  
坚守党原则，歪风斗勿停，  
甘苦官民共，人心自畅平，  
各方掌权者，时时思人民，  
为民作公仆，百世有人钦，  
当官作者爷，千载留臭名。  
人才须重视，偏见切勿存，  
派性宜清除，团结党国兴。  
建设靠学术，外行绝不行！  
知识不深厚，高峰难攀登，  
负责好同志，应有自知明，  
德才如不备，让贤是上乘，  
用武地广阔，只要干劲存。  
干部度晚年，乐趣何处寻？  
余热不吝发，添砖添瓦勤。

力薄难负重，小事乐担承，  
贡献何嫌少，裘可集腋成，  
位无高低别，只有工种分，  
百业无贵贱，但求利于民，  
大家齐努力，童少老中青，  
民族大团结，众志成城。  
江山远景好，四化迈步行，  
精神与物质，并重促文明，  
先进与优越，制度显特征。  
社会主义好，靠血汗完成。  
走向世界去，立富强之林。  
读公时间表，早午晚辛勤，  
无官一身重，尽瘁亲朋闻，  
誓将丝吐尽，留与后人，  
伟哉学者志，宏哉智者心！  
无愧一楷模，神州新老人，  
我为公骄傲，公为世人钦，  
愧余学谫陋，愿拜师先生，  
离职岂能休，匹夫责不轻，  
一息尚存在，莫负党员名！  
公正争分秒，我敢不惜阴？  
继续叨教益，勿忘自我评，  
竭尽弩骥力，紧步公后尘。  
生辰殊巧合，我公与王莹，  
每庆三八节，同怀公两人，（17）  
祝公常健康，天年超百龄。  
桃李遍中外，贡献日益增，  
夕阳光灿烂，青史垂芳名。

见诗末所注时间。

一九五八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去北大荒后，陈翰笙夫人顾淑型姐常于星期六晚赶赴香山伴王莹共度周末；星一早又赶回北京市上班。

二十年代初，陈先生即重视农村调查工作。

五十年代初，陈先生与马寅初、邵力子两先生即主张节制生育。

见一九八五年《世界历史》月刊八期《陈翰笙的史学思想》及《陈翰笙文集》。

陈先生在一九二七年任北大教授时，即结识李大钊、蔡和森等，经李介绍陈先生参加第三国际的研究工作。

吾友陈此生（前民革中央刚主席）曾多次对我和王莹谈到抗战期间翰老在桂林时，此生兄常向他请教有关文教和其他的事情，他总是亲切而中肯地答复</PGNF19.TXT/PGN>所询的问题。此生还表示他对党的认识的进步，也得到陈先生的帮助。

一九四四年蒋介石特务奉蒋密令逮捕翰老，并企图杀害他，幸得李济深保护，密告陈此生通知翰老迅速逃离广西出国，方免于难。

国际友人称赞陈先生是一位直言不讳“奥蒂斯颇琴”（OUTSPOKEN）的学者、专家。

陈先生夫妇在国外多年，他们自少年时代起便勤奋学习和工作，闲时，除爱好阅读、音乐等文娱生活外，不吸烟、不饮酒、不玩牌、不奕棋、不跳交际舞……主要原因是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

从事工作，他们也认为烟酒对健康无益。

(11) 一九五五年王莹和我从美国回国抵京不久，李克农即来长谈，提到陈翰老时，他说周总理曾先后邀请翰老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科学院副院长、北大副校长等职，但翰老都婉言辞谢了。

(12) “文革”期间，“四人帮”无理地批斗殴打陈先生，有时整日连续批斗，十分残酷。据淑型姐告诉我们，翰老白天被批斗，晚上照样甜睡如常，鼾声似雷，她苦难成寐，亲友闻之，传为残酷批斗中之“佳话”。

(13) “文革”期间，淑型因被迫害重病而亡，但林江集团竟不允陈先生去探视。

(14) 王莹被江青迫害致死，众所周知。但她在狱中去世及详细病情及医疗经过迄今仍未清楚。

(15) 我被林江集团关押在秦城监狱八年，除患精神分裂症外，还罹致七八种疾病。

(16) 我出狱后，整理出版了王莹两部遗作《两种美国人》和《宝姑》。

(17) 据淑型姐在美国告我们陈先生和王莹一样，是新历三月八日诞生。但有的资料说陈先生生于二月初。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深夜草

一九八五年国庆节前夕修改完毕

于北京

## 怀念莹和她的师友（二） ——王莹传问世，献诗阳翰老

谢和赓

天府多文士，翰老负盛名。  
莹赓师友中，敬爱公翰笙。  
经纶满胸腹，才智超群伦。  
文坛名作家，前茅数先生。  
为党为大众，不愧老功臣。  
三十年代初，左联核心人。  
莹自湘逃沪，首逢师杏村，  
阳洪夏田欧，六公教益深。  
革命低潮时，诸公深爱莹，  
夏公曾赞语，特性鲜明：  
斗志殊旺盛，对事却老成，  
酷爱新文艺，博览钻研勤，  
笔锋极细腻，描写富感情，  
剪发青年中，年纪汝最轻，  
“五四”狂飚期，卿乃女典型。  
钱导汝入党，曾商友翰笙，  
莹初见翰老，对伊印象深。  
汝对诸长辈，尊敬胜师生。  
阳等多剧作，研读卿最勤。  
洪师导演技，神州第一人。  
影剧充主角，胥由众选遴：  
《铁板红泪录》，《塞上》有《风云》，  
《女性的呐喊》，《同仇》《自由神》……  
《赛金花》一剧，名震沪与宁。  
互祝赠花篮，卿与梅先生，  
从兹成良友，终为同党人。

《放下你鞭子》，海内外欢迎，  
演出超千场，歌舞周董闻。  
炮声中宣传，首对工农兵。  
远征至南洋，赢得“女杰”名，  
“冬梅艺绝优”，声誉满侨城，  
白宫邀演唱，中华唯王莹，  
罗总统全家，阁员与外宾，  
观众高欢呼，谢幕掌雷鸣，  
合影留纪念，卿与罗夫人。  
驻美苏大使、全馆设宴迎。  
飞机厂演出，欢五万工人，  
演讲歌唱后，福特申谢忱，  
盛宴并留影，全家皆欢腾，  
卿饮水思源，未忘公六人。  
抗战岁月初，我已慕王莹，  
千里红线牵，一见我倾心。  
卿在文坛上，海内早知名，  
予居地下党，“面貌”似“黑丁”。  
“敌友”竟谈爱，奇事令人惊，  
文苑风波起，蜚言到处闻，  
讥予“地上蛙”，想“天鹅明星”！  
谁识小秘书，早是同壕兵！</PGNF22.TXT/PGN>  
卿遭众友责：“敌我竟不分”！  
“庐山”烟雾中，“面目”难识“真”，  
内情知音者，仅阳公数人。  
“永远在初恋” “王谢”与“荷根”  
双双燕飞美，文坛议纷纷，  
幸有周董公，出洋心松轻。  
临别周指示：为学钻研勤，  
抗敌应并肩，争取美人民。  
我俩忠党国，教导时记心，  
革命同奋斗，相依共死生，  
幸未辱使命，留美十三春。  
麦卡锡反动，殃及我二人，  
被捕入囹圄，美友抱不平，  
文教界救援，抗议美暴行！  
反动派狡猾，罪名任加身，  
不准自离境，硬要逐出门！  
五五年初一，我俩喜返京，  
最早见师友，阳洪田欧英（11）  
行装甫卸下，翰老即莅临，  
阔别久相思，关怀莹更深，  
“愿向党推荐，外事正需君”。（12）  
友协空高位，劝莹即“出征”。

莹无意改行，原因向公陈：  
《宝姑》中英稿，正待先完成  
董老嘱撰写，《两种美国人》  
立志在创作，周董均同情，  
翰老爱护下，颌首表赞成。  
五七年整风，蹙陷入泥坑，  
翰老闻恶息，对此至关心。  
“隐居”狼见沟，立足在农村，”  
翰老与诸友，时时怀念卿，  
闻莹勤奋学，更喜“两书”成，（13）  
十年浩劫至，晴空满乌云。  
翰老遭迫害，同难情更深。  
出狱闻莹逝，悲中撰悼文：  
爱莹多才艺，文坛失女英。  
“中华之女杰”，徐语表深情，”（14）  
拙诗献翰老，略表莹衷心，  
祝敬爱伉俪，长寿超百龄。  
握管怀老舍、洪欧徐阿英，  
五公资志亡，幸巴、周、夏存，（15）  
藉此祝三公，代莹致谢忱。  
一九八五年国庆节前夕草于北京月坛公园  
钱杏村即阿英。

阿英、洪深、夏衍、田汉、欧阳予倩。”

阿英介绍王莹入党。

王莹在南京演出时与梅兰芳互赠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曾数次观赏《放下你的鞭子》演出。

此为南洋侨领黄曼士先生一九三九年十月写赠徐悲鸿和王莹的诗句。

一九四二年苏联著名国际外交家李维诺夫是当时的驻美大使。

王莹曾与“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派出的苏、中、英、荷等国的代表，（她代表中国）到美国“汽车大王”福特的轰炸机制造厂访问，向该厂五万多工人演讲宣传抗战及演唱中国抗战和中国民歌，受到全体工人、职员及福特全家热烈欢迎，福特设宴款待，合影留念，美国各地报章多有记载。

这是我第一本回忆录的书名。

“王谢”是五八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后，莹自取此别名，以示永远相爱之意；“荷根”是三八年初我和她同游武昌东湖时她赠我的别号。

</PGNF24.TXT/PGN>

（11）见

（12）我们一同京，阳翰老即欲推荐王莹出任对外友协负责职位，当时廖承志亦有意与翰老共同向总理推荐。总理、董老同意王莹自愿搞创作。

（13）指《两种美国人》和《宝姑》两部小说。

（14）李润新用徐悲鸿称赞王莹为“中华女杰”作为他撰写的王莹传的书名。

（15）老舍，洪深、欧阳予倩、徐悲鸿、阿英先后仙逝，予时缅怀他们，健在者指巴金、夏衍和周场。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韩秀琪

封面设计：吴勇

王莹

李润新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经销

\*

850 × 11681/32

15.25 印张

10 插页

336 千字

198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25,000 28,000 册

定价 14.10 元

ISBN7-5006-0019-4/I·6

王莹

## 第一章母亲的希望

一九一五年的芜湖，春天来得似乎格外早刚入三月，和煦的春风，吹绿了大江两岸。野草，沐浴着暖融融的阳光，蓬蓬勃勃地往上长，绿草地上，衬托着红的、黄的、粉的，紫的野花儿，构成色彩斑斓的地毯。柳树的柔条，迎风轻舞，把绿色撒向空中。朵朵白云，与江面上的片片白帆，交相辉映。江水滚滚向前，一般客轮，长鸣着气笛，向码头驰来。

在江岸防水墙后的一片草地上，伫候着一位身穿天蓝旗袍的孕妇，她那瓜子型的脸上，秀美的眼睛里，都露出一一种焦急期待的神情，那夹着潮湿气息掺着花草香气的江风，吹拂着她那乌黑的秀发，她用手把遮在眼前的几缕头发理到耳后，凝神看着从容轮中涌流出来的熙熙攘攘的旅客，一直到船上的旅客都走光了，等了老半天，再也没人下船了，她才轻轻叹了口气，缓缓地悻悻而归了。

这个孕妇就是王氏，产期一天天临近，她期望远在南京任职的丈夫归来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强烈。十几天来，她每天都来码头迎候丈夫，她多么希望自己生产时，丈夫在她的身边啊！然而，等啊，盼啊，却一直不见丈夫的影子。每当腹中的胎儿蠕动时，她心头就泛起一阵甜蜜又有几分不安的复杂心情。

为了迎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全家人都在一种喜庆的气氛中忙碌着，婆婆带着老花镜，已给未来的小孙孙做了八身花衣服，十个兜肚，分别绣上了石榴花、荷花、兰草、梅花、月季花、菊花、喇叭花、玉兰花等，老人从儿媳妇步履上已推断出王氏将生一个女孩子。公公早酿好了产妇要喝的两罐黄酒，他小心地盛了一酒盅，自己尝了一小口，又让老伴尝了一口，听老伴连声夸“好醇哟”，他笑得合不拢嘴。小叔子精心培育了一盆迎春花，放在嫂嫂窗前。连邻居也送来猪鞋、虎枕等礼物。王氏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在她看来，就连那明媚的春光，也仿佛为了迎接新生命而早临人间。

三月八日，在这国际劳动妇女节的黎明，旭日东升，朝霞似锦，一个被国画艺术大师徐悲鸿誉为“中华女杰”的女孩王莹降生了。那喷薄上升的红日，金色的霞光照在王氏窗前的迎春花上，仿佛赶来向这刚诞生的婴儿表示祝贺，大江上汽笛的长鸣，也仿佛向这新生命热情欢呼！

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俞家上下五代，全是男的，王莹是第一个女孩儿。奶奶的预言应验了，她又高兴又自豪。小叔子跑着向邻居报告女孩儿降生的喜讯，王氏用充满爱抚的眼光端详着怀里吃奶的女儿，心里也甜丝丝的，满脸堆着笑意。有时，他一想起重男轻女的丈夫来，就不禁眉头蹙蹙，一股忧思掠过心中。

王氏，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中学音乐教师。她看到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复辟帝制，列强瓜分中国，忧思绵绵。女儿的出生，在她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苗，盼望女儿长大后，能为中华的崛起而立功，她给女儿起了一个男女通用的名字：志华。

王氏性情温柔、文静、贤惠，要强。她中溜个，圆脸庞，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透着秀气，不笑时也含有一种柔细恬静的笑意。她生活朴素，穿着整洁，不爱浮华，喜好清静。婚后，丈夫在南京工作，常年不回家，有时连过年也不回来，让她日夜空守孤房。她常常是弯眉紧锁，长吁短叹。女儿的出生，使她的感情有了寄托。

王莹六岁那年，她流着泪，哭喊着：“我要奶奶！我要奶奶！”告别了祖母，离别了家乡。随母亲来到了南京。当时，她的父亲喻友仁当上了南京亚细亚洋行的稽查，在南京城外租住了三间房子，这里山明水秀，碧澄的池塘，绿茵的长堤，茂盛的杨柳树，勤劳耕作的农民，池边披着蓑衣的渔翁，这些南国水乡旖旎的田园风光，使长期在城里的王氏母女感到格外清新，爽适，王莹在这里度过了她童年中最快活的一年。

古城南京，是王氏的第二故乡，她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每逢星期天、节假日，母亲领着小王莹，重游这里的风景名胜，登紫金山远眺，上雨花台拣五彩石，泛舟玄武湖，观赏娇艳的荷花，采摘鲜美的红菱，真是心旷神怡。分居多年的父母，刚得团圆，生活得十分和睦美满。父亲和母亲，各牵着王莹的一只手，或在池塘柳林里散步，采五颜六色的野花听鸟雀的鸣唱；或坐上马车进城，在宽敞的马路上，鞭声刚刚，乌蹄嘚嘚，笑声琅琅。更使王莹难以忘怀的，是父亲带母亲和她到戏园里看戏，那画着各种脸谱的角色，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武打，那悦耳动听的唱腔和伴奏，都如磁石一样，吸引着小王莹，在她那幼小的心灵里引起了许多美好的憧憬。

王氏爱好文学，读过许多书，象《红楼梦》、《西厢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岳飞传》、《杨家将》、《木兰从军》、《白蛇传》等等，她都读过多遍，她常向儿女和邻居们讲书里的故事，而且讲得传神传情，生动感人。王莹常听得入迷，听到凄苦处，如孟姜女哭长城、李三娘叹五更，林黛玉葬花、岳元帅被害等情节时，她禁不住伤心落泪；听到欢快处，象白娘子水漫金山、花木兰荣归、孙悟空大闹天宫等情节，她欢欣雀跃。在母亲的影响下，王莹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她学着妈妈的样子，也常给小伙伴们讲故事，而且也讲得情真意切，很有感染力，引得小伙伴们跟她一起叹息流泪，一起欢呼跳跃。

王氏盼望女儿快快长大，常向女儿讲做人的道理，讲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秋瑾等女英雄的故事，讲王莹舅母白手起家，独自一人创办一所女学堂的事迹。王莹从小对这些女英雄就非常崇敬，对舅母也十分仰慕。

王莹的父亲一心想着升官发财，总想过上上层社会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外表上，他衣冠楚楚，板着脸孔，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暗里却是吃喝嫖赌，醉心于声色犬马。他对王宝的外祖母和祖母两位老人，只因他们改过嫁，就冷若冰霜，不识孝敬，甚至为此跟王氏吵嘴，竟然多次辱骂老人。外祖母来看王氏母女时，他作为女婿，却不理不睬，使老人十分难堪，只好挥泪与女儿、外孙女告别。

重逢的和睦欣喜过去了，他开始喜新厌旧了，嫌王氏生了一个女孩儿，多次吵着要续二房。王氏不同意，他就外面吃“花酒”。王氏发觉后，悲愤难忍，常饮泣不止。小王莹抱住母亲，一面为母亲拭泪，一面安慰着：

“妈妈，您别哭了，老哭，会伤身子呀！您放心吧，等我长大了，一定也象舅母那样，比男的还要有本事。”

王氏疼爱地把女儿搂在怀里，跟女儿脸贴着脸，两串泪珠，滴答滴答地往下流。

王氏久郁成疾，日渐消瘦。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了。她从每月的生活费里，省下六元钱，买成储蓄券，积攒着，以备女儿日后上中学、大学的学费支用。

在母亲的期待中，王莹一岁一岁地成长着。病势日重的王氏，对日益腐

化、堕落的丈夫，已经万念俱灰，她已预感女儿未来的种种不幸的命运，决心为女儿找一条生路，强忍着难割难舍的骨肉之情，毅然把年仅六岁的女儿远送到汉口，让女儿跟她舅母去读书。临别时，王氏语重心长地嘱咐王莹，要有志气，做舅母那样的人，学会自主、自立。小王莹深深地点着头，不住地用手擦着被泪水蒙住的眼睛，极力克制着，没哭出声。她几步一回头，看着母亲的面影。……

汉口舅母家，成了她的第二个家。舅母慈母般的关怀，填补了她离开母亲后空落落的感觉。在舅母身边，王莹开始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舅母见识广博，性格刚毅，中年丧偶的悲痛没有压倒她，擦干了眼泪，肩背着幼女，毅然离家出走，辗转到汉口租界地。她力排万难，创办了修德女校，自任校长。校园里的几百名女学生，都把舅母视为女英雄一般，都非常敬重校长。在邻居的心目中，舅母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女秀才”，舅母在街上走路时，路旁的人都向她投去敬佩的目光。舅母对外甥女，十分喜爱，在她看来，小王莹是要她塑刻的一块璞玉浑金。外甥女儿那荷花瓣般的圆脸，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她越看越爱看。外甥女儿那甜美的歌声，那清脆的书声，她越听越爱听，外甥女儿那聪慧好学和文静多思的品行，更招她喜欢。她理解妹妹王氏把外甥女儿托付给她的心愿，她决心把外甥女儿培养成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舅母也有一个女儿，比王莹大三岁。姐妹二人，同吃同住，一同梳洗打扮，手拉着手，背着书包去上学。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表姐，又有了亲如手足的小表妹，两个小姑娘整天形影不离，却还是亲热不够。王莹第一次感受到姐姐的关怀之情。每顿饭，表姐、舅母都往她碗里夹菜；每次玩，表姐总是依着她，让小妹妹玩得尽兴，表姐会弹钢琴，她每天都要给王莹伴奏唱芜湖民歌。在里弄里，姐妹二人常和小伙伴一起比赛踢鸡毛毽子，王莹虽然年纪最小，却从不甘落后，她那双穿着绣花鞋的脚，巧妙地踢着上下翻飞的彩毽，身子袅袅娜娜，娥眉下那双秀目，迫着那鸡毛毽灵活地转动着。表姐笑着为她数数儿，小伙伴都叹服王莹是踢毽“冠军”。

王莹八岁那年春节来临时，母亲再也忍受不住苦情的煎熬了，她太想女儿了，她连着发信，发电报，要女儿立刻回到她身边。当王莹终于回来，扑进母亲的怀抱时，母女二人，泪眼对视，心里笑开了花。在团聚的欢乐中，度过了春节、灯节。女儿上了学，斯文识礼，见了左邻右舍的人，总是彬彬有礼地问好，王氏看在眼里，喜在心中。谁知，母女欢居的时间不长，王氏便一病不起，王莹守在母亲的床边，服侍母亲，她恨不能用自己的生命，去点旺母亲那快熄灭的生命之火，心里不时地默默祝愿着：“妈妈呀，您病快快好了吧！女儿不能没有您啊！”

王氏知道自己的病是治不好了，她紧紧地攥着女儿的手，她不敢想，一旦她与女儿永别，这可怜的孩子命运将是多么可怕啊！……

王莹的祖母是一位慈善的老人，她常年累月，没黑没白，操劳不息，奔奔波波，饱尝辛酸。她在苦、辣、酸、甜的混水里受着熬煎，从“三从四德”的苦海里挣扎着活了过来，真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但是，她这个婆婆从没对媳妇摆过婆婆的架子，老人侍王氏亲如自己的女儿，对王氏体贴入微，在温柔的月光下，或在明亮的油灯下，婆媳二人，一同做针线活，针针线线，细细密密。婆媳二人，和和睦睦，互相倾诉隐情，讲到伤心的事，泪眼相对，

连声叹息。

从王莹呱呱坠地，老祖母就喜爱异常，视如掌上明珠。祖母的头发一根一根地变白，皱纹一条一条地增多，玉莹的身体一分一分地长大，祖母本来没有唱民歌的爱好，可是，老人为了在儿媳不在时也能让孙女听到民歌，她也学会了不少民歌，她把孙女抱在怀里，或圈在襁褓中，一面轻轻地拍着，一面爱抚地唱着；

风吹杨叶儿哗啦啦，  
乖乖宝贝儿快长大！  
大江流水呀哗啦啦，  
乖乖宝贝儿快胖吧！  
弯弯月亮儿变圆啦，  
乖乖宝贝儿长大啦！  
.....

王莹开始懂事了，缠着奶奶给她讲故事。奶奶讲了一个又一个，把一生中积攒起来的故事，都讲给孙女听。老人把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生活经历，从孩提时代到学会绣花，从自己出嫁到生孩子，从自己受婆母虐待到因自己“大脚片子”所受到的嘲弄，也都讲给孙女听。有多少次，当祖母讲到痛心的事，不禁叹息不止，老泪纵横时，小王莹也陪着祖母一起叹息、流泪。有多少次，当祖母悲痛地哽噎着，讲不下去时，小王莹上前紧紧搂住奶奶的脖子，在老人耳边一声声地哭叫着：“好奶奶！好奶奶！”

王莹的祖父是一位不挂牌的医生，左邻右舍的群众，有跌打损伤、头痛脑热的小病的，都来找他诊治，老人总是很高兴为大家义务看病，被治好的人为了感谢祖父的好意，常送些钱物来，老人却分文不收，有时人家把礼物送进屋就走了，老人还要追出老远，非把东西送还给人家不可，王莹对祖父这种助人为乐的品德，从小就十分敬仰，有一次，王莹听一个叔叔背后埋怨祖父看病不要钱，反倒贴药费时，她为祖父抱不平说：

“爷爷心眼好，我长大了，也要做象爷爷这样的人。”

## 第二章歌乡童星

芜湖，素有民歌之乡的美誉。远溯到唐代，诗人杜牧在《再过芜湖感旧》一诗中，对芜湖民间歌手载歌载舞的盛况就曾这样描述过：

讴谣人扑地，鸡犬树连天。  
紫风起如电，青襟散似烟。

芜湖民歌，丰富多彩，那节奏强烈的劳动歌谣，优美抒情的山歌，朴素欢快的小调，活泼风趣的秧歌调，在这古老的江城，常年不绝于耳，特别是逢年过节，迎春赛会时，更是气氛热烈，全城简直成了歌山曲海。

王莹，在这歌乡中生，在这歌声中长。母亲曾在小学和中学任音乐教师，会唱许多新歌、民歌和小调。小王莹还在襁褓中，妈妈就教她唱歌了。母亲轻轻地摇着女儿，深情地唱着：

石榴花开红又红。  
宝贝姑娘多水灵！  
水仙花开白又白，  
宝贝姑娘多洁白！  
秋菊花开黄又黄，  
宝贝姑娘多刚强！  
兰草花开蓝又蓝，  
宝贝姑娘美名扬！

母亲唱歌时亲昵的眼神，那闪亮的目光，那亲切的笑容，都深深地印在王莹的记忆里，甘甜的乳汁和甜美的歌声一起滋润着她生命的幼苗，王莹从呀呀学语时，便开始学唱歌，她那水灵灵的大眼睛，紧盯着妈妈那张好看的嘴，模仿着妈妈的腔调。宝贝闺女那奶声奶气的歌声，在母亲听来，那真是世界上最悦耳动听的歌声，每次小王莹唱完了，妈妈都难以抑制自己的喜爱之情，亲亲女儿那莲花瓣似的圆脸儿。母亲最爱唱的民歌有《送春》、《绣荷包》、《十月怀胎》、《摇宝宝》、《哄伢会歌》、《送花姑娘》等等，小王莹刚学会说话时就已都学会了，她的歌龄和年龄是一齐往上长的。

芜湖也和其他城市一样，有许多盲艺人卖唱谋生，男男女女的盲艺人，一年四季，走街串巷，到处卖唱。夏秋两季，更是盲艺人卖唱的旺季，街头巷尾，驿站会馆，车船码头，米号货栈，楼台庭院，到处都有盲艺人的歌声。这些盲艺人，都是受苦人，以唱各种民歌、小调、歌谣为生，往往是自拉自唱，个人有个人的风格和特长。王莹从能跑路时开始，她就满街跑着，尾随着盲艺人听唱，盲艺人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盲艺人唱哪支歌，她就学哪支歌。小王莹记性好，模仿力强，学得快，记得牢。没有盲艺人的二胡，她就用小嘴仿二胡的曲调，自唱自奏。有时，妈妈和叔叔还请盲艺人到家里来，坐在庭院里，唱两、三个小时。兴高采烈的小王莹，总要搬来她的短腿小板凳，朝盲艺人脚前一放，在对面坐下，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听着，她头上用大红绒头绳，扎着两个又翘又弯的“水牛角”，眉心点着一颗圆圆的小红痣，眸子里闪着明亮的光，盯着盲艺人的嘴，把一首首民歌默记心里。

王莹五、六岁时，家里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了，连请盲艺人的钱也支不起

了。小王莹就把年节时亲友给的压岁钱都攒起来，待到自己最喜爱的盲艺人来卖唱了，她就要祖母去请，奶奶连连摇头说：

“别磨人了！咱家没钱哪！听歌，能当饭吃吗？你这个叫歌迷了魂的小东西。”

“有。”小王莹把手里攥着的钱摊开，急不可待地说，“你看，这不是钱吗？”

奶奶知道，不依孙女不行，只好去请盲艺人，王莹深怕盲艺人走远，就象小燕子一般，飞跑到盲艺人前，有礼貌地说：

“请你们到我家去唱，好吗？”

没等盲艺人回答，她就用手拉住盲艺人的拐棍儿，往自己家里领来。这种请盲艺人坐在自家庭院里演出，对王莹真是极好的观摩机会。就这样，王莹学会了许多首民歌。一首一首的民歌，如一滴一滴春雨，浇灌着她这棵艺术的幼苗，陶冶着她的性灵。有一首《天上又起疙瘩云》的民歌，王莹很喜欢唱，唱起来很带劲，很传情：

“打断三根青杨棍，  
吊断九根粗麻绳。  
铁树开花米转生，  
要我收心万不能！”

小王莹边歌唱边表演，唱第一句时，伸出三个手指头，第二句伸九个指头；唱后两句时，紧握两个小拳头，举过肩，再配上她那满脸的坚贞不屈的表情，真是声情并茂，感人至深。

小王莹平时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玩时，小伙伴们围成圈圈，噼噼啪啪地拍巴掌，欢迎她唱民歌，小王莹站在圈中央，开始时，还有几分腼腆，脸颊绯红，待一放开珠喉，便忘了害羞了，只顾纵情地唱，唱了一首又一首，掌声一阵接一阵，小伙伴们越听越爱听，连过路的大人们也禁不住停住脚，被她那优美的歌声吸引过来，不住地夸奖着：

“啧啧，这小姑娘，唱得真好听，简直赛过百灵鸟了！”

很快，王莹就成了小朋友们和邻里街坊的大人们都公认的“小歌星”了。

妈妈、祖母、祖父、叔叔、婶婶，也都很喜欢王莹能歌善舞，尤其爱听她唱民歌。大家都以家里有王莹这样一个“小歌星”而自豪。特别是祖母，逢人就夸孙女是个“小民歌手”，是个“小歌星”。每逢家里来了客人，妈妈、奶奶她们总要让小玉莹给亲友们“献艺”。

玉莹有四个叔叔，二叔、四叔、五叔都在外省谋生，三叔在芜湖市读书。逢年节或寒暑假，常有两、三位叔叔回家来团聚。一家人欢聚时，总要天南地北地谈些分别后的情景，叔父们交谈时，王莹常常是坐在奶奶怀里“旁听”，什么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什么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和讨袁护国运动，什么秋瑾光复军起义和“五四”运动等等，小王莹虽然还不理解叔叔们谈的这些历史事件和革命运动的真正含义，但却扩大了她的视野，在她那幼小的心灵里投下了时代风云的影子。

在四个叔叔中，给王莹影响最大的是三叔。他在芜湖上中学时，每天国家来住。这个中学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是一个充满革命激情，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他爱哄侄女玩，爱给侄女讲新的故事。三叔酷爱文明戏，是

学校的“名演员”。每天回家，三叔常兴致勃勃地向王莹讲述演出新剧的盛况。什么早年“前化团”在芜湖演出《恨海》、《黑奴吁天录》、《茶花女》时，观众曾挤破戏园子的大门，什么“醒民新剧团”演出《珍珠塔》、《爱之花》、《缘外缘》等剧时，芜湖市全市轰动，不少学校放“看戏假”。三叔还常常绘声绘色地赞美文明戏如何好看，剧场里如何热闹，观众如何喝彩，叔叔说得天花乱坠，对王莹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叔叔每次去看戏，她都闹着要去。只可恨剧场守门的说她太小，禁止入场。

三叔很理解小侄女要看新剧的心情，常带一群同学到家里彩排剧目。这可把小王莹乐坏了，她欢蹦乱跳，为了报答“演员们送戏上门”的盛意，她使尽吃奶的气力，从屋里搬出凳子、椅子，请“演员们”坐。还为“演员们”端茶送水、甚至把妈妈、奶奶给自己吃的糖果也捧着给“演员们”吃。看彩排引起了她的看戏瘾，爱好戏剧的种子在她心里发了芽，她成了“小戏迷”。每次彩排完了，王莹总要求三叔带她到学校去看正式演出。三叔一心想把侄女培养成一名文明戏的女演员，很乐意带侄女去“观摩”他们的演出。每次散戏回来，一迈进家门，王莹就要把戏里女主角的戏也演一遍，三叔此时就成了“导演”。三叔对侄女小小年纪，就能对角色有所理解，演得很真切动人，十分满意，常向人夸耀自己的侄女有“戏剧表演天才”。

三叔还是个讲故事的能手。王莹也很爱听他讲故事，她感到。三叔讲故事与妈妈、奶奶不同。妈妈、奶奶讲的多是民间故事，书里的故事。讲述时柔声细语，娓娓动听，如绵绵春雨，涓涓细流，沁入心脾；三叔讲的大都是革命故事，讲述时，常常是连讲带比划，简直跟演独角戏一样，讲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三叔每天放学回家，与侄女的见面礼就是一个故事。有时，快到放学时，王莹的听故事瘾就上来了。往往迎出家门老远老远去等三叔，一见三叔的身影，立即欢呼着“三叔、三叔！”飞跑过去。三叔也伸开双手向侄女跑来。叔侄刚一见面，讲故事就立刻开始了：

“哈哈，今天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孙中山的故事，太有趣了。”

三叔先卖了一个关子，小王莹急不可待地催促说：

“快，快讲给我听！”

叔叔接着就兴冲冲地讲道：“有一次，孙中山先生乘大军舰来咱们芜湖视察，全市的男女老少都来欢迎，江边上人山人海。有一个大官绅迎了上去摆出一副阿谀奉承的模样，献媚地说：‘鄙人代表芜湖市工商界欢迎大人光临我埠。’孙中山一听，反感地皱了。一眉，刷地沉下脸来，说：什么大人、老爷？这是前清官场上的称谓，我临时政府成立时，早已颁布过法令，废除这类称呼，你们的旧习至今不改？真是专制王朝的阴魂不散！你对我可以直呼孙文，也可称孙先生，今后不要用大人、老爷的称呼！’这话说得那大官绅满面通红，红得象个大辣椒。接着，又有一个大官僚毕恭毕敬地把孙先生引到一顶八抬彩轿前面，低头弯腰地请先生上轿，中山先生站着不动，生气地一言不发，那大官僚以为中山先生嫌彩轿寒酸，赶快解释说‘这是本埠专为欢迎贵宾用的彩轿，只有前清总督，巡抚来时方敢启用，万望大人一不，先生海涵！’中山先生一听这话，快步走到轿旁，猛的一脚，把彩轿踢倒，并大声说：‘这是对我孙文的侮辱！轿子是前清官府大人、老爷作威作福的象征。我孙文自搞革命起，就从来不上这人抬人的东西，现在和将来更不会去坐！’三叔讲述着，他忽而扮演那个绅士官僚，装出一副奴颜媚态，用恭维讨好的口吻说话，忽而又扮演孙中山先生，表现出一副器宇轩昂的样子，

用庄重威严的口气讲话。王莹看叔叔把绅士官僚的丑态表演得活龙活现，禁不住“格格”地笑弯了腰。听了孙中山的话，小王莹不禁肃然起敬，对叔叔说：“孙先生真是大好人！”

给王莹印象深的还有三叔讲的“蒋大炮的故事”，“蒋大炮”是著名作家蒋光慈的外号。“五四”运动波及到芜湖市时，他组织全市学生游行示威，呼吁商人抵制日货，可是，一些大商号置若罔闻，仍挂着“东西洋货”的金字招牌。蒋光慈一气之下，组织了一个劈牌子队，自任队长，冲上街头，把那些大商号“东西洋货”的金字招牌，噼噼啪啪地都劈掉了。不久，好商们在反动军阀马联甲的支持下，搞什么“二五”附加税，哄抬物价，坑害百姓。蒋光慈率领一群学生，闯进了马联甲家，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事先写好的《取消二五附加税保证书》，“啪”的一声，放在桌上，怒喝道：

“你们竟不顾穷苦大众死活、搞什么‘二五’附加税，我们学联决不答应，请你在保证书上签字！”

“马联甲不怀好意地奸笑着，问：“请问尊姓大名？”

蒋光慈嘿嘿一笑，拍着胸脯说：“我姓大，名炮，叫大一炮！”

反动军阀马联甲被蒋光慈大义凛然的威仪吓住了，只好在取消“二五”附加税的保证书上签了字，从此，“蒋大炮”的美名就传遍了芜湖城。叔叔讲的这个故事，小王莹听了十分感动，她伸出大拇指，敬慕地说：“蒋大炮可真是个英雄啊！”

在王莹的童年时代，三叔带她看的那些反帝、反封的新剧，给她讲的那些革命故事，都给王莹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在她的心底里，深深地埋下了火种。不论从戏剧上还是从思想上，三叔都可以说是王莹童年时代的一位启蒙者。

### 第三章万丈枯井

一九二三年夏天，王莹这棵幼苗，遭到了一场大风雪、大冰雹一般的摧残，母亲王氏，怀着深切的悬念之情，永远离开了她！八岁的王莹，成了可怜的幼孤。

母亲死后，为了避免见物思人，触景生情，王莹又随父亲搬到南京城墙脚下的一个新居。虽然环境变了，但她依然陷入悲痛的深渊，四周冷冷清清，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她一个人，茫然地在屋里屋外不停地转圈子；有时，两手抓着头发，躺在床上痛哭不止。有一回，祖母给她买了一只风筝，让她去放，散散心里的闷气，还叮咛她小心，别弄断线，“断线，要倒大霉的！”

王莹登上城墙垛子，小心翼翼地把风筝放上了天空，手里紧拉着长线，仰头看着风筝在高空中飘游着。突然，“嘣”的一声，线断了！那风筝往下飘摇着，旋转着，栽到护城河里去了。王莹心一沉，奶奶那“断线要倒大霉”的话响在耳边，不祥的预感象千钧铅石一样压在心上。她手上依然缠着那截断线头，心里象猫抓一样地难受，悻悻回到家里。只见堂前客人满坐，笑语喧哗。穿得衣冠楚楚，头发梳得油光的父亲，显得格外高兴，正喜笑颜开地招待着客人，王莹只听客人们七嘴八舌地祝贺父亲“订亲之喜”，那贺喜的哈哈笑声，如一把把匕首，直扎她的心窝。她呜咽着，踉踉跄跄地跑回到自己的小屋里，蜷伏在床上，哭湿了枕巾，心里好象被刀割一样。

王莹的孝服未脱，心灵上悲痛的伤痕还没有愈合时，狠心的父亲就娶了一个后母。她刁悍、阴毒、贪婪，对王莹十分冷淡、刻薄，说话总带刺儿，阴阳怪气地作弄王莹，明里暗里地挑唆父亲责骂王莹。王氏遗留下来的金银首饰，她都全部窃为己有，还把王氏多年一张一张积攒起来的一沓预备给王莹交学费的储蓄券也揣入自己腰包。王莹父亲喻友仁也变得对王莹横眉怒目，训斥不止。失去母爱的小王莹，象一棵柔弱的小草，见不到太阳，得不到雨露，整天在狂风暴雨中受摧残。那种被遗弃、冷冰冰的日子，象一只毒蝎一样，蜇着她的心。每当后母恶言恶语地辱骂她，父亲又无端地问她大发雷霆时，王莹真是痛不欲生，她祈望母亲的亡灵，来搭救她。

后母把王莹视为累赘，就在王莹八岁那年冬天，硬逼她远离家中，到芜湖的一所教会学校去住宿读书。

天空阴云密布，北风呼啸，雪花飞舞。王莹顶着风雪，和祖父一起上路了。风卷起的雪雾，遮断了视线，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了，她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女了！热泪和雪花溶在一起，成了滴滴冷水珠，落在衣襟上。

王莹进的教会学校，是当地有名的教管极严的修道院。这里，高高的围墙，厚厚的铁门，好象一个与世隔绝的大牢笼，单调、寂寞、窒息、刻板，日复一日的早祷、晚祷、默祷等宗教仪式，繁琐之极，令人难捱。天复一天地背圣经、诵教规、唱圣诗的“主课”，枯燥之至，得硬着头皮去听。那动辄得咎，要么被罚站，要么被关进黑咕隆咚的“悔过房”，严酷的惩罚，令人胆战心惊。

八岁的王莹在这个“大牢宠”里熬过了漫氏的四年时光，她象一株从石缝里冒出一棵小草一样，顽强地向上生长。母亲的希望，给了她无限的勇气。而后母的虐待，又激起了她发愤苦读的志气。在学校里，她的年纪虽然最小，但各门功课却学得最好，尤其国文和历史两门课，在班上一直是第一，

二名，她的作文，几乎每次都被老师选作范文，在班上朗读。

好不容易熬到快毕业了，王莹却万没想到祸从天降。象一潭死水一样的校园里，突然掀起了轩然大波，老师、同学、修道、教士都以一种蔑视嘲讽的眼光瞥着她，盯着她，污辱性的背后窃窃私语不时传入她的耳朵，她如堕五里云中一样，不知自己无端地触犯了那一条教规，几天后，一位好心的同学才偷着告诉她，有人拾到一封女同学给男同学的“情书”，那署名疑是王莹。学校主事的修道长和教士们，不辨真伪，不分青红皂白，给她“开除学籍”的处分。经过祖父再三说情，才降为“图校查看”。从此后，学校对她备加歧视，节假日祖父来看她，学校里还派人监听，别的同学，每个月都可以放假回家，她却要两个月才准回去一次。有一回，她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一次放假日：她眼看同学们一个个被家长领回去，而她却站在铁门里等着修道长点头放行。修道长早把她放假的事忘到脑后去了。小王莹拿着衣包，从太阳出等到太阳落，祖父等得心焦，她等得心碎，直到天快黑了修道长才返校。当他终于点了一下头，王莹走出铁门时，她痛苦得快要哭出声来！

王莹蒙受了这不明之冤，她满腹委屈，无处申诉，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她常常一个人，躲在屋里，呜咽哭泣，哭得手脚发冷发麻，修道士们的白眼，请教徒们的中伤，师生们的冷淡，使王莹感到象被推入一个冰窟窿里，身心都被冰冷透了。她有时望着那被四周高墙圈起的苍天，呆呆发愣，一呆就是几个小时。

带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王莹终于盼来了高小毕业。当别的同学拿着毕业证书兴高采烈地走向未来时，王莹却感到前途渺茫。

已遗弃她的后母和父亲会给她安排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一想到毕业后的厄运，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十一岁的王莹深知，她还不能象舅母那样“自立、自由”，她的命运还攥在后母和父亲手中，她好象一只关在铁笼子里的小鸟，欲飞不能！

父亲喻友仁早把母亲王氏的遗嘱，连同他向王氏保证供王莹上中学、大学的誓言，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与后母合谋，专程从南京来到芜湖，竟背着王莹，把她卖给一个姓薛的商人做童养媳。当父亲从薛家人手中接过王莹的卖身钱五千元白花花的洋时，他与后母如愿以偿，喜笑颜开。

从毕业后，王莹一直被不幸的预感压得透不过气来，她早已明白，横在她面前的路，将是一条崎岖不平而又荆棘丛生的路，但是善良的王莹，却万万没想到后母和父亲竟然把她卖作童养媳童养媳，这三个字，对女孩子来说，是多么恐怖的三个字啊！

她记得，小的时候，在河边，见过一个凶神恶煞的胖女人，怎样无情地用棍子打她的童养媳——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姑娘。血从小姑娘的头上流下，小姑娘哭着，跑着……

她万万没想到母亲死了还不到五年他也被卖作了童养媳！她象被关进铁笼子里的一只小鸟，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她哭红了眼睛，满腔怨愤地对父亲说：

“你……你们……不能把我……把我……送到人家去做童养媳呀！……”

一字一泪。这是愤恨的泪，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血泪！财迷心窍的父亲，不顾祖母的阻拦，不顾王莹的抗争，硬是在王莹卖身作童养媳的契约上按了

黑手印！不管女儿的死活，拿着王莹的卖身钱，同后母奔上海去作买卖了。

就这样，十一岁的王莹被父亲和后母残酷无情地推入黑洞洞的万丈枯井！

到薛家去做童养媳，就如同过鬼门关一样，王莹哭着求祖母将过门的日子一天天往后拖。在拖延不去的日子里，王莹苦苦地思索着自己的出路。

母亲要她读书和走舅母自立之路的希望，象万丈枯井里一盏忽闪忽闪的小油灯，照着王莹的心。一想到读书，她就好象抓住了一根细细的井绳，从万丈枯井里往外爬呀，不停地爬，非爬出这枯井不可！她认定，只有读书、升学，才是唯一的生路，才能走上舅母的自立的路！

她废寝忘食地复习着功课，毅然报考了免交学费的芜湖女师学校。考试那天，她怀着为个人命运和前途去拼搏的信念，进入了考场。她顺利地通过语文、数学的考试。考作文时，《说女权运动》的考题，正合她的心意。她结合自己求学之难，对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进行了抨击，抒发了妇女要与男人平等、平权的心愿。她直叙胸臆，一气呵成，写了三千多字，第一个交上了试卷。

金榜那天，王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看榜文。当她看到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一名时，兴奋得热泪盈眶。她听到挤着看榜文的人们啧啧地赞叹着：

“啧啧，四百多人，考上第一，多不容易啊！喻家这小闺女可真有志气！”

“听说她妈妈王氏生前一心要这闺女求学，这回王氏在九泉之下，也该放心啦！”……

王莹听着这种议论，心里升起了一种自豪感。

第一名，给祖父、祖母脸上增了光，在王莹心里，也燃起了希望的火苗，增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她憋足了劲，决心在未来的学业中，取得好成绩，当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

开学前，王莹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薛家硬逼她过门去！祖母虽然知道王莹死也不会同意去薛家的，但是，孙女早已卖给人家了。”嫁出的姑娘，泼出门的水。”她只好把王莹送进了薛家。王莹，战战兢兢地迈进了薛家那黑洞洞的大门，她感到自己好象被一个吞噬人的血盆大口，一口吞了进去！

## 第四章冲破牢笼

薛家，是芜湖十里长街数一数二的大商号。

薛氏，是远近出名的老刁婆。她信奉基督教，平时装出一副慈悲为怀的样子，实际上，她满脑子的封建观念，是个心狠手毒的卫道士。她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干尽了缺德事。一个叔伯侄儿被拉去当兵，她硬把人家媳妇弄到自己家里当奴婢使唤，不给分文。一个侄媳妇要改嫁，她又打又骂，强行拆散母子二人，把孩子拉到自家当童工，分文不给。她在家里，发号施令，作威作福，就连她的亲妈，也动不动就训斥几句。奴婢们见了她，就象老鼠见了猫，小鸡见了黄鼠狼一样。她用五千块大洋买下了王莹，恨不得立刻把童养媳过了门，好任她驱使奴役。她软硬兼施，趁喻家多灾多难，无力供王莹上学之危，三番五次催逼王莹过门。无依无靠的王莹，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心里有一千个不愿意，却无处说，也无人听。就在离女师开学还有二十来天时，王莹终于被逼迫着进了“鬼门关”。

王莹在全市四百多名考生中得了第一名，就连芜湖《晨报》都登了称她为“女状元”的新闻。不让王莹上学，社会舆论会谴责薛家。又因为薛家与喻家有一笔肮脏交易：喻友仁要投靠洋人作买卖，手里没那么多钱，他要借助薛家的财力；薛家看喻友仁将有洋靠山，也想捞一把，就投了几千元的股份。王莹成了这笔交易的抵押品。为了能多分些红利，薛家不得不让王莹去上学。但薛氏却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依然死死地抓着她不放。薛氏给王莹规定了几个不准：不准参加学生自治会，不准参加学潮运动，不准参加文体活动，不准参加学生会议，不准像男同学那样挺胸走路，不准跟男学生说笑……薛氏用种种绳索，把王莹捆得紧紧的。即使在学校里，王莹也感到婆婆那魔鬼一般的黑影子时时跟着她。放学回家，薛氏早给她预备了一大堆家务事，吩咐她伺候薛家外祖母、小姑子、小叔子，忙得她晕头转向，累得她腰酸腿疼。那个娇生惯养的小姑子，摆出一副阔小姐的派头，百般欺凌王莹。最使王莹头痛的，婆婆竟然每天还要她带许多针线活到学校去做，隔几天就塞给她一大包绒绳，让她打手套。给全家人每人打一双还不行，还把织的手套放在门前橱窗里去卖。为了完成婆婆规定的定额，王莹下课从不敢出教室去玩一会儿，一个人躲在教室里，不停地织啊，织啊。有时上课时也要把十个手指藏在书桌底下织个不停。常言道，一心不可二用，王莹因为在家里和校内，都被家务缠身，功课很快就拉了下来。老师叫她回答问题时，她呆若木鸡，一句话也答不出来。在婆婆的百般奴役和折磨下，不到半年，王莹生命的汁水已被榨干了，她面黄肌瘦，整天昏昏沉沉，无精打采，愁眉苦脸，茫然若痴。

快过春节时，王莹企盼着能回祖母家喘一口气，却不想这时又传来对她最坏的消息：她父亲喻友仁被洋人骗了，买卖破产了。薛家落得个鸡飞蛋打。刁婆婆恼怒异常，王莹这个“抵押品”就成了她的出气筒，粗声恶语的辱骂，横眉白眼的鄙视，冷嘲热讽的挖苦，都像瓢泼污水般地向王莹泼来。从此，婆婆更不拿她当人看了，王莹被薛家老少踩在脚底下，连小姑子都肆无忌惮地指着鼻子骂她。王莹手脚都生了一块块冻疮，又因伺候小叔子传染上了疥疮，薛氏不闻不问，反骂她“邋里邋遢”。王莹患了重伤寒，发高烧半个多月，不思饮食，薛氏仍置之不理，直到病得奄奄一息时，才叫来中医看了一下。这一病，长达百日，没人服侍，没有人慰问，她一个人，静卧在床，咬

紧牙关，一声不哼。她那顽强的生命力，终于战胜了死亡。病刚好了一点点，身体还很虚弱，婆婆又把繁重的家务硬加在她身上，做饭、烧菜、熬药，洗衣、纺织、做鞋，织袜，就连给小姑子打洗脚水，梳头，为小叔子系鞋带，擤鼻涕，婆婆都指令她去干，她成了一个道地的奴隶。

为了不失去那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王莹在薛家忍辱负重，违心地装出忍顺的笑脸取悦于人。在那充满朝气的校园里，王莹虽然受着那许多“不准”的罗网的束缚，但是，老师那启迪人智慧的教导，同学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学生自治会那提倡男女平等的号召，都使她在黑暗的王国里看到一线光明，她感到自己要自立的志向今后还是能实现的。自从喻、薛合伙经商的美梦破灭以后，薛氏就断然堵死了王莹继续升学的路。老刁婆到处说女人读书无用，要王莹在家里学针线活。她还把自己的儿子叫到面前，挑唆儿子抛弃“养媳妇”，另娶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为妻。王莹感到自己求学的路和生活的路都被堵死了，在忍无可忍，觅无出路的极度痛苦和绝望之中，她服了薛家外婆吸用的鸦片，想用死来抗争，控诉，幸亏薛家外婆发现得早，才被救活过来。

王莹，这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象一只在铁笼里碰得遍体鳞伤的小鸟，欲死不能，欲生无路。

在薛家的一年，是王莹生命史上最痛苦的一年。这血泪交织的日月，多么漫长、多么阴森可怕啊！王莹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她决心挺而走险，冲破牢笼，奔向一条新路！

薛家为了不吃人命官司，在王莹吞食鸦片后还处于垂危之中，就把她送回到喻家。

王莹从死神的魔爪里挣脱了出来。她刚刚恢复了元气，祖母又强要送她回薛家。她决心不再回那座地狱和坟墓，要活下去，要过人的生活，要去闯一条光明大道！

王莹当时想的新路就是逃，先逃到外婆家，再逃到舅母家。就在祖母要送她去薛家的那天清早，她蹑手蹑脚地迈出了大门。不想，早有提防的祖母在暗中监视着她，老人叫住了她。这位老人一心想要孙女也走自己的老路。她强拉硬扯地又把王莹送回了薛家。

尽管第一次逃跑失败了，但王莹并没有灰心丧气。她知道，在祖父、祖母看来，女孩子私逃，这在社会上是大逆不道的，在家里也就成了不忠不孝的逆子，对喻家这个书香门第来说，将是一个奇耻大辱。祖父、祖母这两位背负着封建观念沉重包袱的老人，为了维系喻家的门面，是不会赞同她出逃的。再说，自己逃走后，薛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为了不给祖父、祖母惹麻烦，她打定主意，决计到薛家后，再伺机逃跑。她冷静地总结了第一次逃跑失败的教训，对第二次如何出逃反复思量，谋划妥当。

就在王莹到薛家的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时，在薛家人还没有起床时，王莹就不声不响地逃出了薛家的大门。临走，她还放了一个烟幕弹，写了个纸条，佯称自己投奔上海父亲家，并说，如找不到父亲，将葬身大海。她是那样的机智敏捷，心急如火，脚快如飞，刚跑出巷口，正巧有一辆空人力车，她一脚跨上了车，急促地说：“河南机械农场，快拉，快拉！”

逃吧，快快地逃吧！王莹恨不能生出双翅，一下子飞到河南岸的外婆家，满天乌云，遮住了朝阳，不久，又淅淅沥沥地下起了秋雨，天公好象也为她的出逃高兴地流出了眼泪！

路漫漫，风呼啸，雨绵绵，王莹冒风雨，穿街巷，过浮桥，踏泥路，终于逃到了河南岸，逃到了外婆家。

外婆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她慈祥，她刚毅。看到外孙女勇敢地逃离虎口，高兴得不得了。老人决意护卫这株小苗苗。

王莹逃走后，薛家大为震惊，立刻布下了天罗地网，在要道、码头和王莹亲戚家的门口，都派人把守监视，逼着向喻家要人，还把在王莹出逃时，与她说过一句话的一个奶妈，押送了警察局，玉莹的祖父一听孙女惹下了如此大祸，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立刻到处迫寻玉莹的下落。

在外婆家，王莹惊魂未定，祖父就找上门来。王莹惊吓得一下抱住了外婆。外婆急中生智，把王莹藏到潮湿发霉的床肚底下。然后，不慌不忙地到屋外与祖父周旋。外婆精于世故，富于智谋，对祖父的问题，她对答如流，滴水不漏，与祖父智斗了一阵，又以攻为守，埋怨自己嫡亲外甥女过门这样的终身大事竟没通知她一声，责怪喻家不顾人之常情，多年来连外甥女都不准来看望她。在外婆理直气壮的反驳下，祖父只好失望地回去，此后，喻家、薛家虽又三番五次来查寻，也都叫外婆巧妙地打发走了。

薛家的爪牙们象猎犬一样，整天在外婆家的门外窥探。外婆为了使外孙女平安逃离虎口，在一天夜里，悄悄将王莹转移到离芜湖城七八里远的二姨爹家。那里是一个僻静的乡村小院。玉莹在二姨家躲了几天，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她就心惊肉跳，深怕被薛家发现。外婆请了几位邻居，共同商议怎样把王莹送到汉口舅母家去。为了凑足盘费，外婆把自己一生中积攒下来的二十元大龙洋，都交给了外孙女，临别那天，尽管外婆早已嘱咐王莹，为了图个吉利，消“灾”脱“难”，分别时都不要流泪。可是，她想到自己、女儿和外孙女三代人的不幸遭遇，老人还是泪流不止，哭红了双眼。在一位好心的三姨妈的陪护下，王莹终于登上了去汉口的火轮。

火轮启航了！王莹和三姨母都长长出了一口气。这时，一轮红日，从宽阔的、波涛翻滚的江面上冉冉升起，霞光在江面上镀上了一层金色。江轮乘风破浪，逆流而上。”呜—呜—呜”三声雄壮的气笛声，划破了淡雾弥漫着的晨空，好象在为王莹逃出牢笼而放声欢呼！

## 第五章青大体上的复苏

巴尔扎克有一句名言：“苦难对于人生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于弱者是个万丈深渊。”王莹成了幼孤后所走过的路，正是铺满了“苦难”的“垫脚石”。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吃尽人间千般苦，受够世间万种欺，踩着一个个“苦难”的垫脚石，终于从茫茫无际的苦海里挣扎出来了。

逃到舅母家，对王莹走上一条新路，可以说是一个起点。在王莹的心目中，舅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巾帼英雄，舅母那自主、自立的奋斗精神，给王莹以很深的影响。

当舅母一见可怜的外甥女竟被薛家蹂躏得不成人样，便想起妹妹王氏生前的心愿和对她的期望，她觉得自己对不起王氏，对小外甥女没有尽心，她决心担当起抚育外甥女的重任。这位女校长决定惩治一下喻友仁，她写信给喻友仁讯问王莹下落、责问喻友仁，为何竟让王莹遭此奇祸？并严正警告说：如若玉莹有个三长两短，她作为舅母是决不容忍的，亡妹在九泉之下也是不能瞑目的！这封信，写得义正词严，对喻友仁见利忘义，卖女为童养媳的行径，予以谴责。尔后，舅母给王莹的祖父的回信中，又提出将要“依法起诉，向薛家索人的严正要求。

薛家极其狡猾，他们见硬的不行，就采用软的一手，千方百计地笼络王莹的外婆。善良的老人竟一时被他们蒙骗住，托人写信给舅母，要王莹回去。冒死飞出牢笼的王莹早已与薛家一刀两断，她怎能重入苦海。舅母立即写信戳穿了薛家的阴谋，告诫外婆切莫上当受骗。有胆有识的舅母、斩断了薛、喻两家合谋追捕王莹的魔掌。

为了愈合王莹过早失去母爱在她幼小心灵上留下的伤痕，为了治愈王莹在后母、婆母的肆虐残害中所造成的伤痕，舅母很快把王莹过继为自己的女儿，并给她起了个新名字：王克勤。慈母般的体贴、疼爱，温暖着王莹的心，融化着她心头结起的冰块。

为了使继女能安然无事地生活和学习下去，避免薛家来汉口追踪、纠缠，舅母当机立断，决定送王莹到湖南长沙去读书。

王莹知道舅母做出这个决定是多么不易啊！

王莹来舅母家后，很快就知道了表姐的不幸遭遇。几年前，在舅母的包办下，表姐招了亲，与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男人结了婚。不想这个男人是个吃喝嫖赌之徒，舅母积蓄的血汗钱，被他给糟践光了，弄得家不成家，学堂不成学堂，女儿那悲苦的眼泪，使舅母的心快要碎了。她吃够了包办婚姻的苦果。女儿在婚姻上的悲剧，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她不能让小外甥女再步女儿的后尘，她要让王莹走一条新的幸福的路。

当王莹得知舅母要她去上学的安排后，喜出望外地笑了。这是她五年来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她那欢快的笑声，引得舅母和表姐也跟她一起笑了起来。

求学的欲望又十倍百倍猛烈地复燃起来啦！它燃起了王莹的生命之火，希望之光。一年前，在芜湖女师校园里，那些耳闻目睹的“五四”时期反封建、求自由、求解放的那些新人新事，那要新青年“做新时代的人，不作家庭奴隶”的呼号，都曾在她黑茫茫的心目中，象流星一样，一闪即逝。而今那些逝去的流星，仿佛突然变成了永恒的启明星，明亮地展现在她的眼前。

当舅母、表姐送她登上了南下长沙的列车时，她心目中暗自立下誓言：从今以后，要把“忍耐、刻苦、谦逊”六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不成为有用之人，誓不回还！

列车，满载着王莹的希望，开动起来了！响亮而雄壮的汽笛声象在纵情欢呼她的新生！

金色的秋天，金色的早晨。朝阳从岳麓山后露出了红艳艳的脸，朝霞撒满了湘雅医院护士学校的校园。

校园里，万籁俱静。学生们还都没有起床。只有勤劳的老园丁，手提一把大喷壶，正在给校园里的菊花洒水。那怒放的菊花，有黄、红、白、粉、紫各种颜色。在霞光中，晶莹的水珠，衬得那朵朵菊花更加水灵、艳丽。

王莹每天几乎都是学生中第一个起床的姑娘。她身上穿着一件淡青色印白色小菊花的薄夹袄，天蓝色软绒布细折裙，靠在一棵挺拔的白杨树上，手里捧着书，全神贯注地阅读着。扎着红头绳的一条油黑的辫子搭在胸脯上，长睫毛一眨一眨地，白里透红的圆脸上闪着青春的秀气。入学两个多月来，她每天晚睡早起，争分夺秒，刻苦学习，不光补上了过去五年半荒废了的学业，而且在班上成了优等生。在后母、婆母虐待中形成的那种苦闷、疑虑、孤独的变态心理和性情，被校园里活泼、愉快的时光冲走了。好唱、好笑的天性和少女特有的青春活力，在她身上又复苏了，涨满了！

王莹从小过惯了在校住宿的集体生活，这锻炼了她的集体思想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她与班上同学的关系，亲密无间。其中有四位同学，年龄都比她大，她们结成了“五姐妹”，四个姐姐知道了王莹童年的悲惨遭遇，对她非常同情。在学习、生活各方面，都无微不至地关怀她，照顾她，辅导她。王莹入学时，英语学习有点吃力，四个姐姐就轮流帮助她，跟她一起背单词，练会话，使王莹很快跟了上来。语文和历史王莹学得好，她就帮助四位姐姐，跟她们一起预习、复习。王莹歌儿唱得好，童年学会的许多民歌，如埋在心底里的珠子一样，从她那悦耳的歌喉里，情不自禁地往外滚。每逢 27 文娱活动时间，同学们和老师们都欢迎她演唱民歌，她那甜美、圆润的歌声，引得师生们不断鼓掌欢迎，很快就在全校出了名，被誉为“湘雅歌星”。大姐、二姐、三姐最忠厚，也最喜欢她，都教她不要骄傲，不要图虚荣，要象石榴花那样永远保持艳丽的姿态。逢年过节，姐姐们总要从家里带来一些瓜果、花生给王莹吃。纯真的友情，象春日潺潺的清溪，冲刷着王莹心里郁结的块垒。

王莹的学习与生活，总是安排得很有规律，文具放得整整齐齐，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辫子梳得油光油光。她对同学，象春风般的温暖，班上有一个小同学生了疥疮，有些同学怕传染自己，都躲她远远的。王莹却常主动帮她敷药，洗衣服。那个小同学感动的落泪，亲热地称她为“王姐”。老师和同学们也都夸奖她是没毕业的“好护士”。

王莹自幼就酷爱文学。而今，书籍又象久别重逢的密友一样，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她象一个快饿疯了的孩子，突然见了许多美味佳肴一般，贪婪地吞食着。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女神》，冰心的《寄小读者》，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等进步书籍，以及“创造社”的刊物《创造周刊》和《创造季刊》上面的文章，都是王莹爱不释手的读物。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常常引起她的共鸣，激起她争取自由民主的激情。她渴望来一场革命的风暴，一洗近百年的国耻，一洗旧

社会的残渣污泥。王莹感到郭沫若《女神·浴海》中的那些火一般的诗句，传达出了她的心声：

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  
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  
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  
全盘洗掉！  
新社会的改造，  
全赖吾曹！

一九二七年春，湘雅护士学校那沉睡般的平静的校园里，被北伐革命军的“轰隆隆——轰隆隆”的炮声惊醒了！

王莹发现，一向十分稳重、威严的外国女校长，走路步履匆匆，虽然她嘴里祈祷着“上帝保佑我们平安”，要全校师生“不要惊怕”，但是，她脸上的神情和说话的语调，都掩藏不住内心的恐慌。

那从南方席卷而来的北伐革命的怒潮，对王莹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她本能地感到这场大革命将会使她获得新的解放。王莹倾听着“轰隆隆轰隆隆”的炮声，到处打听北伐军的消息。长沙城戒严了，学校取消了节假日，晚上只准开半小时灯，让学生洗脸、铺床、睡觉，王莹却兴奋得毫无睡意，她和三三两两的同学挤坐在床上，小声而秘密地暗中议论着，常常抑制不住地笑出声来。

北伐军终于打进了长沙城！地主恶霸、豪绅军阀、列强洋奴都夹着尾巴逃跑了。那铁水奔流般雄壮的北伐革命军进军脚步声，那由工农商学兵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那响彻云霄的革命口号声和革命歌曲声，震撼着湘江两岸，震撼着人们的心。在络绎不绝的游行队伍中，男女老少，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个个扬眉吐气，人人斗志昂扬。长枪、红缨枪、参差林立；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红旗，标语牌，铺天盖地；欢呼声、口号声，如雷鸣般地在全城轰鸣着：

打倒帝国主义列强！  
打倒北洋军阀！  
工农商学大联合万岁！  
团结起来；打倒军阀和列强！  
湘江沸腾了，长沙城沸腾了！

王莹的心早已飞向那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尽管校长三令五申学生“莫要看游行示威”，她还是爬在宿舍楼最上层的窗口，放眼全城，看得入神，听得入迷。校长强行赶她和几个同学回宿舍，可等校长刚一走，王莹又象燕子般地飞向窗口，她恨不能身生双翅，飞出学校的铁门，扑向革命队伍，和革命队伍结为一体。

湘雅护士学校是一所教会学校，洋人女校长对北伐革命极为恐惧、仇视，她妄图靠高高的围墙和那厚厚的铁门，把革命怒潮挡在校外。她发出一个个禁令：禁止上街游行，禁止外出串联，禁止私自集会，禁止传播北伐军的消息等等，为了隔断学生与社会的来往，她采取了特务手段，肆意拆看学生的信件，还派一些爪牙，任意闯入学生宿舍，翻查学生的书物。当学生们爬在窗口看游行队伍，她一边强行把学生们赶回宿舍，一边亲自拚命敲打教堂里的钟声，逼着学生们去作礼拜。她每天都派人去刷掉游行队伍在学校院墙上贴的标语。她对向往革命的师生软硬兼施，甚至以开除学籍相威胁。

湘雅护士学校仿佛成了革命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小小孤岛。游行的队伍团团围在院墙外，挥舞着彩旗和标语，手持广播喇叭，冲着院墙里呼喊口号：

“教会学校的同学们，赶快起来自救！”

“欢迎出来参加革命队伍！”

“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列强和军阀！”

在这些口号声中，还有如雪片般的传单，不断地掷到学校围墙里来。王莹听着那激动人心的口号声，她感到浑身的热血在往上涌，她和一些同学不顾校长的禁令，争着捡起传单，抢着传阅着，大声传诵着北伐军胜利的捷报：

“叶挺的‘铁军’在汀泗桥打了大胜仗啦！大军阀吴佩孚兵败逃往河南啦！”

“革命军势如破竹，攻占武汉三镇啦！”

“半年之中，国民革命军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十多人！”

.....

王莹和同学们欢呼着，跳跃着，北伐军的胜利喜报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

王莹再也在院里呆不住了，她急切地盼望和北伐军取得联系，她常常是半天半天地仁立在宿舍楼最高处的窗口，眺望着城里高楼上飘扬着面红旗，眼里涌满了泪水。

那被高墙厚门圈在校园里的学生，都决心冲出去，大家都在找着突破口。有一天，王莹突然发现校园后有一个通往菜园的小门，她眼睛一亮，灵机一动，立即飞一般地跑回宿舍，兴冲冲地对同学喊道：

“有突破口了！后院有个小门，没人看守，我们打开它，派人去请革命军来！”

同学们都高兴地跳了起来，蜂拥到后门，屏住气，憋足了劲，推得那门“咯吱—咯吱”地直响，“哗啦”一声，门终于被推开了，一个同学立刻飞一般地跑向革命军司令部去请人。

“来啦！北伐军的代表来啦！”同学们奔走相告，自动站在路两旁，夹道欢迎北伐军的代表。

终于盼来了革命军代表！最亲的亲人来了，最可靠的靠山来了！王莹怀着无比崇敬和亲切的感情，站在欢迎的队伍中。突然，她惊呆，“阿英老师！”王莹惊喜地扑了上去，“老师，是您.....”王莹紧紧地握着北伐军代表的手。请来的北伐军代表竟是她最敬重的老师阿英！

阿英是王莹在芜湖第二女师学校读书时的老师。王莹最爱听他讲课，每当他讲列强瓜分中国，卖国政府腐败无能时，讲到民众在列强和军阀的压迫、剥削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时，总是慷慨激昂，他那火热的爱国感情，深深地感染了王莹。阿英讲的国语和作文对王莹也很有吸引力，王莹总是刚上完了这节，就盼着赶快上下一节。阿英对王莹能在四百多名考生中夺得第一名很赞赏。当他了解到王莹童年种种不幸的遭遇后，对她非常同情，鼓励王莹要有坚定的生活信念，决不要向命运低头。王莹万万没想到在这大革命的烽火中又见到了自己的恩师，而且自己的恩师竟是一位北伐军代表。她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

阿英那极富感召力的演说，宛如在一堆干柴上点起了一把大火，师生员工那被压抑的革命热情终于象火山一样爆发了，校园里沸腾起来了。

洋人女校长，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竟然贴出公告，给请阿英来校演说的学生记大过一次，并威胁说：“如再有同样行为者，革除学籍，决不宽宥！”

王莹和同学们针锋相对，很快就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贴出公告。向校方提出：立即取消记过处分，不得干涉集会自由，不得干涉学生书信来往自由，不得强迫学生读圣经、做礼拜，不得翻查学生书物等等。洋人校长对学生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第二天，学生自治会贴出了罢课的通告，并在校园的广场上集会，听自治会的主席讲演，由王莹教唱革命歌曲。

嘹亮、雄壮的歌声与城里的歌声相呼应，响彻天空：

工农商学，  
工农商学，  
大联合，  
大联合！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除军阀，  
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长沙市许多大中学校的师生，高举着红旗和“支持湘雅护士学校罢课”横幅大标语，从四面八方来声援他们了。王莹和许多同学看到那一队接一队的革命师生的队伍涌入校园，激动得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校园里，歌声如潮，口号声如雷，一片热火朝天的革命景象。湘雅护士学校这个“孤岛”被革命的汪洋大海淹没了！洋人女校长和她豢养的洋奴夹着尾巴逃跑了！

在这革命浪潮奔腾翻滚的火红的日子里，王莹一直沉浸在无以名状的快感和幸福之中。与阿英的相会，对王莹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是他，给王莹指明了革命的方向；是他，燃起了王莹对封建礼教、列强和军阀的熊熊怒火。

在王莹走向革命最需要有人引路的时候，阿英老师出现了。在长沙的日子里，王莹经常与阿英会面，两个人的革命友情在共同的斗争中日益发展着。

## 第六章革命先锋

王莹第一次参加革命游行时，她看到参加北伐的许多女兵和青年女学生，留着齐耳短发，飒爽英姿地走在队伍中，心里感到羡慕极了。游行刚回校，她就对着一个圆镜子，把自己那长长的辫子剪成了短发，那齐耳的秀发衬着她那俊美的圆脸，显得英气勃勃，分外妖娆。

“啊呀，快来看哟！王克勤剪短发啦！”

“啧啧，真英俊呀，这才象个新女性哩！”

同学们围着王莹，端详着她，不住地赞美着。王莹羞红了脸，笑着说：“咱们参加革命了，就要学人家北伐军的女兵那样，剪成短发。”在王莹的带动下，全校大多数女同学很快都剪成了短发。

不久，王莹在阿英的指导下，联合了二、三十位同学，组织了一支文艺宣传队，并赶排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文娱节目。宣传队打着红旗，到街道、工厂宣传演出，受到工农兵学商的热烈欢迎。王莹很快成了队里的“主演”。有一次，宣传队接受了演出《豪绅家的丫头》的任务，大家都推选由王莹主演丫头。这是她平生第一次登上舞台，不免有些紧张。导演阿英告诉她只要深入到剧本的人物中去，进入角色之中，就能克服紧张心理。还给她讲了演出这出戏的宣传教育意义。王莹照着阿英的话去做，首先认真地阅读剧本。剧本描写一个被卖到豪绅家的穷人的女儿，因不堪忍受豪绅家的虐待、凌辱，勇敢地出逃，走上革命的道路。读着剧本，王莹不禁又想了自己被卖作童养媳，到薛家当奴隶的经历。相似的命运，使王莹在排演中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她感到，自己与剧中的丫头，仿佛合为一体了，当演到那丫头受到豪绅残酷折磨时，王莹不禁悲愤落泪，感动得观众也跟着流泪；当演到那丫头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大雨之夜逃脱主人的追捕时，王莹感到自己仿佛又回到当年自己逃离薛家时的情景，观众被丫头的悲苦的命运深深地感染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喊道：“快跑呀！快跑呀！”。演出结束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王莹几次谢幕。阿英和许多师生纷纷上台与王莹握手，祝贺她演出成功，称赞她表演自然，真切，有激情，有感染力。

第一次演出话剧，给王莹留下了很美好的记忆，大大增强了她对话剧艺术的兴趣。她想起自己小时候跟叔叔学演新剧的那些往事，那时在心灵中已萌发的戏剧爱好的幼苗，这时又生机勃勃地滋长起来了。

在大革命那火红的日子里，王莹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革命理论著作和报刊，象《新青年》、《向导》、《马克思小传》、《中国民族革命史略》、《阶级斗争浅说》和恽代英、萧楚女、蒋光慈、阿英等人的著作，王莹都百读不厌，越读，她心里越亮堂，越读，越感到献身革命是最壮美的人生。她的思想和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革命理论的武装，大革命的洗礼，把这个旧社会的孤女和童养媳，变成了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自觉的战士。王莹这个被遗弃的私逃的童养媳，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当阿英和革命军的指战员亲切地称她为“同志”时，一股巨大的暖流流遍全身。她感到，在革命队伍之中，有一种全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阿英这样的共产党人身上，她看到了人类前途的曙光，看到了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跟这样的革命战士在一起战斗，是最光荣和幸福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叫嚷要斩尽杀绝共产党。35 千万个革命者倒在血

泊中！党的优秀领导干部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同志先后英勇牺牲了！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长何健，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阴谋发动了“马日事变”团长许克祥率兵一千余人，袭击了湖南省工会、省农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释放了在押的土豪劣绅。敌人的屠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反帝讨蒋的怒火燃遍中华。五月底，湖南十万军民，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呼着，“梭镖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战斗口号，包围了长沙。许克祥疯狂反扑在二十天内，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一万余人。长沙城里，街染鲜血，树挂头颅，路堆尸骨。

湘雅护士学校重又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在寝室里，同学们流着泪小声地传说着一些同学被捕杀的噩耗，有的同学，只因剪了短发，或拿一本红皮新书，就被刽子手们枪杀了！

王莹，仁立在窗口，看着那一面面红旗被从楼上撕下，看着那一队队的革命群众在敌人的枪杀中倒下，她哭干了眼泪，对反动派恨之入骨。面对敌人的屠杀，有的同学摇身一变，投敌变节；有的同学一言不发，噤若寒蝉；有的同学悲观厌世，颓废堕落，王莹却没有被吓住，没有动摇，没有退缩；她象一只勇敢的海燕，冲向暴风骤雨，冲向惊涛骇浪！

一天黄昏，王莹日夜挂念着的阿英突然来到了湘雅护士学校。在患难中相会，王莹有千言万语想向亲人倾吐，她见自己敬爱的良师益友竟冒着生命危险来看她，感动得泪如泉涌。阿英见王莹在这革命危急关头，仍对党赤胆忠心，欣慰万分。阿英看着王莹那双闪着泪花的眼睛，异常振奋。阿英当即把为三位地下党员送情报的艰巨任务交给了她！王莹为自己能在危难关头为党分担一份工作而感到兴奋、光荣！在与阿英依依惜别后，王莹望着阿英那远去的背影，心里默默地说，多保重吧！放心吧，我一定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王莹就起床了，她连早饭都没吃，就按阿英留给她的地址，进城为地下党送情报去了。

长沙城头，黑云滚滚，血雨淅淅。令人惊恐的警车横冲直闯。那刺耳的“呜—呜”的警笛声夹杂着杀人的“叭—叭”的枪声，响彻全城。一队队的国民党军警荷枪实弹，上着刺刀，在大街小巷上杀气腾腾地走来走去，象毒蛇恶狼一样的眼睛，搜寻着一切可疑的人。偶尔有几只野狗，闯进街道撕吃着尸骨……

王莹那灵秀的身影，躲过了敌人监巡的视线，在街巷中穿行着。她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当她跑了一整天，终于把情报和文件都送到地下党员手里后，一种完成任务的喜悦之情和幸福感充溢胸间。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她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她的脚和千千万万革命群众的脚在一起前进！她决心跟反动派血战到底！

王莹为地下党组织传送情报和文件的事，不久就被国民党特务查知了，几个如狼似虎的军警，立即来到湘雅护士学校逮捕她。幸亏一位同学事先得知此事，当即通知了王莹。在几位同学和四位姐姐的帮助下，王莹安然地逃离了敌人的追捕，坐上了去南京的火车。

列车厢里挤满了旅客，从神情和衣着上看，王莹分辨出不少人都是逃亡的革命群众。人们气愤地谈论着长沙城里种种滥捕滥杀的消息：

“啊呀，可真惨呀，军阀的走狗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把革

命党开膛破肚，然后再砍头示众。”

“咳，抓住女的革命党，刽子手们先割掉乳房，然后再枪杀掉，真是惨绝人寰哪！”

“哼，听说何健将成百名共产党员活活装进麻袋，扔进湘江淹死，真造孽呀！”

“……………”

王莹听着这些议论，一股怒火在胸中燃烧，她在心里呼喊着，要报仇，为死难的烈士报仇！要向何健这个刽子手讨还血债！

到了南京，一个新的沉重打击，又降临在王莹头上：阿英被捕了！她如雷轰顶，几乎晕倒。不久，又听说国民党军警宣布她为“赤化分子”，在长沙通缉她，还派特务追到汉口舅母家去搜捕她。

怒火在胸中熊熊燃烧，热血在浑身腾腾翻涌，王莹通宵未睡，激愤挥笔，写了一封《给何健军阀的公开信》。在信中，王莹痛斥反动军阀何健奉行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指令，滥捕滥杀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痛骂何健是嗜血成性的魔鬼，是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是列强豢养的走狗，是反动头子蒋介石的奴才，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代表，是吃人肉、喝人血的虎豹，是祸国殃民的土皇帝，是万人唾骂的人民公敌。她警告何健之流：血债要用血来还！革命烈火是永远扑不灭的，人民是绝对不会饶恕象何健这样吃人的野兽的！在信尾和信封上，王莹用有力的笔触签上自己的名字：“你的敌人王克勤”七个大字。然后，她马上用两张蜡纸刻写好，在朋友的帮助下油印了二十多份，除寄给何健一封外，还给湖南大学、雅礼大学、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明德中学、周南女中、福湘中学、湘雅医院、湖南省工会、省妇女联合会、长沙女子职业学校等单位都寄去了一封，在每个信封上，王莹都写上“王克勤致何健军阀的公开信”。信寄出去后，王莹感到很痛快，很解恨，让何健这个该千刀万剐的大坏蛋去暴跳发怒吧！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这封信长达五、六千字，它字字句句，带着闪电，响着雷鸣！它气贯长虹，声震五岳！两湖等地下党组织和一些群众团体，把王莹的檄文大批油印，分发宣传，引起了长沙、南京，汉口的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群众的共鸣，燃起了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反动军阀的怒火，鼓舞了他们反对列强，反对军阀的斗志。

两手沾满民众鲜血的反动军阀何健，因在湖南“围剿”革命有功，受到嘉奖，正在踌躇满志时。没想到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竟敢给他写来一封公开信，那满篇痛骂他累累罪行的话语，如同一颗颗枪弹，一把把匕首，刺进他心里，他气急败坏，浑身发抖，歇斯底里大发作，立即喊叫卫兵，下令通缉王克勤！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王莹却以奋不顾身的斗志，向反动派发出了这封公开信，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啊！这是一篇与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的战斗檄文！

一九二八年秋，王莹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从南京乘轮船到上海。轮船驶进黄浦江时，王莹急步走出船舱，只见江面上排着各国军舰，各式各样的国旗在秋风中飘扬着，灰铁大炮张开大口，斜挺挺地直插天空。在灰蒙蒙的天幕下，江边的高楼林立。来往如梭的大小汽车，在马路上急驰。码头上，搬运工背负重包，弯腰驼背，在工头的皮鞭下，吃力地迈着步子，来往于轮

船和码头之间，装卸着货物。

王莹怀着一种紧张、警惕的心情，跨入了这个被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市。经过“四·一二”血洗的上海市，还弥漫着一种白色恐怖的气氛，蒋介石在工农血泊中建立起来的法西斯独裁专政的阴影笼罩着全城，到处都是戒严、搜查、追捕、枪杀。此时此刻王莹急切地想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但是，地下党组织考虑到王莹正遭敌人通缉，在上海又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组织决定先介绍王莹到上海浦东一个叫横甸的乡镇小学去任教。

第一次参加工作，当小学教师，王莹是多么兴奋啊！从今以后，她再不要舅母供学费了，她要自食其力了。她要象阿英老师那样，去教学生们学文化了。当她乘着鼓满风帆的小船向小学驰去时，金色的秋风吹拂着她那齐耳根的秀发，她的心高兴得快要飞起来了。

小学座落在一条清清的小河畔，轻舟、渔网、粉墙、绿柳、炊烟、鸡鸣、鸟啼、庄稼、河水、小桥，构成了一幅清丽的水乡风光，使人心旷神怡。王莹很喜欢这所小学校，她把全部热情都投入到教学活动中去了。

身上穿着天蓝色的旗袍，再罩上一件合身的红毛衣，怀着紧张而新奇的心情，王莹走上了讲台，看着那些天真、活泼的小学生，一种近于姐姐的亲切感充溢心中。是啊，论年龄，王莹只比他们大五、六岁；论经历、重重的磨难，使王莹稍显得老成些。在这些小弟弟、小妹妹面前，王莹确实象大姐姐一样，她很快跟孩子们建立起一种平等的、亲密的师生关系。语文、数学、音乐、手工四门课，都由她一人教。为了讲好每一堂课，她常常备课到深夜。上课时，她注意用启发式，尊重学生的自尊心，从不大声训斥调皮的学生，更不搞体罚。她很注意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她把学生上课，下课时应注意的事项，编成顺口溜，教学生们唱：

进课堂，走到那，本位里；  
等先生来，对面立，立得齐。  
一道行个鞠躬礼，坐下去。  
一道行个鞠躬礼，坐下去。

听钟声大家快，走出来；  
排好队，一个个，不要推。  
慢慢地向前开步走，不要推；  
慢慢地，向前开步走，不要推！

王莹教的学生们人人会唱，个个都能按这首歌去做。上课下课，王莹教的班秩序最好。孩子们都很喜欢上她的课，特别是音乐课，王莹那优美的歌声，学生们很爱听。有时，王莹和学生们在一起，围成一个大圈，或玩“丢手绢”，蒙眼抓人等游戏，轮到她输了，也认罚，站在圈子中间给学生们唱一支歌，孩子们使劲地拍着双手，喊叫着：“好！好！好！”她还给学生们讲故事，学生们围着她，里三层、外三层，常常被她讲的故事迷住了。当年妈妈、祖母、叔叔给她讲的那许许多多故事，她又从自己记忆的“仓库”里一个个地翻出来，加以改编，讲给孩子听。她还向学生讲了一些富有革命意义的新故事。王莹看到有些纯朴的农家孩子，缺乏卫生习惯，小手，脏乎乎的，有的小脸也洗不净，白一块，黑一块的。有一天上课时，王莹端来一盆

清水，边给孩子做洗手的示范，边讲解饭前饭后和大、小便后要洗手的好处。从此以后，孩子们逐渐都养成了洗手的习惯。

小学的校长、学生的家长和其他老师，都称赞王莹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学生们也都很喜爱这位“西香”。一个月后，王莹被评为“甲等教师”。

寒假后，王莹因为革命的需要，怀着依恋之情，离别了小学师生，回到上海，投身于复杂而艰巨的地下革命斗争。

## 第七章 雏凤凌空

到上海后，王莹住在法租界北四川路一间不大的阁楼上。楼主人是一个白俄的老妇人。楼前，有几株法国梧桐。四周环境十分清幽。

王莹最高兴的是，她的良师益友阿英被保释出狱了！师生会面后，阿英很快就介绍王莹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第一次加入革命组织，王莹心情很激动，感到自己这个被遗弃的孤女好象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她与济难会的同志，亲如一家。她是年龄最小的会员，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小妹妹，她呢，也亲昵地称周围的女同志叫姐姐。其中有一位姐姐叫谢冰莹，比王莹大几岁，听到王莹童年不幸的身世后，很同情她。谢冰莹见她长得很秀气，又聪明好学，文静多思，从心里喜欢这个小妹妹。王莹早就听说谢冰莹大姐曾参加北伐战争，写过轰动一时的《从军日记》，对这位大姐十分敬重。有一天，谢冰莹听说王莹因写公开信给军阀何健而遭通缉，伸出拇指赞叹道：

“好样的！十四岁就敢给军阀写这样的信，真勇敢！真了不起！”接着，谢冰莹若有所思地说：“你还遭反动派通缉呢，可不能再叫王克勤了！为了今后的安全，也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你得改个名字！”

王莹带着回首往事的神情说：

“王克勤是我舅母收我作养女时起的名字，我用这个名字，上了学，参加了大革命，这名字可是我生活道路的一个新起点哩！不过，我参加了咱济难会，跟其他两位姐姐一起搞地下工作，这可以说是我生活道路的又一个新起点。谢大姐，请你给我起个新名字吧！”

谢冰莹凝神想了一会儿，眼睛一亮，拍手笑着说：

“我看把我的名字拆开，拆下个‘莹’字，给你，这‘莹’字，是指又光洁、又透明的玉石，你今后就叫‘王莹’好不好？”

“‘王莹’，好听！很好听！”王莹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热诚地笑着说，“谢谢你给我起了这样好的名字！”

一个名叫色兆香的大姐热情地说：“你来咱济难会后，大家都很喜欢你。你又纯真，又文静，真象又光洁、又透明的宝玉！这名字与你，正相配！从今后，我们就叫你‘莹妹’好吗？”她说着，亲切地紧握住王莹的手，笑着叫道：“莹妹！”

从此以后，王莹除偶尔写文章用过王克勤的笔名外，一直都用谢冰莹给她起的这个名字。

在济难会里，王莹很快结识了许多名作家、演员、诗人、导演、教授，其中夏衍、阳翰笙、田汉、洪深，郁达夫、孟超等人，都成了她的良师益友。王莹每次见到他们，都虚心地向他们求教，把平时自学时遇到的那些经过反复思考仍弄不懂的疑问，一一提出来。她那炽热的革命热情，那强烈的求知欲，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衍在《不能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曾这样记述他对王莹的最初印象：

“我认识王莹同志是在1928年，由日本回到上海之后。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革命的低潮时期。上海挤满了各革命地区被迫出亡的革命人物：有斗争中的幸存者，逃亡者，老老少少，各式各样。其中有不少是女青年，留着还存有剪刀痕迹的短发，大睁着稚气的眼睛，带着发自内心的炽热的革命激情，散发着随时都准备为革命冲锋陷阵和牺牲生命的浪漫气质。这正是‘五

四’运动的狂飙时期培养出来的新女性的一种典型……

王莹就是这女青年中的一个。她的特点是人虽显得老练，但其实年纪最轻。完全没有革命低潮时期常见的那种悲观消极情绪，而是热情积极的。另外就是对革命文艺的深切爱好。”

在济难会从事地下工作期间，王莹确实怀着“炽热的革命激情”，抱着“随时都准备为革命冲锋陷阵和牺牲生命”的决心，出色完成党组织交给她的各项工作。开始，她负责抄写地下党的文件，传送机密情报，书写传单标语。为了把上千字的文件能在一张巴掌大的小纸块上写清楚，她常常苦练蝇头小楷到深夜两、三点。她深知，她字写得越小，纸块越小，就越容易藏进衣鞋帽袜的缝隙里，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也就越容易搓成一颗小纸球，吞进肚里。自己能不能把字写得又小又清楚，这关系着同志们的安危啊。因此，她一张又一张，一本又一本本地练写着小字，练得手腕子酸疼，她用热水泡一下，又接着练。同志们见她写的密密麻麻的豆子大的小字，依然笔画清晰，特别是象“黨”、“變”、“聽”等字，也能写得一小二清，大家都赞不绝口，非常佩服她写小字的功力。几位大姐都爱称王莹为“豆子鬼”，赞叹道：“你这小豆子鬼，能写出这样豆子小的字，可真神哟！”

送情报的交通工作，王莹作得也很出色。她把上海交通线路、几百条街巷里弄和娱乐场所，都背得滚瓜烂熟。她是那样的机警、灵活、沉着、敏捷、勇敢、忠诚。有时挎着篮子，扮作上街买菜的佣人，有时夹着小学课本，装成小学教师；有时带着一迭书报，饰成借书还书的学生，有时打扮成漂亮的摩登小姐，假装到娱乐场去看戏。最有趣的是，她常常把联络的详细路线，人名和门牌号，巧妙地、分散地记在《红楼梦》的字里行间、双手捧着书，边走边看，看上去，很象埋头读书，可她却用双目的余光紧瞄着巡警或岗哨，躲过敌人的搜查，安全将许多党的机要文件和情报送到指定的联络地点。

王莹和左邻右舍的人关系处得很好，邻居们很喜欢她，年龄比她大的，也都叫她“莹妹”，比她小的，则称她为“莹姐”，那个白俄的女房东，被人说成是“不近人情、脾气古怪”的老太婆，但跟王莹的关系，却十分亲密。音乐，成了她们友谊的纽带。女房东会弹钢琴，每当她在楼下弹起贝多芬的《月光曲》，或是肖邦的《夜乐》时，王莹就蹑着脚走下楼梯，坐在梯阶上，静静地听她弹琴，女房东爱养盆景，满院子里都摆着一盆盆鲜花，有金桂花、茉莉花、六月雪、兰花、月季花、海棠花，每当她给花浇水时，王莹总是帮她提水、修花。女房东养着一只有着黑白花纹的小猫，整天在她脚边绕着圈子，咪咪地叫着，王莹每次蹑着脚走下楼梯时，从不会忘怀给小猫带一点饼干之类的吃食。有一天，小猫突然死去了，女房东心疼得大哭起来，王莹一面安慰着她，一面也不住地拭泪。王莹上街时，偶尔买一件自己心爱的小玩具，她总要买上两件，送一件给房东。就是买几块糖，也不曾忘记分给她；房东在做自己可口的点心时，也总要分一盘送上楼来给王莹，还常常买些月季花插在王莹桌上的小花瓶里。这异国的一老一少的友情，与日俱增。逢到星期天中午，王莹就把从友人那儿借来的一些名歌名曲的唱片拿下楼，女房东也把她珍藏的好唱片拿出来打开留声机，两个人凝神静听，陶醉在那和谐而优美的旋律之中，他们称这样愉快的中午为小小音乐会的中午。”两个人还经常在一起互教互学歌曲。女房东教王莹唱俄罗斯的《甜蜜的家》等民歌；王莹教她中国的《四季歌》等民歌。真挚的友情，温暖着远离祖国的老房东的心，她把王莹看作是自己的亲人，每天王莹从外面归来，她总是迎到

楼门口，伸开双臂，拥抱着王莹，以母亲般亲热的声音呼唤着：“我的孩子，我的女孩子啊！”这种难分难舍的友情，给王莹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此后写的《旧居》一文中，王莹曾生动地记述了她与女房东告别时的动人情景：

“那清晨，当我轻轻地敲着她的房门和她道别的时候，她底哭红了的眼睛；和那慌忙的从像框里取着一张半身像送给我的那悲苦的姿态；和吻着我的头发而滴在我的脸上的，那辛酸的颗颗的泪水，（这情景）怎么能忘怀得了呢？”

老房东虽然不知道王莹的地下工作者的真实身份，但她却深知王莹是一个新的女性，她不止一次以赞赏的口吻对王莹说：“你是我所认识的中国妇女中最好的一位姑娘，从你身上，我不光看到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还看到了许多新的美德，你是一位真正的新女性！”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话剧运动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的勃兴，左翼戏剧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左翼文艺工作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激动大众、组织大众，最直接最有力当然要推戏剧”。在上海，大大小小的爱美剧社，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五彩缤纷的戏剧海报，随处可见，琳琅满目。各中学和大学，都掀起了话剧热，丰富的剧目，频繁的演出，众多的演员，使话剧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以致人们称一九二九年为“戏剧年”。

童年的“小戏迷”在湘雅护士学校，参加话剧演出，这些都显露出她的表演天才。人们的称赞，更增加了她对话剧的兴趣。来到上海这个话剧运动的发祥地之后，王莹进入了她的青年时代，在方兴未艾的戏剧热潮中，她找到了大展自己艺术抱负的广阔天地很快成了话剧运动的先锋。王莹到上海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是洪深的剧本《少奶奶的扇子》。那是一所中学要排演这出戏，缺主角，阿英推荐她去。王莹把这次演出看作是难得的机会，她从台词、表情、化妆都作了认真准备。公演那天，洪深、夏衍、阳翰笙、孟超、阿英、谢冰莹等都来了，他们对王莹那真实、自然的表演，都十分赞赏。

洪深对阿英说：“王莹有表演才华，是棵好苗子，只要加以培育，前程远大！”

阿英连连点头说：“是的，她素质很好，很有培养前途！别看她刚刚十四岁，受的磨难可比一般人都多得多。她中学时演过《豪绅家的丫头》，那时我看她就很会演戏，简直把那绅士家的丫头演活了，下了台，王莹的感情还留在角色身上，老是哭，同志们都提醒她，说那是在演戏呀！王莹却说，那丫头的悲惨遭遇，跟自己当童养媳时的情形，几乎全一样，在台上，演丫头，跟演自个一样。”

夏衍不住点头称赞说：“王莹很有表演才华，会成为一名好演员的，我看，我们成立艺术剧社时，该吸收她入社。”

夏衍是上海艺术剧社筹备工作负责人，阿英、洪深等人也都认为对王莹应加强培养，都赞同让她加入艺术剧社。

十月下旬，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坊文献书房，召开了上海艺术剧社成立大会。

上海艺术剧社是当时阵容最强大的剧团，聚集着许多第一流的编剧、导演、演员，其中有“创造社”的冯乃超、沈起予、陶晶孙，“太阳社”的阿英、孟超、龚冰庐、祝秀侠，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叶沉（沈西苓）、许幸之、

石凌鹤，青年演员王莹、刘卯（刘保罗）、屈文（司徒慧敏）、吴印咸、侯鲁史、唐晴初、陈波儿等，这些剧坛明星新秀欢聚一堂，共贺第一个党领导的剧社的成立，大家豪情满怀，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剧社的前程：

“我们第一次提出了创造‘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戏剧号召，这口号将响彻全中国！”

“我们剧社第一次打出无产阶级戏剧的旗帜，我们一定让这面鲜红的旗帜，永远在中国剧坛上高高飘扬！”

“我们的战斗纲领就是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这纲领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它是中国戏剧发展的灯塔！”

……………

在这大喜日子里，王莹很早来到了会场，特意把自己培育的几盆菊花摆在主席台上。她感到象过自己的生日一样兴高采烈。听着大家的议论，她心里一阵一阵发热，暗暗发誓，一定为无产阶级戏剧事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一九三一年一月六日，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礼堂，王莹和她的战友们举行了第一次公演。礼堂里坐满了观众。“通——通——通”三声开场锣响过后，大红幕布徐徐拉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开始了。这次公演共三个剧目：德国米尔顿夫人的《炭坑夫》，法国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美国辛克莱的《梁上君子》。这三个剧目，都具有鲜明的革命倾向。王莹主演《炭坑夫》，由夏衍导演。剧本写一位患肺病的革命工人，热情鼓动父亲参加罢工运动，坚决与资本家斗争到底。舞台上，工人再不是任人宰割的奴隶，而是已经觉醒了的、不怕流血牺牲的先锋战士。当台上演到工人怒斥资本家的罪恶时，台下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

艺术剧社的第一次公演，大壮了左翼戏剧的声威。王莹成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锋，田汉、洪深、应云卫等影剧界的前辈都盛赞她的演技，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日本记者尾崎秀实和曾参加广州起义的山上正义等人，在上海的外文报纸上也报道了王莹他们的演出，称赞他们“打响了剧社第一炮”“为左翼戏剧运动开拓了新路。”

《炭坑夫》的演出，教育了观众，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热情，每次演出结束，王莹总是被许多青年学生和工人围在后台，大家争着跟她握手。有一个纺织厂的女工，流着激动的眼泪，对王莹说：

“你们的演出太好了！那些控诉资本家的话，说出了我们工人的心里话，我们工人要解放，就得进行流血的斗争，正象你们演戏中说的那样，‘要是不用血来洗净世界，那个时候是不会来的’。”

许多工人看完了戏，回到工厂，成了反剥削，反压迫的赤色工会的骨干。

为了使左翼戏剧在工人中生根，王莹和她的战友们又组织了移动演剧队，到沪东、沪西、浦东等工人居住区进行流动演出。有一次，王莹他们正在一个工人区演出，国民党宪兵来干涉，剧社派人一面与宪兵干涉，一面坚持演出。王莹、刘保罗等演员情绪十分激动，观众也群情激愤，当台上演《活路》，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时，台下的观众也跟着怒吼起来，台上台下，一片沸腾，势若滚雷震耳，宪兵们被慑服住了，狼狈溜走。

除了送戏到工人区外，王莹和她的战友们还经常深入工人区。辅导工人演剧团演出。在艺术剧社的影响下，各种工人演剧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如沪东、沪西和浦东等工人区就先后建立了美美、南美、浦青、铁工

等蓝衫团。

流动演剧队，是中国左翼戏剧运动中的一个创举，从此，话剧和工人阶级有了血肉联系，党的戏剧事业开始在中国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上，在它的服务对象中扎下了根，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王莹和刘保罗、石凌鹤、唐晴初、侯曾史、易杰、左明、赵铭彝等人，应南通新民剧社王质夫的邀请，到南通市作旅行公演。他们连演三天，场场暴满，盛况空前。王莹成了千万观众最喜爱的演员之一。当王莹和她的战友回沪那天，新民剧社、小小剧社和许多青年戏剧爱好者集会欢送他们，并宣布成立艺术剧社南通分社。

四月二十一日，艺术剧社又举行了第二次公演，演出的剧目是日本村山知义根据德国雷马克小说改编的《西线无战事》和冯乃超等人编写的独幕剧《阿珍》。当时，反动当局为了破坏他们的公演，把租界区里能演戏的会馆场所都封锁了。王莹和剧社的同志们一起，经过多方交涉，排除了重重难关，终于在横滨桥附近借到了日本开的上海艺馆。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演出。《西线无战事》在开演前，先放一段欧战电影，并用字幕说明剧情，引起观众的新奇感。

夏衍运用他学的机电知识，自制了一个土变压器，使舞台上的灯光随剧情的起伏而时明时暗，效果很好。王莹在两个剧目中都扮演了女主角，演得真切感人，催人泪下，赢得一阵阵掌声。

艺术剧社的两次公演，震动了上海剧坛。同时，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惊恐和仇视。四月二十八日，王莹和她的战友们正在排演新戏，反动当局突然派来了百余名警察，包围了莫乐安路（今多伦路）剧社社址。王莹一见如狼似虎的军警闯进剧社，便不顾个人安危，机智勇敢地跑入后台，保护地下党负责人夏衍逃出了敌人的魔掌。警察竟以剧社演戏所用的木枪、假子弹、军服等道具作为“暴动”的证据，当场逮捕了五名社员，并查封了剧社。

王莹和她的战友们对反动当局的暴行十分气愤，他们决定发表《为反对无理查抄、逮捕告上海民众书》，把敌人的暴行公之于世，激起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气愤，上海剧联跟着发表《为艺术剧社被封告国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反对查封艺术剧社宣言》，苏联莫斯科《国际文学》和美国的《新群众》也发表了声援艺术剧社的抗议书，声讨反动派对进步文化运动的迫害。王莹和她的战友们把这些抗议书贴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许多观众纷纷来访或来信向他们表示声援，对反动派为暴行予以谴责。

艺术剧社第一次在中国剧坛上树起了“无产阶级戏剧”的旗帜，这面“鲜明的红旗”并没有因为敌人的查封而倒下，王莹和她的战友们高擎着这面红旗，团结了各左翼剧团，组成了上海剧团联合会。不久，艺术、南国、复旦、摩登、大厦、辛酉、光明等七个剧社又联合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八月一日，正式改名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王莹作为联盟的先锋和骨干，与广大戏剧战士一道与反革命的文化“围剿”，进行了更英勇的斗争。

## 第八章少年党员

一九三一年的初春，济难会的小楼内外，春意盎然，楼前花坛上的迎春花在温暖的春风中轻轻地摇动着金黄的花朵，仿佛呼唤着大自然的万物快快苏醒，万千条柳树的柔枝上，暴出了密麻麻的叶苞，草坪上和台阶的缝隙间，生机勃勃的嫩绿的草叶儿，倔强有力地推开陈旧的草楂烂叶，奋力地往上长着。阳台上，摆着王莹栽的几盆花，有万年青、杜鹃、月季、石榴等，在繁茂的枝叶间，鼓起了一个个快要绽裂的花蕾。

三月八日上午，陈波儿、色兆香、李声韵等人，都很早来到小楼，姐妹们欢聚一堂，共同祝贺王莹三喜临门：一喜是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二喜这一天是王莹的十五岁生日，三喜是王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她们都送来了节日的礼品：鲜花、糕点、糖果、书籍等，每个人还做了一盘富有地方风味的炒菜，摆满了一桌。小楼里，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王莹沉浸在亲密的革命友情之中，一阵阵热流涌上心头。姐妹们热诚地称赞着王莹：

“刚十五岁，就光荣入团，莹妹！真让人羡慕啊！”

“洪深教授和好好先生沈西苓都满口夸莹妹的戏演得好哩！”

“是啊，我看她演的阿珍，太感人啦，真让人感到灵魂的震动！”

……

听着姐妹们称赞的话语，玉莹激动得涨红了脸，眼里闪着泪花，颤声说：

“我是个孤女，被卖作童养媳，是党把我从火坑里救了出来，我现在能工作，能学习，能加入团组织，全靠党的爱护和培养，全靠同志们的帮助和教导。今后，我一定努力工作，做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

党组织为了培养王莹，不久，决定送她进大学深造。王莹相继入上海艺术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国公学学习戏剧、文学。王莹十分珍惜党组织给自己的学习机会，她孜孜不倦、刻苦攻读，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莎士比亚的戏剧，托尔斯泰、莫伯桑、屠格涅夫、狄更斯、雨果等人的小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吴承恩的《西游记》、汤显祖的《牡丹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孔尚任的《桃花扇》、关汉卿的《窦娥冤》，以及鲁迅、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禹等人的作品，她都爱不释手。有的作品，她反复阅读多遍。

有一次她的朋友向思赓去看她，见她一个人关在小屋里，正在埋头读《阿Q正传》。她告诉阿向，已读了四十遍，越读越爱这本不朽著作。又有一次，《时事新报》一位记者访问她，见她正在兴致勃勃地朗读着萧伯纳的名剧《华伦夫人的职业》，记者见她能大段大段背诵书中的台词，惊奇地问她读了多少遍？玉莹把书的封面里页翻给记者看，那上面记着王莹读这个剧本的遍数，竟是九十七！她深有感触地说：“读书，是一种艺术享乐，读的遍数跟受的教益，可以说是成正比的。”

那时，王莹住在一间不过六、七平方的亭子间里，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一个书架，床底下是她放衣服的箱子。墙上挂着一幅荷花的国画。床头上挂着一管湘妃竹作成的箫。

白天，玉莹每天上完课，立即夹着书包回到宿舍，关起门，专心读书。读累了，就拿起洞箫，轻轻地吹起《春江花月夜》、《苏武牧羊》、《满江红》等名曲。晚上，有时接待客人。施存螭同志曾这样记王莹的“沙龙”：

“一个小房间，不过六、七平方米，仅容必要的生活用品。

每天晚上，玉莹大多在寓所，接待文艺电影界的朋友。这个小房间，最多只能容宾主四人，所以前客必须让位给后客。王莹煮一壶咖啡，和来客聊天，经常要谈到十一、二点钟才把客人送走。我也有过几次参加了她的‘沙龙’，觉得她的文学趣味极高，评论看过的作品，也多中肯的意见。

通过课堂学习和课下自学，王莹的文艺理论水平和艺术修养，都有很大提高，为她的戏剧、电影艺术实践和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莹在学习的同时，仍坚持做党的地下工作。经向思赓介绍，她参加了复旦大学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社联），和进步同学在一起学习革命理论。有时，还跟向思赓等地下工作者一起参加飞行集会，揭露反动当局的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行。

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之中，许多人别说再参加革命活动了，就连红色的衣服都不敢穿了。因为，红色，象征着革命。王莹却不然。在校园里，师生经常见她身穿一身蓝旗袍，外面穿一件红艳艳的毛衣外套，脚穿一双白皮鞋。在绿树成荫的马路上，朝气蓬勃地迈着轻盈的脚步，格外引人注目。一个同学曾劝她不要再穿红色衣服，以免招来麻烦。王莹笑着说：

“怕什么？反动派越怕红色，我越喜欢它！宇宙里，天生就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谁能把赤色从宇宙里抹去？大自然界，红色的花儿、果实多着呢？为什么我们人就不能穿红衣服！”

王莹还经常去听洪深、田汉、柳亚子等先生的讲课和学术报告。每逢洪深来讲课时，她总是早早坐到教室的前几排座位上，全神贯注地听讲。教室里的学生满满的，连窗口边、门旁、走廊里，都挤满了人。洪先生讲课，生动、吸引人，常讲得学生阵阵发笑，而讲课人的爽朗笑声，常常盖过听课人的笑声，王莹对洪深是十分敬重的，她敬佩洪先生博学多才，师生都称他是“洋博士”，她自己却称他为“洪博士”，她觉得这“洋”字，有损洪先生的爱国志士的形象。去年，大光明电影院放映《不怕死》，这是好莱坞的辱华影片。电影首映那天，当洪深看到影片出现辱华场面时，他愤然登上舞台，大声疾呼，指出影片的反动性，呼吁观众起来斗争，制止放映这种辱华影片。当时电影院经理，竟招来英租界巡捕，以妨碍治安罪把洪深拘捕起来。洪深的爱国行为，一下子轰动了上海，不少报刊纷纷登载揭露事实真相的文章，声援洪深。王莹和进步文艺界的许多朋友，到处散发抗议的宣言，要求立即释放洪深！在强大的正义力量面前，英租界终于从巡捕房释放了洪深。王莹和一些学生，流着激奋的热泪，把洪先生接回了复旦。洪先生这种刚正不阿的高尚的爱国壮举，给王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有一次，王莹的朋友谢冰莹回家时，父母要包办她的婚事，她不依，父母就把她关在家里，不给她路费。谢冰莹给王莹写来一封求救的信。王莹一见朋友有难，她立刻将自己的金戒指当掉，作为路费寄给了谢冰莹。正在家里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的谢冰莹，一收到钱，立刻逃离了家庭。回到上海，见到了王莹，她泪流满面，紧紧抱着王莹，感激涕零地说：“莹妹，是你把我救出了火坑啊！”还有一次，王莹听说好友向思赓被捕入狱，王莹又把自己随时穿的一件夹大衣当了五元钱，买了水果、糖、饼干，托人送给了他。

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又来到了。

节前，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阿英和阳翰笙曾在一起讨论过王莹的入党问题，他们都认为，王莹虽然年龄只有十五岁，但她阶级觉悟高，思想品质

纯，对党很忠诚，有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两个老党员都为王莹“这个红小鬼”的进步而感到高兴，觉得她已具备了一个党员的条件，决定发展她加入党的组织。

王莹入党的日子，正安排在“五一”劳动节那一天。色兆香，孟湘华两位姐姐，在节前的一天，就把房间打扫干净，选了几盆长得茂盛和正在开花的万年青、杜鹃、石榴等盆景摆在桌子上。还上街买来了一条鲤鱼、一只母鸡和一小瓶白酒，准备欢庆“五一”节。

节日的晚上。天幕上，星光熠熠，月牙弯弯，白色恐怖气氛依然笼罩着上海市。虽然没有大革命前那种热火朝天的千万工人欢庆节日的场面，也没有浩荡的游行示威，但是，许多地下党支部，党小组和党的许多外围组织，却以各种形式，欢庆着这一伟大的节日。

在济难会的小楼里，灯光通明。杜鹃花、石榴花、月季花的芳香和清炖鸡、红烧鱼、油炸花生米、青椒炒豆腐、炒白菜五样菜的香味，融汇在一起，飘满全室。阿英、孟超、色兆香、孟湘华、王莹等同志，围坐在桌子旁，一次别开生面的入党仪式开始了。

色兆香喜笑颜开地说：“三八妇女节时，我们三姐妹，开了第一次‘三庆’晚餐会，给我们留下美好的记忆；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我们举行第二次‘三庆’晚餐会，欢庆三件喜事：一是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二是庆祝莹妹上大学；三是庆贺王莹同志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说完，同志们都鼓掌向王莹表示祝贺。

激动、幸福、甜蜜、快乐……这些词儿，似乎都不足以能形容王莹这时的心情，她感到，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她内心的情感。她心里笑开了花，脸儿笑开了花！

阿英、孟超两个人举起了酒杯，色兆香、孟湘华和王莹拿着茶杯，互相碰了杯，大家将酒、茶一饮而尽，再次向王莹表示祝贺！他们用喜庆、赞赏的目光看着这个十五岁的小妹妹，看着她那兴奋得红扑扑的秀气的脸庞，大家都为党又吸收了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入党而感到高兴！她真是一个少年党员啊！

大家一边吃一边欢谈，色兆香笑着说：“我们三姐妹，来自湘北、湖南、安徽三省，年纪大小不同，却志同道合。我们亲如一家。莹妹抄写机密文件，字写得最小，这是‘一小’；她进大学学习，年纪也是最小的，这是‘二小’，她刚刚过了十五岁的生日，就光荣入党，这个入党年龄，也是最小的，这是‘三小’。莹妹在半年之内，由一个群众成为济难会员、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这进步速度，真象是三级跳远一样，这可以说是‘三升’。‘三庆三小三升’是莹妹最快乐最幸福的事，也是我们大家最高兴、最欣慰的事。昨天晚上，我兴奋得难以入睡，想着我们三姐妹组成了一个革命家庭，同甘共苦。朝夕相处，十分快乐满意。我把我的愿望和感想，写成了一首小诗，向诸位请教，

鄂湘皖来三姐妹，  
融融乐乐亲又亲，  
小小家庭天地广，  
五湖四海一条心。

阿英听了，拍手叫好：“这诗写得感情真，意境深，很好，很感人。”

孟超这位“太阳社”的老诗人，与王莹是艺术剧社的战友，他与她可以说是忘年之交，听了色兆香的诗后，不禁诗兴大发，也接着即兴赋诗道：

三庆三小三升  
祝你远大前程，  
永远追随党走，  
自强不息斗争。

大家都称赞孟超这首诗，意义深邃、感情诚挚，真是语重心长的好诗。阿英，作为王莹的良师益友，是看着她：“三小三升”的，他感到无限的欣慰和振奋。他知道，王莹入党后，将有更艰巨的考验在前面等着她。他也即席口占一首诗，赠给王莹：

一边是严肃的工作，  
一边是荒淫与无耻！  
金玉的格言永记在心，  
喜怒哀乐总为了穷人。

这“三庆三小三升”的欢庆会，是王莹有生以来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次聚会，同志们的赠诗，赠言，她都一一牢记心间。她万分激动地表示：

“我感谢党的爱护和培养，感谢你们的教育和帮助。我自己知识和经验还太少，入党以后，我一定加倍努力，不辜负党和大家的期望。我过去就一直很喜欢殷夫译的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的那首《自由诗》，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首诗改了三个字，第一句原诗的‘生命诚可贵’的‘诚’字，我改为‘至’字，第二句‘爱情价更高’的‘更’字，我改为‘亦’字，第三句‘若为自由故’的‘自由’二字，我改为‘革命’，这样一改，这首诗就成了：

生命至可贵，  
爱情价亦高，  
若为革命故，  
二者皆可抛。

今天大家的赠诗，对我确实都是金玉良言，我一定‘永远追随党走，自强不息斗争’，一定要‘喜怒哀乐总为了穷人’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解放，贡献自己的一生！”

## 第九章女星英杰

王莹和她的戏剧战友们，在血与火的锻炼下，在开拓前进的戏剧实践中，经历了失败与成功的磨练，在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日趋成熟。从一九三一年至抗战前，王莹先后参加过辛酉剧社、联合剧社、复旦剧社、四十年代剧社等。在这些左翼剧社中，她都是“台柱”，主演了许多剧目，如《酒后》、《约翰曼利》、《压迫》、《父归》、《嫉》、《塞上风云》、《夜光杯》、《芦沟桥》、《自由神》、《赛金花》等等。王莹在这些激荡人心的剧目中，以她的青春热血浇灌了艺术形象的生命，受到了戏剧界和广大观众的赞誉。

勤奋、唯有勤奋，才是打开艺术之宫的金钥匙，是攀登艺术高峰的阶梯。王莹是一位异常勤奋的戏剧战士。逢到节假日，人家都去打牌、下棋，或者去参加舞会。而她却从不把时间花在这些活动上面。而是一有空暇就读书，写文章，要不就背诵剧本台词。跟她同台演出的人，都叹服她背诵台词一字不误的记忆力，有时还暗中为同台者提词。

王莹在复旦剧社的戏剧活动，是她艺术生涯中颇富光彩的一页。

复旦剧社是二十年代中叶至三十年代中叶活跃在上海剧坛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剧社，是著名戏剧家洪深用他的心血浇灌的一个百花盛开的艺术园地。

王莹一入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学习，她立刻参加了复旦剧社。洪深给他们讲授《编剧》的课程，对她教益极大。洪先生十分注意把教学与创作和演出实践结合起来，注意言传身教。有一次，排演法国罗斯旦的名剧《西哈诺》，原定由学生马彦祥主演不巧临上演前，马彦祥病倒了。洪深为了不误演出，决定亲自登台，自演西哈诺。他那精湛表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不幸演到第三幕，西哈诺从阳台上跳下来时，跌伤了足踝，洪深痛得满头大汗，却仍一丝不苟地演完了这一幕。下场时，洪先生痛得不能动了，王莹他们都为洪先生捏一把汗，劝他停演，立刻上医院，洪深却擦去满头汗珠，决断地说：

“不，不是立刻上医院，而是立刻扶我上场，一定要演完第四、五幕！”

王莹他们和台下观众，都感动地流出了眼泪，从此，“跛子西哈诺”的故事便传扬开去。洪先生这种献身艺术的事业心深深地感染了王莹，她决心以洪先生为榜样，象他那样忠于艺术，象他那样认真真地去演戏。

在复旦剧社的第十五次公演中，一共演出了《约翰曼利》、《月亮上升》、《蠢货》、《求婚》、《压迫》五个剧目，演出地点是复旦大学体育馆。这次演出，在上海戏剧界引起了轰动。在五个剧目中，王莹参加演出了三个剧目。其中《约翰曼利》、《压迫》是她主演的，受到戏剧评论界的广泛好评。

《约翰曼利》是法国有名的一个悲剧剧本。主人公台丽丝，是一个很难演的角色，在英、法、美等国演出时，都是由本国最著名的演员担任。朱端钧把这个剧本译成中文时，曾担心在中国话剧女演员中，很难找到能胜任这一角色的演员。洪深对他说：

“在咱中国，不但有这样的演员，还可以说是超过英、法、美等国水平的呢，这个演员，就是我的学生王莹！”

台丽丝这个角色为什么如此难演呢？王莹主演的情形如何呢？据一个署名惠的作者《关于〈约翰曼利〉》一文说：

“这个剧本虽然是好，可是很难演的，尤其是那女主角台丽丝，更是难演的一个。她要有特殊的表演天才能把剧中（的感情）含蓄地表演出来，她要有丰富的舞台经验才能担当这样一个自始至终在舞台上而且时时刻刻都

要演很重要的戏，她这要有天赋的珠喉，才能唱那动人的歌曲。可是这次，复旦剧社请王莹女士担任这个角色，她真是对于上面的一些，应付裕如。虽然仅经过绝少次的排练，却已经得到了惊人的成绩了。”

戏剧家舒湮和一个叫克尼的作者联名写了一篇《复旦观剧》，对王莹能刻画台丽丝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一点，倍加赞赏：

“她描写一个少妇‘情（性）的烦闷’的各种内心景象，是维妙维肖的，如为老头儿的丈夫感动而想竭力摆脱‘回忆约翰曼利’的一段，她先唱着快乐的曲子，然后又重复歌唱起悲切的回忆水手的调子，终于渐渐不支而狂泣了起来，把情感的转变写得历历如绘，的确不很容易的呵！”

从上面的评论中，如果能看出王莹在演出悲剧时的高超技艺的话，那么，从对她主演《压迫》的一些评论中，则可以看出王莹在表演喜剧角色的艺术才华。

《压迫》是剧作家丁西林的一出喜剧，王莹主演剧中的女主人公。一个署名瑞声的作者在常州《曙光·艺风专号》上，发表题为《王莹主演〈压迫〉，观众不散》的评论中写道：

“记得在从前，曾听见上海来的朋友们告诉我说，‘若是看话剧而不看王莹女士演的戏，真是平生的一件憾事。’现在我可明白了，他这句话，说得一点不错。前天，王莹演的《约翰曼利》是出悲剧，换了我们不少的泪。昨天她演《压迫》，又让我们笑。这一次哭，一次笑，使我们钦佩得不得了！”

王莹在艺术上已成熟了，她已成了许多话剧爱好者为之倾倒的表演艺术家了。

左翼戏剧界创办了一个戏剧专刊《戏》，此刊发了创刊号之后，就因经济拮据而办不下去了。王莹就联合袁牧之、胡萍、魏鹤龄、李丽莲等演员，举行了一次《戏》月刊筹募基金公演。王莹和袁牧之合作，将维克多的宣扬恋爱至上的剧本《蓝不归》，改编成表现一个画家觉醒的剧《妒》，他二人并主演了男女主人翁。另外还有两个剧本，一个是袁牧之和胡萍主演的《一个女人和一条狗》，另一个是魏鹤龄和李丽莲主演的《街头人》。三出剧的公演，引起上海知识界，戏剧界的极大关注。

这次公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三个剧的主演，都是蜚声剧坛的名演员，他们精彩的表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他们主演的《妒》、《一个女人和一条狗》、《街头上》被人们称为“三绝”。

参加这次公演的其他演员，如胡萍、魏鹤龄二同志，听别人称他们主演的剧目是“三绝”之一时，他们都谦逊地说：

“人家袁牧之、王莹主演的《妒》那才叫绝呢！如果说有‘三绝’的活，那《妒》也是压轴的，是‘三绝’之冠！”

一九三二年，是中国电影“向左转”的一年。当时，根据领导文化工作的瞿秋白的指示，成立由夏衍、阿英、郑伯奇等人组成的左翼电影小组，派袁牧之、陈波儿、赵丹、郑君里、王莹、舒绣文、白杨、胡萍、艾霞等戏剧演员转入电影界。

王莹是在“一二·八”事变之后进入电影界的。

“一二·八”那天清晨，王莹按她多年的习惯，很早就起床，到校园里梧桐树下读书。那大，她背诵的是剧本《一九二一年》的台词。这个剧本，名称是假的。它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反蒋的，剧中有一角色，伪装成蒋介石，到处宣扬“不抵抗主义”，由王莹等人扮演的爱国青年痛斥他的“卖国

言论”。为了蒙混当局的检查，他们就用了假剧名。正在王莹聚精会神地背着台词时，突然，从东边的海空传来了“嗡——嗡”的飞机的声音，接着，又传来了“轰隆——轰隆”的炸弹爆炸声。只见吴淞区一个个浓烟柱冲天而起，一片凄惨惊恐的呼喊哭声传来。“日寇飞机来轰炸了！”王莹一想到这可恨的暴行，她立刻向宿舍飞跑去。

寒假留校的同学们，正从宿舍里往外逃跑，一些同学边跑边系着衣服扣子。几个女同学，拉着王莹，仓皇逃离了学校，沿着海堤，向通往宝山的高低不平的土路跑去，然后又向昆山嘉定一带逃难。走不多远，只听一声巨响，回头看时，那新建不久的校舍高楼，在黑色的浓烟中倒了下去。王莹不由得惊叫了一声：“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衣服、被褥、书籍，这一下全毁了！”

王莹随着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的难民，日里夜里，沿着公路、顺着铁路、辗转流徙。到了常州，住在同学蒋雪影家。一个月后，等车通了，她同蒋雪影一同回到上海，进赫德路的暨南大学借读，住在嫩斐德路桃花源村一个小房子里，房主是一位白俄的老太太。

就在这时，刚从日本回国的沈西苓同志来找她，请她主演故事片《女性的呐喊》。夏衍和阿英也找她，要她转入银幕，去占领电影阵地。

当时！王莹在戏剧上已经成名，离开自己所熟悉和热爱的话剧舞台，转向自己所陌生和有点畏惧的电影银幕，她有些顾虑。有一天，她找到向思赓同志，对他说：

“阿向！我听说电影界很黑暗，很腐朽，有很多乌七八糟的事，要不是组织上派我去，我真不愿意到那个圈子里去！”

向思赓深知，王莹作为一名大学生，进入电影界，对她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时，电影一直被视为新文化视野之外。电影圈里，十分复杂和腐败，其中，除了有官僚资本家插手之外，还混杂着各种投机商、色情文人、斗鸡走狗之徒，醉心声色的流氓，卖弄风姿的妓女及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一般进步文艺工作者，往往视电影工作为畏途。向思赓了解王莹，她是洁身自好的，能够经受住环境的考验，所以他鼓励王莹说：

“去吧！组织上会保护你的。只要你在荆棘丛生，曲折崎岖的道路上，处处小心谨慎，跟各种腐化堕落的势力划清界限，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电影演员的。”

王莹解除了思想顾虑，勇敢地迈入了黑暗的电影圈。

王莹在后来写的一篇回忆自己电影艺术生涯的文章中写道：

“从前，在旧社会里，走过了许许多多崎岖难行的路，好象一只无篷的小船，在大海上航行，风平浪静的日子极少，风浪凶险的日子很多。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在你走过的许许多多艰难的路程中，哪一段你认为最难走？哪一段你不愿回顾？”

我回答，那几年在上海做电影明星的路难走，那一段生活是我不愿回顾的。虽然，作为参加整个进步电影工作意义上讲，那段时日还不算白费。”

王莹这一段“做电影明星的路”，确实是她最难走的一段路啊！

作为一个话剧名演员，演得正红之时，突然转入银幕，不少人都为之惋惜，还有冷眼相看的人，有几分幸灾乐祸地说：“嘻嘻，等着瞧吧；不出一年，白牡丹就会染成黑牡丹啦！”

最讨厌的，还是那些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杂志和小报，专登一些诋毁演员的小道消息，什么“某某演员的私生活”，什么“某某明星的大秘密”，

什么“某某女士的风流轶事”……演员明知自己横遭诬陷，却有口难辩，无处申冤。到祖界的所谓法院去告，一是没钱请律师，即使用巨款请到了律师，法院那些不公正的法律，又有哪一条是为演员申张正义的呢？只好任脏水往头上泼，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

电影圈盛行的“吃豆腐”之风，也令人头疼。有些人，专以说那些言不及义的笑话和俏皮话为能事。这俏皮话，上海话称作“吃豆腐”。这些吃豆腐的话，越会说，说得越尖刻，便越吃香，越显得精明；反之，如果只会说几句老实话，待人很守本分的，倒显得落伍和无趣，显得不随大流，而且，也成了“吃豆腐”的对象了。

王莹平时，一向不喜欢作无聊的闲谈，更不喜欢跟人一起“吃豆腐”。她在进电影圈之前，洪深特意找她，跟她进行了一次长谈。洪先生根据自己在电影界处世的经验，告诫她说：

“你一向洁身自好，这是美德！你一定要保持这种出污泥不染的品格。电影圈里，人与人的关系很复杂，见面热络打哈哈，背后议论说冷话，你推我挤，尔虞我诈，说不清的是非，数不尽的长短。你千万注意，可别被人家拉进这圈圈里去。你记住，别人骂张三是混蛋，你在旁边，不要吭声，也不要表示不赞成。他再骂下去，骂得多了，又要你表态，你不能不吭声了，你可以照他骂的话，骂一两声，记住，不可以多加一个字；不然的话，骂张三的人会跑到张三面前把所有他骂过的话，统统记在你的帐上，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洪先生这一番活对王莹进入电影界，是很有教益的。她暗暗为自己立下了两条戒律：一，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戏。决不于事业和身心修养无益的事；二，决不同流合污，不跟着“吃豆腐”，决不做言不及义的闲聊。

开始拍摄《女性的呐喊》时，是在天一影片公司，平时，除了拍戏之外，她从不到公司来，往往是闭门读书，除了跟自己信得过的朋友交往外，很少跟自己不了解的人来往，对那些“吃豆腐”的能手和好拨弄是非的人，总是保持距离，不亢不卑，偶尔相见，点头而过。对报刊记者，更是不见不谈。

进入电影界不久，有些小报就开始对王莹的处世态度作起文章来了。有的报纸以《明星脸孔！尼姑态度！》为题，讥讽她过着“尼姑生活”。《晨报漫画》特出了一期演员《She—tch》专号，画了一幅漫画，把王莹画成一个颈带佛珠，双手合十，光头修行的尼姑，她匍伏打坐，前面还放一个木鱼。画题则注道：人家说王莹要做尼姑了，再说下去，真是阿弥陀佛……王莹对这种嘲讽与诬蔑，只是淡淡一笑。在“人言可畏”面前，她是个强者！毫不为其所动，仍我行我素。一些富有正义感的读者，气愤不过，著文为王莹鸣不平。一个叫刘福的作者 在报刊上发表《人家说王莹做尼姑》的文章，批驳了对王莹的攻击：

“她不惯视习处这环境的污浊，这种骄傲，我以为是她的情操的美。体会到王莹几年来生活的经历，自舞台到银幕，凡稍微接触到她真实生活的人，都可以理解到她内心自尊自爱的生性的。她认识许多人，尤其是许多的文人。许多人都给她不同影响，要她委蛇的一视同仁的出以友谊的交际，在她的生性上，不可能。但同时，几年来的生活的经验，使她学习了一点世故。所以，即使是不愿意的人和事，也就故意矜持，隐藏了自己的天真。这是一种人生

的防御。

.....

像王莹今天的‘尼姑’生活，绝不是消极的‘出世’；反之正是积极的‘在世’的态度。她要使她更有力的做一个‘在世的人！’

这位作者的评论，是中肯的，对王莹的处世态度的分析，可谓“知音”之评。

王莹第一次走进女演员化妆室，里面的乌烟瘴气就使她十分反感。原来，当时的电影公司拍片，大多在深夜。演员往往在下午五、六点钟，就到化妆室里，化好妆，有时要等几个小时。这么长的等候时间，是令人难捱的，对着化妆室那四面硬板壁，那白亮亮的电灯光，那冷冰冰的方桌和木椅，那化妆台上乱七八糟的杯盘和烟盒，那四壁墙边放着的破旧铁床，那床上脏乎乎的被褥.....没有一样东西是让人感的舒服的。最刺激人的，是每张床上都歪歪扭扭地躺着已化完妆的女演员，对着豆大的鸦片烟灯，吞云吐雾，贪吸不止.....

王莹一见这情景，耳边又响起了洪深对她的忠告：

“在化妆室里，鸦片铺你不能靠；你不吃鸦片的时候，吃的人又热心又慷慨，烧好烟，把烟枪送到你嘴上来，请你抽两口解解闷，等到你真的吃上了瘾，你想沾他一点烟膏，那也不行！一抽鸦片，成了瘾，那就毁了你啦！”

看着眼前腮帮子一鼓一瘪地猛吸不止的演员，回想洪先生的忠告，王莹不禁打了个冷战。她怀着一种如履薄冰的心情，在化妆室的一个空板凳上，努力集中注意力，开始小心翼翼地化妆。

“吱—吱—吱”那吸烟的声音十分刺耳，王莹感到这声音真是世界上最难听的声音，象锯齿拉在她心上一样难受。那扑鼻的烟味，令人恶心，浑身一阵阵起鸡皮疙瘩。这四周吸鸦片的景象，使她不禁又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被卖到薛家当童养媳的悲惨遭遇。薛家外祖母，公婆吸鸦片时，那困乏不堪的身体，挨过多少回烟枪扎呀！受过多少次打骂呀！以致于后来一听到那“吱—吱—吱—”的吸烟声，闻到那难闻的大烟味，心里就会颤抖起来。

最使王莹痛心的是，她听说不少演员，因斗不过恶势力，就以吸鸦片来麻醉自己，结果葬送了美好的艺术青春。那位善演乡女和小家碧玉的夏佩珍，是多么有才气，多么善良的一位女演员啊！就因为染上了烟瘾，变得瘦弱不堪，她的事业、前途，甚至婚姻，都被葬送了！还有那位以演老妇人著称的宣景琳，那位善演交际花类型角色的严月嫔，她们在银幕上，都是颇有成就，并有前途的优秀演员，可惜都染上了烟瘾，犯起烟瘾来，那样子多让人可怜啊！

王莹用同情的目光扫视了正在吸上瘾的几个姐妹，不禁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对这些沉沦在鸦片毒雾中的姐妹们，她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化妆室的两个女工走到王莹身旁，笑着问：“王小姐，阿要摆烟灯靠靠？”

王莹连连摇头说：“不、不！我不要！”

女工的笑容一下子收了起来，悻悻地走开了。

“王小姐，来吸一口吧！老等着，怪无聊的，抽一口，提提神，一个刚过烟瘾的女演员，把烟枪递了过来，让王莹吸。

“不！不！”王莹象遇到毒蛇一般，从椅子上站起来，连连摇着头，后退着，拒绝了。

“咳！你新来乍到，不知道这化妆室里的习惯。这里的导演、演员、化

妆师、摄影师、有烟瘾的人可多哩！大家都习惯啦！”说着，那演员又拨了拨烟灯，把烟枪伸到王莹跟前，“吸一口吧，很快你也会习惯的。”

“不！不！不！”王莹又摇头，又摆手，退到了门口，“我一闻那烟味，就恶心得慌，我不能吸这东西！”

就这样，王莹在鸦片烟雾的包围中，在许多“大烟鬼”的纠缠中，昂然地冲过去了！进而，她又找了《烟毒一百例》的小册子，给吸鸦片烟的姐妹们，苦口婆心地劝她们猛省，切勿麻木不仁，自暴自弃。有的演员听了王莹的劝告，幡然醒悟，戒掉了吸烟的恶习。

拍电影王莹还是外行。虽然她那纯熟的话剧表演技艺对她刻画银幕上的人物形象，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从舞台到银幕，毕竟是差异很大，王莹开始试镜头时，导演不满意，她自己更不满意。从化妆到表演，从表情到台词，她不是按电影蒙太奇的要求来拍戏，而是照搬话剧那一套，把电影“话剧化”了。化妆师很少照面，也不予指点；有的同行，虽然懂行，却袖手旁观，看她出丑，那冷眼旁观的神情，好象在说：“身为主角，连化妆还不会，配当吗？”王莹虽不耻下问，常常是问十句，人家也不答一句，甚至给她一个不冷不热的钉子碰。拍了几场戏之后，夏衍来到摄影棚看她试镜头的情况，他仔细看了看王莹的化妆，对她说：

“你的油彩擦得太厚了。电影化妆跟舞台上化妆是不同的。你拿镜子照一照看。擦得过厚，放镜头时，脸就变成平脸，很难看。”

象这样具体的指点，对王莹是多么宝贵的帮助啊！

王莹边拍摄，边摸索，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在摄影棚工作几天之后，她深有体会地说：

“单只说演员罢，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天才、学识和经验，需要有一个电影演员所必须有的常识。我，真贫乏得可怜，连化妆的常识都没有，每一个‘近写’都把脸弄得和墙壁那么浮肿，在摄影场内工作了几天后，我感到了自己的空虚，……明知道自己不能胜利，还要每天进行下去，这种苦痛和悲哀，只有把艺术看为整个信仰的人才能理解。”

王莹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决心努力去奋斗。她甘当小学生，找阿英、洪深、胡蝶等人去请教。拍戏回来，就捧着各种关于电影的书籍硬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她逐渐适应了在水银灯光下的表演特点。

尽管电影艺术的大门，终于被王莹闯开了，但是，她面前的道路还是布满了荆棘。

## 第十章“王莹型”

“残酷的现实毕竟把许多头脑清晰的人们从银幕的甜梦中惊醒了。东北的强寇的铁蹄，淞沪的军舰和大炮，川黔的内战，长江的水灾，西北的人吃人的悲惨，农村的悲吼，小有产者的破落，以及一切地下层的动摇：电影制作者不能长此在摄影场中酿造甘美的醇酒了。”三十年代初，电影公司老板所经营的国产片，观众日趋减少，私人电影业濒临于苟延残喘的境地，为了招引观众，一些电影公司老板拍摄了大量渲染神怪色情，传播封建迷信的反动影片；也有少数电影公司老板想另辟蹊径，朝着进步方面转化，甚至不得不冒“赤化”的危险，寻求左翼文艺家的支持。

王莹拍的处女片《女性的呐喊》，是沈西苓同志根据夏衍的《包身工》改编的，它以包身工的悲惨生活为题材，第一次在中国银幕上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王莹主演包身工叶莲。影片描写被军阀战火烧毁了家园的少女叶莲，与妹妹一起被骗到上海。当了包身工，在罐装厂受尽了凌辱折磨。当妹妹被杀死后，自己也险些被坏人糟蹋，为了反抗和报仇，她抛弃了“个人反抗的路”，“健实地起来再奋斗”，呐喊着“自力”、“解放”的口号，投身于民众斗争的洪流。

这部影片是在天一影片公司开拍的。公司老板邵醉翁当时正在导演他夫人陈玉敏主演的《雨过天晴》，影棚的一切设施，都先尽着他们用，沈西苓和王莹他们，只能等着人家空闲时，才能抽空甩一下影棚。导演和演员常坐冷板凳碰硬钉子，受窝囊气。为了拍片，沈西苓和王莹他们只好忍气吞声。经过多方努力，好不容易拍了两本，邵老板又背弃合同，背着导演，偷映片子。嗣后，又多方刁难，只给副片，不给正片，真是欺人太甚。沈西苓和王莹他们实在忍无可忍，愤然退出了天一影片公司。

开拍受挫，并没有使王莹灰心。在夏衍、阿英、阳翰笙、洪深的推荐下，沈西苓和王莹很快转入了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继续拍《女性的呐喊》。

明星公司，是上海最大的公司之一，它历史较久，设备较好，导演和男女演员比较多。王莹作为一个职业演员，在这里签订了两年的合同。

开拍之前，洪深为了给王莹开开路子，使她能在明星立住脚，在自己家里备了一桌酒席，请来了当时大名鼎鼎的明星胡蝶，与王莹共餐。身患重病的洪夫人和洪深的女儿洪龄，都热情招待客人。席间，洪深指着王莹对胡蝶说：

“胡小姐，记得你当初在我主持的电影训练班学习时，就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结业后，不负众望，在影坛上一举成名，为咱国产品增了光。现在，我在暨南大学的学生王莹刚刚走向银幕，她在学校也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我对她也抱有很高的希望。我希望你二人成为银幕姐妹。胡小姐可以说是王小姐的师姐，请依今后对王莹多多帮忙，多多照应。”

胡蝶虽被誉为“电影皇后”，但为人仍很谦和，性格深沉、机警、爽快。她和蔼地笑着对洪深和王莹说：

“久闻王小姐在剧坛上的芳名，王小姐又上过大学，听说还常写诗文，相信定会有远大前途。今后，有幸跟王小姐一起共事，我们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王莹对胡蝶是很敬佩的，对她主演的《歌女红牡丹》、《啼笑姻缘》等影片，她已看过多遍，对她精湛的表演艺术十分羡慕。她对胡蝶诚恳地说：

“在电影艺术上,我还是个小学生,请胡小姐今后多多关照,多多指教!”

洪深的家宴,使王莹深为感动。在拍摄《女性的呐喊》期间,她遇到多少难题呀。导演沈西苓是自己艺术剧社的战友,待人和气,有“好好先生”之名,但他也是第一次编导影片,没有经验,帮不上多少王莹的忙。在拍片中,王莹越想把戏做好,越卖力气,拍出来片子,不是越不来劲,就是过火。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互相背离。当经过官方的删剪的影片公映时,受到了一些电影评论者的批评,那些冷眼相看的人也趁机鼓噪起来,讽刺挖苦之语不绝于耳。有一次,王莹看完了试片,听着观众中一些人在叹息,一些人在讥讽,她痛苦万分,眼泪直往外涌,心里默默地反复念叨着,我不能飞跃得比友人们的希望更高,却比预料的失败还低!她低着头,一个人沿着冷落的街往回走,漆黑的夜空,布满乌云,没有一颗星星,她感到,心暗淡得比黑夜还要凄凉,在心底,好象东方是永远不会升起那美丽的晨曦了!

王莹一度陷入了绝望之中。她在一九三三年《光华日报》发表的《自我批判》一文中这样记述了她当时的情形:

“在那些日子里,我陷落在阴暗的恐惧中,我没有勇气见太阳,没有勇气见一切有生气的物体,我把自己锁闭在狭小的巢里,一个人躺在床上,睁大了眼睛,从黑夜探索着清晨,愈是想避免那可怕恶魔般的阴影,愈是会被阴影吞噬,我惊惶地闭上了眼睛,似乎听见了那种残酷无情的嘲笑。

我深深感到了这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的惨败,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一种耻辱的重负,这压着灵魂深处的过重的重负,使

我窒息着不能呼吸。(站)在艺术的立场,和愧对那些期望着的友谊的心的方面,我不能宽有我自己。”

在王莹有些绝望的日子里,洪深、夏衍、应卫云等人,都给了她巨大的鼓励。洪先生买了一大包水果,到宿舍来看望她。她流着眼,象做了错事而又受了委屈的小学生一样地抽泣着。洪先生鼓励她说:

“你觉得痛苦,那很好。可是,你不要忘记那更重要的事情,便是失败后的更一步的努力。常言道:失败乃成功之母嘛。”

应卫云和夏衍等人也专程来看望她。应卫云说。

“一次的失败,不是一生的失败。你不应该沉默,应该忍着更大的艰苦去奋斗!”

夏衍特意拿来一些左翼电影评论家写的充分肯定《女性的呐喊》成绩的评论文章给她看,鼓励她在困难的情况下,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奋斗下去。他语重心长地说:

“《女性的呐喊》,成绩是主要的,它思想新,题材新,人物新,反映了包身工在深重压榨下的挣扎与希望,屈辱和斗争。你塑造的叶莲形象,是第一个包身女工的形象,据我对包身工的了解,叶莲的形象是真实可信的,特别是你的表演,感情真挚,爱憎鲜明,是很感人的,表现了中国穷苦妇女要解放的英勇呐喊。叶莲这样有真实性的人物,比那些胡编乱造的故事和人物,不知好多少倍哩!再说,这部新影片放映之后,对那弥漫电影界的迷信神怪武侠色情的毒雾,也是一个冲破啊!”

事实上,作为处女作的《女性的呐喊》,确实不象王莹自认为的那样是一次“惨败。”夏衍的评价是恰当的,代表了左翼电影评论界的正确意见。对于一个在剧坛已享盛誉的“女星之英杰”来说,一次初拍的失败,给她的打击,当然会更显得沉重。但是,灰心丧气,这与王莹的性格是不相容的,

她很快又振作起来。

“是的，只有奋斗的人才能生存。……我下一个恳切的请求是：我愿望着你们挥着严厉的鞭子，一点不容情地鞭策着我前进。

在生命艰苦的道路上，我应该鼓着勇气走上去，走上去！”

王莹在总结了拍第一部影片的经验、教训之后，“鼓着勇气”，又开始拍《铁板红泪录》。

影片以四川农村为背景，描写农民在旧社会，受地主恶霸摧残、压榨的悲惨生活，最后农民终于受不了“铁板租”的压迫，奋起反抗的故事。

地主恶霸，组织乡团，镇压“棒客”，强迫农民交纳“枪捐”。贫苦农民女儿小珠的父亲因交不上“铁板租”，被“孙团总”打昏，她被抢到“团总家”，小珠的心上人周老七也被逼走了。长工二蛮子很喜欢小珠，但小珠却死不相从。孙团总趁机要霸占小珠。小珠在孙团总姨太太的帮助下，侥幸逃走，在被追赶中，小珠跳崖致伤。在“铁板租”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群众起来反抗。在搏斗中，小珠被孙团总打死，二蛮子这时觉悟到自己不该为孙团总卖命，认清孙团总是自己的敌人，他把对准农民的枪口转而对准孙团总。在混战中，他与孙团总同归于尽。

王莹对这个剧本反抗封建恶霸势力的主题很喜欢。导演洪深、陈凝秋等演员大都是王莹合作过的话剧同行，大家都称这次拍片是一次“话剧人员大合串”。拍摄组在洪导演的组织下，是一个团结、欢乐的集体，拍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有一次，洪深率领王莹等演员，到离杭州不远的富春江畔去拍外景，他们头顶烈日，坐船到桐庐。刚一下船，洪先生就领着摄影师和演员去找外景。他戴着宽边大草帽和黑色墨镜，颈上系着一条白毛巾，手持登山手杖，在群山丛莽中终于找到了一处满意的外景，洪先生不禁开心地哈哈大笑，那琅琅笑声，在山谷中回旋飘荡。王莹他们也都很高兴。正要开拍时，突然联系住房的人来报：

“刚才我们要租楼上那间大房，帐房回话说有人先订下了；现在，来了两个洋人，帐房马上就将那间大房租给了他们，真是岂有此理？”

洪深一听，愤然起身，大声说：

“我去！”

他手里挥着登山杖，大步流星，来到帐房前，理直气壮地说：“洋鬼子出钱租房子，我们也出钱租房子，凡事有个先来后到，你不和给我们，没关系；洋人来了，你却租给洋人，那我们现在就非租那间大房子不可！”

王莹他们也都斥责帐房“崇洋媚外”，帐房自知理亏，只好又将那间大房间租给了洪深他们。

说也凑巧，他们第二天在一个农村拍外景时，两个年近七旬的老农，出于好奇心，硬要在现场看王莹他们拍摄，使原来计划好的镜头无法拍摄，有的演员对两个老人很不耐烦，洪深却劝阻他们不要发火，他很有礼貌地跟两个老头点头告别，带着摄制组另找外景去了。一个演员说：

“我们连洋人都不让步，还怕两个老头？”洪深若有所思地说：“对于忠厚诚实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责怪他们，我们只能让步啊！”

王莹从洪深前后两件事中，深受教育，深感洪先生是自己为人、为艺的师表。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王莹都努力做到精益求精，她不怕苦，不怕累。有

一次，拍小珠跳悬崖一幕时，王莹在山崖上受了伤，鲜血和汗水混流在一起，浸湿了厚厚的夹衣。洪深心疼得直替她叫痛，要她立刻下山去包扎、休息。可王莹却擦干了血迹，对洪先生说：

“没关系，只要拍好了这一幕，受点伤流点血又算得了什么呢？”

有一次，演到小珠被恶霸孙团长鞭打致死一场时，摄影师刚拍完了她装死的镜头，洪深已表示满意，但王莹却感到还没演出自己满意的水平来，又一想导演已经通过了，再直接要求重拍，洪先生八成会不同意。于是，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装出着急的样子，上前问洪深：

“洪先生，人死了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呀？”

洪深说：“闭着眼呗！”

王莹故意吃惊而又发急地说：“唉呀，糟了；我刚才演装死镜头时，可是睁着眼的啊！”

洪深信以为真，只好又重拍了一次。事后，王莹笑着告诉洪深，第一次拍装死镜头时，她就是闭着眼的，为了请他重拍一次，使装死的镜头拍得更满意，才佯称睁眼的。大家一听，都笑得前仰后合。洪深却感到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反赞扬道：

“王莹作戏，这样精益求精，精神可嘉，但这样‘第二次装死’的哄人花招，可不许再耍啦！”

《铁板红泪录》公映了。影片轰动了整个影坛。上海的《晨报》、《大晚报》、《申报》、《时事新报》，天津的《庸报》、《益世报》，青岛的《时报》等各地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盛赞影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对王莹的表演也赞誉不绝。如青岛《时报》发表署名白蕙克的文章《由话剧到银幕上去——王莹女士〈铁板红泪录〉》中评论道：

“王莹小姐就是从话剧走向银幕的一位，她演话剧已有悠久的历史，现在已经成了中国话剧女演员杰出的人才。她是辛酉剧社、艺术剧社、联合剧社，及复旦剧社的社员，每当她演

的话剧演出之后，都获得很好的评论，因为她演的戏，不但是真实的情感流露，就是姿态、动作及其他的技巧，也是很成功的。尤其是她那天赋的珠喉，更帮助她在舞台上成名。……

在（《铁板红泪录》）这部戏中，王莹女士饰一个乡下小姑娘，以大学生来饰演乡下姑娘，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们的生活与经验相差太远了。可是，王小姐在这戏中却初试身手，已有很好的成绩。当你在银幕上看见她的时候，你绝看不出她曾是受过了都市熏陶的大学生。”

《铁板红泪录》的成功，使王莹一举成名，电影评论界都公认她是由话剧转入银幕进步最快的一颗新星。青岛《时报》刊登记者竹天写的《女明星王莹、徐来访问记》中，曾这样评述王莹的进步：

“南国剧社学生投身影界成绩杰出者首推艾霞、胡萍和王莹，她三个人的成功，尤以王莹最快。”

王莹在明星公司拍的第三部影片是《同仇》。《同仇》的编剧是夏衍，导演是程步高。《同仇》是以团结抗日为主题，写一个村镇铁路管栅人殷桂生的女儿殷小芬，因父母救护受伤青年军官李志超，两个人发生了爱情。小芬不听父亲忠告，与李志超背父相偕私逃。谁知李志超升了官后，喜新厌旧，和舞场相识的交际花赵曼琳相爱，遗弃了怀孕的小芬。小芬极为悲愤，她怀抱婴儿，回到老家。不想家屋已为他人所有，父亲卧病一个破庙里，已奄奄

一息。父女相见，父亲连最后一句话也说不出，便逝去了。悔恨、悲痛、羞愧之情交织心中。这时，忽听车站传来欢送军队上前线杀敌的口号声，听到欢送“李志超团长”的喊叫声。她满怀怒火，拾起父亲遗留下来的一把锈刀，藏入怀中，抱起婴儿，奔到车站，想杀死李志超，以报私仇。但她挤到跟前时，听李志超说：“同胞们，这是我们最后见面了，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土，我和弟兄们没有想再回来……”群众热烈地喊着欢送口号。小芬受了感动，想到民族敌人的罪行，她手中的锈刀慢慢地落到地上，不由得举起手来，笑着欢送李志超上前线杀敌。

程步高是明星公司有名的导演，而陈凝秋又是与王莹多次合作的优秀演员，三个人的合作，真可谓是珠联璧合。王莹主演殷小芬，她以真实、细腻、朴实的艺术风格，塑造了一个多情、单纯、勇敢、朴实的爱国妇女的形象。电影评论界对王莹的表演，溢美之词颇多。电影评论家包时评在《民报》发表的长篇评论《同仇》的文章中，他列举了影片中较为精彩的十四个镜头，而其中有九个镜头都是王莹的戏，作者用“表情极佳”、“表情逼真”、“逼真而自然”、“很动人”等词语，赞誉王莹表演的艺术魅力。

王莹主演的三部影片，以主题新、题材新和人物新，引起了电影界的关注，论述她为人为艺的文章也与日俱增。人们评论说：“过去的女明星是杨耐梅型；现在的明星是胡蝶型，也许将来会有王莹型的。”《大晚报》登载了谢钊的《论玉莹型》一文中这样评论：

“过去，电影观众将电影明星看作一种不很名誉的人物，不客气一点，他们将女明星看做一种使他们喜欢和愉快的玩具，所以这时期他们对于女明星的要求只是美丽、风骚、浪漫，至于其他，一概不问。后来，时事进步，观众水准提高，他们不仅要求好看，尚且要求女明星能够作戏，换句话说，除出美丽的姿容之外，他们还要有表演上的天才，于是，胡蝶、阮玲玉应运而生，支配了广大的观众。但是，时代还是不断地在那儿变迁的，两年以来，电影界有了一次很大的转变，在这素来不为知识阶级所注意的园地，偶然地来了许多拓荒和播种的农夫，因此，中国电影的观众渐次由享乐的人们扩大到中产市民、学生，和比较上层的知识阶层。当然，因为双众的成份起了变化，观众对女演员的需求也就事转换。现在的观众，不但要求演员能够演戏，同时还对演员有了一种更大的期待。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明星，要有现代性的姿容、健全的身体、明朗的性格，能够理解文学和戏剧的素养和聪明，以及可以使观众感到亲密的品行上的节制。在这一时期获得观众拥护的明星，男的是全无，女的也许就是斐儿先生所期待着的王莹。

王莹，她是中国电影“向左转”的路标，是揭开电影史上的崭新一页的路标。王莹一生拍片并不多，时间也不长，但是，她主演的的每一部影片，都反映她那个时代的风貌，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 第十一章“洁白的影星”

树大招风。王莹在电影界一天天红起来，许多影迷，越来越为她的银幕形象所倾倒，这其中，也自然招来一些小报记者，他们跟踪着她的足迹，抓住她的只言片语，大作文章；对此，王莹历来很自信，“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对小报上的无聊文章，她总是蔑视它，依然堂堂正正地走自己的路。

最让王莹棘手的，是一些文人、朋友对她由爱慕而发生的“追求”。那时，王莹把艺术视若自己的生命，她全身心地探索着戏剧和电影的奥妙，她一心只想学习，深造。爱情的大门，她一直是紧锁着的。但是，当时追求她的人，却大有人在，许多人都把她看作才貌双全的理想伴侣，千方百计地想敲开她的爱情之门。复旦的学友李某向王莹倾诉了自己的衷肠，并约王莹同他一同到南洋去享受荣华富贵，她拒绝了。她说：“我的根在中国，我要在祖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我要在这里学习戏剧和文学，今后用它为民众服务。”作家叶某，是个名气很大的言情小说家，他对王莹的印象极好，向她表示了自己的爱慕之情。王莹也很礼貌地回绝了。热心的谢冰莹曾将自己的亲戚谢某介绍给王莹，并多次游说，多方撮合，谢某也投王莹所好，买了一包书相赠，王莹也断然地谢绝了。为此，谢冰莹和王莹还闹了一场小小风波，连谢冰莹和顾凤城的结婚典礼，左联的朋友几乎都去祝贺了，王莹却赌气没去。一直到婚后，王莹才同向思赓一起，到谢冰莹和顾凤城婚后的霞飞路芳33号去登门拜访，碰巧遇上了南社诗人喆梅（梅姑娘）和曾任孙中山秘书的林庚伯。经过这次欢聚，王、谢间的那场风波才算平息，姐妹二人重归于好。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古来如此。爱，是人的权力，由爱慕而追求，由不爱而拒绝，这本来是常事，也无损于任何一方。王莹虽然没有和上面几位成为情侣，却依然是朋友相待。最恼人的，是有些人，在追求被拒之后，就反目成仇，耿耿于怀，甚至如那个偷架上的葡萄，因没够着而骂葡萄酸的狐狸一样，由一味地唱颂歌突然变成了辱骂，向王莹投去暗箭。

有一次，她在济南车站，遇到一个名叫张世吾的记者，记者立刻被她的魅力所吸引，问了一个接一个问题，溢美之词颇多。而王莹却总是回答“不敢当。我近来才学着写作，我的作品也不好。”当记者又赞美她拍的影片时，她又说：“自己的成绩都不好。”记者对王莹的谦虚态度十分感动，他赞美道：

“在她简单的言谈中，可以看出她对电影事业的兴趣和对于文艺上的努力，都是抱着很大的毅力。并且她是个很和蔼的姑娘，她没有骄傲的态度，也没有一般女星的恶习气！”

在明星公司期间，最使王莹为难的是老板约她应酬达官贵人的差使。明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老板请客，明星作陪”。老板为了给自己找靠山，壮门面，常常请一些国民党政府的要员来公司参加盛大的舞会和丰盛的宴会。每次都照例要全体明星作陪，并强行要明星为客斟酒和伴客跳舞。老板还要求明星们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穿戴也要越艳丽越好。有的明星，把这种宴会、舞会视为难逢的攀龙附凤的良机，在宴会上，舞会上，卖弄风情，阿谀奉承，讨得老板和客人的欢心。

这种交际应酬的事，随着王莹的声誉越来越高，变得每次都非约她参加不可的“应尽义务”，她躲了初一，却躲不过十五。有一次，一个国民党的显要，从南京来上海视察。老板在跑马厅附近一家大夜总会举行了一次舞会，

为显要“接风洗尘”。通知全公司所有明星，都必须出席作陪。老板怕王莹又借故躲避，单独给她下了一个通知单：“务必准时到会陪客。”王莹看了一眼通知单，然后就搓成了纸球儿，扔进垃圾箱去了。她早早地吃了晚饭，就到一个同学家，躲了四、五个小时，一直捱到深夜十点多钟，才往自己的住处走来。她想舞会该停了吧。

王莹刚一走近自己的门口，突然，一辆停在门前的小汽车的两个前灯打亮了，那强烈的亮光刺得她睁不开眼，她想躲已来不及了，只听那司机喜出望外地大声说：

“啊呀呀，王小姐，您可回来啦！等得我好苦啊！老板生气了！南京那官老爷点名非要见您不可！老板吩咐，就是等到明天天亮，也要接您赴会哩。”司机说着，就打开车门，“快，请您快上车吧。老板发起火来，可不得了啊！”

这回看来是非去不可了。王莹突然想出了一个对抗的办法，胸有成竹地对司机说：“请等一下，我去换一身衣服。”她说着，走上楼去，司机见她那小屋灯亮了，影子晃了几下。王莹换了一件粗布蓝旗袍，上了车，小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向跑马厅旁边的夜总会驶去。

舞会已开了三个多小时了。那个国民党要员正在兴头上，老板又在一旁阿谀奉承，几个明星在要员身边又媚态百出，使这个要员忘乎所以，越跳越来劲，大言不惭地提出“今晚非要和贵公司的所有女明星都作一次舞伴。”他得知唯有大名鼎鼎的王莹没来时，有几分扫兴，叫老板一定要接来，他非要见见这个敢于待慢他的王莹不可。

老板对王莹没按通知来参加舞会，心里也很窝火，生怕这次精心安排的向要员献媚的良机让王莹给砸了，他陪坐在要员身边，心里惶惶不安，如坐针毡，命令司机一定要把王莹接来。明星们也都有点紧张，不时往门口望去，希望看到王莹的身影。几个和王莹要好的演员暗中为王莹捏了一把汗。

“嘀—嘀—”汽车喇叭在门前叫着，人们的眼光一下子都投向门口。只见王莹姗姗走了进来，她向那灯光炫目、乐声震耳的舞池冷漠地瞥了一眼，那微挑的秀眉，微漾的笑意、微显的酒窝，微抿的粉唇，都流露出一种鄙夷的神情。然后，从容地走到舞池边的一个大长桌跟前，和围坐在长桌周围的众明星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就静静地坐在一个空位子上。

那如热锅上蚂蚁一般慌乱的老板，见王莹终于来了，不禁吁了口气，站起来，举手要招呼王莹先过来和要员相见，不想王莹竟穿了一件粗布蓝旗袍，也没有任何修饰打扮。他举起打招呼的手又停住不动了。他溜了南京要员一眼，见他面有愠色，心又绷紧了。但见王莹端坐桌旁，目不斜视，对要员和他这个老板，竟连看也不看一眼。老板恨得直咬牙。在他看来，王莹那身蓝旗袍，又是粗布做的，怎能登这大雅之堂！这不是存心给他这个堂堂老板丢人现眼吗？那个明亮灯光照射下的蓝旗袍，反射出蓝色的光芒，象一根根的芒针，刺得他浑身不舒服，只好心里暗暗决定：今后再有招待贵宾的宴会或者舞会，再也不要王莹参加了！

那个舞兴正浓，正想跟王莹跳舞的显要，听说王莹终于被接来了，不禁喜上眉梢，一见王莹竟然穿着一身粗布蓝旗袍来到舞场，不觉心里一冷，大为扫兴。他身为南京要员，穿着笔挺的西服，怎能和一个身穿粗布蓝旗袍的女子跳舞呢？对王莹这么美貌的明星，不修边幅，不化妆打扮，他遗憾得直摇头。进而，他也悟出了王莹如此装束，分明是对他这个“显要”的一种无声的抵制和反抗，但在这种场合下，不好大发雷霆，他只好往肚里咽唾沫，

压灭心头的火气，摆出一副官架子佯作不知。

围坐长桌的众明星，一个个浓胭重彩，珠光宝气，穿戴得一个比一个华丽。相比之下，王莹那白里透红的秀脸，那合身的蓝旗袍，显得格外朴素、自然、俊美、端庄。众明星的眼光，都不敢和王莹的眼光相碰；只有那几个跟王莹要好的明星，用吃惊的、怨艾的、不安的眼光看了她几眼。唯有艾霞，摆出无所谓的样子，特意过来找好友王莹说了两句话。王莹默默地坐着，不亢不卑，落落大方。

这出“蓝服赴舞会”的“哑剧”，不胫而走，传遍了影剧界。

跳舞，是一般演员都喜爱的。王莹很少参加。有一次，为了扮演角色的需要，她才不得已去了跳舞场，当她看到在昏暗的灯光下，那些大腹便便，衣冠楚楚的男人们，把脸紧贴在打扮得异常妖艳的女演员脸上时，她直打冷噤。她偏着头皮，只跳了两回，就急着回家了。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时事新报·新上海》，刊登了但丁写的《舞罢归来，王莹小姐以泪洗面》的文章文中对王莹纯真无邪的品质，备加赞赏：

“王莹小姐，她本是一个大学生，有思想，有头脑，……她入电影界，她是不惯于明星们的浪漫生活，然而，她也为了研究艺术而进入跳舞场。

当地看着幻影的灯光之下那一张一张的舞女的妖艳的面孔她发抖，她冷噤，叫着：‘真难看！’当地在舞着，她迷惑。当地回到家里，她哭了！

‘那种令人堕落的场所，为什么他们非要去呢？’她哭着，泪珠儿从眼眶里滴了下来。”

王莹自己不去跳舞场，对自己的朋友，她也曾苦苦相劝，不让自己的朋友在舞场的迷雾中倒下去。她对好友艾霞，就劝过不止一次啊！当她听到艾霞自杀的消息，她悔恨遗憾的是，没有和艾霞说上最后的一句话。

艾霞是王莹在影坛最好的女友之一，两个人同时由戏剧界转入电影界，很谈得来，友情甚笃。王莹对艾霞的身世很了解。别看艾霞比王莹大两岁，但是，她却一直把王莹看作是自己的姐姐，有什么知心话，都乐意跟她说。王莹很喜欢艾霞的大胆、热情，很同情她在个人生活上的不幸遭遇。王莹知道，艾霞早在上中学时，就有一个姓吕的和一个人姓章的同时向她求婚。她选中了姓吕的。初恋的欢乐，使她陶醉。谁知，这爱情的蓓蕾，很快被封建婚姻制度的寒流摧残了！姓吕的竟屈于封建枷锁，和另一女子结了婚。艾霞在极度悲愤之中，竟挥剪剪掉秀发，立誓不再成婚。但是，那姓章的青年却依然爱恋着她，求爱的温情，终于融化了她心中的冰块，她和章同居了。但是，她那每月二、三十元的微薄收入，哪能供两个人的生活之需呢？很快，又被迫分开了，她从天一公司转入明星公司后，艺术才华初露，《春蚕》、《脂粉市场》等影片的成功，使她开始崭露头角。她又能写一手好文章，诗歌、小说、散文都能写，她的电影文学剧本《现代一女性》已投入拍摄。事业上的成功，本应使她舒心欢笑，但是爱情的悲剧却如毒蝎一样，蜇着她那颗被伤害的心。王莹深知，明星演员的浪漫生活，对她同样也是一个陷阱，她竭尽全力拉着她，与自己同行，但是艾霞却很任性，平时，心情好时，她极爱打扮，衣服、头发都很光艳，走路时，载歌载舞；说话时，风趣横生。但心情不好时，却变成了另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罐纸烟，抽个不停，脸黄黄的，头发乱蓬蓬的，有时，独自一人，在马路上绕圈子；有时，借酒烧愁，醉卧如泥。清醒时，也向往革命和进步；糊涂时，却陷入爱情至上的泥坑不能自拔。整天整夜地和情侣一起，在跳舞场、咖啡馆里消磨时光。当王莹听说她

正在跟一个姓林的有妇之夫谈恋爱时，几次找她长谈，希望她能追求纯洁、真挚的爱情，她却听不进去，执拗地说：“恋爱的滋味是辣的，不是甜的。我不相信什么纯洁的爱，神圣的爱。林先生已答应我，他要和原来的妻子离婚，跟我结婚，并保证只爱我一个人！我相信他！”她依然执迷不悟，完全沉醉在婚前的美梦之中，当她亲眼看到那个玩弄女性的姓林的流氓，在跟她信誓旦旦地表示结婚的同时，却又暗中跟另一个女子相爱，她像掉进了冰窟窿，从里到外，都冷透了，她痛心疾首地对王莹说：“我最爱的人，便是最欺骗我的人啊！”在绝望中，她又给那位姓章的先夫写信，章因外出回信稍迟，艾霞绝望中唯一的一根救命绳索，在她看来也断了！她失去了生的勇气，写下了遗书：“今天又给我一个教训，到处是欺骗，现在我抛弃一切，报恩我的良心。”她第一次自杀没有成，第二次又吞服了大量鸦片，就这样，一颗明星陨落了！

腊月二十九日那天，王莹正在公司摄影棚里拍摄《同仇》，晚上七、八点钟才拍完戏，在化妆室卸妆时，艾霞来找她，约王莹找个地方去说说话。王莹因别人约会在先，不能如愿同艾霞谈心，她对艾霞说：“好的，等我拍好了戏再说吧！”艾霞当时神情沮丧，脸上没擦脂粉，很苍白，眼圈红红的，披头散发、衣服也没有修饰，她在化妆室桌旁站了一会儿，便悲痛地走了。若是别人，王莹会十分关注，对艾霞，王莹熟知这样子是她常有的情形。她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天夜里，艾霞竟自杀了！

大年初一的晚上，王莹在沪寓环龙路小楼上，正在看书，忽听楼下报童凄厉地喊叫着：“号外，号外，电影明星艾霞自杀！”凛冽的寒风把噩耗送进了小楼，王莹一下子惊呆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奔到楼下，买了一份晚报“号外”，双手颤抖着打开一看，“艾霞自杀！”的大黑字，映入眼帘，顿时，王莹感到如万箭穿心般疼痛，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她强撑着走向旁间，把“号外”又看了一遍，抽泣着：“艾霞啊，你有那么多的勇气做一般人所不敢做的事情，为什么偏偏没有勇气活下去呢？我，没有和你上说最后一句话，你怎么就这样地永别了！我，能说点什么？说点什么呢？”难言的哀痛，难遣的惆怅，使王莹的心，象冰块一样沉重和寒冷，冷得浑身直打颤。她怀着深切的悼念之情和无限的悲愤之情，写了一篇题为《没有和艾霞说最后一句话》的悼文，文中第一次提出了“黑暗的电影圈”的说法，对旧社会扼杀艾霞的罪行，进行了控诉和抨击。

艾霞的自杀，极大地震撼了王莹的心灵，在她的内心投下了一个抹不掉的暗影。她深深感到在这“黑暗的电影圈”里，不斗争，不冲破它，就会被它腐蚀掉，就会象艾霞那样的被吞噬掉。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王莹下定了决心，一定不屈不挠地跟各种腐朽势力斗下去，一定要冲破这“黑暗的电影圈”。她怀着满腔的怒火，写下了充满战斗激情的散文《冲破黑暗的电影圈》和《卸除了一件五色的外衣》。她在后一篇文章中对前一段电影艺术生活，作了严肃总结，并表示要站在生活的“尖端上”奋斗下去：

“把心常常放在针尖上过着日子，对于仅能迎合着别人的善和恶的欲求，才能获得了生存的自己，思考一年来在激流中喘息着的生命，虽然是怎样难于言说的痛苦的事；但在另一面呢，我却获得了一些可宝贵的东西，一些在大学里十年也不能获得的东西。

为生活吃苦，不必叫冤。是的，叫了又有什么用处呢？——不是应该洗炼得更坚强一点吗？生活是应该站在尖端上的，不能苟安地活着的时候，就应

该下最大决心，绝然以去，沉湎于‘现在’的人是痛苦的啊！”

## 第十二章东渡留学

一九三四年初春，王莹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她背着许多朋友和同事，订买了三月八日从上海去日本的轮船票。离期将近，她心里不禁翻腾起对祖国，对朋友们的依恋之情，她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埋头攻读日文。她想抓紧离沪前的几天，尽量多学会一些必要的生活词语，以便到日本后尽快度过生活会话这一关。

一天下午，向思赓来看她。他手里拿着一张《时事新报》，一见面，便兴冲冲地说：“你看，我写你的影评登出来啦！”他说着，打开报纸，指着报上《关于王莹》的文章和一张王莹的照片让王莹看。

王莹谦虚地说：“阿向，谢谢你的好意！我真不好意思哩，我才演了三部影片，刚刚入门，不值得你们大家来宣传我。”

向思赓爽朗地笑着说：“你真是太谦虚了。现在，观众很喜欢看你演的话剧和电影，《铁板红泪录》轰动了上海，许多报刊都称赞你。”

王莹听了向思赓的话，摇着头说：“不，阿向。跟许多影剧明星相比，我还差得远哪！再说，什么明星、英杰之类的桂冠，在我看来，不过都是‘虚名昙花现’罢了。我渴望去学习。”

作为王莹的挚友，向思赓确实为王莹在影剧界的成就和声誉感到高兴和自豪。他听了王莹“渴望去学习”的话，又见她的书桌上摊开着一本日语课本，颇惊诧地问：“你怎么学起日语来了？”

王莹去留学的事，她本想对朋友和同事都保密的。现在，阿向问她学日语的原因，感到不好向他说谎。略沉吟了一会儿，她拿起日语课本，微笑着说：

“我要去日本留学。”

向思赓十分震惊地睁大眼睛，反问道：“真的？”

王莹胸有成竹地说：“真的，船票都买好了，我怕惊动朋友们，给大家添麻烦，想到东京后再写信告诉你们。阿向，你知道留日的戏剧老前辈李叔同创办春柳社，为咱中国戏剧开辟新天地的事吧？我很敬慕李先生的功绩！还有，象田汉、夏衍、欧阳予倩、叶沉、许幸之这些留日的先生，他们的戏剧造诣有多深啊，跟他们比，我懂得真是太少了！我下了决心，踏着他们的足迹，东渡日本，去学习，去深造！”

向思赓被王莹的志向感动了，他点头赞许地说：

“好，我支持你去！可是，你自费，有钱吗？”

王莹说：“有几百元，是我前两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向思赓表示，他今后要多写些稿件，多得些稿费，支援她留学。

三月八日，在这王莹十九周岁的生日的早晨，她离开了上海的故居。临行前夕，她给《大晚报》写了一篇与朋友们告别的短文《卸除了一件五色的外衣》，她在文中深情地写道：

“……我悄然地别离了这熟圈子”，“挟了一颗奋然而且坚苦的决心，奔到那遥远的天涯去投陌生，临行，我要抖一抖衣襟，抖去了一身无由的爱憎。

艰苦的生活是能使人进步的，孤寂是可以使灵魂光明和惕醒的，在现实的境遇中，纵然自己的能力是多么的微小吧，但我信赖着多一分的努力，是必会多一分的收获的。”

王莹在和好友毛瑟谈起留学之事时，曾这样表白自己的“个性”“我有着一个孤傲的个性，以为仅仅是以作一个‘明星’来满足一般陌生人的好奇，是对自己的重大侮辱，我应该努力多做出一些成绩才对。”

在王莹看来，“电影明星”的桂冠，那是一种虚荣，如同“五色外衣”一样，她要“卸除”的；沉醉在“明星”的虚荣里，那是耻辱，为了求得真才实学，她宁可放弃“明星”的优厚生活待遇，宁肯去过那“艰苦”而“孤寂”的留学生活。

上海的汇山码头上，人声鼎沸，从上海到日本的轮船即将启航，旅客们正在和送行的亲人们告别，码头上洋溢着依依惜别的气氛。

一轮红日，跳出了东海，浩淼的海面上，金波荡漾，海燕在万顷波涛中奋飞着。王莹看着海景，心潮起伏。专程来送行的夏衍、阿英、袁牧之、陈波儿等朋友一一和王莹握手告别，他们叮咛着。王莹满眼噙着泪水，她感到有千言万语要和朋友们倾吐，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是深深地低着头。在登上轮船甲板时，她泪流满面，一面拭泪，一面向朋友们挥动白手帕，心里默默地说，再见吧，可爱的祖国！再见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一定要吃苦耐劳，获取更大的收获。

王莹东渡留学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上海影剧界，一时成了爆炸性的新闻。有的为她惋惜，认为象她这样“正走红运的明星”不应猝然离开影坛，哀叹她只是一颗“流星”罢了；有的为她惆怅，担心她东渡留学，得不偿失，甚至会被“东洋魔鬼所吞噬，断送了艺术青春”；也有的借机诬陷她，说她“逃出了黑暗的电影圈”，到日本去找“世外桃源”；更多的是向王莹表示依依惜别之情，在报刊上发表送别的诗文，一个署名吕公的作者，在王莹东渡的前一天，在上海《大晚报》上发表《送别王莹女士》的专文，深情地说：

“在数天难于撩开的乱心的离绪中，想起了舞台上失去了光芒，银幕上减少了生气，那使千万颗观众的心感到怅惘的王莹女士明日东渡。……”

当兹离别之俄顷，敷衍点缀之词，黯然伤神之意，或者寻觅一句稍微慰安一点的话，固都不足赠别于这位将有壮行于岛国的严肃灵魂于万一……”

这是多么真挚的情谊，王莹的出走，竟至于使“舞台失去了光芒，银幕上减少了生气”，竟至于使“千万颗观众的心感到怅惘”，这又是多么高的评价！吕公的这篇文章确实表达了“千万颗”观众心中对王莹的爱戴之情。无怪乎当时有不少观众纷纷赋诗送别她。如一个署名万秋的人在诗中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去吧，王莹，  
到那樱花灿烂的国度。  
只是我希望：  
你不要沉醉在异邦的泰平景象里，  
忘却了满地荆棘的祖国！  
戏剧的新天地，正在开垦，  
负着铁锹的姑娘哟，  
不要忘却了你的责任。

王莹的心，是和千万颗观众的心相通的，她深知党对她的期望，祖国人民对她的期望，她正是肩负着这种期望，踏上了日本国土。

三十年代的东京，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城市之一，也是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和左翼进步人士藏龙卧虎之地。王莹从登上岛国后，她就感到自己开始走上了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董必武、鲁迅、郭沫若、田汉、夏衍等前辈曾走过的路程，她暗暗地自囑着，王莹啊，你一定要沿着前辈开辟的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作一名无愧于前辈的中华儿女！

王莹在东京市长崎街东街租用了一间最低房租的公寓。为了练习口语，她和一个名叫草野芙沙子的日本姑娘合住在一起。王莹的文静、勤奋、谦虚的品德，很快引起了日本姑娘的好感，两个人合住还不到一个星期，就成了亲密的朋友。

王莹先入东亚补习学校学习日语，然后升入东京大学艺术系学习音乐、戏剧和文学。从王莹住的长崎公寓到补习学校，要倒三次车，用一个多小时，王莹从清晨到深夜，一直在匆匆忙忙的奔波中度过。她在给毛瑟的信中，这样记述她的留学生活：

“生活完全换了样了，整天地在忙里度着日子，早晨六点钟便要起来，六点四十分左右，便从寄宿处走到电车站，换乘三部电车，再走一刻钟，才能到达补习学校，要一小时的时间哩。下午十二点下课，赶着回来，忙着洗刷屋里、煮饭一些琐碎的事情。一有空闲便捧着抄本读，可宝贵的时间哟！晚间六点，又要赶着进另一个补习学校了，夜间十一点才能归来，整天地，忙着，忙着……”

这是一份多么紧张的时间表啊！当时，日本大街上最难的事莫过于坐车了，电车、汽车上拥挤得使人窒息。每次倒车，王莹都要拚着全身的气力才能挤上车去。在车上，几乎从来没有坐过座位，因为日本是个男尊女卑的国度，在车厢里，女的多半是不能抢座位的。王莹在摇摇摆摆的车厢里，常常要站立一个多小时之久。累得腰酸腿痛，她却强忍着，仍不住在脑子里默默地背诵着日语单词。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一回到宿舍，她立刻换上工作服，开始煮饭、炒菜、洗衣服、擦地板、抹桌子……真是忙不开交。有时，为了赶着去上课，来不及煮饭，一直饿到下午一点多钟，才花六分钱买个面包，用白开水一泡，匆匆吃完，就算午餐了。按王莹节衣缩食的开支计划，每个月的学费和生活费只有五十元，交了学费后，剩下那一点点钱，只能够勉强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她从不乱花一分钱。这种清贫的留学生活，在留日学生中，是十分少见的。王莹这种吃苦耐劳的品德，深得周围日本朋友的敬佩和赞誉。一位叫真杉静枝的日本姑娘，曾对中国记者盛赞王莹是“一位可爱的、勤劳的姑娘，是知识欲很强的少女。她在日本一面要做成为作家或女演员的修业，一面又抱着要到什么大学去听讲的意愿。又能写小说，又能现身银幕，这样（有志气的姑娘），在中国是罕见的，就在日本也可说是未之前闻的。”

王莹到日本不到一个月，就接到一位叫珊子的女友的来信，表示自己“愿望着在樱花的道上，和你在一块儿漫步。”王莹在回信中，委婉地提醒珊子，说她把到日本留学生活想得那么美好、舒适，不过是“中学时代的天真的爱娇”，是一种浪漫蒂克式的幻想。她向珊子如实地讲了自己又苦又累的留学生活，然后告诫道：“要来的话，真要具备着战斗和耐苦的决心哩。不然，很难住下去的，尤其是我们在都市里生活惯了的人。”

无论在日语补习学校，还是在艺术系，王莹都是最刻苦的学生。教育系的崎丰教授，是一位著名音乐家，他对王莹十分赏识，曾在全班学生面前几

次表扬王莹，说她是自己教过的千百个学生中的佼佼者，是很有前途的歌唱家。他要全班的日本学生向王莹学习，象她那样勤学好问，象她那样热爱音乐艺术。许多日本同学，对王莹十分敬慕，有些人主动找她，要求与她多来往；有些人则写信给她，要求和她交朋友。上海《电声周刊》借此大做文章，竟以《王莹在东京接到情书，每天二十余封……》为题，文中不怀好意地说“有许多日本的少爷公子、无聊文人写信给她”，还蛊惑人心地称一个名叫侨民的记者，“转辗相托、索得其中一封”“情书”，并将它“转载”在报上，画了一张漫画。实际上，王莹对这些信件都一一回绝，好多信她连看都不看一眼，当即原封退回去。这样拒绝的事，即使从这家报上登的那封“情书”的“原文”中也能得到证实，那封“情书”分明写着，写信人“屡丞仰求来访”，却屡遭拒绝，这个日本人抱怨王莹的心“是铁质”的，对他多次信件都“置之不理”，虽然“拒绝来访，理由正大，谁也不能说半句不是”。但他仍死乞白赖要求王莹给他“回信”。

在东京的星期天，日本有到郊外旅游的习惯。许多中国留日学生也都随日本同学一同去游玩。王莹却几乎从不去观赏风景。除课堂学习之外，她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用在观摩日本戏剧和电影上。每逢星期天，王莹往往是用半天时间到东京的一些丙等影院看电影。丙等影院，票价便宜，五毛钱可看三部影片。为买票，赶开演前入场，王莹那奔忙的身影，在东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着。看话剧，她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著名的日本进步话剧团体筑地小剧团和新筑地剧团的剧场。这里演出的每场话剧，王莹几乎都要看，象日本著名戏剧家小山内熏的名作《第一世界》、《儿子》，秋田雨雀的名剧《国境之夜》、《被埋葬的春天》、《骷髅的舞蹈》等。她看完了后还要找来剧本进行研究，从中吸取艺术营养。对日本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村山知义演出的剧目，她也要每剧必看，从中学习表演艺术技巧。

三十年代中期，我国许多左翼文艺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为了逃避反动当局的政治迫害，纷纷逃亡到日本列岛，他们先恢复了东京左联支盟，而后再成了东京左联支部，出版了《东流》、《杂文》、《诗歌》等刊物。

作为左翼戏剧先锋战士的王莹，早已被日本进步、革命的戏剧运动所吸引。她主动拜访日本左翼戏剧的旗手秋田雨雀、方土与志和村山知义等戏剧家，与他们交谈日本新剧运动的发展趋势，交流中日两国戏剧运动的经验、教训。有一次，她踏着满是银樱树影的石子小路，徒步到东京神庙附近专程访问秋田雨雀，不巧秋田不在家，王莹就从中午一直等到晚上，才见到了秋田先生。

王莹对秋田雨雀是很敬佩的，她早就渴望见到这位日本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先驱者，在得知秋田先生曾参加新剧运动，创办过艺术座、先驱座等剧团之后，王莹深感秋田先生对日本进步戏剧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她巴不得早日见到他，向他请教日本新剧运动的发展经验。秋田雨雀对王莹这位中国影剧明星也早有所知，对她悉心研究日本戏剧，刻苦攻读日本文学的强烈求知欲和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十分赞赏。他热情地欢迎王莹来访，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有关日本戏剧发展的史料、照片、画册都拿出来，边讲述边指给王莹看。王莹虚心地问了许多问题，秋田先生一一做了解答。

“很想请先生告诉我们，在戏剧这方面，两年来，日本的趋向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是王莹到日本后一直很关注的课题，她想听听这位新剧运动开拓者的意见。

秋田先生用敬佩亲切的目光看了王莹一眼，他没有想到这位中国姑娘能提出这样有深意的问题。他严肃而痛心地对王莹说：

“日本的新剧运动，在政治的混乱下，是在停顿着的，没有进步的……在演出方面，大致可分为历史剧和现代剧两种。”

王莹接着问：“这两种的不同在哪里呢？”

秋田回答道：“两种都是以比较曲折的方法来表现一切的——因为不能象从前那样针锋相对了，不能直接面对现实生活了，历史剧，就繁衍开来了。历史剧，是取历史作题材，以进步的思想作内容，而反映现实的社会的，可以说借古喻今的剧作；现代戏，也不是直接的反映现代政治，而是以新的写实主义的方法，来描写复杂的社会现象的。”

王莹边听边记，她感到秋田先生关于历史剧和现代剧的讲解对自己很有启发。她又想到日本最近上演的《被斩的仙太》，争议颇多，她很想听听秋田先生的意见，于是问道：

“最近公演的《被斩的仙太》，先生可以说一点意见给我们听听吗？”

秋田说：“这出剧是属于历史剧，反映的时代是从明治以前到明治为止，内容是反映封建主义的革命的。关于这个剧本，争论很大，一种说是正确的，一种说是不正确的，还有村山知义氏却说它是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

王莹一直把中国和日本戏剧上的不同特点作为自己研究的题目，想通过比较，取日本戏剧之所长，补中国戏剧之所短。她请秋田先生谈谈他的见解。秋田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他略思考了一下，回答道：

“你们中国人一般身体做戏都很好，动作很大；我们日本则不然。那原因是：中国土地广大，语言复杂，必须以身体的动作来辅助语言的不足；而日本土地狭小，语言统一，因此，以身体动作做戏的情节的比较少的。”

这次访问，对王莹来说，可以说是难得的一课，使她加深了对日本戏剧的理解。秋田先生也为自己结识了王莹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中国姑娘而高兴。两个人相谈到夜里九点多钟才互相告别了。

作为一个驰誉东流的电影明星，王莹到日本不久，就引起日本新闻界和电影界的注意，尽管她千方百计地回避那些记者，有时躲进图书馆的阅览室，有时躲进公园里，使一些记者屡吃闭门羹，惹得这些记者“责难她行踪渐趋诡秘”，但是，在这些纠缠不休的记者的跟踪之下，王莹的行踪还是很快被记者找到。一九三四年《东京朝日新闻》曾以《支那影坛的佳人——潜心于日本文学研究的王莹小姐渴望成为作家文杰》为题，报道了王莹在日本留学的情况，文中称王莹是“三年前，她一举跃为大家所公认的电影明星、与同影片公司的胡蝶女士并驾齐驱，在《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等影片中扮演了可爱的女主角，显示了她的表演才能，但是王莹小姐认为，要想开拓自己的表演技巧，有必要学习日本的现代文学。”称赞王莹是“光彩夺目的、吸引了全国影迷的影星。”认为她“可望成为女流作家的影坛丽人，不远万里来到东京，目前正为学习日语而全力以赴。”

《朝日新闻》是日本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它在显著位置如此赞誉王莹，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动机，但是，王莹的消息广为传遍列岛之后，却给她招来了无穷的烦恼，给她的学习造成了难于排除的困难。

《朝日新闻》的消息刚发表不久，一家日本最大的电影公司就派两个编导来拜访王莹，他们把一张巨额的日元支票放在王莹面前，先吹捧了一番王莹的表演艺术“天才”，然后说出了他们来访的真意，特邀王莹主演一部宣

传“日中亲善”的影片。

对两个不速之客的来访，又看他们一见面先拿出支票的举动，听他们令人肉麻的吹捧，王莹就打心眼里反感。待听到邀她主演“日中亲善”的来意后，王莹心里不禁腾地燃起了一股怒火！她对日本全国甚嚣尘上的侵略气焰，早已深恶痛绝，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扬的“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险恶用心，早已看穿。什么“亲善”、“共荣”，不过是侵略、吞并的同义词罢了！你们无耻地发动了“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杀我同胞，毁我家园，辱我姐妹，掠我财物，烧我房屋，何“亲善”、“共荣”之有！王莹连那张支票看都没看一眼，就以自己要全力以赴学习日本文艺为由，断然拒绝了邀清。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日本的另外三家大电影公司在豪华的比山水楼设盛宴，邀请王莹去恳谈。他们除了许以极为优厚的报酬之外，还以高额的奖学金、日语导师和专用小汽车等作诱饵，特邀王莹主演另一部宣传“日中亲善”的影片。王莹早已想好了对策，她在宴会前，有理有节地说：

“ 谅诸位早已知道，我是冲出黑暗的电影圈之后来贵国留学的，诸位又要我钻进‘日中亲善’的电影圈，那岂不是要我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吗？我现在的唯一志愿是学习和研究日本文艺。我们中国有一句格言：一心不可二用。我必须一心一意完成留学的学业，决不能又演电影，又留学。诸位热衷于搞‘日中亲善’，依我看，要亲善，就得双方自愿。强人所难，或强加于人，与亲善的宗旨正背道而驰。我想诸位不会做出让我放弃志愿、荒废学业的事情吧？同样，诸位都是有志于搞‘日中亲善’的，如果贵国政府不让你们搞，硬拉你们去中国打仗，杀人放火，破坏日中亲善，我相信诸位也一定不会同意吧？”

说完这番话，王莹就告辞而去。三家公司合谋的圈套，也如竹篮打水——一场空。

王莹拒绝高额报酬，不演宣扬“日中亲密”电影的动人事迹，受到了许多日本朋友和中国左翼文艺战友和爱国留学生的称赞。和王莹住在一起的野草茭沙子感动地说：

“ 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你们中国人吃苦耐劳的伟大品格，看到了中国的爱国志士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视荣华富贵如粪土的伟大气节，我真钦佩你们中国人！”

就在王莹受到周围的中外朋友褒奖的同时，国内的一些小报，却颠倒黑白，无中生有，耸人听闻地编造谣言。《电声周刊》连篇累牍地刊登王莹参加拍摄“日中亲善”的消息和杂文，并以造谣为荣，“关于她接受日本影片公司聘请的消息，本刊已屡有记述”（一九三四年七月《王莹在东京接到的情书》）。《民报·影坛》上，刊登了署名非克非的《银色随笔》，竟以很恶毒的语言说：

“ 很多人听到王莹领得文化补给金，就很老于人情世故的来一句：她究竟是女人呵！——我说，‘ 这问题并不在于王莹是个女人，倒是因为主管文化补给金的大人先生都是男人呵。 ’ ”

这是多么肮脏的心理，多么卑劣的文字！一时间，王莹“跟日本合拍电影”、“接受日本政府津贴”的谣言不胫而走，弄得满城风雨，议论纷纷。幸灾乐祸者有之，添油加醋者有之，将信将疑者有之，惋惜痛心者有之。而更多的朋友和观众，对那些无聊小报上的消息都不相信，认为它不过是“人

言可畏”的旧把戏的重演罢了。一位署名婉的大学生，专为此事给王莹写了一封长信，热诚劝阻王莹千万不要和日本合拍电影，信中说：

“……我前天看到本栏达君的那篇《王莹在日本摄片事件》文章，使我无名的惶恐！危急！……”

你呢，是我国一颗清白的影星，当你在离别祖国欲东渡之前，日本当局早已是加以注意了，而且你是一个女性，又是一个文学家，在日本更是会大惊小怪。……他们就有邀你摄片事件发生了！

姑不论他们的用心是什么，而你应得认清你的所以东渡，决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为的是你求你的深造清静的、安份的生活，应是你目前生活方针最先的决定。你假不此之图而专与外界酬酢，我相信非但是求深造不可能，即面面的欲求周到也怕是很为难的吧？……”

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它说明，象“婉”这样的千万个观众，都在关怀着王莹在国外的命运，都对她的寄托着殷切的希望，他们的心和王莹的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这封信，因作者不知王莹的通讯处，只好投给了《中华日报》，“在报纸上发表了”。当王莹看到这封信时，她感动落泪，使她聊以自慰的是，象婉这样的观众所希望的事，她早已做到了；他们担心的事，她早已拒绝了。而对于那些编造谣言的报刊，王莹只坦然而一笑，鄙夷地掷在一边。

纸是包不住火的。王莹凛然拒演“中日亲善”影片的事实终于使那“轰动一时”的谣言为之一扫。《时事新报》以《玉莹在日本之动静》为题，刊登了署名明明的记者访问“新从日本归国的袁殊先生”的谈话记录：

“王莹在日本，日常的生活很有规律，很能刻苦耐劳。她在那边租了间小房子，做饭啦，洗衣啦，打扫屋子啦，以及其他的琐散家事，统统都由她自己一手包办的，同时王莹小姐也很节俭的，一直也没有象其他留学生那样的奢侈；我（袁君自称）

去看过她多次，有一回还看见她正饮着薄粥呢。上海所传的王莹跟日本影片公司拍剧，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的，全是那些留学生追求不到王莹小姐而撒的中伤她的谣言。她在日本，跟戏剧家《最初欧罗巴之旗》（或译《鸦片战争》）的作者村山知义，和《国境之夜》的著者秋田雨雀等都很接近，欧阳予倩先生在没有回国前，跟玉莹小姐也常在一处的，讨论些戏剧问题。据玉莹小姐自己说，她读日文之余，还想从事于写作……”

谣言，已被铁一般的事实粉碎了。它，到头来，只暴露了以谎言中伤王莹的那些人的灵魂是多么污浊、丑恶！而“洁白的影星”却象拭去了污泥的明珠美玉一般，闪烁着更晶莹耀眼的光芒！

谣言的风波虽然已趋平静，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又开始了迫害王莹的新阴谋，他们看软的一手不行，便凶相毕露，来硬的一手，他们派一些刑事（便衣警察）、特务对王莹进行盯梢、恐吓。王莹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经常无端地被警察拦截住，百般盘查，刁难、纠缠，把她的书包翻个底朝天。一天，突然从路旁钻出几个护士模样的人，把玉莹围在中间、粗暴地拉住她，强行打“预防针”，结果，打针的胳膊肿老粗，发了几天烧。王莹躺在床上，她愤然地想，想用这种特务手段逼我屈服，真是白日作梦！

日本帝国主义者一计不成，又主一计。有一天，王莹正在宿舍里复习功课，突然，有四个军警闯了进来，不容分说，蛮横地进行搜查。王莹怒不可遏地质问军警：

“凭什么搜查我的房间？”

一个军警恶狠狠地训斥道：“你的不演日中亲善的影片，就是反对日本帝国的干活，你的良心，大大的坏。”

王莹怒视着军警，一言不发，以沉默表示抗议。军警把王莹的书刊、衣物扔的满地皆是，恣意地用皮鞋踩着。王莹眼里迸发着怒火，敌人的暴行，使她清醒地感觉到，再也无法继续留学下去了！

王莹虽身在异国，但她的心却时刻挂念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挂念着中国戏剧和电影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她时常跟国内的朋友通信，她在信中告诉朋友，说她在东京“最快活的，便是到处可以碰见本国人。”在她写给《大晚报》的文章《东方传来的讯息》中，她向好友珊子倾诉了她那炽热的爱国情思：

“隔了一道海洋，是多少里路的遥遥呢！我患了深重的怀乡病哩；在多雨的岛国的郊外，在深夜里，对着那些不会说话的微绿的松树，对着茫茫的苍空，我有着一颗怀念着的心呵。

能够把这怀念带回故国吗？遥遥地，遥遥地，一切都是那么冷，我真想哭了。”

是的，“一切都是那么冷”，那疯狂的侵华战争喧嚣，那野蛮的迫害，那武士道的门徒们歧视的白眼，都如一阵阵寒流，袭击着王莹的身心，她的“怀乡病”一天天加重，对战友的思念之情一天天加深。

一九三五年二月，有一天中午，王莹正忙着煮稀饭，忽听有人敲门。她以为又是日本特务来搜查，没想到开门一看，却是著名电影艺术家史东山，她万分惊喜地瞪大秀眼，迎上去和他紧紧握手，对祖国、对战友的思念之情，对受军警、特务的迫害的委屈之感，如潮水一般，涌上心头，她不禁泪如雨下，深情地说：

“史先生，你来的太好了！近来，我想家、想亲人的心情，简直难以自制，想着想着，就哭起来！”

在王莹的心目中，史东山是一位可敬的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在异国危难中与他相会，真是喜出望外，备感亲切。史东山对王莹也十分赏识。他见她被锅里沸腾着稀饭的白濛濛的水蒸气包围着，俊秀的脸被热水气嘘得红扑扑的，笑眼里泪珠滚滚，她那火热的爱国激情感染了他，禁不住赞扬道：

“好呵！这就是你们海外游子的一片赤子之心哪！我早就听说你患了‘怀乡病’。你想家，想亲人；祖国、亲人也想你呀！我这次来日本，就是专程邀你回去主演我导演的故事片《人之初》。”

接着，他向王莹简要介绍了这部影片的思想内容：通过一个贫苦工人家庭中父子的境遇，反映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一·二八”抗战近二十年的历史变迁，表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更加尖锐的阶级对立，歌颂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王莹听了，喜滋滋地说：

“我正想回国跟影剧界的朋友们一起去战斗哩！在日本，看到帝国主义要吞并我们中国的野心，亲耳听到他们疯狂的侵华叫嚣，我再也学不下去了，再也坐不住了！特别是亲身体会他们宣扬‘日中亲善’的险恶用心之后，我巴不得飞回祖国，跟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史东山见小屋里摆设十分简朴，又见煮稀饭的锅台上还放着一本摊开的日语书，地上还放着洗了一半的一盆衣服，他对这位可以享受优裕的明星生

活的演员，却过着如此清苦的留学生活，心里非常敬佩，他连连点头，热诚夸奖道：

“王小姐，你真是有志气、有骨气的中华儿女！当年，孔子曾夸他的弟子颜回，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看你，比那颜回可强多喽！”

春节刚过不久，王莹即乘轮船回国了。在不到一年的留日期间，她那满腔的爱国热情不断向上升腾着。她正是怀着一片丹心报中华的志向，投入了祖国的怀抱。

王莹出国时，曾引起影剧界和新闻界的一片哗然，归国，又引起了许多记者的注意，王莹刚住进上海霞飞路国泰对面的一间屋，记者们就纷至沓来，争先采访。一个叫犁然的记者，以《王莹女士归国第一声》为题，报道了她回国后的情形，赞颂王莹没有沾染上一些出国镀金者归来时的那种洋气、骄气，却仍保持着谦虚、朴实、文雅的美德，“王女士的态度，还是和从前一样，始终是那么温和地、微笑地（说话），但模样儿却比从前长得更丰润，更美丽了。”当问到她留学中学到的知识“一定很多吧？”时，王莹谦恭地说：“这倒也未见得。不过，我可以这样说，我在日本是相当用功的。虽然学识上是并没有增进得十分多，可是在这些对日里，对于社会的认识，却比较深刻了些……我想，我的年纪还轻，我应该虚心地向人学习。”

王莹回国后，凡是跟她交谈过的朋友，象夏衍、田汉、阳翰笙、洪深等人，都对她学识上的进步感到高兴，对她依然保持那谦虚、纯真、朴素的品德表示赞赏，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一句名言：“谦虚可以使一个战士更美丽，”王莹的谦逊，确实使她变得更美丽可爱了。

### 第十三章 斗志弥坚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又将它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国民党政府相继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由一小撮民族败类、党棍恶徒，汉奸流氓合伙表演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丑剧愈演愈烈，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着九州上空。

中国共产党高举着抗日救亡的火炬，照亮了人民的心，《八一宣言》和《抗日救国宣言》如滚滚春雷，震撼着神州大地。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而爆发的可歌可泣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很快波及全国，一般汹涌澎湃的抗日反蒋怒潮形成了！

归国后的王莹，以奋不顾身的斗志，投身于抗日反蒋的洪流，当时上海市每次游行示威，她都积极参加。有一次，她和陈波儿、李卢韵、蓝苹（江青）等演员一起参加青年学生的爱国游行，他们高举着标语，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严惩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沿街有许多人纷纷加入队伍，当队伍行进到法租界时，突然从对面冲过来一大队巡捕房警探和国民党特务打手，他们用高压水龙头，对准游行队伍猛喷，同时挥舞警棍、皮鞭，劈头盖脸地向群众打来，顿时，许多人的衣服被喷湿，被打得头破血流，站在前列的王莹，义愤填膺，她和陈波儿、李声韵跟许多青年学生一起，英勇无畏地冲上去，夺水龙头，抢警棍、皮鞭，跟警探、特务们扭打，拚搏，但是，赤手空拳的游行队伍终于被不断赶来增援的警探、特务们驱散了，王莹和陈波儿等不少人都被警察绑架，逮捕了。

当军警、特务们横冲过来时，蓝苹吓得浑身发抖，脸色煞白，她独自一人，悄悄溜走，从一条小巷，丧魂落魄地跑回家中。当她听说王莹、陈波儿等人被捕时，不禁心有余悸地暗自庆幸自己溜得快，不然，自己也会身陷囹圄的。

王莹和陈波儿等人在巡捕房被拘留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大义凛然地质问警探、特务：

“爱国何罪之有？！”

“中国难道不是你们的祖国吗？难道你们愿意当万人唾骂的汉奸吗？”

警探、特务被质问得哑口无言。在各界人民的支援之下，警方不得不释放了他们。

王莹和陈波儿等人回到宿舍后，主动把在巡捕房所受的种种凌辱的情形讲给蓝苹听，并责问她说：

“蓝苹，那天我们一起游行时，你为什么临阵潜逃啦？”

蓝苹红着脸，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有意掩盖自己贪生怕死的真实思想，却撒谎道：

“我小时候缠过足，脚小，跑不快，就落在后面了。”

王莹和陈波儿见蓝苹不知错改错，反倒以缠足脚小为借口，文过饰非，感到她太不诚实了。为了帮助蓝苹认识并改正错误，王莹诚恳地说：

“你知道咱们左联五烈士牺牲的故事吗？还有瞿秋白被反动派杀害的情景吗？我们要象他们那样不怕流血牺牲地去斗争。游行队伍中，有不少女同志都缠过足，人家照样跟军警、特务搏斗，同我们一起被捕的同志中，就有好几位也是缠足脚小的呢。你想想。为什么他们能冲上去，而你却退下来了

呢？”

陈波儿见蓝苹噘着嘴，冷眼扭头的拒不认错的样子，直率地批评道：

“不比不知道，一比就清楚了。我看缠足脚小，不是原因；怕死胆小，才是病根哪！”

这话捅到了蓝苹的痛处，她一时张口结舌，恼羞成怒，耍赖放刁地说：

“哼，你们坐了几天班房，跟警察斗了儿回，就成了英雄啦？就教训人啦？我跑掉——不去拚，那是因为我‘好汉不吃眼前亏’！”

说完，跺了一下脚，横了王莹和陈波儿一眼，扬长而去。王莹叫她，她也不答应，不回头，王莹和陈波儿二人本想诚心诚意帮助蓝苹改正错误，谁知蓝苹却以怨报德，耿耿于怀，记恨在心。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扑灭抗日反蒋的怒火，疯狂镇压爱国群众运动，禁止游行示威的布告和取缔集会结社的禁令，贴满了大街小巷，不论在华界，还是在租界，都是特务横行，警笛喧嚣，警犬狂吠，囚车直闯，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文委被敌人破坏了，文委书记阳翰里、文委委员田汉等人被捕了，这一个个革命战友身陷囹圄的消息，如同一块块铅石，压在王莹的心上，有一天，四名特务突然闯进她的房间，逼她说出夏衍的住址，任特务们多方威逼和利诱，王莹只是回绝道：“不知道”。

特务们看王莹软硬都不吃，恼怒地说：

“不知道？你的同伙早告发了你，说你经常跟共产党头子夏衍来往，你会不知道？啊？”

从特务的嘴里，王莹知道出了叛徒，她的心弦绷得更紧了，对出卖同志的可耻叛徒，她恨之入骨，切齿痛恨地说：

“什么告发？那不过是疯狗乱咬人罢了！”

几个特务审问了半天，一无所获，而王莹倒机警地察觉出特务们已从叛徒那里摸到了夏衍住处的一些线索，夏衍同志很可能马上会落入魔掌。一想到此，王莹恨不能身生双翅，飞去通知夏衍快快转移。在特务把她带走前，她急中生智，要求给自己奶奶通个电话，让“老人”给自己送些钱来。特务不知是计，一听王莹要钱，当即允许。王莹暗中接通了夏衍的电话，告诉自己被捕的消息，并暗示“老人”立即转移。夏衍得知这个电话后，立刻避居到一个俄国人开的小公寓中。当特务搜捕到他原来的住所时，只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王莹被关押了二十多天后，经同志们多方保释，终于被放了出，来。她心里一直留有一个疑团，出卖她的叛徒究竟是谁呢？

王莹在电通公司拍《自由神》时，常常要拍夜戏。有一次，拍完夜戏，天已经亮了，晨星隐入鱼肚白色的天幕之中，王莹赶回环龙路一家白俄人开的小公寓，上床刚躺了一会儿，忽听房东雇佣的大姐来敲房门，“莹妹，外面有一位穿西服的老先生来找你，他说有要紧事，非要见你面谈。”

王莹赶忙换衣下楼，见一个五十多岁的陌生人，站在扶梯旁边，他头发花白。身材高大，服装整洁，向她微笑点头，小心地交给王莹一个纸条。王莹急忙打开上面写着让她赶快到一同志家去。王莹看字体很熟悉，立刻毫不迟疑地随那陌生人出了门，走到街口，见一辆小汽车在路旁等候。上了汽车，那陌生人对司机说：“北四川路！”车子便开动了。

汽车并没有向北四川路开去，而是直向上海国民党蓝衣社特别侦缉队驰来。当汽车在一幢楼前停了下来，那陌生人凶相毕露，铁板着面孔，以命令

的口气说：“到了，下来吧！”

王莹开始感到不对劲，她下了车，抬头一看，铁门旁挂着一块长牌，上面写着五个黑粗的大字：特别侦缉队。

王莹十分震怒，指着那陌生人问道：

“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这是什么地方？”她横了那陌生人一眼，想退回去。

那陌生人双手叉腰，象凶煞神般地拦住王莹的退路，大声喝令道：

“放聪明点！已经来了，进去吧！”

王莹万没想到特务们竟用如此卑劣的绑票式的手法来哄骗人！事已至此，她该怎样对付敌人的拷问？怎样保护组织免遭敌人的破坏，保护同志们免受逮捕？她决心和敌人斗争下去。

任特务千般拷打，万种凌逼，任叛徒施尽花招，百般诱胁，王莹却始终守口如瓶。敌人想了解的夏衍的联络点的电话，上海地下党员名单等情报，王莹都是知道的，但她却一字不露，只是说：“自己是个演员，除了演戏之外，什么也不知道。”敌人无法，关押了一个月，只好释放了她。几天后，特务们又逮捕了她，电通公司创办人马德建先生代表全公司，到侦缉队看过一次王莹，地下党组织也多方营救她，一个来月后，敌人仍没有从她嘴里获得一句口供，万般无奈，只好又释放了她，她通过蔡叔厚，约夏衍在水土饭店见面告之她被捕情况和释放经过，叫他赶快隐蔽。夏衍立刻转移了。为了安全起见，王莹便搬到荆州路电通公司里来住了。

电通公司《自由神》摄制组的同志们为了欢迎王莹出狱，举行了一次慰问会，王莹在会上愤怒控诉了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鞭笞叛徒出卖革命的可耻行径，最后，她激昂慷慨地说：“我已经四次被捕入狱，这一次次的坐牢，使我更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是多么惨无人道，是多么腐朽黑暗！坐牢、拷打，算不什么！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自由，就是献出我自己的生命，这也是值得的。”

## 第十四章天壤之别

一九三五年八月，王莹与蓝苹一起参加拍摄《自由神》。影片的编剧是夏衍，导演是司徒慧敏。王莹主演主人公陈行素，蓝苹只演一个次要配角。这次银幕上的合作，尽管王莹始终以诚相待。对蓝苹从思想到艺术，进行帮助和指点，尽管她从镜头到海报上。都主动让步，让初登银幕的蓝苹多露头角；然而，一向忌贤妒能的蓝苹却以怨报德，在心目中种下了怨恨的种子。

《自由神》是以“五四”以后大时代为背景，描写一个新女性，经历了种种磨难，不屈不挠进行争自由、争解放的斗争。

陈行素是杭州教会女中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她与医专的杨棣华、一师的林云彬同为学联委员，他们组织各种运动，与反动派斗争。

陈行素为了抗婚，与男朋友林云彬私逃上海，投身革命。“五卅”惨案后，又一同投奔革命策源地广东，在革命队伍中担任了要职。不久，林云彬在“沙基”惨案中受伤，不幸牺牲。陈行素带着孩子，正巧得遇杨棣华，暂栖其家，陈行素牢记亡夫“和敌人拚到底！”的遗嘱，随北伐军北上。在战火中，她结识了青年军官周范，两个人产生了感情，谁知回上海后，她发现周范早另有所爱，而杨棣华也已成婚。她愤然离开上海，重返火线，虽然在战乱中她又失去了爱子，可她成了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孤儿院的老师，被大群天真活泼的儿童簇拥着，她问孩子，“你们将来靠什么？”孩子们说，“靠自己！靠自己做人，做个堂堂的人！”陈行素流着幸福而欣慰的热泪。

王莹一直想在银幕上塑造一个新女性的形象，陈行素作为一个“自由女神”，使她的夙愿得以满足，导演司徒慧敏，是她艺术剧社的战友，他富有钻研精神，工作不倦，细心，有耐性，对王莹的表演才华也很赞赏，两个人的合作十分愉快。

但是，一心想爬上电影明星宝座的蓝苹，对自己在影片中只扮演一个次要角色很不满意，对王莹非常忌妒。在试拍中，王莹经常热心地辅导她，尽力帮她适应银光灯下的表演要求，向她讲述自己刚上银幕时的教训。蓝苹从王莹的经验和辅导中，确实受益非浅，少走了不少弯路，但她一心想出风头，明明自己不行，却装出一副比别人都强的样子，张口一个“我知道”，闭口一个“我懂得”。在拍镜头时，她不顾导演的艺术构思，却挖空心思，幕幕争戏，抢镜头，恨不得主次颠倒，她成了镜头的拍摄中心，把王莹排挤到一边去。导演和摄影师对她想方设法突出自己的作法，一再进行批评，但是，这个被明星梦弄得神乱智昏的蓝苹却置若罔闻，只要导演一说“开拍”，她就争先跑到中心位置，求摄影师多给她来几个特写镜头。蓝苹这样不择手段地争名夺利的行为，引起了公愤。王莹却不计较这些，即使蓝苹抢先占了本该自己的表演位置，她也从不去争。在排印电影广告时，原来设计中没有蓝苹，她一听，急着去闹，搞得人家没办法，只好在版面上排上了她的名字。

电通公司，是一个进步的私营电影制片厂，曾先后拍摄过《桃李劫》、《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等优秀影片，国民党当局对电通公司，多方监视，几次把公司创办人召到南京去训话，后来，又从南京派来一个特务任公司经理书记，住在演员宿舍，这个特务，对王莹主演的《自由神》，百般刁难，妄图抹去影片的革命色彩。对王莹也进行盯梢和恐吓。上海特务机关与他串通一气，两次逮捕王莹入狱；但是，王莹并没有被吓住，她向好友陈波儿说：“我演《自由神》，自己就要先做一个现实社会上的真正的自由神。

没有自由神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怎样在银幕上演好自由神的光辉形象呢？”

那时，她一心扑在塑造《自由神》的创造性的艺术构思之上。她在以洁玉笔名写的影评《新女性的推荐》中，认为“新女性”只有“在受难和觉醒中”才能产生，她写道：

“每一个职业妇女，在残酷的生存里，所遇到的磨难，在被生存压碎了时，在生和死的交插线上，她终于说着最后的一句话了：‘我要活啊！我要报仇！’”

王莹对《新女性》的主题歌很欣赏，称这首歌正表现了“新女性”的灵魂：

不怕担子重，  
我们要挺胸。  
不做恋爱梦，  
我们要自重。  
不做寄生虫，  
我们要劳动。  
新的女性，产生在受难之中，  
新的女性，产生在觉醒之中。

王莹正是根据自己对“新女性”的理解，用自己的心血孕育着“自由神”的形象。在整个拍摄《自由神》的过程中，王莹处处不计较个人得失、文静持重、虚怀若谷的思想品德与蓝苹处处计较个人得失、满口高调、骄横跋扈的卑劣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蓝苹在别人劝她不要“争戏”时，她却恬不知耻地说：“要当明星，就得争镜头，哪个明星不是踩着别的演员的肩膀爬上去的？我想当明星，出人头地，不争戏行吗？现在恬着脸争，等当上了明星，那些骂我的人就该捧我啦！”而王莹拍摄影片，却丝毫无争名夺利的念头，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她想通过影片，表现我们国家与民族的不幸遭遇，启发人们认识那一时代及自己对时代所负的责任。她说：

“在这世界，我们经验了一切民族所没有经验过的感情——我们比别国人痛苦，也比别国人幸福。在没有‘黑与白’、‘是与非’的这样受难的时代中，我们是创造者，也是牺牲者，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明天，我们都应化作‘自由神’！”

这话中，包含着多么深刻的思想，何等高尚的情操，与蓝苹这个利欲薰心，名欲入骨的丑恶灵魂，真有天壤之别啊！

在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三十年代中叶，《自由神》公演了，它吹响了为民族自由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响亮号角，主人公陈行素手中的自由火炬，点燃了成千上万的人民抗日救亡的熊熊怒火。王莹，这颗洁白的影星，在广大观众的心目中，也成了鼓舞人们反压迫的光辉的“自由女神”。

一九三六年四月，夏衍的名剧《赛金花》发表了。这是一出主题鲜明、剧情紧凑、讽喻深刻，情调悱恻的“国防戏剧之力作。”剧本以庚子事变为背景，用李鸿章之流向侵略者八国联军磕头求降、丧权辱国的历史，来影射奉行卖国投降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鞭笞了他们对日寇的磕头外交。舞台上的那幅身穿朝服的显宦贵胄腐败无能、崇洋媚外的“百丑图”，与当时国民

党内的卖国集团的种种丑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剧本的发表和演出，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剧本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强烈反响，剧作者协会曾召开座谈会，石凌鹤、章泯、张庚、尤竞、陈明中、吴仞之、周钢鸣等人，在会上对剧本都予以高度好评，大家纷纷要求：应尽快排演出来。十一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所属的四十年代剧社决定排演《赛金花》，成立了由史东山、石凌鹤、应卫云、欧阳予倩、司徒慧敏、尤竞、孙师毅等人组成的强大导演团，推选洪深任执行导演。演员有王莹、金山、王献斋、白璐、李丽莲、梅熹、张翼、刘琼、欧阳山尊等。这么多名导演、名演员来排演一剧，这是很少见的。

在推选由谁来主演赛金花时，编导和演员及剧务人员都一致遴选王莹，大家都认为王莹舞台经验丰富、表演技艺纯熟，又善于刻画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是最适合扮演赛金花的演员。

但是，以争戏出名的蓝苹，这时又红着眼睛，发疯般地来争演赛金花。她上窜下跳，八方游说，拉拉扯扯，哭哭闹闹，胡搅蛮缠，仿佛这出戏缺了她就不能上演了。导演团的同志，对蓝苹这个“争戏癖”都很反感，但还都耐心地摆了许多理由，说明王莹主演比蓝苹更合适。有人还批评她，不应在争戏上下工夫，应在钻研和提高自己表演技巧上多下功夫。蓝苹仍死皮赖脸，出言不逊，甚至采取贬低别人，往人脸上抹黑，抬高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卑劣手段来争个不休。在洪深跟前，蓝苹竟象个泼妇一样，大吵大闹。洪深生气地说：

“一个演员，要讲戏德。你这样胡闹，哪象个演员？人家王莹演了多少年戏了，演了多少出剧了，从没有争过一次戏。”

王莹却豁达大度，她再三诚恳地向导演和蓝苹表示，让蓝苹当主演，自己甘愿演配角。她对洪深说：

“夏衍这出戏，对抗日救国有好处，谁演都一样。既然蓝苹要演，我甘愿让出主角，让她演吧！”

剧社的导演和演员开会，大家对蓝苹不择手段地争戏行为，都很生气，有人指出，象蓝苹这样损人利己，情操低下的，根本不配当左翼演员，更不配当个革命者！会上一致决定：仍由王莹主演赛金花。

蓝苹真有点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主演没争到，却落得个声名狼藉的下场。她恨得咬牙切齿，与王莹等人结下了不解之恨。

《赛金花》的公演，成了中国话剧界的一大盛举，上海的许多报刊，竞相刊出大幅广告，称这次公演是“万人望眼欲穿”的一次演出。据王文英《左联时期的戏剧运动》一文记载，《赛金花》从十一月十五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后，成了“轰动上海的大事”，“连续二十场满座，观众达三万人次以上”。张庚在《一九三六年的戏剧》一文中也说，《赛金花》“轰动了上海文化界一直到最落后的小商人。”

同年十二月，王莹他们又应邀到南京演出。在南京国民大戏院第一天公演，座无虚席，反应强烈，这一天，正值京剧艺术大帅梅兰芳在那里演京戏，两个剧场相距不远，京剧和话剧，对台演出，过去话剧一般不如京戏叫座，而这一回，却不相上下，话剧场里不时传出雷鸣般的掌声，王莹为了表示自己对于梅兰芳的敬慕之情，特意买了一个花篮，赠送给这位剧坛前辈。梅兰芳对王莹的芳名也早有耳闻，他也回赠了王莹一个花篮。两个人互祝演出成功。从此，王莹与梅兰芳结为忘年之交，两个人互赠花篮的事，也成了戏剧界广

为流传的佳话。

第一天的公演，已使《赛金花》热吹遍了南京。第二天的演出。更是盛况空前，剧场已卖了许多加座票、站票，然而场外仍人如潮涌。当演到第四章，一个清朝洋务官员向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奴颜婢膝，口里说着：“奴才只会叩头，跟洋大人叩头”，同时捣蒜般叩头时，观众对洋奴的丑行，爆发出嘲笑声、怒骂声，就在这时，坐在前排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臭名昭著的CC文化特务头子张道藩，突然从池座上跳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发出了一声嘶哑的尖叫。跟着，事先布置在剧场各处的喽罗，打手也都发出了呼应的叫嚣声。他们一面疯狗狂吠般地叫喊着，一面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劈头盖脸地向台上砸去，其中还有几个痰盂，噼里啪啦地扔到台上乱滚。王莹和几个演员只好先暂避台后，戏中止了，这时，台下的观众乱成一锅粥，占全场百分之九十九的观众，怒斥张道藩之流，气愤地喊着：“滚出去！我们要看戏！”负责灯光的欧阳山尊，把如照妖镜般的聚光灯，对准了张道藩，把他那暴跳如雷、张牙舞爪的丑态，暴露在明亮的光柱之下。一些怒不可遏的观众，冲到张道藩跟前，象抓强盗般地扭住他的双手，强架起他，使劲往外拖，尽管张道藩拚命地挣扎着，声嘶力竭地狂叫着，尽管他的小撮喽罗也呼喊着：“不得无礼！”但是，还是被怒潮翻滚着的观众连拉带拽，硬揪到剧场门口。剧场老板知道张道藩不好惹，慌忙搬来一把椅子，请他坐下。张道藩气得直翻白眼，半昏不死地喘着粗气，口中还喃喃不止，丑态百出。

“我们要看戏！我们要看戏！不要看的卖国贼滚出去！滚出去！”观众们异口同声地喊着。

王莹和全剧演员，对特务们如此破坏捣乱，都愤慨之极，他们深感，剧本打中了敌人的要害，他们才恼羞成怒，干出这种无耻的勾当。一些同志认为，敌人是什么卑鄙、狠毒的事都会干出来的，甚至会打黑枪的，为了安全起见，以停演为好，王莹等同志却坚定他说：“一定要演下去！不能退缩！停演，就等于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我们要敌人看看，我们都是临危不惧的战士！”

当张道藩被拖出剧场后，剧幕又拉开了，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雷动，经久不息，王莹他们又镇定自若地在舞台上合就各位，接着演出。观众的反响更热烈了，痛骂卖国贼的呼喊声更高了！张道藩布置的打手们，慑于观众的威力，也不敢再胡闹了。全剧演完了，观众鼓掌长达六、七分钟之久，王莹和全剧组的同志谢幕多达十二次。

第二天，国民党南京政府以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理由，宣布禁演《赛金花》。当时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评述文章，直对张道藩之流干的“痰盂事件”和当局的禁演令，予以谴责和批判。公众舆论指出：《赛金花》打在李鸿章身上，痛在反动当局的心上，足见他们是一丘之貉。所谓“宁为玉碎”，只是虚伪的掩饰之辞，保全他们卖国贼的画皮不被戳穿，才是实质所在。这反倒更证明剧本触痛了反动派的神经，证明了剧本的巨大战斗作用。

《赛金花》的演出，是王莹艺术生涯中富有光彩的一页。虽然剧本被禁演了，但是她所塑造的赛金花的艺术形象，却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十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下令拘捕抗日爱国的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激起了全上海人民和全国各界人民的抗议怒涛。王莹和夏衍、洪深、郑伯奇、张庚等人一起，在要求释放七

君子的呼吁书上签了名。不久，她又投入了大型话剧《保卫芦沟桥》的演出，全剧演员近百人，在南京篷莱大戏院公演时，盛况空前。为了欢迎刚回国的郭沫若和沈钧儒等七君子出狱，临时加演了一场，王莹他们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卖光了全场的戏票，演出时，台上台下，情绪沸腾到顶点。王莹把这次公演看作是她一生中难忘的一次演出。

## 第十五章作家演员

王莹，在三十年代的新女性中，可以说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才女。她在剧坛、影坛和文坛上，几乎是同时成名的，当地被称为“电影明星”、“女星英杰”之时，文艺界就有人称她是“作家明星”了。

王莹的文艺创作，是有充分准备的。母亲和祖母从小就在她心底里播撒了爱好文艺的种子，经过阿英等园丁的培育，很快发了芽。这个在考试中曾中过“女状元”的中学生，到了上海，又从中外文学名著中吸取大量“营养”，她的写作欲望一天比一天强烈了。进入影剧界之后，她一边演戏、拍电影，一边从事业余写作。著名作家施蛰存曾对王莹走向文坛的情况有这样的记述：

“在一九三一年，王莹是上海的电影明星，但我认识的次莹，并不是‘明星’，而是一个初试笔墨的文学青年。我在一王宴会上，凑巧和王莹坐在一起，因而认识了。她知道我是文艺刊物的编辑，就同我谈文艺，并且说，她也想写文章。一个文艺刊物的编者，碰到人就要组稿，我对王莹也不例外，听说她要写文章，来得正好，就鼓励她为我的刊物写稿，这以后，她给我写了几篇抒情散文，和一篇《秋田雨雀访问记》。”

在“鼓励”、帮助王莹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施蛰存不愧是一位伯乐。当时他主编的《现代》月刊，经常发表鲁迅、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的作品。蛰存对王莹这个“初试笔墨的文学青年”很爱惜，他的《现代》也就成了王莹发表作品的园地之一。《现代》杂志在文艺界颇有影响，王莹的散文，写得又很有情，很美，很快引起了注意，著名作家老舍曾对王莹说过，我看了你几篇文章以后，就感到你很有写作才能，文章写得那么好，那么抒情，那么有文采，日后肯定是个很有前途的女作家。

老舍的预言很快变成了现实，王莹的创作激情，象一股从清泉喷涌出来的涓涓小溪，奔流不息。她在《现代》、《东方》、《妇女生活》、《申报》、《民国日报》、《大晚报》、《时事新报》等报刊上，经常发表散文、随笔、游记、杂感、影评，还发表过小说和散文诗。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春雨》、《衣羽》、《西安的儿女》、《圣诞节的礼物》、《故居》、《冲破黑暗的电影圈》、《短筒》、《别后》等，还改编剧本《妒》。

在三十年代前，在电影演员中，文化修养都比较低，更很少有人能写文章。王莹作为一名大学生投入影界，在人们关于电影的观念上，是一个突破。特别是“知识阶层”，对这位多才多艺的女星，更为喜爱和关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文化情报》上刊登一篇《杂谈舞台二杰》的文章，作者从晋朝的：“竹林七贤”的并称中，引出了“舞台二杰”，对王莹和艾霞在文学上的成就和风格作了评述和比较：

“我们此地之所谓二杰，一是已成为黄泉枯骨的薄命美人艾霞，一是跳出了黑暗的电影圈、东渡留学王莹。艾霞、王莹，假如单单是一位电影演员，她们不会被人们这样注意；艾霞、王莹假如单单是一位写文章的人，她们更不会被人们这样注意，她们之所以象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我以为是因她们比较有些知识，而走上了银幕。

王莹、艾霞，两个人上银幕以前，可怜中国的女演员，竟很少能提动笔杆的人，所以这两个人更毫不费力气地出了名。

……………

在种种意识上，王莹和艾霞是根不相同的，艾霞坦白得过火的坦白，而王莹则做事异常严密。艾霞的文章，如黄河直泻，而王莹的文章则如小桥流水。在善于修辞、结构紧凑一点上看，王莹的文章是比艾霞优美的，只是气魄比不上艾霞。

文中说王莹和艾霞“毫不费力气地出了名”的说法，是不公允的，事实上，在黑暗的电影圈里，能够同时在电影、戏剧、文学上冲出来，是极不容易的。同是在那个“圈子”里的，许多有才华的演员，不都是被扼杀了吗？一代明星阮玲玉、艾霞，不都是被吃人的旧社会吞噬了吗？她们成名的路，障碍重重，荆棘丛丛，没有双倍或几倍的勇气和努力，是难于露头角的，王莹成名的足迹，哪一步脚印里不是浸着她的泪和汗哪！

常言道，文如其人。读王莹的散文，有一种美不胜收之感，构思美，意境美，景物美，感情美，文笔美。字里行间，充溢着诗情画意。令人陶醉；宛如品尝一杯清香的绿茶，使人神情为之一爽。纵观她早期的作品，总的基调是昂扬的，而不是消沉的，是奋发向上的，而不是感伤颓废的。从中，可以看到她奋斗的身影，听到她对黑暗的诅咒，感到她对人生的探索。《剪秋罗》、《可纪念的赠物》、《农羽》、《春雨》等散文，都可以说是一首首行情诗。隽永的柔情，瑰丽的想象，使人感受到一个新女性内心感情的微波，以《春雨》为例，那“温柔的晶莹的雨滴”、那“嫩黄的玉簪花”、那“垂到地上的柳条”那“轻轻吹拂着的春风”、那“从这枝条跳到那个枝条的小鸟”……构成了一幅多么美好的春雨图啊！到处都涨满了春意，到处都充满着生机，全文情景交融，神与物游，她那少女的青春的情怀是美的，春天的景物是美的，唯有那“黑暗的电影圈”是可憎的。读者很自然地理解了她那美妙的幻想：“假如，我也有羽，我会同你们（小鸟）一同地，一同地飞到那迢迢的蔚蓝海岸，青色的天空，我决不愿作一个存活在黑暗世间里面的人哩！”读完了这篇散文，读者也就更理解了她终于“冲出黑暗的电影圈”的壮举了！

## 第十六章 投身抗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震撼着四万万同胞的心。抗战的烽火燃遍中华。

从“九·一八”事变后，王莹那满腔的爱国激情就从未平静过。

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的血爪伸进了上海，淞沪抗战的炮火打响了，全上海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八月十九日，王莹和二百多位文化界、戏剧界的同志一起来到卡尔登剧院，出席上海地下党发起组织的救亡演剧队的集会。“隆隆”的炮声不时传来，震撼着会场，震撼着人们的心，会议由洪深主持，人们争相慷慨陈词，表达自己抗战到底的壮烈胸怀。有些人主张投笔从戎，参军参战；有些人则主张放弃戏剧事业，参加红十字会，抢救抗敌伤病员；多数同志主张以戏剧为武器，宣传、鼓动群众，掀起全民抗战的热潮。会上决定，组织十三个救亡演剧队和五个战地服务队。奔赴各战区，做抗战的宣传和救护工作。

王莹和洪深、金山等人组成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后改名为“上海救亡演剧二队”，简称“二队”），全队十四人。大家推举洪深任队长，金山任副队长，王莹任队委。队员有洗星海、田方、田烈、张季纯、白露、金子兼、冯白鲁、邹雷、欧阳红樱、黄冶、贺露、熊塞声等。于立群原来也报名参加了，后来，大家都劝阻她留下来，照顾郭沫若同志，她才没有参加活动。

王莹为了帮助队里解决路费和活动经费的困难，她把自己多年积攒的全部值钱的东西，都卖掉了，把钱全交给了洪深。洪深很激动地向队员们称赞王莹说：“她交的不仅是一笔钱，而是对抗战事业、对祖国的一片丹心啊！”

当天下午，王莹回家与祖母告别。年逾七旬的老祖母，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紧紧拉着王莹的手，颤巍巍地送她到大门口，老人一遍又一遍地端详着孙女，哽咽着，嘴唇颤个不停，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泪水顺着皱纹、簌簌地往下流着。老人担心从苦水里熬出来的孙女，此去凶多吉少，怕这一别，就难再见面了。王莹一想起祖母的托育之恩，一股难离难舍之情涌满心中。她忍住泪水，强笑着安慰道：“奶奶，别难过，我去前方只演戏，不打仗，四十天后就回来，快着呢，您放心吧！”奶奶点了点头。王莹的话，是劝慰奶奶的宽心话，她深知，这次上前线，决不会是四十天，那将是一场艰苦、漫长的战斗，她早已下定决心，要与敌人血战到底，不到胜利之日，决不回来！她走出十几步远，又回头看了看，只见满头银发的老祖母依然站在门口，目送着自己，她忍不住，挥泪喊道：“奶奶，再见啦！您要多多保重啊！”

晚上，郭沫若和于立群亲自来为二队送行，他和王莹、洪深、金山、洗星海等十四名队员一一握手，鼓励他们为民族解放事业立功，为维护祖国的尊严而奋斗不息，并当场为他们挥笔写了队旗“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洪深代表全队向郭沫若表示谢忱，并向他介绍了队员的情况，王莹是主要女演员，负责全队宣传报道工作，洗星海负责音乐、灯光，摄影是黄冶，编剧是张季纯。洪深特别提到王莹为了筹集全队活动经费，主动把自己的积蓄金银首饰变卖捐献出来的感人事迹。郭沫若听了，十分高兴，连声称赞说：“好啊，好啊！真不愧是抗战尖兵！”

当时，上海保卫战打得十分激烈，上海南站挤了四、五万人，人山人海，无法通行，王莹他们打听出两条路：一条是搭洋船，出吴淞到南通，此路费

用大，又很危险；另一条是由徐家汇小河滨，坐民船出青浦转苏州，这条路省钱，较为安全。王莹他们决定走第二条路线。

八月二十日清晨，王莹背着行装，快步来到徐家汇小河滨。金色的朝霞，照耀着她那红扑扑的脸颊，萧萧的秋风，吹拂着她那黑油油的秀发，洪深见她英姿飒爽的模样，夸奖道：

“好，真象个抗战女游击队员！”

王莹兴奋地说：

“洪先生，我真想当一名游击队员！我想，如果在前线，和士兵一道守在战壕里，一面拿枪打鬼子，一面唱歌演戏，鼓励士兵英勇作战，和他们心连心，保卫祖国，就是牺牲了，也是快活和光荣的呀！”

打前站的金子兼好不容易才租到了一条小船，待全体队员都坐到船舱后，才发现是一条粪船，虽然铺着稻草，却依然臭气熏熏。但是，王莹他们急着上前线，大家都体谅在此战乱中租到船已不容易，并无怨言，船小人多，又逆流而上，船速很慢，金山、田方、贺露等几位男演员脱光了脚，挽起裤腿，下船帮船夫拉纤，他们和船夫一起，“嘿哟——嘿哟”地叫着号子，声音十分雄壮。小船劈开层层波浪，飞速向苏州驰来。

王莹站在船尾，手搭凉棚，放眼远眺着那战火纷飞的上海市，她心潮起伏，壮怀激烈，默默地说，再见吧，大上海！为了保卫你，保卫祖国，我们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迎接新的战斗考验！

一路上，日寇的飞机，象乌鸦一般，一群接一群从东方飞来，时而盘旋侦察，时而俯冲轰炸。王莹他们仰头怒视敌机，义愤填膺，他们高唱起《大刀进行曲》：

六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

激昂、雄壮的歌声，压过了敌机的呼啸声，在田野和天空回旋荡漾.....

船到苏州后，全体队员上岸，洪深到亲戚家去借钱。不想，几位亲友都走光了。没有办法，只好由金子兼拿着洪深的名片去找苏州的“大亨”刘先生，借了二十元大洋，买了沪宁路的火车票，向南京进发。因为钱少，他们买的是四等车票，车厢里拥挤不堪。车速慢得如同爬坡的老黄牛一般，直到傍晚，才捱到离镇江只有一站的一个破旧小站。透过车窗，王莹看见站台上许多老大娘在奔波忙碌着，她们挑着茶水，抬着稀饭，热情地招呼旅客们下车来。王莹他们刚一下车，一群老大娘立刻争相端来热气腾腾的茶水、稀饭，还七嘴八舌地说：“辛苦啦喝杯茶喝碗粥吧！”

茶水、稀饭的香气弥漫在小站台上，亲热的老大娘围着旅客。饿了十几个小时的旅客们，一面喝着茶水和稀饭，一面向老大娘们表示谢意，有些人过意不去，还掏出钱给她们，谁知老大娘们却分文不要，连连摆着手说：“我们不要钱呀，为了抗战出把力，哪能要钱呢？我们这里，方圆近百里，乡乡镇镇都这样呀，我们也不能落后啊！”

王莹喝着热乎乎的稀饭，看着大娘们那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听着她们“要为抗战出一把力”的话，不禁热泪盈眶，她想，中国的民众多么可敬可

爱啊！这些老大娘忍受着饥寒交迫，扭着小脚，跑到车站来，为去前方的人送茶送饭，这情意有多深哪！她感到中华民族有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她挥泪与大娘们告别。一种激奋之情充溢胸中，列车开动了，她小声唱着：

同胞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

到前线去吧，  
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

“西安事变”之后，在国内逐渐形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政治局面，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了。

二队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决定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第五战区的官兵中去，到前线去宣传抗日救亡，开展抗战戏剧活动。

当时，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政治上比较开明，对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较为拥护。桂系虽与蒋介石集团有较深的矛盾，但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能顺乎民心，审时度势，与蒋介石捐弃前嫌，李宗仁、白崇禧亲自飞到南京，同蒋介石合作。李、白这一举动，受到许多爱国军民的欢迎。

二队在离上海之前，大家委派洪深去见李宗仁、白崇禧。他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拿到了冯玉祥、李济深的介绍信，来到南京白公馆。不巧，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正在筹划徐州合儿庄战役，不在南京。国民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也因开会，不在馆内。洪深只好将冯、李的介绍信留下，回到下榻的南京下关的小旅馆内等候回音。

白崇禧开会回馆后，一见到冯玉祥、李济深的信，立即给李宗仁打电话，两个人商量后，决定对救亡演剧队表示欢迎。白崇禧放下电话后，当即叫来了自己贴身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和广西绥靖公

署上校咨议宣古渔，他将冯、李的信给谢、宣看了一下，然后指示说：

“你二人代表我，去见洪深先生。你们告诉洪深先生，德公和我都非常敬佩洪先生是一位话剧界的先驱和著名教授，我们和广西部队的全体官兵都殷切地盼望洪先生率领剧团到前方来，我们当协助剧团解决各种困难，使他们顺利进行工作。”

谢和赓和宣古渔二人，都是我党派入国民党桂系中的地下党员。谢和赓早在一九二六年，年仅十四岁时，就在兄长谢铁民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一九三一年到北平读大学，不久又参加了社会科学家联盟和反帝大同盟。一九三三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华北党组织即派他赴察哈尔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工作，任吉鸿昌将军的秘书。察哈尔抗战失败后，华北党组织又派他回广西从事桂系上层的地下工作。通过同乡、同学马仲孚的引见，当上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他的真实身份，除了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叶剑英等几位中央领导知道外，谁也不知道，只知他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

宣古渔是谢和赓的亲密战友，他也曾在吉鸿昌将军手下任过师长，后同谢一起打入白崇禧的部队里，担任广西绥靖公署的上校咨议。

两个人乘坐一辆林肯牌高级轿车，向南京下关驶来。谢和赓对洪深早已久仰大名，他对自己有幸去拜见洪先生，十分高兴，对宣古渔说：“这位洪先生很可敬，是一位爱国的教育家和戏剧家。”

我在北平读书时，看过他写的《农村三部曲》，很感人。”

说着话，汽车已到下关洪深住的小旅馆前，司机按了几声喇叭。谢、宣走出汽车，正赶上洪深迎了出来，三个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在谢、宣作了自我介绍之后洪深热诚坦率地说：

“承蒙冯玉祥、李济深两位将军荐举，前来拜见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位将军，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李、白二将军毅然捐弃前嫌，主动飞宁与蒋先生合作抗日，我本人对此深表赞赏！因此，我组织的救亡演剧队，很愿意在李、白两公指挥的部队里，在前线一带的农民中演出抗战剧目，提高士气，动员民众支援前方，军民共同对敌，保卫祖国。我们全体队员决心与火线上的将士共存亡，与残暴的敌人血战到底！”

洪深那炽热爱国之情，一下子就感染了谢和赓和宣古渔。谢和赓以敬佩的目光看着洪先生，很诚恳地说：

“对洪先生和你们二队的爱国热忱，我们深表敬仰之意！我和宣先生，过去都是参加察哈尔抗战的人，宣先生曾任吉鸿昌总指挥兼军长部下的第五师师长，我曾任吉鸿昌将军的秘书——在当秘书之前，我还是一名三等兵咧。”

说到这里，宣古渔笑着插言道：

“你只当了三天兵，就提升为秘书了！洪先生，谢先生是位有作为有思想的青年，在察哈尔和广西，都为抗战作了许多工作……”

“谢和赓截住宣古渔的话头说：

“洪先生，白将军要我们来看您，并代表他表示，无条件地热烈欢迎你们队到刚成立的第五战区工作。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受到前线官兵的热烈欢迎。”

洪深在来南京联系工作之前，曾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麻烦作过种种设想，据他多年观察，国民党的党风腐败不堪，官僚积习很深，对民众的抗战要求，虽已不象过去那样镇压，但也往往置之不理，或大泼冷水。而眼前这两位青年军官却毫无一般国民党军官的恶习。特别是年轻的谢和赓，热情如火，举止不凡，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使人一见一谈，就有肝胆相照之感。他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诚恳地代表李、白表示，热忱欢迎二队到五战区宣传演出，实在是喜出望外的事。洪深感动地说：“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一定将李、白二公的美意带给二队全体队员，这对我们全队将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接着，洪深介绍了全队的情况。当说到王莹时，洪深称赞她是文艺界“能文能演的女明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她甘愿放弃大都市的优裕生活和演员的优厚待遇，并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金银首饰变卖献出来，奔赴前线，决心与前线的士兵和农民同甘苦，共同与日寇作殊死的战斗。

洪先生对王莹的赞扬，深深地吸引了谢和赓。自从他参加革命后，对深受青年学生欢迎的“洁白影星”王莹就很敬慕，他很爱看王莹主演的《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自由神》等影片。王莹塑造的女性形象，她那真实、朴素、深沉的艺术风格，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莹主演的话剧《赛金花》轰动南国剧坛的消息，也曾引起过他的极大兴趣。谢和赓从小就爱好文学，诗歌和音乐。谢和赓时常看到王莹在著名报刊如《东方杂志》、

《现代杂志》上发表的散文。其感情之真切，意境之优美，文学之流畅，常使他爱不释手。作为一个崇敬王莹的观众和读者，谢和赓多么渴望见一见这位“影星”啊！听着王莹那感人的事迹，作为一个与王莹有着同样报国志的青年人，谢和赓此时此刻感到有一种感情上的共鸣。他很想会见王莹，但又不好启齿，只好等以后再说了。

洪深从宁返沪，当即把谢和赓、宣古渔代表李宗仁、白崇禧，欢迎二队快到前方的意见，告诉了金山、王莹、洗星海和其他队员，大家听了都异常振奋，到前线去的愿望快要实现了！队员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洪深还向金山、王莹、洗星海称赞：“那位年轻的谢秘书，热情得就象一团火一样，一见面，就使人感到温暖，他豪爽、开朗、诚实，毫无国民党军官的那些恶习。这样的青年，真难得！我过去所接触的国民党军队的青年军官中，是从未见到过这样可爱的青年人的，没想到，桂系军阀李、白身边有这样的青年秘书！真是难得啊！”

王莹和金山、洗星海三人，都静静地听着，在他们的印象中，洪深虽然一向是十分爱才的，见了才华出众的学生和青年，他总是要夸奖几句的，但象今天这样称赞谢秘书的，却很少听到。王莹的心目中，第一次印上了“谢秘书”的形象，她一向是很相信洪先生的眼力的，凡是她看中的青年人，都是不会错的。

八月二十一日晚上，洪深率领二队全体队员到达了南京，住进了交通旅馆，男女各一室。第二天，他开始向熟悉的朋友去募捐，筹集活动经费。许多好友听说二队奔赴抗战前线，都慷慨解囊相助共募得数千元，真是满载而归了。

洪深安排好全队的活动后，立即通过朋友转告谢和赓，他们想尽快到五战区去。谢和赓很快驱车到交通旅馆来，看望二队的全体队员。洪深将金山、王莹、洗星海等队员一一介绍给他，并将事先开列好的队员名单交给了他，请他转报李、白二将军。

百闻不如一见。王莹的美貌出众，远远超出了谢和赓原来对她的想象，那双乌亮、明澈的大眼睛，宛如莲花瓣上闪动的露珠，使他一看便想起家乡桂林那澄清而妩媚的漓江。一件很合体的蓝旗袍，衬出她那袅娜、苗条的身材。她静静地端坐在桌子旁，面向谢和赓，微露笑意，显得十分端庄、文静。她专心地听洪深、金山、谢和赓谈话，偶尔也简短地回答一下谢和赓的问话。在她眼里，这位谢秘书确实是仪表堂堂，气宇轩昂，那双明亮的大眼睛里，闪着热情的火花，眉宇间透出一股睿智、英武之气，从谈吐中，可以看出这位热血青年，对祖国，有着一片赤胆忠心。王莹看了看谢和赓那笔挺的军服和中校军衔的领章，心头掠过了一丝遗憾之情，这么好的一位青年，怎么去给军阀白崇禧当秘书呢？谢和赓从王莹那不愿多交谈的态度中，似乎也感到她对自己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还存有戒心。对此，他虽然不无憾意，但他设身处地地为王莹一想。心里却更增添对她的敬意。

二队在南京停留了约十日，每天除改编、排演五个剧目之外，就是请人来讲军事常识，救护防毒。五卜剧目是：《放下你的鞭子》、《保卫芦沟桥》、《九一八以来》、《日军暴行》、《在东北》。这五个剧目，在思想内容上是有联系的，可以说是一个宣传抗日救亡的连续剧。王莹他们日以继夜地排练着，还挤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学习救扩伤病员的包扎、消毒等技能。

## 第十七章前线相会

在二队离开南京赴徐州前线之前，谢和赓第二次驱车到二队驻地表示欢送之意。他与王莹、金山二人进行了一次较深入的交谈。经洪深介绍，又经过第一次面谈，王莹和金山都对谢和赓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他二人对这位年轻有为的军官的身世和经历都很感兴趣。作为地下党员，王、金二人也很想通过与国民党要员的接触，摸清对方的底细，进而伺机做一点“赤化”工作。谢和赓呢，除了要来完成送别的公务之外，也还有想多见王莹一面的隐情。世上谁不愿多见见自己所崇敬的人呢？更何况王莹是一位令人倾慕的“女明星”呢，更何况她那充满青春美的丰姿象磁石般吸引着他的心呢？当然，谢和赓很清楚，党的地下工作的铁一般纪律，不允许自己在王莹面前暴露身份，但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大背景下，他完全可以与王莹这样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结为战友。

王莹和金山问起谢和赓的抗战经历来，他诚实地说：

“我到北平读大学不久，就遇上了‘九·一八’事变，我就开始在同学中做有关抗战的宣传工作。察哈尔事变前，我的教授介绍我到张家口参加冯玉祥部队，开始我是三等兵（西北军的官兵级别分三等兵、二等兵、一等兵、下士、中士、上士、少尉、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上校、少将中将、上将），但我只当了三天兵，便被提升为吉鸿昌将军的上尉秘书，跟随将军从事抗战斗争。察哈尔省抗战失败后，广西同乡又介绍我回广西部队工作，从一九三四年秋一直到现在，我与邓初民、马哲民等先生同为推动广西当局进行抗战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还担任过广西学生军的政训负责人，向学生做口头和书面的抗日救亡宣传。我虽是个军人，但从宣传抗战上来说，我与您二位还可以说是同事哩。”

金山王莹听了都笑了。金山称赞说：

“谢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抗战宣传工作，劳苦功高，深表敬意！谢先生一定有丰富的宣传抗战的经验，还望对我们二队到五战区的工作，多多指教，多多关照。”

接着，他又把事先和王莹商量好的问题，向谢和赓提出：“谢先生，您现在在白崇禧将军身边做机要秘书，工作一定很繁忙。请问，您具体都做些什么工作？”

谢和赓告诉他们，他除了掌管白将军的草拟文电和文牒事务外，还兼任蒋介石统帅大本营的秘书，主要工作是办大本营国防会议的秘书和记录工作。金山听了，盛称他从事的工作，都“事关全国抗战的全局。”非常重要。

话谈得很投机，谢和赓的谈兴越来越高。金山说他的工作“事关全国抗战全局”的话，他觉出有恭维的成份，并不以为然。但是，何为全国抗战的全局”的问题，确实是一直牵动他每根神经的大事。从察哈尔省抗战失败以来，他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关注着抗战的命运和前途，求索着救国的真理和道路。他总结了抗战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孕育多年的“全民总动员的军事计划”形成了他准备把这个计划呈报给党组织，同时上交给蒋介石。他坚信自己的计划是正确的。谢和赓觉得，金山、王莹二人，跟自己一样，也关心着“全国抗战的全局”的大事，他不妨跟他二人谈一下自己的想法，听听他们的意见。于是，他胸有成竹地说：

“金山先生、王莹女士，我认为，全国抗战的全局中最重要的就是，动

员全民族都投入抗战，。草拟了一个《全民总动员的军事计划》，准备呈送给蒋委员长，建议组织和训练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省县的游击队，用这个全国性的游击队的力量来协助全国正规军作战。这计划如能实现，我们全民总动员起来，村村县县都有游击队，使日寇到处挨打，可以肯定，我们四万万同胞，一定能战胜小日本！一想起打游击来，我就坐不住，真想当一名游击战士啊！”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王莹，睁大惊喜的眼睛，十分感兴趣地听谢和赓讲述他的计划，她很钦佩眼前这位青年军官的超人的胆识，他竟有如此远见卓识！王莹以抑制不住的热情，站起来说：

“谢先主，你的计划好极了！你要当一名游击战士的想法，和我们出发前的想法完全一样啊！我自己就非常敬佩和羡慕游击队员！我也很想当一名游击队员！我连作梦都梦见，我和士兵一道守在战壕里，一面拿枪打敌人，一面唱歌演戏，鼓励他们奋勇杀敌。我想，在战场上，就是为保卫祖国牺牲了，也是快活和光荣的呀！”

谢和赓感到，王莹的那番知音话语，字字句句，如同一滴滴甘露，渗进了他的心田；王莹感到，谢和赓的《全民总动员的军事计划》字字句句，都凝集着他那满腔的爱国热情，也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一种志同道合的友情的种子，在她的心田里也发了芽。

九月初，二队唱着队歌，高擎着队旗，奔赴第五战区的最前线，随广西部队转战徐州、开封，郑州、商城、潢川、宋阜、洛阳、浍水、大别山等地。他们步行了十五个省区，跋涉两万二千五百多里，途经几百个乡镇，目睹过一百五十多个大小战斗，沿途为部队、农民靖养了无数的文艺活动骨干，光战士剧团、农民剧团、学生剧团就有四十多个，歌咏队多达二、三百个。在抗战前线，二队成了享誉中原的“文艺铁军。”正如他们的队歌唱的那样：

在战火纷飞的火线上，

我们同英勇的战士并肩战斗！

我们走遍了乡村，

我们走遍了城镇，

在神州的大地上，

传遍坚持抗战的歌声，

撒播抗战戏剧的火种。

.....

二队走到哪里，便把抗战的戏剧、音乐演到哪里。战壕、山岗广场、土坡、荒地、庙宇、街道、集市、庭院、操场、营地等，都成了他们的剧场。部队多以连、营、旅、师为单位，观看他们的演出；在农村，大都为全村农民演出，有时还为几户农民演唱，演完一场，不及下妆，又赶忙转到另一个地方去演。一天常常要在不同地点演出六、七场。有时正演出时，敌机来轰炸，他们就跟官兵、农民一起隐蔽，等敌机飞走了，他们又接着演。有时在行军途中，官兵们吹号休息，他们却立刻分头到连队去教唱和演唱一些小节目。有时在火线上，他们同战士一起，守卫在战壕里，待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后，他们就立刻进行慰问演出。

王莹他们经常演出的五个剧目，即《九·一八以来》、《芦沟桥》、《日军暴行》《在东北》、《放下你的鞭子》，大小角色有二十来个，分别由十二个演员扮演，每个演员至少要演三、四个角色。王莹在五个戏中，都担任

主角或配角，戏与戏之间，她连轴转，每演完一场，刚一下场，就立即卸装、换装、化妆，忙个不停，简直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换场间隙，负责全剧音乐工作的洗星海，急忙跑到台前，站在幕布外，教观众唱抗日救亡歌曲。等演员化好了妆，舞台监督就隔着幕布，轻轻捅一下洗星海，于是，他就停止教歌。报完下面接演的剧目，退回幕后，等下场戏演完了，他再上来教歌。王莹作为全队主要的女演员，她演出的场次最多，仅《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演出的场次就多达八百五十余场。由于长时间连续演出，常常连吃饭也带着妆，不得休息，嗓子累哑了，人累病了。农民看了，又感动，又心疼，给她端来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条汤，要她喝下。王莹没有倒下，她不仅坚持演出，还在演出之余，教唱爱国歌曲，为战士写家信，或为老乡给前方的子女写信，因为王莹会日语，她还经常当部队的翻译，做日军俘虏的审讯和训诫工作。

二队是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集体，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生活上一律平等，患难与共。队长洪深，知道王莹比一般队员更劳累更操心，所以每次演完戏，他总是强迫着要王莹去休息一下，可王莹却往往带着妆，就跟大家一起到台上收拾道具，打扫舞台，有时住在农村老乡家，她总是先把每个队员的居住、饮食和其他生活有关的事情安排妥善后，然后才铺自己的床。天热时，她总是把凉快的床位让给别人；天冷时，她总是把热炕头让给他人。她身为影剧明星，又是全队的台柱子，却从不搞半点特殊，不谋半分私利，队员们关心她，有时偷偷地把她的床铺搬到比较舒适的地方，她非得还搬到原先比较差的位置去，甚至有的队员流着泪，苦苦求她让一次步，她也不依。剧作家颜一烟是在郑州参加二队的，她在《忆老同学，老战友——王莹同志》一文中，曾这样记叙王莹：

“在工作中，我逐渐了解到：王莹不但是个出色的演员、作家，而且是个有才能的领导者。她工作认真细致，还很有外交能力，队里有不少困难是通过她在外边辛勤奔跑解决的。

看着王莹那个瘦弱的身体，我总担心。她是长期生活在红灯绿酒、所谓‘冒险家乐园’上海的，是曾活跃于银幕及舞台上的名演员。她受得了这个累吗？吃得了这样的苦吗？可她不但和大家一样地走路、演戏，而且每次行动，她都是抢着背

东西，甚至于抢着装台。这也是大大出乎我的想象之外的。”

王莹对同志象春天般的温暖，她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有一次，洪深生病了，颜一烟代他赶写剧本《飞将军》，连续写了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王莹看了，就用自己每月仅有的一元生活费，买了一些湖北特产土豆和莲子粥，送给颜一烟，让她补补身子。颜一烟看王莹因过度劳累而日渐消瘦的身体，哪里吃得下这营养品，感动地说：

“莹，论累，你比我累多了，论身体，你也比我瘦多了，我过去是个运动员身体粗壮：看你那温文尔雅，弱不禁风的样子，我直为你担心呢？你是咱队的台柱子，要是垮了，可不得了。你更该好好补一补啊！”

王莹见她不吃，哪里肯依，装出撅嘴生气的样子，强迫她收下：

“你再不收下，我可真生气了！我们是老同学老战友，送你这么点点东西，都推说不要，真让人难为情。对我，你只管放心好了，经这半年多摔打，我比过去强壮多了。

颜一烟感到，实在是盛情难却，只好流着泪收下了。又有一回颜一烟为

了赶写春节时上演的一出喜剧《过黄河》，加班加点。当时正值十冬腊月，天气寒冷，写到深夜，冻得她手脚发麻，只好不时用热气哈着握笔的手。忽然，她感到有一股暖气扑来，回头一看，只见王莹悄悄地端来了一个炭火盆。那炭火红通通的，爆着小火星，冒着暖烘烘的光热。颜一烟顿时感到全身暖融融的，炭火映红了王莹的脸颊，颜一烟鼻子一酸：

“啊，莹，你真是雪中送炭呵！你自己，多么象一盆火哟，总是给人以温暖、鼓舞和力量！”

在抗战处于最艰难的日子里，深入敌后的各个救亡演剧队，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困难。有几个队，在国民党区活动不仅经费上有困难，而且，在演出上也遇到不少麻烦，有一个队因为唱了一首反“磨擦”的歌，就差点被国民党军官强令解散。二队的境遇，较其他队要好一些，这主要是因为谢和赓一直在想方设法帮助他们。他既是白崇禧指派的联络员，也可以说是二队的保护人，周恩来同志已指示他，要多方支持演剧队的工作。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竭尽全力为王莹他们的活动提供方便。

在二队奔赴前线不久，谢和赓也随南京政府及大本营国防会议一起撤离了南京，他随白崇禧、李宗仁三次到第五战区，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和程潜到台儿庄向李、白表示慰问，谢和赓曾为蒋、李、白三人拍了一张合影，蒋居中，白居左、李居右。此照片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了，白、李十分高兴，称赞谢和赓摄影技术很好。谢和赓借机请李、白去看二队的演出。李、白二人在谢和赓等官员的陪同下，几次在宋阜等地观看了王莹和金山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后来又看了《九·一八以来》、《保卫芦沟桥》等剧目。官兵和老百姓看戏后的强烈反响，使李、白二人亲眼看到了二队演出的抗战剧目对鼓舞士气的良好作用，谢和赓又借机告诉李、白，二队在生活待遇上一律平等，他们与士兵、老百姓同吃、同住：王莹、金山等人一天演出六、七场，不辞辛劳等等。李、白对王莹、金山不怕艰苦，辛勤工作的精神深表钦佩，当即要谢和赓送去四千元大洋，给他俩改善生活之用，谢和赓立刻将钱送到王莹和金山的住地。王莹、金山二人都表示，国难当头，他们不能搞特殊待遇，这钱决不能收。谢和赓将王、金二人婉言谢绝的话回复给李、白，白崇禧又要他送五千元给二队全体队员，他们也同样坚决谢绝了。白崇禧对二队的爱国抗战的精神十分满意，他即以司令长官的名义，特向二队写了表示慰问和致谢的信，信中表示：第五战区全体官兵，非常钦佩洪深、金山、王莹和全体队员不辞劳苦，不惧危险，与前线军民共甘苦，同命运的爱国精神。这封慰问信，使王莹、金山和二队不收重金的感人事迹，很快传遍了第五战区，后来，周恩来、董必武和郭沫若等文艺界人士也知道了。

在商城、潢川、宋阜、浍水等地，在战场、营地、剧场、农舍，王莹和谢和赓几次相会，互相交谈各自工作的情形，使他们互相加深了了解。虽然彼此的战斗岗位不同，但两个人都感到，他们在并肩战斗着。在宋阜等前线，多次遇到敌机轰炸，谢和赓几次同王莹、金山等人一起趴在村庄郊野的上沟里躲避敌机。有几次王莹、金山等人在壕沟里，却见谢和赓跟白崇禧在小小农舌的指挥部里，冒着敌人的炮火，仍照常打电话，指挥军队作战。有一次，敌人的燃烧弹把指挥部附近的房屋和稻草堆打中了，熊熊大火离指挥部越来越近，谢和赓仍很沉着镇定地照常工作。金山、王莹等人看在眼里，敬在心中。事后，王莹以敬佩的口吻，对谢和赓说：

“您这个‘书生’，可真勇敢！我们看见炮火就离你们那么近的地方爆

炸，真为您的安全担心哩。”

谢和赓听了，心里感到甜丝丝的。

王莹他们演出的抗战戏剧和歌曲，把救亡的火种，燃烧到每个人的心里，激励着许多官兵抗战救亡的爱国激情和高昂的战斗士气，有一次，一师即将开赴前线，他们请王莹他们做“慰劳演出”。那是在河南的一个村子的土场上，为了避免受敌机轰炸，演出时间安排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四周一片漆黑。王莹他们在上场上搭了一个台子，用几块石头，架起十几扇门板，点上了火把和几盏豆油灯，放在台子四周，台前几排，坐着军官们，后面坐着一排排的士兵，周围站着村里的老百姓。军民都聚精会神地观看二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王莹扮演香姐，金山饰老头，田烈、邹雷饰徒弟，田方饰青年。王莹和金山那真挚动人的表演，深深地感染了台下的官兵和老百姓，当王莹一字一泪地控诉侵略者的暴行时，许多人都悲愤落泪。不想戏演到一多半时，突然刮起了风，天空乌云密布，闪着电，滚着雷，跟着就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风雨打在王莹的身上，全身的衣服都快湿透了，她感到有些冷。这时她向台下看了一眼，只见台下的官兵一点儿也没有移动，仍专心地看着他们的演出。这时，洪深附在一位长官耳边，问他怎么办。那长官跳到台上，大声说：

“弟兄们，救亡剧团的同志们，怕我们淋雨，问我们要不要看下去，既然，救亡剧团的同志们热心慰劳我们，演出这么好的剧目，他们不怕雨淋，难道我们怕雨吗？”

“我们不怕雨！”台下全体官兵异口同声地回答。

听着官兵们那雷鸣般的回答，王莹他们深受感动，又继续地演了下去。尽管雨越下越大，但是台上王莹等人依然一丝不苟地表演着，台下官兵的情绪随着剧情也进入了高潮，那激昂的情绪，真是难以形容啊！台上台下，互相呼应，全体官兵和一些老百姓，跟王莹他们一起高呼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回老家去！”

“向日寇讨还血债！”

接着，又全体唱了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真是声振天地，气壮山河，那歌声、口号声伴着雷鸣闪电，响彻云霄。

官兵对演出的强烈反应，对王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有一次，谢和赓把收集到的许多官兵的好评，告诉了王莹。王莹听后感激地对谢和赓说：

“谢秘书，我们二队全体同志，都很感激您！我们的工作，能取得一些成绩，都跟您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您对我们诚恳无私和严肃认真的态度，跟其他军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们都觉得，你真是我们二队的知心朋友！”

在谢和赓看来，王莹的这番知心话语，比被授予一枚英雄勋章还荣耀，还幸福！因为，这是从他所爱慕的人的心弦上奏出的知音之曲。

## 第十八章唤起民众

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王莹他们常常步行几十里，深入到村镇去演出，把抗战戏剧，歌曲送到农民的家门口，炕头上。每到一个村庄里，在一块空地上，队员们左手锣，右手鼓，锣鼓声很快把村镇上的大人、孩子都招引来，里三层外三层把他们围在当中，抽烟的老大爷，抱孩子的老大娘、纳底子的媳妇，围着白毛巾的小伙子梳着大辫子的姑娘，都用一种将信将疑的试探眼光看着他们，悄悄地议论着这一队从城里下来的“洋先生和洋学生”。

“干什么的？不是又来收什么联保税的吧？”

“哼，说不定又是派来宣传什么‘新生活’的？嘻嘻，让剃光头吃素、干活别光膀子，真是大白天，说梦话，扯淡！”

“哼，我看那都是当官做老爷的吃饱了撑的！没事陷折腾咱们老百姓。咱可不能吃二遍亏。”

.....

心诚则灵。等到王莹他们演完了抗日救亡的戏剧和歌曲之后，农民对他们的疑惑全消除了，热情的呼唤从农民的心里发出来：

“再演一出吧！”

“再唱一个吧！”

“我们长这么大了，还没看过这么好的戏哩！”

单纯、淳朴的农民们，每每看到剧中的中国老百姓遭受日寇欺凌，屠杀时，都怒不可遏，怒吼道：“打死东洋鬼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看到高兴处，笑容就象一道春天的阳光，在他们那被风霜吹打的脸上闪耀着。农民们开始把二队当做亲人来欢迎了。

“快到家里喝碗茶吧！”

“要不嫌俺家脏，就请到俺家来住吧！”

“教席（师），东洋土匪到了哪儿啦？离咱处有多远？咱中国兵可得把东洋土匪赶出呀，要不，俺这一家老小，俺们老百姓可遭殃啦！”

农民开始把王莹他们当做自己的贴心人！

王莹他们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住的，往往是农村公共的场所，庙宇、祠堂、公所，或者农民的家里。在土屋的地上，铺上一层稻草，盖上自己随身携带的薄棉被，从不脱衣服，倒身便睡下了。吃的，别说肉食，就是蔬菜，也难吃到。王莹他们，虽然一个个面容憔悴，但精神却很充沛，斗志也很旺盛。由于长时间睡地铺，衣服换洗得少，又没法洗澡，队员们身上都长了虱子。有一天，王莹跟颜一烟说：“我身上也长了虱子了，老痒痒。”这很快成了队里的新闻。因为在大家心目中，王莹一向有讲卫生的好习惯，衣着总是很整洁的。有人开玩笑地问她：

“你怎么也长虱子了？”

她说：“我和大家一样嘛！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人家农民，生活不知比我们苦多少倍哩！”

王莹他们演出的剧目，是随着时事的变化而变换的。剧本多是集体创作，或集体改编。初期的演出，往往采取活报剧的形式，后来，有了近十个上演的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和技术上，也都有了很大进步。《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在队里是保留剧目，但到一个新地方，从剧名到内容、从形式到方言，也都做一些改编，在大别山，就改剧名为《逃难到大别山》，到商城，又改

名为《逃难到商城》，因地而改名，使当地群众听着更亲切。

有一次，在河南省的一个县城里，当地农民告诉王莹他们：有的汉奸从日寇那里领来洋钱，就在敌机空袭时为他们放讯号因此，这个县城炸得很厉害。王莹他们听了，立即进行了讨论，当即编了一个《抬棺材》的幕表剧。他们找到县长，把要演的戏的内容告诉了他，县长正为县城被炸的事而苦恼，他欣然同意了王莹他们的建议。于是，在县城里就假戏真做起来。

一个被五花大绑的汉奸（金山饰），背后插着“汉奸×××执行枪决”的令旗，后面抬着死刑后将埋葬的一口真棺材，还跟着骑马的县长、法官、警察（均由真县长、法官、警察饰）等，在汉奸的旁边，有一位老太太（王莹饰），是汉奸的母亲，她哭哭啼啼地随着队伍踉踉跄跄地走着。就这样在县城里游了两圈，尾随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满街上都是人。汉奸被押到刑场时，跪在地上，在执行枪决前，法官凛然大义，宣判这汉奸通敌放讯号的罪状；接着，县长又训话，严正宣告，今后凡通敌放讯号者，一律执行枪决，严惩不贷。汉奸的母亲涕泪交流地痛骂“逆子叛徒”，痛哭这是其家门之大不幸，是家门之奇耻大辱。四周围观的成千上万的群众也怒视这个可恶的叛徒，“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肃清走狗汉奸！”的口号声喊成一片。一些房屋被炸倒、家人被炸死的人们，冲上去唾着叛徒，要狠狠打这个“千刀万刮的汉奸”，幸亏警察拦住了。那汉奸在同声怒斥中，哆嗦不止，叩头求饶，表示要悔过自新，乞求县长如能赦免他死罪，他就可以将全县所有汉奸的名单报告出来，并协助政府去逮捕他们。县长和法官当时议定，可以让他带罪立功，免于死罪，于是就把这个汉奸又带回县政府。——这出戏，除了王莹及其队友和县政府的几个官员之外，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假的，都以为是真人真事。这次假戏真做的演出，效果很大，不光这个县城再没有人给敌机放讯号了，就是方圆几百里的地方，从此也再没人敢给敌机放讯号了。这出《抬棺材》的活报剧，成了抗战戏剧史上传诵久远的一个趣闻。

大别山地区是革命的老根据地，有不少群众有打游击战争的经验。抗战期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村庄几乎都组织起游击队，但往往是人多枪少，一支二、三十人的队伍，才有四、五支枪。王莹他们在访问农民时得知，当地好多家中都藏有枪，只要献出来，不愁缺枪的难题不能解决。经过全队讨论，王莹他们根据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编了一出《沿街乞讨》的幕表剧。金山扮演一个老头，王莹扮演一个小姑娘。小孙女跟老爷爷沿街挨门串户的乞讨，向各户乡亲们哭诉：全家祖孙三代六口，祖母、父亲、母亲、哥哥全都惨死在日寇的铁蹄下，老爷爷因极度悲哀简直要疯了。小孙女一手领着神情半疯半木的祖父，一手拎着一只讨饭篮，如泣如诉，一字一泪的控诉，激起了许多农民的同情和义愤，凡是家里藏有枪支弹药的，都纷纷自动捐献给游击队。只有一户大地主，家里有大量枪支，却硬是不肯献出来，这户地主拥有一个庄园，要进他家，必须经过一道独木桥，桥下是深渊，足有五、六丈深。除家人出入之外，平时，老是吊起独木桥，不让外人进庄。于是，王莹他们与游击队商量，决定由金山等队员和一部分游击队，扮作日本鬼子，然后，四处放风，说鬼子来此“讨伐”，目标就是专为攻打那个大地主庄园而来的。地主闻讯，吓得六神无主，赶紧放下了独木桥，放游击队进庄园取枪，并恳求游击队与他的喽喽们共同抵抗“日军”。没想到这出《假洋鬼子》的活报剧，却如此见效。事后，提及此事，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

王莹和她的战友们演出的抗战剧目，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有一

次，王莹他们在大别山的一个村子里演戏，一连演了三天，上演的节目都不同。附近村里的农民们，有些人走了几十里路，背着破旧的被子，来看了三天戏。夜里，有许多农民就睡在台下的土地上，拣些树枝烧着火。王莹看着农民们围在火堆四周，有的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白天演出剧目的情节，还有些业余演剧队，在火光中排演着白天观摩的剧目。王莹心情很激动，虽然白天忙了一天，很累很困，她却怎么也睡不着。她和队员们把自己铺的稻草也给那些睡在地上的农民，然后，又辅导那些业余剧团排演节目。农民及业余演员都非常感动，夸奖道：“你们可真是我们乡下人贴心的好戏子哟！从古到今，没听说有你们这样的好艺人哟！”

王莹和她的“救亡伙伴”在各大中小城市的演出，同样也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他们沿着沪宁、津浦、陇海、京汉铁路线前进，他们的名声比他们的足迹传得更快更远。

在开封时，王莹他们二队和左明率领的五队会合了。两个队的战友们，交流了经验，都感到抗战戏剧，音乐，是夺取全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战场；必须把“唤起民众”放在首位，只有燃起全民抗战的怒火，才能打败日本侵略军；两个队的战友互相勉励：“拿戏剧、音乐作武器，贡献给抗战，不到胜利，决不罢休！”

王莹他们在开封大学大礼堂演出《九·一八以来》、《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三天六场，观众多达数万。河南省教育厅组织全开封市各大中学校师生来观剧，每次剧终，观众都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台前幕后，王莹他们被青年学生簇拥着，多少热忱的笑脸向着他们，多少双友谊的手伸向他们，多少个纪念册举过来请他们签名留念……

“官方代表”，还在王莹他们到来之前，就安排了一个“活动程序表”，各项活动还都派一名专职的“委员”来监督执行。王莹他们要独立活动，他就左一个“不妥”，右一个“不便”，层层设防。有一次，这个“官方代表”请王莹去给一个“民间团体”“辅导”。王莹一走进剧场，只见那些演员，男的穿着摩登式的西服，头发梳得油光；女的穿着所谓“曲线美”的旗袍，抹着口红。还有一个国民党报社的记者，脖子上挂着照相机。一见王莹进来，那些演员争着簇拥过来，还噼噼啪啪地拍着巴掌，摆出一副热情欢迎的样子。那记者也赶忙端起照像机，摆出立即要拍照的姿势。王莹来时早有察觉，她先对那摄影记者说了声“且慢！”然后，机灵地走到他身边，很有礼貌地说：“记者先生，我还没‘辅导’呢，您干嘛急着拍照呀？”那个记者为难地看了“官方代表”一眼，没有说话。那位“代表”陪着笑脸，有几分献殷勤地说：

“王小姐，诸别误会！您是当今最最受观众喜爱的戏剧明星，能光临敝团，荣幸之至！我们想您一定很忙，不愿多打扰您！故只请您和我们的演员合影，我们登报，在《海报》上说明您来敝团辅导之功。请王小姐不必客气。”

王莹感到这对她简直是莫大的污辱。但她压住火气，平和地说：

“我向来不喜欢虚荣！也不喜欢别人给我拍照，如果先生请我来，仅仅是为了拍照，那对不起，恕我不奉陪了！”

说完王莹转身就往回走。

那个“代表”，慌忙跑到王莹前面，张开双手，拦住王莹，点头哈腰地说：

“王小姐，请留步！您不务虚名，高尚高尚！您真要辅导敝团，实在求

之不得，万幸万幸！请多多费神，多多指教。”

王莹已看清了“代表”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她一到开封，就听说这个剧团是民办招牌，官办实体。因很少演抗战戏，不叫座，没多少人看，有时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多。“代表”拉她来，“辅导”是假，装门面是真。无非是妄想借用二队和自己在抗战戏剧上的声誉，蒙骗观众，多拉戏票。那位“代表”，死死纠缠，并使眼色给那些尴尬的演员，示意他们围住王莹。王莹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不露声色，一面做手势让演员坐下，一面盘算着脱身之计。她坐了下来，做出真要“辅导”的样子，向演员们讲了一些二队在军队，农村演出抗战戏剧的盛况，讲完之后，她请那“代表”把要她“辅导”的剧本拿来。

“代表”当即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个剧本，交给王莹，皮笑肉不笑地说：“请多多赐教，多多赐教！”

王莹接过剧本翻阅了一下，不由心头火起，那剧本纯属挂羊头卖狗肉的货色，打着抗战的旗号，贩卖的却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一党专政，领袖所示”的陈词滥调。

王莹合上剧本，看看手表，有理有节地说：“要排戏，先要好好看剧本，这常识，谅诸位也都懂得。我把这剧本带回去，好好拜读，研究一下，然后再另定一个‘辅导’时间。”

说完，就告辞了。第二天，王莹他们就按计划离开了开封。听说，那个“御用剧团”的一些演员听了她讲的二队演出抗战戏剧的情况后，觉得再不能留在团里演那些宣扬“一党专制”的戏了，便纷纷退出了剧团、参加了抗敌剧团。那个“代表”只落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王莹在感情越厌恶象“代表”这样的国民党党棍，也就越从心里敬慕谢和赓。他完全是另外一种人。虽然他也穿着国民党军服，可他多象自己的“同志”啊！每次在前线见到谢和赓，王莹总要关切问他那个《全民总动员的军事计划》上报后的情况，谢和赓告诉她，已经以白崇禧的名义，上报给蒋介石了。

王莹表示：“如果上面能同意您的计划，那该多好啊！”

谢和赓要她放心，他分析了抗战的形势，估计上面会同意他的计划的，他深有所感地说：

“国父孙文先生遗嘱里，把他四十年之革命经验，概括为‘唤起民众’四个大字。抗战要胜利，不唤起民众，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有的人却害怕民众，阻拦你们到民众中去，这种人，不是投降派，就是汉奸派，你们二队，一定要破除阻力，坚持你们‘唤起民众’的方向和目标，我觉得战争的伟力，就蕴藏在民众之中。”

谢和赓“唤起民众”的话，给王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她深有所感的。她在《别后》一文中，曾以诗一般的语言，总结了她在抗战中与民众“溶合在一起”的收获：

“如果说，那些戏剧，音乐，及所有文化艺术界的同人们，在抗战中，走到农村和前线是给农民和士兵们，带去了美丽、色彩、文化和诗的话；那么，农民和战士们，给予我们的，则是更丰富、更充实的人生教育，和一首以他们鲜血所写成的更动人更壮丽的诗了！”

## 第十九章抗战歌星

在中原的广大城乡，人们都知道冼星海名字，他谱写的抗日歌曲传遍了中原大地。而王莹正是冼星海的好帮手，他二人作为抗战作曲家与歌唱家的合作可说是珠连璧合，相得益彰。

冼星海每创作一首歌曲，首先要征求王莹的意见，请她先试唱，他凝神细听每个音符和节拍，然后再根据王莹和其他队友的意见进行修改。

有一天，冼星海从外面教歌回来，他一面啃着烧饼，一面在鼻子里哼唱刚酝酿构思的一首新歌。王莹见他吃又干又凉的烧饼，噎得直伸脖子，又捶胸脯，又晃身子，只好停止哼唱，那样子又让人心疼，又怪可笑的。她赶紧倒了一杯热水，送给星海。他喝了几口热水，润了润咽喉，对王莹说：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我们得赶快给前线的战士送寒衣，特别是华北战场的八路军，那儿不光冷得早，而且，冷得厉害！可不能让人民的子弟兵挨冷受冻啊！这几天，我编了一直《作棉衣》的新歌。”

说完，他把那咬了几口的烧饼放在桌子上，用手有节奏地敲击着桌子，轻轻地哼唱起来：

秋风起，秋风凉，  
民族战士上战场，  
上呀么上战场！  
.....

王莹从星海手里拿过来歌稿，细心地看了一遍。这是一首富有江南民歌风味抒情独唱曲，描写一个农村少女为前方将士赶缝棉衣的喜悦心情抒发了后方支援前方的爱国之情。王莹自幼就很喜爱江南民歌，民歌风味很浓的《棉衣歌》一下子就使她陶醉了，她不由地也哼唱起来，星海为她打着拍子，审慎地静听着，王莹那甜美的歌声，使他沉浸在一种音乐美的快感里。

秋风起，秋风凉，  
民族战士上战场，  
上呀么上战场！  
我们在后方，  
多做几件棉衣裳，  
帮助他们打胜仗，  
收复失地保家乡！  
冼星海问道：

“你唱着不觉得别扭吗？如果你唱着感到别扭，那民众就更不能唱了。你觉得这歌表达民众的感情吗？能激发大众支前的热情吗？”

王莹连连点头，称赞道：“这首歌很好，很抒情，很有感染力，江南民歌味也很浓，肯定能受到民众的欢迎。”

接着，王莹又提了一些修改的意见，星海连声称赞她提得好，一一按她的意见，作了认真修改。然后，他就伏在桌子上，一边继续啃烧饼，一边刻写蜡纸。晚上，他把那散发着油墨味的《做棉衣》歌片，分发给二队的伙伴们，请他们分头到各单位，边教唱，边征求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王莹和她的救亡伙伴从洛阳乘车到达武汉，住在汉

口吉庆街和瑞祥路转弯处的一幢房子里。

武汉文艺界在汉口银行工会举行欢迎二队的大会，王莹代表二队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在前线演出的情形，受到热烈的欢迎。随后，王莹又参加了武汉青年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大会，她在会上朗读了鲁迅的散文《野草》，然后唱了《鲁迅先生哀歌》，以寄托自己对鲁迅先生深切的怀念之情。应青年们的要求，她又唱了一支救亡歌曲《战歌》：

我们的心是战鼓，  
我们的喉是军号！  
我们挥舞起刀枪，  
踏上抗敌的血路！

.....

接着又唱了黄自的《旗正飘飘》：

旗正飘飘，马正萧萧  
枪在肩，刀在腰，  
热血似狂潮。  
旗正飘飘，马正萧萧。  
好男儿，好男儿，  
报国在今朝。

.....

王莹他们经常到医院去慰问从前方下来的伤病员。他们用观众掷到台上的铜板、银元、首饰、钞票等，买些慰问礼品，送到伤兵医院。

有一次，王莹、冼星海、金山等人提一筐水果，到一个住满伤兵员的医院进行慰问演出。病房里挤满了几十张床，几乎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王莹他们原来准备的小型戏剧没法演出只好站在病床的缝隙中，通过唱歌来进行慰问。

伤兵们都非常兴奋，挣扎着坐起来，或靠在被子上听他们唱歌。王莹看着那些缠着绷带打着石膏的伤兵，闻着医院里面特有的药味，对伤员的敬爱之情油然而生，他深情地唱起了聒耳的《慰劳伤兵歌》

你们正在为着我们老百姓。  
为着千百万妇女儿童，  
受了极名誉的伤，  
躺在这病院的床上！

.....

不少伤兵员听着这亲切的歌声，眼里闪着泪花。几个伤兵难过地低下了头，似乎有什么难言的苦衷。突然，一个截去下肢的重伤员，倚着双拐的手臂激动得抖了起来，他炸雷般地喊道：“别唱了！”

王莹被这粗暴的喊声吓了一跳，歌声猝然中断，病房异常地沉寂，气氛令人窒息。王莹、冼星海、金山和屋里的伤员，都惊诧地睁大眼睛，把目光投向那个发出吼声的伤兵身上。只见他痛苦得快哭出声来，肩膀剧烈地颤动

着，泪珠夺眶而出，他悲愤交加。沙哑的嗓音中满是哭音：

“各位先生，你们好心好意来慰劳抗日的战士！可我……我……我算什么！你们知道我和他，还有那几个弟兄，受的是什么伤吗？要是真象你们唱的那样，为了黎民百姓受了伤，我们死而无怨，也不枉先生们来慰问我们一场！——象我这双腿，要是跟鬼子拚刺刀被砍掉，我眉头皱一下，都不算个男子汉！我这腿呀，是……是那些当官的汽车逃跑时轧的呀！他们带着老婆、少爷、小姐只顾逃，一溜烟跑得不见踪影，我找谁报仇去呀！哼！我恨死了那伙卖国贼！”

王莹和全室的人听了这个重伤员的血泪控诉、对他悲惨遭遇非常同情，大家安慰了他一阵，直到他平静下来后，王莹他们才又唱了几支抗战歌曲，当唱到《救国军歌》，几个轻伤员也跟着他们唱了起来：

枪口对外，  
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我们是铁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王莹他们唱着，伤兵们也都一个个跟着唱了起来，声音的洪流越来越大。激昂的抗战歌声使伤兵们振奋起来。一些轻伤员情绪激动地对王莹他们说：

“我们要求上前线，和日本鬼子拚个你死我活！”

“对！上火线，打鬼子去！在这个鬼地方，简直把我们憋屈死了！”

一些重伤员也纷纷要求：“你们去打鬼子，我们也不能在这儿装熊！”

“别看我这双眼睛被该死的鬼子打瞎了，可我还有两只手啊！你们打机枪，我给压子弹；你们甩手榴弹，我给揭盖！”

“对，我们重伤员也去，我们可以给第一线的人做饭、擦炮、擦枪、磨刺刀啊！”

……

王莹被伤兵这种为国捐躯的豪情壮志所感动，眼里不觉涌出了激动的热泪。

一九三八年初，屹立在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春意融融，浩荡的江水，滚滚东流。武汉，这个多次经受血与火的洗礼的江城，政治气候好象也呈现出一片春意。军委会政治部，这个国共两党合作的机构宣告成立了！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同志任副部长，郭沫若同志任三厅厅长，田汉任三厅处长，洪深同志任戏剧科科长。二队改名为抗敌演剧队二队，金山任队长，王莹任副队长。

政治部三厅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决定从四月七日起，举行一次抗战扩大宣传周。在七天中，每天突出一个重点。第一天是文字宣传日；第二天是口头宣传日；第三天是歌咏日；第四天是美术日；第五天是戏剧日；第六天是电影日，最后一天是全市大游行。

王莹以忘我的战斗热情，投入了宣传周的热潮之中。除了演戏，一有时

间，她就到歌咏团，民众团体去教歌。“江城无处不飞花”，武汉三镇，到处都洋溢着战斗的热情。

四月十日上午，晴空万里，春风拂面，彩旗飘扬。歌咏大会在汉口北郊的华商跑马场举行，一支支歌咏团，雄赳赳地步入会场。郭沫若同志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开幕词《来它个四面倭歌》。

全场歌咏开始了。由冼星海任总指挥，张曙任副总指挥。王莹站在台上，和群众一起引吭高歌。顿时，广场成了汹涌澎湃的战歌的大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打回老家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到前线去，一起上前线”，“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雄壮嘹亮的歌声，象怒潮一般，此起彼伏。响彻天空，它震荡着全武汉，也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江城人民的热血沸腾了！

晚上，又举行了史无前例的水上歌咏大游行。王莹站在指挥船上，只见几百条船在浩瀚的江面上，展开了一幅异常壮丽的画面，数十条火龙在江面上飞舞腾跃，火花灯影，映红了江面，激越的救亡歌声和滚滚江潮溶成一片！王莹深情地俯视着万里长江，她心潮起伏，热泪滚滚。王莹心中充满了无限的自豪感，她昂首挺胸，放声和十几万歌咏大军一起高唱着抗战歌曲，高呼着抗战口号，歌声、口号声、江涛声，汇成气吞山河、响彻云霄的中华民族团结战斗的最强音，它传遍了蛇山之颠，黄鹤楼头，江汉关前，龟山脚下，响彻大江南北，传遍祖国大地！

## 第二十章遍地开花

抗战扩大宣传周，是我们党在统战区所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周恩来同志对这次活动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一要扩大宣传对象，二要扩大宣传范围。周公对二队在大别山地区演出那么多街头剧，特别是《放下你的鞭子》表示很赞赏，认为这种街头剧是向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宣传抗战的最有力，影响最大的戏剧形式。王莹他们在汉口日租界等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郭沫若及文艺界的田汉、夏衍、阳翰笙、洪深、老舍等同志都看过三、四次。后来，在一次座谈会上，大家在座谈怎样更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时，王莹他们提出用“流动舞台”的方法，得到了大家的赞同。这种“流动舞台”就是在一辆大卡车上，搭上简单的布景，安上扩音喇叭，敲锣打鼓，开到宽敞的地方，进行演出。“流动舞台”开到哪里，观众就围在卡车周围，越聚越多。开始，先由洪深同志发表演说，宣传抗战的形势和任务。讲者激昂慷慨，闻者心潮澎湃。接着，由冼星海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最后，由王莹和金山等人演出戏剧《日军出征恨》、《放下你的鞭子》等。演完后，请观众让出一条道，卡车穿街绕巷，停停演演，演出效果比剧场好得多，观众人山人海，车夫、苦力、店员、小贩、买菜的家庭妇女，卖报的小孩，没钱买票的许多难民……许多不能进戏院的人们都能看到王莹他们演出了。不少人，跟着卡车满街转，连着看几场还不忍离开“流动舞台”。

王莹他们除了上演原来那五个保留剧目外，还演出了他们集体创作的剧本《米》、《飞将军》（颜一烟执笔）。这两个剧本公演后，轰动了武汉三镇。

《米》是根据抗战中事关国计民生的米价问题编写的活报剧，其结构很别致：有一个第一幕，三个第二幕。第一幕提出问题，有米怎么办？三个第二幕作了三种回答（一）发国难财，任意抬高米价；（二）充当汉奸，暗中资敌；（三）深明大义，按定价卖出，利国利民，支援抗战。这个戏，他们用湖北方言演出，反应很强烈。大幕一闭，王莹他们走到幕前，问观众：“这三条路中哪一条对呀？我们应该走哪一条路呀？”台下立刻轰然回答：“第三条路对！”“应该走第三条路！”接着，就高喊口号：“支援抗战，把米按定价卖出去！”“反对囤积居奇！”“反对投机倒把！”“打倒资敌的奸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一些学生看了《米》剧的演出后，还自动地组织宣传队，走街串巷，向商店老板宣传《米》剧的剧情和答案，商店老板们也纷纷表示“走第三条路，当爱国商人。”这个活报剧的演出，稳定了物价，也稳定了民心，支援了抗战。

《飞将军》是通过一个家庭成员的不同表现，歌颂空军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批判了颓伤悲观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错误思想。洪深在选派角色时，想特邀中国旅行剧团的唐若青来扮演女主角陈怡仙，但又想到王莹一直是主演，有些犯难。谁知王莹得知此事后，立即向洪深表示，唐若青主演陈怡仙这个女主人公，比自己更合适，自己甘愿演配角庄毅贞。王莹这种态度使洪深很受感动，他对全队的同志说：“王莹不务虚名，成人之美，真是难得啊！”队员们也都交口称赞。

《飞将军》的演出，使中国空军第一次登上了话剧舞台。在当时空战日益激烈的关头，这个剧的公演，使空军战士备受鼓舞和教育，每场谢幕后，

许多空军战士仍在剧场里久久欢呼不走，有些人竟至跑到后台，向演员表示敬意，并纷纷表示，向剧中的空战英雄徐卓午学习，奋起救亡，英勇杀敌，为国立功。有一个空军中尉，紧握洪深的手，非常激动地表示“洪导演你注意看报吧！要是有这么一条消息：空军中尉×××击落日寇飞机一架，那就是你们这出戏给我的力量！”在武汉支援抗战的苏联空军将士，也很感兴趣地观看了演出在台下高呼抗日口号，称赞王莹他们演出的成功。

不久云集武汉的的十三个演剧队，举行了一次空前盛大的联合大公演，为华北义勇军募捐。演出的剧名叫《最后的胜利》，剧情主要写一个农村的青年男子，为了反抗日寇的侵略罪行，保家卫国，毅然告别了可爱的家乡和未婚妻，英勇地走上了杀敌战场，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编剧是田汉，导演是洪深，应卫云为舞台监督，参加演出的单位几十个，戏剧工作者数百人，全剧分四幕，人物有一百多个。大家一致推选赵丹和王莹分别扮演男女主角。

这是一次阵容整齐，规模巨大，排演神速的联合公演。有些人，一听说计划一个礼拜后就公演，连连摇头，说“不可能”。王莹却说：“在战争中排戏就如同打仗一样，要分秒必争，速战速决。现在是战时，一天要当两天、三天去用！”

田汉，这位杰出的剧作家，气魄之大下笔之快，构思之奇，简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王莹见他在一间小屋里，奋笔疾书。写到高兴处，不禁朗朗大笑：写到悲愤处，又不禁舞拳挥泪。他写完一页，一个“交通员”，立即拿走，送进另一个房间，那里五个人立即紧张地刻起钢板字。此时只听“哗哗”的刻字声和“嗖嗖”的推印声交响在一起。刚刻印完，“交通员”一拿到刚刚印出的台词，便飞跑着送到演员排戏的房间。王莹、赵丹等演员一拿到墨迹未干的一张张的台词，马上背诵、排演。人称“洋博士”的洪深，要求演员们，“不要做戏，要做人”，他让演员们都记住他的饶有趣味的“室塔诗”：

听  
反应  
接得紧  
一刻不停  
越说越有劲  
不做戏要做人  
印象考虑再出声

王莹深知，这首“宝塔诗”里，凝聚着洪深在艺术上的真知灼见。王莹和赵丹作为男女主人公，背台词、练表演的任务很重，连吃饭时，仍在不停地背诵、体验台词，天天都要排演到深夜。在公演的前一天，田汉、洪深一起，排戏到后半夜，才满意地说：

“好了。休息吧！明天就要演出了！”

王莹、赵丹他们齐声说：“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就要演出了！”

洪深和田汉不觉看了看表，才发现已经下半夜两点多钟，两个人不禁相对爽朗大笑：“哈哈，是今天喽！”

联合公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每场闭幕之后，都有许多进步人士到后台向王莹他们表示慰问和祝贺。有一次，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来到后台，老

人和洪深、田汉、王莹、赵丹等一一握手，鼓励说：“辛苦了！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啊！当前，宣传抗战救亡太重要了！你们都是抗战尖兵，要多多努力啊！”一些演员不知这位老人是谁，王莹就小声耳语告诉他们：“这位老先生，就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因而坐牢的‘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啊！”

五月的一天，冼星海同志兴冲冲地跑进二队的宿舍，激动地大声叫喊：“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周恩来同志要来给我们作报告啦！”立时，宿舍一下子就欢腾起来。王莹他们，忘记了疲劳，忙着洗脸，换上整洁的衣服，打扫房屋，整理床铺。王莹等几个同志还拿上平时积蓄的生活费，去买来茶叶，准备招待周恩来同志。

清晨，阳光照进宿舍，二队的全体队员们，就站在门口迎候着周恩来的到来。

来了！来了！周恩来同志准时来到了二队住处。王莹凝望着周恩来同志那匀称的身材，英俊的浓眉，睿智的双眼和亲切和蔼的面容，眼里闪着激动而幸福的泪花，和周恩来同志紧紧握手。周恩来深情地和同志们一面握手，一面用爽朗的语调招呼大家：“同志——同志——你们辛苦了！”他随便坐在地铺上，摸着棉被，关切地问王莹他们晚上睡觉冷不冷，生活习惯不习惯。然后，他向大家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还兴奋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在五月八日，发表了光辉著作《论持久战》。他号召同志们，以戏剧这一有力宣传武器，告诉人民抗战的艰苦性和长期性，鼓动民众，奋起抗战救亡，要提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临走时，周恩来同志握着王莹的手说：“王莹同志，我希望能多看到你的演出，你现在演得很不错呵！”

听了周恩来同志这关切鼓励的话，王莹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她在心里默默地发誓：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要为抗战做出更多的贡献！

六月底，阳翰笙同志召开了武汉各界“七七”周年筹备会，王莹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的身份，参加了艺术组的筹备工作。“七七”那天，王莹他们的演出活动是在献金台周围进行的。献金台周围，挤满了献金的人们，有工厂的工人，有郊区的农民，有船员，还有人力车夫、店员、小贩，甚至还有乞丐。人们献出的有纸币、银元、铜板、银元宝、银盾，还有耳环、手锡、戒指、珠宝、药品、衣物等等。”中共献金团”开着大卡车来到献金台，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邓颖超等中共领导兼国民参政员都将其七月份的薪金，全部献了出来。一个人力车夫，拉着客人，跑到献金台，客人给他两毛钱，他恳请着：“多给我两毛吧！我要献金！”客人给他一元。这个车夫掏遍全身，将一元二角全部献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颤颤巍巍地爬上献金台，献上了七个铜板，老人家说：“日本鬼子攻破徐州城后，杀了我们全家人，杀了无数乡亲，我和我孙子逃到汉口来，靠讨饭过日子。听说献金打鬼子，我特意赶来，把今天讨来的七个铜板献给你们，望你们快把日本鬼子打下去，替我们报仇雪恨！”老人边说边给献金台边工作的同志拜了三拜。王莹他们看了，都感动得落了泪。

献金活动进行了五天，最后一天达到了高潮，献金者如潮水般涌来，那情绪之热烈、兴奋、激越，非笔墨所能形容。最后一结算，多达一百多万元！王莹十分感动地和队员们说：“‘七七’献金，它是中国兴亡的一次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告诉全世界，中国不会亡！中国人民必胜，中华民族一定复兴！”

献金运动的伟大成果，给了王莹和她的救亡伙伴们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他们决心为民族解放的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热血！

## 第二十一章 红线相牵

在南京，王莹与谢和赓初识时，谢和赓曾向王莹谈过自己的《全民总动员的军事计划》的设想。此后王莹就一直牵接着这个“计划”能否实现。

谢和赓的“计划”，全称为《全体性全民总动员纲领之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它是谢和赓在南京失陷前起草的，身为蒋介石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和白崇禧副总参长机要秘书的谢和赓，以地下共产党员所特有的机警、敏锐，搜集着蒋介石集团的核心机密，这年仅二十五岁的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目睹祖国的大好河山、惨遭日寇铁蹄的践踏，他那忧国之心，难受至极，而在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争的火光，使他看到全民抗战最后胜利曙光。谢和赓根据我党抗日战争的政策和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对他在桂系和白崇禧身边工作的指示，草拟了这个方案，原来，他想起草后，建议自崇禧加以修改，以自的名义将方案呈报蒋介石，白崇禧看了方案后，虽表示同意这一方案，但他考虑再三，却不愿具名呈蒋，他对谢和赓说：

“我同意这个方案，我看还是以你的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和我的机要秘书的身份，呈报给何应钦总参谋长和我，再转呈蒋委员长。”

于是，谢和赓遵照自崇禧的意见，在国民党政府宣布迁移重庆前夕，将方案呈报给蒋介石，在蒋介石眼里，这个关系抗战全局的方案，不可能出自谢和赓这个小秘书之手，肯定是白崇禧这个“小诸葛”的意见，于是他批复“由白副总长研究”。白崇禧一见蒋介石对这方案颇为重视，就立即要谢和赓将方案印一百份，分发给各军军长，军政治部、各省主席、保安司令等。

南京失陷，谢和赓到了武汉，与我党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王明、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等会合后，他立即将方案呈给周恩来核阅，并请他转呈一份给“毛润之先生和朱玉阶先生”。他也是以“大本营国防会议的秘书”的名义呈给他们指正的，而不是以地下党员身份汇报的。

两天后，周恩来约谢和赓去他的住所。两个人一见面，周恩来就紧紧拥抱着他，亲切而热忱地夸奖道：

“没想到你在察哈尔只参加过短时间的战争，竟能写出这样具体的训练和组织游击战争的方案，太好了！”

接着，周恩来要谢和赓把这“洋洋万言”的方案，删减一半，将理论部分删去，保留具体方案，缩短为七、八千字的文章，投寄给蒋管区的报刊发表，谢和赓感到周恩来的指示很英明，如能见报，一可造游击战争的舆论，二可扩大宣传效果，使国统区的抗战军民也开展游击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国统区的报刊，却没有一家选登这篇文章。

为了落实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谢和赓又将文章寄给了香港《天文台》半周评论主编陈孝威将军。陈孝威是白崇禧在保定军校的老同学。经白崇禧的引见，谢和赓与陈孝威相识。待人爽快，热诚的谢和赓，给陈孝威留下了良好印象，南京陷落时，谢和赓曾帮他弄到从南京到汉口的船票，使他得以安全逃出危险混乱的南京。对此陈孝威很是感念不已。他一接到谢和赓的文章，即为其见解之新鲜，设想之周密，方案之具体所折服，不光在《天文台》连载了此文，还写了长达三百多字的按语：

“发动全国游击战争，为全体性全民总动员纲领之一，亦即被侵略国对侵略国惟一有效之答案。此原则，若以投票方式取决，可望一致通过。但其实施细则，览遍国中刊物，鲜得窥见。吾友谢和赓先生，本其以往实地参加

游击战争之经验，与近年来在广西省……努力从事广西民团干训工作所得之精髓，草为此文，确为大时代仅见之创作。……”

谢和赓一接到这篇文章后，十分高兴，马上拿了两份，送给周恩来同志一份呈他核阅，另一份又请他转呈毛润之、朱玉阶指正。周恩来同志也很高兴，夸奖谢和赓修改得好，文章确实很有见地，为在国统区宣传游击战争做出了成绩。

一接到这篇发表的文章，谢和赓立即想到了王莹。他马上把《天文台》上连载的文章细心地剪了下来，精心地订成一本小册子。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了一首小诗：

王莹女士：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  
保卫祖国的长城！  
我愿和你们在共同的  
战壕里做游击兵！

谢和赓的书法，是颇有家学渊源的，从小学到大学，在前方和后方，凡要成文的东西，他常常是用毛笔书写的。他父亲谢顺慈，是一位驰名全广西的书法家，在父亲的熏陶下，谢和赓从小就练就了一手好毛笔字，其笔势颇为劲健遒逸。这首借用《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小诗，每一个字，他都精于用笔，一笔一画，倾注着他对王莹的挚情。写完了，他满意地自我欣赏了一番。然后，又把陈孝威将军按语中“确为大时代仅见之创作”一句，用红笔标明，为了让心上人了解自己，他还把初中二年级写的抒发自己热爱家乡桂林山水的十首新体诗集《漓江之行》，也一併送给王莹。

谢和赓这些诗虽是处女作，但在描写家乡秀丽风光的诗句中，却蕴含着少年时代对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片真情，《桂林日报》副刊的编辑，对这十首诗竟出自一个十三、四岁的中学生之手惊叹不已，一字不改地发表了，桂林石印铺的老板，是经常请他父亲书写名片，请柬等印品的好友，他也出于爱才之意，把这十首诗石印了一百本，却不要分文报酬。谢和赓自从结识王莹后，他就一直想把自己少年的得意之作，送给意中人。

谢和赓巴不得把自己的一切，包括优点和缺点，成绩和失误，都一一敞露给王莹。他想《天文台》上发表的方案和《桂林日报》发表的诗作，肯定会使王莹对自己更加了解。

果然，在汉口王莹的舅母家里，当王莹和她舅母见到了他的方案和诗作时，都非常惊喜和赞赏，在座的金山，刘仲容也都露出赞赏的目光，作为王莹舅母兼养母的王氏，对谢和赓更是备加赏识。这位致力办学育人的老校长，很快就看出谢和赓是一位难得的好青年，要人品有人品，要才学有才学，要热情有热情，要勤奋有勤奋，十多岁，就写出那么好的诗篇，二十五岁，就订出那么高明的方案，真是人才难得！凭着母性特有的敏感，她已察觉出谢和赓对王莹怀有的爱慕之情。她知道，不少男青年都在追求王莹，但他们和谢和赓比，都显得相形见绌。在她眼里，唯有谢和赓才配得上王莹呢。

在此之前，王氏对谢和赓就有好感了。王莹经常称赞谢和赓的好话，早已灌满了她的耳朵。谢和赓的好友宣侠父、刘仲容经常到王氏家里来做客。王氏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谢和赓的身世，其父是个大书法家，大哥是诗人，

二哥是革命英雄，在第一次大革命中牺牲，她已在心里认定谢和赓应是王莹最好的伴侣。

今天王氏特别高兴，她立刻为谢和赓摆下一桌酒席。

王莹刚摆好宴席。王氏、金山、刘仲容就先后举杯，向谢和赓视酒。王莹知道除金山外，其余的人都不饮酒，故以桔子汁代酒。王氏祝酒时说：

“谢先生有如此爱国之心，报国志，济世之才。令人敬佩！陈孝威将军在按语中，称谢先生的方案‘乃是大时代仅见之创作’，我看这样的评语十分中肯！当此国难当头之际，谢先生献出这一救国大计，今已见报，可喜可贺！”

金山也热诚祝贺：

“王先生所言极是！自从南京初会谢先生之后，谢先生就给我们二队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本人，为能结识你这样的爱国斗士而深感荣幸，在五战区，谢先生与我们二队，同甘苦，共患难，我们都很感激。谢先生的方案，确为救国之大计，我完全赞同，衷心祝愿当局能采纳此计，使抗战从胜利走向胜利！”

轮到王莹祝酒了，她先为舅母、谢和赓、刘仲容都斟满了桔子汁，又为金山斟了一杯酒，然后才给自己斟一杯。只见她将玉杯举起，两颊微红，脉脉含情地看着谢和赓，深情地柔声说：

“谢先生，祝贺你的军事论文终于发表了！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喜事，刚才舅母和金山兄说了那么多赞美你的话，我真羡慕你！”

谢和赓深情地看着王莹，轻轻地和她碰了一下玉杯，然后一饮而尽，他感到，全身都甜透了。王莹那深意轻柔的话语，使他陶醉了！

《方案》虽然发表了，但是，国民党当局却迟迟没有付诸实施。呈上去半年多了，却仍不见动静。一直到武汉撤退前两月，蒋介石才对刚任命的桂林行营主任兼军委会军训部部长自崇禧说：

“你提出的在南岳成立中央训练游击战争培训班的建议，现在可以实行了，共产党搞游击战，很受民众欢迎，他们组织了那么多游击队，建立了那么多根据地，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一形势，我们也要部队学好游击战的战术，我们要快搞游击训练班，我已让汤恩伯找你商量，今后主要由你主持办游击战争训练班。辞修（陈诚）也同意这样办。”

蒋介石批准了《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决定在南岳开设游击战争讲习所了。

蒋介石接受这《方案》后，白崇禧对谢和赓的才能更为欣赏。谢和赓在白崇禧的身边和桂系上层的地位和声望也因此增高了。同时自崇禧了解，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中，是没有人懂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要训练游击战，非请共产党的军事专家不可。于是，他向蒋介石提出建议，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参加南岳军事会议，请他们派军事教官来。

蒋介石、陈诚、汤恩伯、刘斐等人，从战局需要出发，认为应实行正规军与游击队并重的方针，国军内确实找不到游击战的教官。因此，也都同意了白崇禧的建议。

在南岳军事会议上，国共两党代表共商了抗战大计，蒋介石在会上公开提出：二期抗战，游击队重于正规军。

我党深知蒋介石其人，认为他不可能放手发动民众进行游击战争，也不可能在各省、市、县都成立游击队，预见到蒋介石会借机扶植国民党的地方

杂牌军，派遣武装特务人员，打入沦陷区，争夺游击队的领导权，以对付和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但是，我党从抗战的大局出发，认为谢和赓同志草拟的《方案》，旨在实行全民总动员，在全国，特别在国统区开展游击战，在南岳开办游击讲习所，讲习所由我党派教官来讲课并进行训练，对宣传人民战争思想，在国统区开展游击战，肯定会很有裨益的。因此，决定派我党杰出的军事家叶剑英参加培训班的领导工作。

蒋介石批准了白崇禧草拟的南岳游击训练班的编制：由蒋介石名义上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为副主任，汤恩伯和叶剑英分别任正副教育长。八路军教官，都是富有经验的游击战专家。他们的教学，受到国民党军官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是学员们最受欢迎，最爱学的教材，它使学员中弥漫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迷雾为之一扫，象阳光一样，照亮了他们的心胸，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谢和赓看到谋划已久的《方案》终于得以实现，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它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解放，他也就如愿以偿了。

谢和赓立即将《方案》已实现的喜讯报告给王莹。王莹喜笑颜开，连声叫好：

“太好啦，太好啦！祝贺你，谢秘书！自从我知道你的《方案》后，我就更爱唱《游击队之歌》了，每当我唱这支歌时，就感到好象也在宣传你那《方案》呢，感到自己真的变成了一名游击兵了！”

说着，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了她在上海《救亡日报》上发表的敬文《在第二个马德里》，交给谢和赓，谦虚地说：

“这是我不久前写的一篇小文章，中心思想是，我便是一个小小的游击战士！请你多多指教。”

谢和赓见文章也装订了封面，上面也工工整整地写了一段话：

我和金山又仔细阅读了《天文台》连载你的文章，我们完全同意你的建议，我把你的文章给郭沫若、田汉、洪深先生看了。他们也都很赞赏你的《方案》。

希望你看了我的短文后，了解我们戏剧界的青年们，在这暴风雨的时代，我们的脉搏的跳动是和所有的爱国官兵相同的，正如你说的那样：我们和你都是‘共同的战壕的游击兵’。……”

看过这段话，谢和赓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滋润着谢和赓心中那颗爱情的幼芽，他欢悦中觉得其中“我和金山”几个字有些刺眼，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和王莹紧紧握手，激动地说：“谢谢你！你说的很对，我们确实是同一战壕里的游击兵，我们的脉搏将永远在一起跳动！”

有一段时间，谢和赓他们曾住在原苏联驻华领事馆。这里离二队住地很近。谢和赓和王莹见面的机会多了。城里举行进步文化活动时，王莹总是特邀谢和赓来参加。晚上，两个人也有时一起到外边散步、谈心。

有一天，谢和赓约王莹到江边散步，正赶上那天队里没安排活动，王莹准时按约会的时间来到了大江边。

圆圆的月亮，挂在高高的钟楼上。银白色的月光，给浩瀚的长江，雄伟的龟山，古老的黄鹤楼都镀上了一层皎洁的银光。满天的星星和江面轮船的点点灯火交相辉映。带有湿气的温柔的江风，使两个人都感到心旷神怡。

此时此刻，谢和赓再也按抑不住内心的激情，他要把心里的话毫无保留地倾述给自己的心上人。于是，谢和赓把个人私生活的的事，自己婚姻上的

悲剧，全都讲给了王莹。

原来，谢和赓在一九三四年，已和白崇禧妻子的一个亲戚结了婚，那是一桩很不称心的婚事。

谢和赓的父亲谢顺慈，在广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都很敬佩他。白崇禧有个小舅子叫马仲孚，他与谢和赓是一起长大的，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学，谢和赓品学兼优，在《桂林日报》发表过诗歌和散文，在全校是一名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学生。马仲孚一向很崇敬谢和赓，他家与谢和赓家又久为世交。在北平读书时，谢和赓和马仲孚虽不在一个学校，但作为同学和同乡，两个人交往颇多。北方党组织根据谢和赓有这种亲友关系，认为他有极好的条件可以打入桂系，争取在白崇禧身边工作。

谢和赓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很快利用各种亲友关系，打开了局面，得到了白崇禧的赏识和器重，在白崇禧的眼里谢和赓才气横溢，是个栋梁之才，对辅弼他走上国民党领袖地位将会大有用处。所以很快提升他担任自己贴身的机要秘书。

在盛行裙带风的国民党官僚阶层里，谢和赓的婚事又怎能挣脱密密麻麻的裙带网呢？他既然利用裙带关系打入了白崇禧的身边，为了使白的亲友都对他信赖不疑，完全把他视为“自己的亲信”，他就不能做一点有损这种裙带关系的事。当马仲孚、白崇禧等人连同他们的夫人、亲朋，都直接间接地来给他做媒，要把他们的亲戚许配给他时，谢和赓也就与她结婚了。

没有共同思想基础，也没有生活上协调一致的婚姻，怎能和睦美满呢？用裙带的绳索捆绑在一起的谢和赓和白崇禧妻表妹，又怎样相亲相爱呢？婚后，两个人都默默地咀嚼着没有爱情生活的苦果，不到一年，两个人就再也无法继续生活下去了，在家里，两个人同屋分居，在外面，两个人貌合神离。

白崇禧很快知道了这个内幕，他不但没有责怪谢和赓，反倒有几分同情他，在白崇禧的眼里，谢和赓品行端正，绝非喜新厌旧之人，凭着他机要秘书的英俊、才学和大好前程，有许多向他明里暗里递送秋波的女郎，而谢和赓却毫不动心。白崇禧清楚，谢和赓根本不喜欢自己的那位亲戚。强扭的瓜不甜哪，怎么能强让他们好下去呢？为了自己的一个亲戚，把自己贴身的机要秘书怪罪一番，那可不是他白崇禧能干的蠢事，谢和赓内心是苦恼的，这个无话不可向党言的年轻党员，首先向知心朋友宣侠父说了自己的心里话。宣侠父虽很同情战友在个人婚姻上的不幸，却警告他，千万不能在此时与夫人破裂，要维持关系，以免影响重要的地下工作。

谢和赓，硬是强制自己忍耐下来了。一天天，一月月，他有苦难言。

自从谢和赓在南京结识了王莹以后，宛如突然吹来一股温暖的春风一般，他心底里冰封着爱情之水，突然一下子解冻了，泛起了爱情的浪花。王莹，像一轮明月，升起在他心中的天幕上。当然，他也将自己对王莹那日益增长的爱慕都告诉了宣侠父。宣侠父认为，他和王莹，是“天生的一对红”。作为谢和赓的亲密战友他是多么想为他们搭一座爱桥啊！因此，宣侠父在陪谢和赓到王莹舅母家去做客时，曾当着王氏和王莹的面，把谢和赓连同他的家庭，都好好夸耀了一番。谢和赓对好友的美意，是十分感激的。

没有忠诚，就没有爱情。在爱神面前，应该是个透明体。谢和赓早就想把自己与妻子在思想和生活上的水火不相容的情况，完全如实地告诉王莹。

谢和赓把自己的心扉完全打开了，他向王莹倾诉了自己的不幸，讲到痛

心处，不禁酸楚落泪。王莹递给他一块白手帕，要他拭泪，谢和赓感到有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

王莹听他讲完后，心里充满了同情，亲切地说：

“没有真心相爱的婚姻，是很不幸的。夫妻之间，志同道合是最重要的，生活上的协调，待人接物的协同，日常习惯的一致，也都是和睦相处不可少的。”

接着，王莹又讲了她对男女恋爱的要求和看法。她认为，男女交友，最重要的是诚实，不虚伪，不说假话，不讲虚荣，不自私自利。要互敬互爱，宽厚待人，事事都要想到人家。要自尊自爱，不苛求于人，不奉承人，不轻视人，不讲轻浮、刻薄、讽刺人的话。在生活上，一定要避免不好的习惯。年轻人，为了身心健康，集中精力学习和工作，非把宝贵的时间都用在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事上不可……

谢和赓觉得，王莹那娓娓动听的话语，句句都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他边听边点头称是，待王莹停住话头时，他接上说：“你说的很对，我知道，你多年来就一直是这样修养自己的。我自己虽然身在国民党军队里，也一直把你说的这些话作为自己修身之本。”

夜深了，圆圆的明月，悄悄地转到了西天。“哗——哗”的江浪奔流声，“簌——簌”的柳枝摇曳声，合成了温柔而和谐的二重奏。王莹和谢和赓，肩并着肩，在江边边走边谈，两个人都感到有好多好多话要说。两个人的身影，投印在洁白的沙滩上。

王莹对谢和赓向她讲明私生活真情的心意，是心领神会的。她深信，他决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在郭沫若家，她曾亲眼见到一个交际很广的漂亮小姐骆女士一味向谢和赓讨好献媚，卖弄风情，而他却一身正气，不为所动。后来听说，骆女士是一个私生活很浪漫的交际花，看中了谢和赓，老是想缠住他，追求他，而谢和赓却始终冷淡，保持距离。谢和赓在生活上的严肃态度，给王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得知他婚姻上的悲剧后，联想起他对骆女士的态度，更使她感到他太忠实可爱了。她含情脉脉地说：

“我信得过你！我了解，你在大官僚身边工作，你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整天和那些人打交道，你能洁身自好，很不容易！今后，你还要特别时时注意，……我舅母和表姐，对你的印象都非常好。舅母老夸奖你，说她接触的男青年不少，但象你这样的一个上校军官，不喝酒，不吸烟，不下棋，不跳交际舞，真诚热情，有思想，有才学，是很少见的。舅母常把你跟其他青年相比较，说他们都不如你。她老人家几次对我说，‘我看谢先生这个人真可作你的一个好朋友！’”

听到王莹这一席情意绵绵的话语，谢和赓有些冲动，他上前紧握住王莹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的信任和嘱咐，谢谢你舅母的好意！你是我最好的知音！现在，在抗战中，我愿和你在共同的战壕里作游击兵！胜利后，我也愿和你永远并肩战斗到底！”

皎洁的月光，又将王莹和谢和赓紧握双手的身影，投印在洁白的沙滩上。

东湖，地处武昌东郊，水光潋滟，山色空濛，花木茂盛，风景如画，被诗人誉为“东湖仙子”。

在武汉保卫战最后的日子，王莹和谢和赓怀着恋恋不舍之情，来东湖划船告别。看那凋零的荷花，冷清的游艇，破败的楼阁，荒芜的小道，想到祖国山河破碎，江城将落敌手，两个心如铸铅，十分沉重。两人默默无言，

静坐了许久。为了打破沉寂，谢和赓说：

“我正在学俄语，准备去苏联留学，白崇禧已同意。”

王莹谈起她去日本留学，本想学满两年的，结果只学了半年多就回来，想起来不免有些遗憾。她说：

“今后若有机会，我也想再出国深造。”

又是一阵沉默，谢和赓拨起了桨。王莹坐在船头，突然她轻声唱起《到敌人后方去》：

到敌人后方去，  
把强盗赶出境。  
不怕雨，不怕风，  
抄后路，出奇兵  
今天攻下来一个村  
明天夺回来一座城……

“王莹——！”不远处一条船上传来呼唤声，王莹停住了歌声，望去，只见竟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王莹兴奋地对谢和赓说：

“快，快划！我们去跟他们并舟同游。”说着王莹站起身来，和郭沫若、于立群打招呼。谢和赓平时与郭沫若过往颇多，他对这位文坛巨星一向十分崇敬，他奋力划着桨。两舟并联在一起了，四个人互相握手问候。

郭沫若望着东湖的美景，不由得低吟起杜甫的名诗《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吟罢，他说：“杜子美的这首诗，现在读起来，分外感人哪！看来，武汉也保不住了！真不忍心让这美丽的东湖仙子落入敌手啊！”

听了郭沫若的话，大家又沉默了，这时王莹说：“于大姐，我们唱首歌吧。”

于立群说：“我们就唱《铁蹄下的歌女》吧。”

湖上荡起两个女子悲切哀婉的歌声：

我们到处卖唱，  
我们到处献舞。  
谁不知道国家将亡？  
为什么被人当作商女？  
……………  
谁甘心作人的奴隶？  
谁愿意让乡土沦丧？  
可怜是铁蹄下的歌女，  
被鞭挞的遍体鳞伤！

这委婉的曲调，悲愤的诗句，饱含着沦陷区多少人的血泪啊！歌声深深感动了郭沫若、谢和赓和一些闻歌围观的游人，不知谁突然高喊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誓死不做亡国奴！”

.....

许多人跟着喊了起来。

东湖之游，给王莹和谢和赓留下了十分难忘的情愫。当他们告别时，想到武汉撤退后，他们又要分手，不知何年何月，才得团圆，两个人不免都感到难分难舍，情别的爱恋之情在心中翻腾着。

谢和赓忍不住了，他恳切地说：

“王莹，我们又快要分离了，请你送一样东西，给我作纪念好吗？这样，我这个游击兵就是拚死沙场，也死而无憾！”

王莹眼里闪着泪花，若有所思地指着湖面那片荷花，情意深长地说：

“你看那片荷花，它出污泥而不染，令人爱慕，引得许多诗人都赞美它！尤其是它的根，终年插在污泥中，却洁白如雪。我真爱这荷花的性情.....你，你的名字叫和赓，这两个字，我们安徽人读来，与这‘荷根’同音。我就把这两个字的别名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谢和赓眼里涌满了热泪。“荷根”，这是多么珍贵而又趣味无穷的别名啊！这别名之中，包含着多少真切的叮咛，多少美好的祝愿！这是多么炽热的爱恋啊！

谢和赓激动地紧握着王莹的双手，诚挚地说：

“我将把这两个字终生珍藏在心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荷根’！”

嗣后，谢和赓即请人雕刻了一枚图章，作为他与王莹永结百年之好信物，珍藏起来。

## 第二十二章“荷根”同志

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李宗仁和白崇禧率领的桂系军队，经过激战，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消灭了众多的敌人，缴获不少枪支、大炮、装甲车等，喜讯传来，人心大振，武汉三镇，立即欢腾起来，一时鞭炮声不绝于耳。

为了宣传台儿庄大捷，李宗仁，白崇禧提出，请二队赴南洋演出反映台儿庄大捷的剧目，目的在于扩大桂系的影响并争取南洋各地侨胞对桂系的支持。李宗仁、白崇禧责成谢和赓与二队商量并作出计划。

派人到南洋去游说南洋巨商支援广西，帮助广西发展工商业。早在抗战之前，李宗仁、白崇禧二人已筹划多次，只是一直没找到良机得以落实。台儿庄大捷之后，李、白二人，在国统区成了“打胜仗的将军”。早在抗战爆发前，国画艺术大师徐悲鸿就为桂系励精图治、振兴中华的宣传所惑，把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称之为“广西三杰”，并为此创作了一幅长宽皆达十几米的巨幅油画，上面画着李、白、黄三人骑着骏马奔驰的形象，表达了他当时对“三杰”的敬仰。徐悲鸿大师特别对白崇禧寄有某些幻想，他在白崇禧应蒋介石电召飞京不久，即将精裱的一幅对联送给白崇禧。因白正在蒋介石处开会，由谢和赓代见，并接受了那幅对联，上写着：

雷霆走精锐

行止关兴衰。

对联下题款是：

“健生上将于廿二年八月飞宁，遂定攻倭之局，举国振奋，争先效死。国之懦夫，倭之顽夫，突然失色。国魂既张，复兴有望，喜跃忭舞，聊抒豪情，抑天下之公言也。

同年九月 徐悲鸿

谢和赓接过对联后，代白向徐悲鸿表示谢意，但他作为一地下党员，在白崇禧身边工作，深谙桂系内幕，对徐悲鸿当时称誉桂系军阀白、李、黄为“广西三杰”，赞誉白是“复兴中华之英雄”，又亲自送来这样颂扬白的条幅，内心深处，颇为不快，甚至有些反感！在敌人步步紧逼，国军节节败退之时，台儿庄大捷，确使海内外炎黄子孙为之一振，李、白都认为这是最好的去南洋游说的大好时机。而二队，在五战区，被军民称为“戏剧铁军”。李、白对金山、王莹等演员艰苦卓绝的工作表现也十分赞赏，认为派二队去南洋，是最得力的，肯定能收到扩大桂系影响，争得海外资助抗战的效果。

在商城前线司令部，李、白二人向谢和赓讲明他们的打算，派谢和赓立刻找金山、王莹商办此事。

谢和赓迅即向周恩来、董必武汇报了此事，两位领导人根据全民抗战的形势需要，为了巩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认为二队去南洋，是个极好的机会，可以通过演出抗战戏剧、歌曲、发表演说等多种形式，宣传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宣传我党的一系列抗战的方针和政策，宣传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雄事迹，动员广大爱国侨胞支援祖国抗战。周恩来、董必武当即指示谢和赓和李克农二同志，待回到桂林后，要积极帮助二队实现去南洋的计划。

当时，周恩来同志虽然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职务，但是，无论从职权范围上，还是从办理出国护照，提供活动经费，确保二队通过重重蒋管区的关卡等方面，都是力所不及的。

于是，谢和赓就开始了穿梭式的联络工作。他以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身份，驱车来到二队驻地。向金山、王莹二人传达了李宗仁、白崇禧“二位长官”的计划，请二人率二队去南洋宣传募捐。

金山、王莹二人听了李、白的计划后，表示“待和全体队员商议后，立即回复”。实际上，他们主要以“商议”为口实，想取得时间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他们送走了“谢秘书”后，马上去请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当即表示，党组织赞成二队去南洋的计划，并指示他们，去南洋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战，因此，要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塞上风云》、《保卫芦沟桥》等剧目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放在首位；要广泛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宣传持久战的全民抗战方针，宣传根据地抗战的大好形势，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歌颂广大爱国侨胞的丰功伟绩。周恩来临别时握着金山和王莹的手，语重心长地嘱咐说：

“这次去南洋，任务是艰巨而又光荣的，你们二队，在国内抗战中，已做出了很出色的成绩，希望你们这次出国工作，要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光，为党争光！你们要注意和各国人民和爱国侨胞搞好团结，尤其要和新闻界及当地的青年学生搞好关系，为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做贡献！你们要告诉广大侨胞，祖国的抗日战争将进入相持阶段，全国各族人民，已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下，与日寇进行着殊死的搏斗。海外侨胞，过去曾支持孙中山先生，推翻了满清王朝。当此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一定会大力支援祖国人民抗战的！我祝愿你们取得更出色的成绩！”

金山、王莹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和嘱咐后，坚决表示：

“决不辜负党的期望，一定以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排除千难万险，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为祖国争光，为党争光！”

随后，他二人立即通知“谢秘书”约定在王莹舅母家商讨去南洋的计划。

武汉外围战打响后，“隆隆”的炮声不时传来，全市开始了大撤退。金山、王莹、谢和赓三人，在王莹舅母的书房里，商定了一个赴南洋的计划要点，并要王莹负责将三个人的意见写成一份书面报告。

在武汉撤退中，谢和赓陪白崇禧和周恩来，乘坐同一军车，来到南岳，参加了军事会议，十二月上旬，谢和赓由南岳到桂林往返数次，才找到金山和王莹，他们一起详细讨论了王莹起草的报告稿。报告长达两千多字，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组建赴南洋演出宣传队，名称定为“中国救亡剧团”。其目的是：向南洋华侨报告抗战的总形势，宣传持久战必胜的原因；呼吁爱国侨胞以财力、物力支援前线军队及大后方的难民；介绍二队在第五战区为前线将士演出的实情，部队艰苦杀敌及医药器材、交通器材困乏的实情。在此项之后，附上五战区兵站提供的急需外援的物品清单，如治痢疾、疟疾病的药品，X光机，运输汽车等。

二、中国救亡剧团的组织和名单：金山任队长，王莹任副队长。

三、上演的主要剧目：《台儿庄之战》等。

四、出国路线和途径的地方。

五、请桂林行营主任自崇禧将军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办理剧团全体人员的出国护照。

六、由桂林到广东，要经过蒋管区，请自崇禧指令桂林行营通知广东军政当局准予放行，并予以照顾。

七、请白崇禧批发剧团旅费。

报告中，把《台儿庄之战》列为主要剧目。是为了迎合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实际上，金山、王莹他们上演的剧，主要还有《放下你的鞭子》、《塞上风云》、《为自由而战》等抗战剧目。这些剧目，早在武汉时，谢和赓就和李克农商量好了，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得到同意。

李克农先后是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等地的办事处处长，又兼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秘书长。平时，王莹、金山和李克农保持单线联系，谢和赓也跟他保持单线联系。而王莹、金山与谢和赓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地下关系，双方也都不知彼此的真实身份。谢和赓虽然知道王、金都是左翼文艺工作者，却不知他二人也同李克农是上、下级关系。因此，当金山、王莹将他们与谢和赓商定的报告交给李克农审阅时，他早从谢和赓那里了解了报告的全部内容。但他还是逐字逐句地进行了斟酌、推敲，然后高兴地说：

“报告写得很好，考虑得很周密。你们可以将此报告誊抄一份，交给那个谢和赓秘书，由他呈给白崇禧批示。”

白崇禧接到谢和赓转呈的报告后，很快和李宗仁通了电话。李、白对报告十分满意，白崇禧并对李宗仁说：

“和赓建议把珠江日报（桂系在香港办的报纸）登载台儿庄胜利的报纸带两千份去宣传，”

李听了连声说“好！好！”

白崇禧对自己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如此能干，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办成了他和李宗仁多年想办而一直未能落实的一桩心事，很是高兴，他一边逐项地核审着计划，一边不住地称赞道：

“想得周密！写得好！正合我和德公之意！”

看完后，白崇禧逐条批示“照此办理”。并又亲笔另批，由广西省政府财政厅拨款一万元作二队旅费。又特批给金山、王莹各拨五百元专用。批示完了，他夸奖谢和赓一番，吩咐他立刻将他亲笔批示的原件先送给金山、王莹二人看一下，以示他对二队的南洋之行的重视。

谢和赓非常兴奋，他立刻拿着白崇禧的批件，请由南京撤退以来一直作随身司机的刘有才开车，前往二队驻地象鼻山驶去。他想，金山、王莹看了这个批件，一定也很高兴。报告一字没改动，全部要求都完全批示“照办”，还特批了他俩人支用的专款，这大概对他们也是喜出望外吧。想着，汽车已开到桂林北门至南门的大马路上。因路旁摆满了商贩货摊，拥挤着挑担挎篮叫卖的小贩，汽车不得不减慢行速，缓缓前行。谢和赓透过车窗，望着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流。突然，他发现李克农、金山、王莹三个人迎面走来。李克农身穿长衫，王莹穿着旗袍，金山穿着西服。李克农在中间，金山、王莹在其左右，三个人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大摇大摆，谈笑风生。谢和赓一见心里“腾”地一下，不禁暗暗叫道，坏了，坏了！这回可糟了！

谢和赓平时最担心的事，就是怕暴露身份。不仅在国民党中，他要隐蔽自己地下党员的身份，不给他们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就是在地下党员的中间，也不能暴露一丝一毫。他的党的关系，一直由中央掌握，除了毛主席、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叶剑英等几位中央领导之外，谁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与李克农的关系，也属于党的高级核心机密，万万不能暴露给第三者。

谢和赓深知。党的地下工作的铁的纪律，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疏忽大意。在武汉时，王莹邀请他到郭沫若家里去做客，他一时只想到王莹约访的盛情，

欣然赴约。在郭沫若的客厅里，高朋满座，许多文化界人士论古谈今，赋诗作画，谢和房作为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格外引人注目。在一些人的热情怂恿之下，又有王莹在身边，谢和房一时兴起，忍不住手痒，不禁地挥毫行笔。不想，这时周恩来来到客厅，一见谢和房在这里，当即沉下脸来。周公与客厅的人们，一一握手寒暄，却连理都未理谢和房，即走到后堂去了。谢和房心里一惊，恍然大悟，觉得自己来郭家，是一次大失误，果然第二天董必武亲自找他，严厉批评了他，并转达周公的话说，如果下一次再见到谢和房出现在郭家客厅，就要考虑他的党籍问题！但董老见谢和房对此有悔恨之意，便马上安慰他说：

“你知道恩来同志一向是怎样爱护你啊！……”

此后，王莹再约他去郭家，他只好婉言借故推辞了，他明白郭沫若是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他的身份怎能去郭家呢！每想及这件事，他就从心底里感谢周公对自己的爱护。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谢和房万万没想在此时此地，碰见李克农、金山、王莹三个人！怎么办？令汽车急转弯，在这人流中穿行的马路中已来不及，更不允许，他只好赶快把头歪到一边去，装作没看见他们，尽量回避和他们三人照面。但愿李克农他们也别看见他。

汽车在人流里爬行，人们都用好奇的目光，看着这辆在人流里引人注目的汽车和车上坐着的军官。

李克农首先发现了谢和房！这位一向以沉稳著称的老地下工作者，竟一时激动，忘乎所以地向谢和房走来，连连向他招手，大声呼叫着他的名字，示意要他快停车下来！想蒙混过去看来是不可能了，谢和房忙叫司机停下了车。

此时金山，王莹也发现了谢和房！啊呀呀，原来李克农和谢和房是老朋友啊！

谢和房只好下了车。李克农以只有革命同志，亲密战友所特有的那种亲热劲，和谢和房热情地握手，这一举动使谢和房的身份和他与党的关系，一下子在金山、王莹的面前暴露了！

王莹万分惊喜地睁大了眼睛。她被这一发现而高兴的喜泪盈眶，她爱慕地打量着谢和房，这位可敬可爱的“谢秘书”，原来也是与自己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啊！她感到，他，仿佛是从薄沙中突然显露出来的一块瑰宝美玉一般，莅自己那胀满着爱恋的情怀里，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谢和房当即把白崇禧的批件交给李克农、金山、王莹三人过目。四个人都很兴奋。王莹见白崇禧特批给她和金山各五百元大洋，就向李克农请示怎样处理。李克农想了一下说：

“既然白崇禧如此优待你和金山，我看恭敬不如从命，还是接受下来为好，拒绝，反倒会引起人家不快。”

临分手时，四个人互相握手，共同祝贺“中国救亡剧团”的诞生。李克农对谢和房说：

“你穿梭式的联络，好辛苦哟！剧团能这么快就组建成，我看该给你记头功啊！”

金山亲切地拍着谢和房的肩膀，热诚地说：

“真的，得好好谢谢你呀，和房同志。我们剧团能这样顺利成立，多亏了你呀！请你代我们向白将军致谢！”

王莹和谢和赓握手时，两个人深情地对视着，她有意用安徽的家乡话，笑着轻声说：

“谢谢你，荷根同志！”

这是王莹第一次称谢和赓为“荷根同志”。

以前，王莹见面时，总叫他“谢先生”或“谢秘书”，写信时称“赓友”。此后，见面时，王莹亲热地叫“荷根”，写信时则叫“质赓”。谢和赓从此也不再叫她“王莹女士”，“王莹小姐”，而是爱称为“莹”

了！

中国救亡剧团的诞生，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没有李宗仁、白崇禧的筹划与资助，没有周恩来、董必武的决策与指导，剧团是难于这样顺利组建的。

剧团究竟由谁来领导，围绕着这个问题，是有一番颇为微妙的斗争的。

在剧团组建后，精干谋算的李宗仁，为了防止剧团被共产党控制，坚持要派一名桂系的军代表当剧团顾问，李宗仁从他的亲信中，挑选一名福建籍的叫林枢的上校团长，以他曾参加徐州、台儿庄战役为理肉，派驻剧团起监督作用。李宗仁还要林枢带上大量宣传桂系战功的宣传品，如桂系在香港的机关报《珠江日报》台儿庄胜利专号一万五千份《谢曾建议带两千份》。这份专号，第一页全版印有李宗仁将军在台儿庄火车站路标旁摄制的巨幅彩色照片，李宗仁再三叮嘱一定要把这份专号分发给南洋各地的华侨团体、学校和重要侨商。

当时蒋介石、陈诚系统也想插一手。陈诚曾指令桂林行营政治部主任徐会之，向白崇禧建议派政工人员随团前往。谢和质对李宗仁派的林枢较为了解，认为金山、王莹还会和“顾问”合作得好，还能保证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中。不让桂系派“军代表”，理由不够充足。但若由陈诚派来“政工人员”，那就麻烦了，所谓“政工人员”，肯定是军统特务，他们都是专门搞“磨擦”的，他们在剧团当“太上皇”，金山和王莹工作就会内外交困，腹背受敌。谢和赓充分利用桂系和军统之间的矛盾，向白崇禧进言，巧妙地从中加以分化。白崇禧出于派系考虑，也怕军统会和桂系争夺剧团领导权，进而在南洋各国突出蒋介石和陈诚，而把李宗仁和他本人降为次要地位。因此，他向徐会之表示，金山、王莹的剧团去南洋，是李宗仁和他跟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人共同协商而组成的，是一个群众性的剧团，并不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给经费组织的官办剧团，不好派政工人员插手剧团事务。徐会之是黄埔系统的人，他对白崇禧一向很崇拜，他听了白崇禧一番话后，对陈诚的指示也就没有强行落实，这样，就确保了剧团的自主权。

在桂林等护照，办理各项出国手续期间，王莹应三厅的冯乃超之约，与舒群、适夷、罗苏、罗烽、锡金和贺绿汀等人一起，集体讨论创作了三幕剧《台儿庄》。在讨论中，“有人提出剧本要写台儿庄之战的将领李宗仁和白崇禧，还要穿插进爱情的线索，王莹表示不同意这个意见。她以自己亲身在前线经历的大量事实说明，这次战役的胜利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不要在这个写战争的剧本中加进“爱情的油膏和润滑剂”。由于王莹说得有理有据，其余的同志都心悦诚服。最后大家议定，剧本着力写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把它作为此次战役取得胜利的的决定性因素，避免写任何恋爱的情节，剧本主要由王莹执笔写成。

当时的桂林，成了有名的“文化城”，许多文化界的名流、学者、作家、

戏剧家、演员都云集在这个美丽的小城，广西国防艺术剧社想用重金聘唐若青客串《夜光杯》，并放出风说，他们这样安排就是为了跟王莹唱对台戏，看王莹敢不敢跟唐若青对擂。剧团的全体同志对国防艺术剧社有意“贬王抬唐”的作法都愤愤不平，不少影剧界的人士也怂恿王莹去一比高低，王莹听了，只是淡淡付之一笑，诚恳地说：

“大敌当前，国难当头，我们当加倍做抗战工作。同为剧人，比垮了人家，出个人风头，这算什么事？我决不干！”

王莹这种深明大义，豁达大度的态度，使队员们深受教育。

事实上，王莹以她的青春热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忘我地进行战斗，在抗战对剧战线上，已立下卓越的功勋，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好评。苏联《消息报》特派记者卡尔敏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曾写了一篇赞美王莹的专访，文中说：

“电影女明星、女作家和戏剧家王莹小姐，她是中国救亡演剧队的组织者和积极活动者之一，这个演剧队在国内已经走过了好几千里的路程，这位伟大的著名女戏剧家放弃了中国电影女明星的地位和最高的报酬。到各城市、乡村及军队里去作艰苦的宣传工作。……反法西斯战争依靠这样英勇的人民，一定会取得胜利……我和这位谦逊而漂亮的小姐认识是在桂林，她的救亡演剧队此刻正在桂林工作着。

“呵，假使你可能，”她要求道，“请对我们的姐妹们，贵国伟大的妇女们，代致热烈的敬意，我们中国妇女们，为了战胜敌人，准备着贡献自己所有的力量。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由于谢和赓的大力协助，王莹他们很快办好了出国的各种手续。在远离祖国前夕，王莹约“荷根”一起到李克农的秘密寓所去告别。李克农告诉他俩人，他上次不慎，把谢和赓同自己的关系在王莹、金山面前暴露了，受到周公和董老的严厉批评。幸亏王莹，金山二人都是自己人。他叮嘱王莹一定要保密。然后，对谢和赓说：

“和赓，你知道，王莹是我的老乡，你和我老乡相爱，可不能光谈恋爱，更要互相学习。我的老乡，是个好演员，爱文艺，爱写作，但理论方面的书，读得比较少，你可得多帮她学习理论。你在北平读大学时，自学了不少马列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知识，你可要把这些知识都讲给我的老乡听，帮她打好理论基础。”

谢和赓听到李克农的这些嘱咐，感到很亲切，他笑着说：

“王莹在文艺上比我强多了。我们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吧！”

王莹微笑着，轻轻地点了点头。

王莹他们离开桂林时，白崇禧安排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谢和赓和王宝约尼了通信的方法，王莹他们每到一地，以汇报剧团活动情况给白崇禧来一封信，在大信封里，夹一封“谢秘书收”的小信封。给白的信，那是例行公事；给谢的信，却是机要情况。谢和赓负责拆办白崇禧的一切信件。他们这种通信联系，真是又迅速，又保险。

在与“荷根”握手告别时，王莹对他说：

“荷根，你放心吧！我把这次赴南洋演出，看做是一次‘长征’，我一定会象红军长征那样，排除一切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任务。你等着听我们的捷报吧！”

## 第二十三章智闯难关

一九三九年四月下旬，王莹、金山率领中国救亡剧团，来到了香港。这里海蓝山青，高楼林立。英国殖民当局，怂恿日本帝国主义，对日本特务，汪伪汉奸破坏中国人民抗战的罪恶活动，坐视不管，中国救亡剧团到香港不久，日本特务和汪伪汉奸就狼狈为奸，大肆对筹赈义演进行破坏和捣乱。

王莹他们在香港完成了演出筹赈任务后，即冲破日、汪特务设置的种种障碍，分三批两路，秘密从香港来到了法国殖民地越南，全团在西贡集合后，住进了当地的福建公所，开始全力准备筹赈义演。

日汪特务象凶恶的猎犬一般，很快地追踪到西贡。日本驻越南大使馆也如临大敌，向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妄图破坏剧团的公演。几家汪派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剧团的文章，甚至在茶馆、酒肆里，也布置党羽，鬼鬼祟祟，散布流言蜚语，极尽诽谤之能事。一时间，反动气焰甚嚣尘上。

面对敌人的谣言攻势，队员们个个气愤难忍，有人主张写文章辟谣，批驳敌人的诬蔑。王莹却很冷静，她对队员们说：

“我们第一要义，是争取尽快公演。我们的有力武器，不是跟他们在这里打笔墨官司，而是用戏剧为武器，在舞台上用血写的事实来唤起广大侨胞参加到抗战阵营中来。只要我们的公演成功了，敌人的谣言就破产了，还会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

队员们都觉得王莹说得很对，全团上下，同仇敌忾，埋头苦干守着缄默，全力以赴，日夜排练，大家决心打响第一炮。

广大爱国侨胞对日汪合伙围攻剧团的卑劣行径也都义愤不平，慰问信象雪片般飞来，许多人拿着汪派报纸，当着剧团面撕得粉碎，同时询问：“你们为什么不反驳呀？”几家越南进步报刊也发表评论，声张正义。还有的表示：“中国剧团诸君，你们为什么给汉奸骂得不开口？你们说话呀，我们将是你们有力的后盾！”

在一个月筹备中，王莹他们几乎走遍了西贡的大街小巷，从这一侨胞家走到那一家，从这一个侨团组织走到另一个组织。在越南救国会及总商会、各侨团、侨领的广泛支持下，最后以十大侨团的统一战线的联合形式，主持了剧团的隆重盛大的筹赈义演。

六月三日，在西堤的中国大戏院《鲁南之光》《台儿庄之战》)公演了！开演前两个多小时，剧场早已暴满，门前买票的人仍拥挤如潮。

王莹他们很早就化好了妆。她从一些侨团领导人的言语中，已感到似有什么危险事件发生，她告诉大家，要作好应变的准备。

· 剧一幕接一幕地演着，观众都凝神静气地看着，日寇对台儿庄同胞的暴行，激起了观众的强烈义愤！当王莹扮演的大姐儿，抱着老母亲，一字一泪地控诉日寇烧杀抢掠的罪行时，突然，台下有个安南巡捕，粗暴地喝令道：“停演！”演员和观众同时把目光投向那发出喝令的角落，只见一个饰有黄铜肩章的法国官吏和一名安南巡捕，气势汹汹地从舞台正中跨了上来。

台儿庄的大姐儿和母亲，惊怒地瞪着泪眼，一动不动地怒视着法国官吏和安南巡捕。被剧中日寇暴行激怒了的全场观众，“刷”的一声，一起站立了起来，几千圆瞪着的双眼，冒着怒火，射向法国官吏和安南巡捕。

法国官吏指着剧中的日本兵，对王莹厉声问：

“这是什么人？”

王莹一面玩弄着头上的发辫，一面镇定自若地回答说：

“这是中国的土匪！”

“怎么？”那法国官吏将信将疑地又问，“土匪也穿制服吗？”

“是的，”王莹又机智地回答道，“中国的土匪是和外国不同的。”

王莹巧妙的回答，使得法国官吏无计可施，无可奈何，法国官吏和安南巡捕又到后台巡视了一番，他们的皮鞋踩在舞台上，发出了“咯噔咯噔”的响声。台下的侨胞们都默默地盯着他们，大家的血似乎都凝结在一起，呼吸似乎也一致起来。法国官吏和安南巡捕，从全场观众那横眉怒视中，似乎已感到那一触即发的鼎沸的情绪！在一无所获之后，法国官吏那凶残的黑脸上也挤出了一丝笑容：

“我们是同情你们的，但是，你们要了解我们是第三国的地位，只要不使我们发生困难，不要涉及某国，我们是准许你们上演的。”

沉重的“咯噔咯噔”的皮鞋声，匆匆地从台上走下去了。

“哗——哗——哗——”排山倒海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这是发自千万颗火热的中国心的雷鸣！王莹他们流着激动的热泪，他们感到，这里似乎不是舞台和戏院，他们和侨胞也不是演员和观众，他们和侨胞们是在汹涌狂涛的大风大浪里，同舟共济的患难弟兄和战友。

第一个晚上的难关闯过去了之后，王莹他们一连公演了十六天，每天日夜两场，星期天连演三场。演出剧目除《鲁南之光》外，还有多幕剧《正义万岁》、独幕剧《保卫祖国》等，在几十场的演出中，观众多达四、五万人次。广大侨胞踊跃募捐，连戏院门口的一位卖冰水的小贩，也自动花了五元钱买了一张券。观众对王莹他们演出的爱国剧目，反响十分强烈，当台上出现了中国军民和日本鬼子面对面搏斗的场面时，观众常常会站起来，脸上挂着泪花，高声呼喊：“好，一个拚一个！”“捏死鬼子！扭断鬼子的脖子！……”

中国救亡剧团的演出，在越南侨胞中燃起了熊熊的抗战怒火。剧团演出的成功，使日汪特务的破坏阴谋彻底失败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向波兰发动了侵略战争。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法国殖民当局在越南宣布战争紧急法，西贡笼罩着战争的乌云。法国侨民在疏散，街上人心惶惶，王莹他们的筹赈义演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剧团决定撤离越南，分两路去新加坡和马来亚开展筹赈义演活动。

日本特务和汪伪爪牙并不甘心在越南的失败，他们暗中监视着剧团的动向。王莹深知，由于欧战的影响，日汪特务将会更疯狂地进行破坏。去新加坡、马来亚将比越南更艰难得多。王莹自告奋勇当全团的先遣队，率领睦嘉坡、秦小竹、姜韵笙、柯岗等六人，先向新加坡进发了。

## 第二十四章南洋风浪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王莹率领先遣队，怀着“葬海”的决心，迎着南中国海的惊涛骇浪，抵达新加坡（星洲）海港。英国殖民当局却不让他们上岸，王莹和队员们商量对策，决定由王莹作代表，上岸与侨胞领袖陈嘉庚取得联系，再与英国海关交涉全队上岸问题。

新加坡是一个大海环抱的岛屿，岛上风景秀丽，被人称为“名不虚传的东方花园”，“马来亚的苏州、杭州”。

王莹只身上岸后，在人地生疏的星洲城里，顶着炎炎烈日，拖着疲乏的身子，左找右找，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南洋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会见了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王莹向陈先生说明中国救亡剧团来南洋的目的。

陈嘉庚先生是一位在海外侨胞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华侨领袖，也是一位正义的慈善家。他对王莹率先遣队来星洲义演的爱国热忱极为赞誉，对王莹那火热的爱国激情和谦虚的待人风度，很有好感。当即亲自陪王莹一起，到海港与英国海关当局谈判。

谈判胜利了！英国海关的官员终于同意王莹等六人上岸。王莹满怀喜悦之情回到船上，刚一见面，有一个队员，不问情由，竟埋怨王莹办理交涉时间太长，让大家在船上等了半天。队员不近情理，吹毛求疵。王莹却没有流露出丝毫委屈情绪，非但没有责怪那个队员，为自己辩解，反倒又耐心地向那个队员作了说明，还自我批评说：“我太缺乏外事经验了。拖长了时间，使大家等急了，请同志们原谅。”

王莹这样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品质，使大家深为感动，那个队员自愧不该埋怨王莹，很不好意思。

九月三十日，金山又率全团的男同志从越南出发，十月二日到达星洲，英国的海关官员又不准他们进港，交涉未成，只好又返回越南。这样，中国救亡剧团被一分为二，隔海相望。

王莹他们，苦虑焦思，多方周旋，想方设法为金山他们办理入境手续，但是，由于日本大使馆屡次向英国殖民当局递交抗议照会，百般施加压力，再加上汪伪派势力从中作梗，英国殖当局对金山入境之事，一拖再拖，王莹的先遣队，苦等苦熬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月。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

“我们不知受了多少痛苦，经受了多少波折，每一个同志都在窒息中过着艰辛、愁苦的生活；我们日日夜夜盼望留越同志快快来星，隔海相望，真是望眼欲穿；一切苦闷、烦恼、焦躁、忧虑……等字样，都不足以形容我们复杂情绪于万一。”

一九四一年三月初，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起程之前，新加坡广大爱国侨胞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王莹等六人为了表达对侨领陈嘉庚及其慰问团的敬意，在欢送会上，献演了《贼》、《反纳粹》、《放下你的鞭子》，他们几乎每个人部分别扮演了两三个角色，还要兼管各种剧务工作，真是忙得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演出获得了成功，受到陈嘉庚和爱国侨胞的热烈欢迎。

随着英、日关系日益紧张，经过王莹与英国殖民当局进行了无数次谈判，在南侨总会、星华筹赈会的多方支持下，英国殖民当局最后不得不批准金山

等人入境了。

全团终于在椰风蕉雨的新加坡聚首相会了大家流着眼泪，欢呼雀跃，隔着那波涛滚滚的大海，面对祖国，大声喊着：

“祖国，我们的母亲，我们胜利啦！”

“祖国，我们的母亲，我们团圆啦！”

.....

全团二十多人，立刻召开了欢庆团圆大会，商讨了活动计划。为了便于开展抗战宣传工作，他们决定将中国救亡剧团改名为新中国剧团。由王莹等人起草了一个报告，送交当地政府批准。又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努力，当地政府批准了他们成立剧团，并同意他们演出七个独幕剧《贼》、《反纳粹》、《放下你的鞭子》、《为自由而斗争》、《鬼夜哭》、《婴儿劫》、《人约黄昏》和两个多幕剧《塞上风云》、《台儿庄之战》。六月六日，批准书下来了，全团一片欢腾，他们制成了蓝底红地白字的团旗，召开了新中国剧团成立大会。南侨总会和星华筹赈会和当地侨领都光临祝贺。王莹代表全团，起草并宣读了决心书《我们的信念》。

王莹和她的战友们，高举着新中国剧团的旗帜，开始了为抗战筹赈义演的一次戏剧史上的“长征”。

新中国剧团，被南洋的一些报刊誉为抗战戏剧战线上的一支铁军。在两年之中，王莹和她的二十多位战友，顶着烈日，冒着风雨，以披荆斩棘的锐气，坚忍不拔的韧劲，冲破千难万险，跋涉万水千山，走遍南洋各国，其中包括新加坡、马六甲、森惹兰、雪兰莪、柔佛、吉宁丹等地，行程两万多里，大小城镇上百个，在各地掀起了一浪高一浪的抗战爱国的热潮。

王莹除任副队长、副导演外，还兼任马来亚国民文学协会主任、马来亚国民抗敌戏剧协会导演和《南洋商报》特邀通信员。在紧张的演出间隙，她为《南洋商报》撰写了几十篇报告文学，在该报以《长征杂撰》为总题目，连载近一年时间，全文多达二、三十万字，其中的小题目有《离星以前》、《我们在新山》、《在岑株巴辖》、《我们在居銮》、《永远光辉着的麻坡》、《马六甲的新精神》等等。在每一个题目之下，王莹都以生花妙笔，记叙了新中国剧团在各地演出的盛况和侨胞们献金的动人场面，字里行间，洋溢着感人肺腑的爱国激情。

剧团每到一地，当地侨胞都举行隆重的欢迎会和庆功会，把写有“抗战铁军”、“抗战劲旅”、“抗战楷模”的锦旗，赠给王莹他们，侨领发表演说或献辞，盛赞王莹他们的义演活动。如新山筹赈会主席黄树芬在献辞中说：

“迩者，国内电影戏剧界名艺人所组织的新中国剧团赵询先生，王莹女士，鉴国难之靡已，感民族之濒危，遂弃之高尚之职业，优裕之生活，而藉其精湛之戏剧艺术，从事救亡宣传，曾遍历八省区及港、越等地，义务公演救亡戏剧七百余次，慰劳前线将士，动员后方同胞，千辛万苦，不曾云劳。其艺术之动人，工作之努力，早已博得国内外同胞之热烈欢迎及好评。此次为扩大海外救亡宣传，协助侨胞筹赈工作，不惜遍历艰辛，越海南来，经由星华筹赈会主持，在星义演二月，筹赈收入，闻达叻币十万元以上，较之武汉合唱团，增至三、四倍。而侨胞之欢迎，尤为热烈，是可知该团艺术之精湛，及其所表演爱国名剧之深刻、伟大，比歌咏更感人也。”

侨胞们的热情欢迎，亲切接待，常使王莹有宾至如归之感，真“仿佛回到自己家中一样。她满怀感激之情，向侨领和侨胞致答辞：

“今晚为敝团在新山公演最后一晚，黄主席和侨领多日努力，使此次义演得到美满成绩，殊深感奋。华侨为革命之母，数十年来，对祖国已有光辉贡献。抗战以来，海外侨胞出钱出力，踊跃捐献，爱国热诚与努力，诚不让前线浴血抗战之英勇将士。当此抗战已进入第四年阶段，最后胜利，虽渐接近，然前方战争，必愈激烈，后方责任，亦愈为重大。念祖国之艰辛，将士之苦斗，难胞之流离，盼我海外侨胞，再接再厉，为筹赈而努力，为祖国艰辛之代价，则为将来祖国独立与解放，每一海内外同胞之自由与幸福也。敝团奉命出国，为伤兵难民请命，自当近随海外各位爱国侨领侨胞之后，加紧宣传，协助筹款，以最大努力，完成出国之任务，责任所在，决不稍懈。顷蒙黄主席代表新山筹赈会、黄子松先生代表土乃筹赈会，赐赠锦旗，拜领之余，感愧交加。敝国为对出钱出力最多之侨领侨胞表示敬意起见，亦特制纪念章，赠给各位，以留纪念，襟章含义，即希望海外侨胞出钱出力，支援祖国抗战，救济伤兵难民，区区微忱，愿同胞们鉴谅。”

献辞与答辞，都是情真意切之辞，爱国之情，报国之心，溢于言词之中。从中可以看出，新中国剧团与广大爱国侨胞是心连着心的王莹他们演出的剧目，与上报英国殖民当局的剧名有所变化，演出最多的是《永定河畔》、《为自由和平而战》《贼》、《放下你的鞭子》、《塞上风云》、还演过《台儿庄之战》、《人约黄昏》、《婴儿劫》、《鬼夜哭》、《反纳粹》等。

《永定河畔》是王莹等根据《保卫芦沟桥》改编的。在“七七”三周年时，王莹他们演出这个大型话剧，再现了芦沟桥事变的历史事实，日寇侵华的暴行，使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同仇敌忾，义愤填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口寇，还我中华！”的口号声响彻剧场。

《为自由和平而战》中，最感人的是抗战将士给家中亲人写信的场面。王莹他们分别用福建话、广东话来念信，使来自这两个省区的侨胞倍感亲切，仿佛那些信都是写给他们自己的一样，感动的侨胞眼里滚着热泪，不时自动全场起立，报以热烈掌声。

《贼》是个独幕剧，但它却有着惊人的艺术感染力。剧本写一个难民，迫于生计，深夜潜入一富户行窃，大少爷和少奶奶正在打牌。其妹妹悄悄从家拿着银器去捐献，不小心，发出响声，惊动了父母兄嫂。妹妹慷慨陈词，说明捐献大义，感动了全家人，也感动了“贼”，幡然醒悟，当即还回窃物。妹妹劝家人捐献之词，十分恳切感人，使台下观众，坐立不住，争先献金。

《放下你的鞭子》，更是感人至深，每演到父亲鞭打香姐时，台上台下，都齐声同喝：“放下你的鞭子！”“不许打香姐！”许多观众忘记台上是在演戏，完全进入了剧情之中，跳上台去，抢夺鞭子，此情此景，正如当地一些报刊描写的那样：“鞭子打在香姐身上，疼在侨胞心上。”

《放下你的鞭子》在南洋各地，演出场次最多，据不完全统计，约七百余场。王莹主演的香姐，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族儿女的光辉形象。

王莹他们演出的抗战戏剧，在南洋各地起了巨大的宣传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广大爱国侨胞抗战救国的热潮，在新山、柔佛、马六甲、岑株巴辖、麻坡、昔加挽、居銮等地，都掀起了一浪高一浪的筹赈献金的高潮。尤其令人感动是麻坡市民的献金热潮。

麻坡有五多：模范国民多，双重孝子多，老天真多，国际友人多，普遍献金多。有三破：第一晚献金破柔佛及星洲的第一晚纪录，“自由之花”单位献金破全柔佛及星洲纪录，总成绩破全柔佛及星洲纪录。

在献金中，有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使王莹和她的战友们感动不已。新中国剧团和南洋各地的筹赈会，共同用茉莉花编成花篮，起名为“自由之花”，在侨胞们献金时放在献金台上，哪个献得多最后就把花篮给他，这是最光荣的褒奖。那竞买的场面是感人肺腑的，台下不断地鼓掌，不断地喊着，三块、五块、……二十、五十、一百！后来竟上升到几千元。最高的是麻坡的树胶公，以三千元叻币买下了“自由之花”！王莹站在“自由之花”的篮旁，鼓着掌，流着泪，不住声地说：

“我们代表祖国的亲人，谢谢您啦！”她高擎着“自由之花”，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把花篮交给了树胶公。看着那晶莹、芳香的小白花，她默念着：“自由之花呀！在祖国多少人流着最后一滴血来灌溉你，在海外多少侨胞们流着血汗灌溉你，你渐渐地开了；开在祖国的大地上，开得那么洁白，那么光辉，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不但开遍了全中国，而且也要开遍了全世界！”

两个人力车夫的献金的事迹，也使王莹终生难忘。她在《我们在昔加挽》一文中，曾说过：“我们的心都酸起来了，我觉着没有比这情景更感动人的了。”这两个车夫一个叫陈但毛，一个叫于荣。两个人的衣服褴褛不堪，光着脚，带着破草帽，一前一后，抖擞着走上了献金台，将那用旧报纸包着的小包谨慎地打开来，慢慢地数着，有铜板，有小钱，也有整票子，一包是三十元零一仙，一包是三十九元九角三仙。两个人没有说一句话，献完了金，就带着掩不住的热情和激动，默默地走下台来。王莹看着，她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她知道，这是他们的血汗钱啊！她似乎看到那血是鲜红鲜红的，在滚滚地奔流着！那是因为被炽热的爱国热情燃得沸腾起来了！这三十多元的数目是有限的，但它所包含着爱国之情却是无限的。两个人力车夫所捐献的，是尽了他们自己最大的，一切所有的。王莹他们立即破例把两枚奖给捐献最多的纪念章别在两个车夫的破衣服上，并留他们看戏，两个车夫摇头说：“不看了。我们要去拉车，一家老小还等着我们赚钱买吃食呢！”王莹他们一直送两个车夫到剧场外，见他二人拉起车，向闹市跑去。王莹望着车夫那高大的背影，感动地说：“他们真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孝子啊！”

王莹他们的宣传工作，深入到每个侨胞家中，每次义演时，都有许多年逾花甲的老太太由人搀扶着来看戏。她们多数不出门。缠着小脚，穿得十分整齐，红鞋子绿鞋子上都绣上了美丽的花，在那梳得光亮的小小发髻上，戴上了各种鲜花，黄色的、红色的、粉色的、十分讲究，金耳环亮晶晶地摇晃着。王莹他们和筹赈会的工作人员，扶着她们走上了献金台，她们有的献钱，有的献上金银首饰。王莹和观众们一起为她们鼓掌，她们一个个笑开了，露出了缺齿的牙床。王莹感到，她们那慈样的脸上都闪着动人的自豪的光辉。

最感人的，还是许许多多侨胞小朋友们献金的事迹。王莹自到南洋后，她每到一地，就给当地的小朋友写一封公开信，把剧团的活动情况、其他地方小朋友和大人們的爱国事迹告诉他们。她象一位辛勤的园丁一样，培育着侨胞中的祖国花朵。她在《给南中小朋友的信》中，向孩子们提出了一个建议：

“小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从今天起把吃糖的钱留下来，最好做一个钱箱，大家集体行动，每天一齐去丢钱，等我们半年后回来，你们捧着你们的爱国成绩来看戏，把钱箱献给筹赈会，救济我们祖国的伤兵和难民。你们可赞成？哈，我闭上眼睛看见了你们的小手都高高地举起来啦！而且我的耳朵里听到了一个大声的回答：‘赞成！’……”

时光一步一步地走，它决不停留。我们呢，也一步一步地努力用功，不要输给它。伸出你们的小拳头，一、二、三！我们要工作，我们要读书！懒读书的是笨虫，考不及格的是傻瓜，不爱祖国的是坏蛋！……”

这种给孩子们的信中，包含着王莹多么赤诚的情意！就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培育下，在大人们的爱国言行的影响下，许多小朋友都个人或合伙做起了钱箱，把他们攒的钱捐献了出来。有一次，在小笨玲献金时，一个孩子扛着一根竹筒，拿着一把斧子，走上了献金台。大家都楞住了，不知他要干什么。只见这个孩子，举起斧子，用力向竹筒劈去，“哗啦”一声，滚出了许多铜子和银角，没有整元的或半元的大银角，都是一仙一仙，五仙五仙的小银钱，数了半天，才数出共计十三元四角七。这钱，是他两年中攒的！全场观众，深深为这位小朋友的爱国行为所感动，许多人眼里滚着泪，纷纷登台献金，有不少人献出了手表、银镯、项链、戒指、耳环。有些几十里路坐车来看戏的侨胞，连预备回去的路费也倾囊献出，宁可徒步回去！

在两年的筹赈义演中，王莹他们赈款及各种物资、器材、药物等共计三千万美元。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王莹激情满怀地写道：

“亲爱的千万海外侨胞！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中，看见了你们那伟大的爱国的心，我们常觉着心酸，眼泪止不住地要流下来：一个大声的呼喊，常常在我们的耳边响亮着：中国不会亡！

我们伟大的祖国和民族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征服的！”

王莹他们置身在广大侨胞的爱祖国的大海里！她深有感触地说：

“每个人的心都充满了一致的爱。是的，爱是最大的，它能溶化一切；它能把自私与卑怯，一扫而光；它使得每个人都天真和洁白，而且是更勇于牺牲。大家都溶化在爱之中，这就是每个中华好儿女都必须具备的——就是一致地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 第二十五章“马来亚情人”

在南洋各地近两年的巡回筹赈义演中，新中国剧团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烈欢迎和高度好评，一场持续两年多的“新中国剧团热”席卷了全马来亚诸岛，南洋的华侨报纸、当地的进步报刊、都辟有专栏和专版，刊载王莹和她的战友们的义演的情况，盛赞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劳苦，奔波海内外，为国效力”的高贵品质，侨胞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得到了鼓舞，受到了教育。他们说：“我们祖国有新中国剧团诸君这样的优秀儿女，我们的祖国就有光明的前途，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了希望！”

在“新中国剧团诸君”中，最受侨胞欢迎和喜爱的，就是王莹！南洋各地侨胞，不分男女老少，都把她看作最可爱的人，南洋中英文各报赞誉她为“马来亚情人”（Sweetheart of Malaya）。

侨领陈嘉庚、黄孟圭、黄曼士等人，对王莹的印象极好。南洋各地筹赈会对王莹等人筹赈义演的情况及募捐的款数，都汇到南侨筹赈总会，对王莹等人的表扬信如雪片似地飞来总会。陈嘉庚等人都感到王莹确实是祖国的优秀女儿，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之花。陈嘉庚先生几次要给王莹等人增加报酬，以便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王莹都谢绝了。他听说王莹在一次献金会，为了带动更多的人多捐献，她献出自己唯一的一个金戒指，十分感动地说：“王莹小姐，真是我们民族的好儿女呀！郁达夫先生称赞她是‘冬天的梅花’，真好！她真是一朵美丽的冬梅啊！”

南洋各地的报刊，更把王莹作为人人敬慕的新闻人物，报纸经常发表各种访问。评介的文章，附以大幅照片和剧照，象《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等，报刊几乎每天都有关于王莹的消息。王莹的《长征杂缀》，在连载中因王莹生病，中断了几天，《南洋商报》就接到了几百封读者来信，询问为什么不按期连载“人人渴望阅读的‘杂缀’”，报社只好发了一条专题消息，向广大读者解释中断的原因。《星洲日报》发表该报记者一鸣的评介王莹的专文《介绍一位时代的女儿——王莹小姐》，对王莹在影剧上的成就，抗战中的贡献，备加赞颂，称她是一位“女文艺作家”，是一位“时代的英雄女儿。”

华侨学生对王莹这位由大学生进入影剧界，又干了那么多惊人“奇迹”的“战士”，更是倾慕之极。一个叫王云英的女学生，为了到王莹住处去拜访她，等了老半天，一直等到“万家灯火上燃时”，才见到了她。王云英热情地写道：

“王女士听说我是学生，她特别欢喜，很高兴地说：祖国的女学生已总动员起来了，在前线、后方，都有女学生服务。在前线戴起钢帽，就荷枪杀敌，运送军需；在后方农村，改装了服装，与农民一起，为前方将士挑子弹、送饭、洗衣服。工农、学生、军队，在生活上打成一片……

希望马来亚女同胞，尤其是女学生，也如祖国女同胞一样动员起来，努力干后方工作……”

象王云英这样的青年学生很多，她们把王莹视为自己的楷模，把和她见一次面、谈一次话，通一次信作为荣幸的喜事。王莹扮演香姐的剧照明信片，印刷发行了好几次，超过十万张，风靡全马来亚。

王莹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侨胞小朋友的“大朋友”。她收到无数封小朋友给她写来的信，有的以班集体，有的以个人，向“大朋友”汇报自己献金的

成绩和学习上的进步。麻坡的一所小学，把他们全班捐献的钱摆成金光闪闪的国旗图案，镶在红旗上，送到献金台上。他们特意把红旗在献金台上飘扬的照片送给了王莹，留作纪念。有成百成千的小朋友，把自己的照片，送给王莹，跟王莹要照片，表示要把王莹的照片镶在镜框里，摆在桌子上，每天都和她“在一起”。王莹在信中，亲昵称孩子们为“小朋友”、“逗人爱的小萝卜头”、“小战友们”、“祖国的小主人”等。各地中小学都把王莹的来信贴在布告栏里，或在班上向全体同学朗读。这些信，写得十分亲切感人，它充满了兄妹情，师生情，战友情，充满一种母爱。王莹还经常买些童话，寓言一类的图书，送给各地的小朋友。

王莹因长期劳累过度，一次同金山一起拜访一位刘校长时，突然晕倒了，躺在床上，一个六岁的娃娃一摸她的头，大声说：

“哎呀，王莹姐姐发高烧啦！烫极了！”

刘校长亲自护理她。那个小娃娃立刻把他们“大朋友”生病的消息告诉了其他小朋友，许多小朋友一听，就蜂拥而至，跑来看望她。他们见王莹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双眼闭着，都急得直流眼泪。一个稍大一点的孩子说：

“王莹姐姐最爱听我们唱歌，我们一起唱支歌来慰问她吧。”

于是，孩子们就向她唱起了歌。王莹在九月三十日给南中小朋友的信中，对这一动人的场面，有这样的记述：

“……迷糊中，听见许多女孩子的歌声，真是清脆极了。听着听着，你们真的来了，跳跳跃跃地，都是些小胖胖，每个人的脸，都象苹果那样红，笑起来甜极了，我看见你们，我就高兴了，你们的笑，比药更好。”

“马来亚情人病了！”这消息很快传遍了南洋各地。各地的侨领和爱国侨胞纷纷发来慰问电，写来慰问信。有许多侨胞寄来各种珍贵药品给她治病，还有人寄来人参、鹿茸等补品，希望她早日康复。到医院来探望的人更是排成了队。为了使王莹能好好休息，只好派了一些代表，进病室去看她。几位报社记者也特意到医院来探视王莹，然后写成消息，在报上显要位置发表，告慰许多关心王莹的读者。

一九四一年的中秋佳节到了。麻坡的侨领和侨胞们，在桃源俱乐部举行中秋佳节招待会，请王莹他们一起赏月，欢度这一传统的“团圆节”。秋天的麻坡，气候凉爽宜人。圆圆的明月，挂在天空。王莹他们和侨领，侨胞，围坐圆桌旁，一面品尝着香甜可口的月饼，抬头赏月，一面亲切交谈。这是一次愉快而有意义的中秋节。王莹在《长征杂掇》中，一往情深地写道：

“今晚虽然不和父母兄弟在一起，可是，我们和麻坡的侨领，侨胞们一同度中秋节，团圆实在是一件极高兴的事。人生难得几次团圆，这是一个可宝贵的记忆，我们要把这个记忆珍藏起来，带到祖国去！”

会后，王莹回到宿舍。夜深了，她伫立窗前，凭窗远眺，圆月西沉。海港披着月光，海面上银波荡漾。远远的孤帆的剪影，诉说着淡淡的寂寞。王莹的心里涌起了乡情。她思念祖国，思念舅母、“荷根”和浴血奋战的前方将士。她在《永远光辉的麻坡》中，这样抒发自己的心情：

“我想到了多少人以自己的身体筑着血肉的长城，自己不能“团圆”，而为着千万人“团圆”在那里和敌人拚；太行山，中条山、大别山……一切英勇的战士们呵！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浸润了你们的鲜血，那血是那样的鲜红，那样的光辉呵！今晚，在这中秋月下，你们该又在丛林和山腰里夜袭敌人了吧！土地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祖先曾几万代地以他们的血灌溉

了它，现在敌人的铁蹄竟在这肥沃的土地上残杀我们的长者和手足！我们这一代是要用血来冲洗这羞辱，这污秽的！我们要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呀！否则，我们是绝不甘休的！”在异国的中秋之夜，这就是“马来亚情人”心里所想到的，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王莹所想的！

## 第二十六章中华女杰

一九三九年十月，在新加坡首都新加城的一个广场上，王莹他们正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那精湛的演出，深深感动了围观的上千名爱国侨胞和新加坡人。香姐那一字一泪的对“东洋鬼子”滔天罪行的控诉，激起了观众对日寇的极大义愤，人群中不断爆发出怒吼。接着，钱币、宝石、钻石、珍珠、金戒指、手表等如雨点般地掷向场内，王莹、金山和新中国剧团全体演员，流着泪，向侨胞们鞠躬道谢。

站在观众前排的一个中年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一手托着画板，一手握着画笔，凝神观看着王莹的每一动作，每一个表情的细微变化，他仿佛同王莹一起进入了角色，当王莹泣诉着东北沦陷、家破人亡的惨祸时，他也忍不住抽噎起来，泪眼盯着香姐，奋笔在画板上疾画起来。王莹最精采的、最动人的镜头被画了出来，旁边的人不禁为他的神来之笔拍手叫绝。有人认出来了，不禁惊喜地叫出声来：“啊，徐悲鸿！大画家徐悲鸿！”

是的，他就是驰誉海内外的大画家徐悲鸿，观众又立刻围了过来，只见他穿着咖啡色的西服，胸前打个黑色的大领结，给人以刚正、深沉、质朴的印象。不少人抢着递上小册子，在王莹、金山刚刚签名的地方，请他也签名留念。

徐悲鸿这是第三次来新加坡了。这次，他是应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之邀，来星洲帮助筹赈的。

王莹和徐悲鸿在新加坡相会，两个人结成了莫逆之交。徐悲鸿这次一到南洋，他被王莹这位“马来亚情人”的崇高爱国热情所感动，他为祖国有这样优秀的女儿而自豪，为中国影剧界有如此品洁艺精的艺术家而高兴。他要用自己的画笔把王莹这个富有光彩形象，画入中华民族优秀人物的画廊之中！

黄淑麟在《南洋联合早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这幅画的创作情况有较详细记载：

“当这出以万钧的剧力震撼着人心的街头剧，在新加坡街头演出的时候，徐悲鸿刚好由中国来到新加坡，并寄居在急公好义、爱护艺术家的长者黄曼士居士的家里。这是他第三次到新加坡来。……这位对他的祖国满怀赤诚的艺术家，在街头会见了《放下你的鞭子》了。这出街头剧的悲愤，成了他的悲愤：群众的激荡就是他的激荡；王莹凄心动魄的表情，促使他以他的最诚挚和狂热，去追求这出戏的精灵。于是，他画出了街头卖艺的王莹，画了群众，画下了这一幅不朽的名画《放下你的鞭子》。在画的右下角，他署名之前，写下了‘人人敬慕之女杰王莹’，以表示他对这位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命运的名演员的敬爱。”

徐悲鸿对王莹在戏剧、电影、文学上的成就，早就有所敬慕，特别对王莹在抗日烽火中的英姿，尤为赞颂。他深知，王莹塑造的香姐，决不是一般“歌女”的形象。《放下你的鞭子》这出街头剧，抗战以来，风靡全国，许多名演员，如崔嵬和张瑞芳、凌子风和叶子、袁牧之和陈波儿等，都演过几百场。其中，尤以王莹和金山演的次数最多，在国内演了八百多场，在南洋演了七百多场，影响最大。在海内外，在前线，在大后方，香姐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成为动员人民，组织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中华爱国儿女的光辉形象。作为一位艺术家，她理解塑造香姐艺术形象的艰辛，王莹

已把自己的生命的一部份融进了角色的生命之中了，香姐和王莹，似乎已在观众的心目中合二而一了。为了表达自己对王莹的敬慕之情，为了实践自己把绘画与民族解放相结合的志向，他要为“香姐——王莹”画像！

这是一幅巨型油画，高四尺五寸，宽三尺二寸。画中王莹，身着白底蓝花滚宽厚蓝边中装长袖衫裤，手持红绸，翩翩起舞。周围画着男女老少的观众，他们都为王莹的精湛演出所吸引。这幅画，无论从构思和构图上看，还是从刻画人物和艺术价值上看，都是卓绝的创造！徐悲鸿对这幅画也很满意。黄曼士为此专门举行了庆祝宴会，他举杯向徐悲鸿表示祝贺，并即兴赋诗一首：

大师绘事惊中外，  
女杰冬梅艺绝优，  
驰骋文坛为祖国，  
今名岂止遍星洲？

庆祝会结束时，徐悲鸿与王莹合影留念。徐悲鸿一手拿着画笔和画板，一打捏着画的上边的镜框，站在巨画的右边。王莹穿着扮演香姐时衣服，头发上罩着一条长长的红裙子，亲切地微笑着，亭亭玉立于画的左边。这张照片（见图）它是王莹和徐悲鸿友谊的最珍贵见证物之一。

徐悲鸿在南洋期间，经常与王莹会面，两个人倾心相谈，思想上互有影响。特别是作为地下党员的王莹，对徐悲鸿的思想影响更深。

早在桂林时，王莹和金山等人就曾慕名参观过徐悲鸿的画展，他们和赓一样：十分敬佩徐悲鸿的“独特偏见，一意孤行”的骨气，敬重他憎恶独裁，追求民主，刚正不阿的品德。对他融中西绘画艺术之精髓于一炉，自成一家的卓越艺术成就，也赞叹不止。但是，当他们看到那幅《广西三杰》之后，不免有几分憾意。到南洋后，王莹曾写信给谢和赓，告诉他遇见徐悲鸿、胡愈之、郁达夫等人的情况。谢和赓又将徐悲鸿送白崇禧“雷霆走精锐，行止关兴衰”及如何歌颂白的实情写信告诉了她。在信中，虽然谢和赓未加任何评语，但王莹一看就知道了徐悲鸿对桂系，尤其对白崇禧还存有某种幻想，对白崇禧认识还不太清楚。王莹深信，一旦看清了白崇禧的真面目，徐悲鸿更会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

为此，王莹在与徐悲鸿相谈中，经常委婉而又诚恳地向他分析桂系军阀的两面性：一面是拥蒋抗战，一面拥蒋反共。她摆事实，讲道理，对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两面性的本质分析得入情入理，很有说服力。

王莹还很诚挚地对徐悲鸿说：

“我们都是热爱艺术的，愿意终身为艺术而献身。凡是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为老百姓的幸福而奋斗的军政力量，不管是那个党派，我都愿意拥护他们，与他们合作，与他们共同为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幸福而站在一条线上！相反，如果是压迫人民，不抗日，反倒搞磨擦，反倒反对军民大团结，消灭抗日的势力，那么，我也要跟他们分道扬镳，水火不相容！”

徐悲鸿听了，心悦诚服地说：

“你说的极是。我虽没有参加党派，但在是非面前也要深思，凡是爱国的，爱人民的，我将应与之友；凡是卖国的，反人民的，我将与之敌。”

就在这个时候，“皖南事变”发生了，国内外爱国同胞，都为之震怒。

有一次，陈嘉庚、黄孟圭、黄曼士、刘牡丹等侨领和王莹、徐悲鸿在一起议论国内抗敌大事时陈嘉庚先生生气地说：

“我亲眼看到，陕甘宁边区的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坚决抗日救国的，全国同胞，都把他們看作民族的希望。蒋介石却一直是积极反共的。有一次，李宗仁和我坐在一个小汽车里，他没完没了地向我宣传反共，宣传共产党搞阴谋……这些话，我早听腻了，听烦了！我就对翻译说：‘不要翻译了！可恶！我不要再听他的宣传！’李宗仁误以为我是听了他的反共宣传，对中共不满才不耐烦的，他仍喋喋不休地说着，还吹捧蒋介石反共，其实，我和翻译根本没听，我们却用福建话互相谈天哩！……”

大家听了，都不禁笑了起来。徐悲鸿却陷入了沉思。陈嘉庚先生对李宗仁反共宣传那么反感，不能不引起这位正直的艺术家的深思，他越发感到王莹多次跟他讲的桂系军阀两面性的分析是多么有见地，多么中肯。不久，有一天，徐悲鸿有些痛悔莫及地对王莹说：“你多次对我讲的那些对桂系的看法，是很对的，他们是追随蒋介石反共的。我作画多年，唯《广西三杰》，是我的一大失误啊！”

一九四一年，徐悲鸿经过王莹和他谈论了《广西三杰》的知心话后，对王莹更为知心。当他带病创作了巨幅国画《愚公移山》时，在这幅杰作中，他将全部人物都画作古人，只有站在愚公旁边，满脸带着敬仰的笑容的那位妇女，是照着王莹形象和外貌画的，他对王莹说：

“你过去为艺术而努力奋斗，为祖国的振兴付出了心血，是符合愚公精神的。我把你的形象画入《愚公移山》一图，是期望你永远保持‘愚公移山’的精神，永远不断进步！”

王莹心里很高兴，这是徐悲鸿对她的“诤言”的一种表现。因此王莹看着《愚公移山》这幅杰作，也很感动。她对徐悲鸿说：

“悲鸿先生的美意，我很理解。让我们一起共勉吧！我知道，先生过去、现在一直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探索艺术的，你将我画入这样一幅画中，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鞭策，今后，我将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象先生那样去探索艺术，为国为民奋斗！不赶走日寇，决不罢休！不推翻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建立人民大众幸福的社会，决不停息斗争！”

徐悲鸿听了王莹这番话，很高兴地说：

“此番来星洲作画筹赈，不幸患得腰痛毛病，只好站着作画。但这一年有余之时光，收获却最大。一想到祖国的抗战之艰难，眼前不时浮现千万同胞死于日寇屠刀之惨景，浮现无数难民流离失所的惨景，浮现许多爱国志士宣传抗战的不屈不挠的身影。每想及此，就坐卧不宁，不断在心里催促自己，努力作画，现在，所幸三次画展，都颇满意，侨胞争相买画，所得款数亦可观，已全数交给了筹赈会。这是我来星后的一大收获！还有一个很大收获，是在你的多次启发下，在侨领、侨胞们爱国热忱鼓励下，我对国民党的一些要员，特别对桂系白崇禧，丢掉了幻想。这对我今后走什么路，影响会很深的。我们在南洋相识，结为诤友，悲鸿视此为一生之大幸！”

徐悲鸿与王莹，这两位艺术家之间的友谊，是战友之交，患难之交，其情愫如同胞兄妹，又胜似同胞兄妹。

在新加坡筹赈义演中，怀着与徐悲鸿同样心情为王莹作画，摄影的人还有很多，当时南洋各地的报刊，对此均有专题报道。享誉南洋的大画家司徒乔，就也曾为《放下你的鞭子》作画。

王莹在新加坡期间，还经常会见自己的好友郁达夫及其夫人王映霞。郁达夫夫妇早在上海时，跟王莹就来往颇多。他们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全家来到新加坡。当时郁达夫任《星洲日报》社印行、《星洲十年》编委和英国情报部主办等职，积极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在南洋各地影响很大。

郁达夫对王莹在南洋筹赈义演的许多动人事迹赞颂备至，在《星洲日报》上，发表了大量报道。早在上海时，他就了解了王莹的身世，对她童年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对她奋不顾身地投身于革命斗争深表钦佩。后在武汉，两个人又在战火中相逢，王莹满身都是从大别山前线带来的战尘，那随时准备为抗战献出最后一滴血的英雄气概，给郁达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次在异国他乡，喜得重聚，他对王莹在南洋各地义演中，不畏艰难地宣传抗战及其取得的巨大成绩，在自己所著《南洋随笔》中，专立三章，热情讴歌。

在第一篇《再见王莹》中，郁达夫回顾了他在上海初次见到王莹的情景：那时，“她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虽然有些害羞，但却十分好学，一见面就提出一个个颇有份量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勤奋、多思和文静的姑娘。”

接着，又记起了在武汉见面的情形，王莹满腹忧国忧民之情，对天下兴亡大事和抗战前途，非常关心，从谈吐中，郁达夫感受到这个被郭沫若誉为“抗战尖兵”的姑娘，确实抱着随时为国捐躯的抗战斗志。这次在新加坡南天酒楼旅馆部八号房相见，他感到：

王莹女士是成长了，她的政治见解，她的文艺修养，以及她的阅世经验，在这抗战的两年零三个月里，真有惊人的进步。我不敢再以以前对一位娇羞的小姑娘那样的态度对她了。她在这一个大时代里，已经找出了她自己所应走的路，而且也已经尽了国民一分子所应尽的责任。

郁达夫从王莹这位“女杰”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中华民族求解放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他以抑制不住的热情，极为兴奋地写道：

“这一种精进不已的精神，在一个年轻女子身上发现的时候，真是如何使人可以使人兴奋的事情。正如一位西洋记者所说的一样，中国在抗战中，全民族都进了步，尤其是民族中间的一半的女子们。

王莹女士在马来亚总还有相当的时间停留。……我正等着看她的第二次的跃进。”

从郁达夫三次与王莹相见的印象中，可以看到王莹前进的足迹，在王莹的身上，郁达夫“看到了希望”。他欣然命笔，挥写了一副条幅，送给了王莹。条幅上写道：

万花敢向雪中去，  
一树独先天下春。

王莹和郁达夫的夫人王映霞之间也亲如姐妹。从上海到武汉，两个人几次会面。每次相见，王莹都给王映霞留下美好的记忆，为此，王映霞曾写了一篇记叙她与王莹友谊的文章《我与王莹》。她深情地写道：“她那不高不矮的身材，再衬上一张含着热情而智慧的圆脸，使人怎么也忘不了她那给人的第一面的良好印象。”她赞誉王莹虽已成名“在文艺界、戏剧界和电影界”，都在“盛传”着王莹的美名，而且还仍在“扶摇直上”，但“她并不以这样的声誉为满足”，自己还时时刻刻地想“再求深造”，想“深入民众”

中去，王映霞对王莹这种“精进不已”的进取精神叹服不止，她完全被王莹那佼佼出众的人品的魅力所倾倒。她禁不住赞美道：

“我会见过不少有名的夫人，有名的小姐，红明星，女文人，女战士，却从来没有感觉到有谁是完备得有象王莹那样的才智与丰神。王莹！我祝她永远都是那么一个热情、勇敢、真挚的自由神。”

## 第二十七章回国汇报

一九四一年春末，金山、王莹率领新中国剧团，载着巨大的胜利，从新加坡回到了香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内不断传来抗战阵营内部“磨擦”与“分裂”的消息。剧团全体同志，对国内形势都十分关注。王莹提出，剧团暂留香港开展工作，派人回国向恩来同志汇报在南洋演出的情况和爱国侨胞筹赈的情形，并请示今后剧团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王莹、金山二人找廖承志一同商议此事。廖承志和金山都唯恐王莹一到重庆，便会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因此反对王莹回渝。王莹对廖承志和金山说：

“我们剧团是李宗仁、白崇禧派到南洋去的，在两年来的时间里，我们经常和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通信，并曾写信，两次书面汇报情况。李、白又派了林枢团长作顾问，随我们到南洋，相处中并未留下什么破绽和口实给他，他没有给我们作难，而且与我们相处得很好，因此，国民党特务没抓住什么把柄。我实际上是向周公汇报，但表面上，回渝后当然先到白健公那里，先向他报告。为了防止万一，我已想出了一个安全的办法，先发一个电报给谢秘书，请他转白健公，说我们已完成南洋演出之行，现已回抵香港，拟即飞渝向白报告在南洋的经过，请回示。我相信这是万无一失的。”

廖承志一听王莹想得如此周密，即笑着拍手叫好：

“好，好，好！很稳妥，就按你的建议办！”

王莹立即给谢和赓公开发电，请他转白崇禧。

王莹到南洋后，她与“荷根”经常通信，互报国内、国外情况。有几次她还和金山一起联名写简单的报告给李宗仁和白崇禧，汇报剧团演出受到各地华侨欢迎的情况，并说林枢团长和他们工作得很协调。白崇禧每次看完剧团的简报，都欣然要谢和赓代他向剧团致意，并立即把简报转呈李宗仁。这些联系情况，“荷根”都一一在信中告诉了王莹，使她心中有底。

王莹在紧张的义演活动中，时常忆起周公的慈父般的关怀，她的思念之情，时时萌生，想起魂萦梦绕的祖国，她的思乡之情，就难以抑制。看到浙浙春雨，她就想到祖国的天气；看到美丽的南洋风光，她就想起了桂林山水和苏杭风景……有多少次，她站在海岸边，透过滚滚波涛的大海，向祖国呼唤：祖国啊，祝愿你在抗战中节节胜利，祝愿你在战火中获得新生！正是怀着这种心情，六月，她飞回了山城重庆。

第一个见到的，当然是“荷根”！那紧握着的双手，那深情的对视，传达了恋人间的多少相思之情！

谢和赓先把王莹引见给白崇禧，转身刚要离开，白崇禧立即把他叫住，要他一同听王莹的汇报。王莹把南洋演出的情况详细地向白崇禧作了报告，并转达陈嘉庚对白崇禧的问候及对五路军在战场上英勇抗战的赞扬。因为白崇禧要去蒋介石那里开重要军事会议，这一次，只谈了两个小时。白崇禧对王莹和他们剧团的工作备加称赞。

谈话后，白崇禧马上告诉军需给谢和赓一千元，招待王莹。王莹一听拨这么多钱招待她，暗暗吃惊。她想起在国内外看到的穷苦百姓献金的情景，她怎能同意花这么多钱招待自己呢？

王莹在重庆住了两个月，每天她都和“荷根”见面。谢和赓身负“招待”她的使命，对他，这真是美差。每次请王莹吃饭时，他都到重庆百龄餐厅。

这是全国回教救国协会主办的回教餐馆。当时，谢和赓兼任回教救国协会的理事和秘书长，专管白崇禧理事长的事务。每次宴前，“荷根”总是把菜单放在王莹手里，要她点菜。王莹从不多点，第一次，点了三菜一汤，剩下一些未吃完。从第二次后，就总是一荤一素一汤，再加一小碟泡菜。只有两次例外，那是“荷根”请她，特意请餐厅清燉了鸡汤给她。王莹明明知道，“荷根”是奉白之命，专事招待她的，但她却从不多花公款，谢和赓也不愿为她而慷公家之慨。

王莹向白崇禧报告之后，很快就在郭沫若家里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更为详细的汇报。汇报了两次，共六、七个小时。第一次，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听了汇报，他们都异常高兴，高度赞扬剧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表扬他们为祖国抗战事业立了一大功，也为祖国、为民族争了光，勉励他们再接再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多做贡献。周公还向王莹分析了国内抗战形势，向她传达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这次谈话后，周公紧握着王莹的手，满意而又有些自豪地说：

“只有我们党，才有你和金山这样的人才！”

王莹激动地说：“周先生、邓大姐，我们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继续加倍努力，为党和祖国，为抗战事业做更多的工作！”

说完，她又和邓大姐热情拥抱。

“莹妹，这个送给你吧。”邓颖超说着拿出一瓶口红等化妆品，放到王莹的手里，“这是苏联朋友送我的，我留着没用，你演戏需要，你拿去吧。”

“谢谢，邓大姐。”王莹高兴地收下这些精巧的化妆品。

此后，王莹又单独向周恩来同志作了一次汇报，当周公听到徐悲鸿对白崇禧、李宗仁等桂系有了新的认识时，非常高兴，夸奖王莹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在重庆的日子里，王莹还在郭沫若家与文艺界的领导人郭沫若、夏衍、田汉、洪深、阿英等人多次相会面谈。星期天，王莹就和“荷根”一起到重庆四郊去野游。

七、八月间的郊外，满眼都是秋天的景象，庄稼快熟了，清爽的空气里，飘溢果实成熟时特有的芳香。王莹和“荷根”，并肩坐在碧波荡漾的小河畔，或坐在芳草萋萋的矮坡上，没完没了地交谈着各自的理想。

王莹说：“荷根，我很想将来能到外国去深造，这次在南洋，见到郁达夫等人，会几种外文，那么有才学，我真羡慕他们。我想啊，留学回来，我就从事文艺创作工作。”

“荷根”听了，笑着说：“莹，我读你的散文，感到你确实很有写作才能，你从事写作的志愿很好。至于我，早就想去留学深造，过去想去苏联，现在看来去不成了。健公已同意要我赴美国留学。我过去在大学是学经济学的，我很想将来参加我党草拟类似苏联五年计划的工作。抗战胜利后，我们党肯定能领导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要搞建设，先得起草计划，我能出一把力，该多好啊！在写作上，我要向你学习，我也想在文、史方面多学习一些知识，今后业余撰写一些文章。”

谈到中午，就到附近农民家里，请他们做点米饭，然后，就着带来的一点熟菜，吃得可香甜哩。

王莹和“荷根”还一起拜访过靳以、梁宗岱、沉樱、马宗融、赵清阁等人，他们都是王莹的好友。谢和赓也带王莹与他的好友刘仲容见过几面。靳

以、沉樱、赵清阁都多次请他二人吃饭。赵、沉二人已知道王莹和谢和赓已经是“陷入情网”的一对情侣了，他们都认为王、谢是很相匹配的。好客的沉樱妹夫，多次请王莹和谢和赓到自己家中做客，沉樱和她的两个女儿也总是陪着他俩一起赴宴。王莹和“荷根”手拉着两个小姑娘，在郊野的荒地上，采野花，捕蝴蝶，捞鱼虾，拣彩石，唱民歌，玩得快活极了。两个小姑娘，觉得王莹和谢和赓好象是一对亲兄妹，她们亲昵地叫王莹“五婶婶”，称谢和赓叫“王叔叔”。两个人明知孩子叫错了，却不纠正，只是相视一笑，心里觉得很有趣，便欢笑地答应。

八月，王莹要返回香港了。临行前，她到白崇禧办公的地方来辞行，白崇禧的办公室主任徐文明代表白宴请她，为她送行。席后，王莹看到“荷根”，把招待她的饭菜费单据和剩下来的六百多元现金都交给了徐文明，在场的谢和赓的同事对此都露出了惊异的神情。王莹看在眼里，喜在心中，她知道，白崇禧一向以这种“特支”的形式，来补助、帮助自己的部下，慷公款之慨，拉拢部下。白手下的亲信，谁不曾从这种“特支”的差使中捞过油水？“荷根”啊！你真是名副其实的“荷根”哟！

王莹回到香港后，立即向廖承志、何香凝和金山介绍了回国向周公和白健公汇报的情况，传达了周公的有关指示。报告结束后，她们在一起闲聊，王莹情不自禁的夸起谢和赓来了：

“那位谢秘书，真是公私分明，他把招待我剩余的六百多元钱，分毫不马虎，都如数交回，转军需销账，这样廉洁之举，在贪污腐化的国民党军队里，多么难能可贵呀！”

何香凝母子听了，连声叫好，夸赞谢秘书廉正无私，实在难得。而金山在一边，却低头不语。因为抵港不久，他那个负责剧团财务的金子兼表弟，就向他和王莹报告丢失了一千多元港币！王莹一听，十分生气，当面质问金子兼，批评他违背了周公廉洁奉公，一钉一木都要账目清楚的指示，也违反了剧团的公约，王莹要求金山一定追查个水落石出。大出王莹意料之外的是，金山不但反对王莹追此案，反倒和金子兼商量怎样隐瞒这件事。王莹为此非常痛心、失望！从感情上更加深了与金山产生的裂痕。

## 第二十八章旅港剧人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及时把地下党组织的一些骨干力量和不少进步的民主人士撤往香港。其中有茅盾、夏衍、宋之的、司徒慧敏、章泯、贺绿汀、舒强、蓝马等人。他们相继来到香港。

此时，王莹他们的新中国剧团和中国旅行剧团也在香港会合了。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战戏剧运动，在廖承志、夏衍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新的话剧组织——旅港剧人协会。由于英国殖民当局的法律限制，剧人协会一时难以被当局批准。他们就决定只对内，不对外。对外则称“旅港剧人”。王莹是协会的主要演员，参加演出《雾重庆》、《马门教授》（又名《希特勒的杰作》）等剧目。

两年前，王莹他们在香港的戏剧活动，曾使这里出现过话剧热。但是，他们走后，又很快冷场了。旅港剧人协会的成立及其演出，很快使香港的戏剧界又热闹起来，香港的抗战戏剧运动又开始发展起来。作为香港剧运开拓者之一的王莹，又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为香港话剧运动的振兴，作出了新贡献。

由于香港还没有遭到敌人的空袭，市场上很繁华，物质生活是较为丰富的。但是，旅港剧人却因刚刚成立，没有经济收入，生活费 and 演出费都靠当地的进步人士资助，演员的演出，也都是义演性的。因此，在香港开展活动，王莹他们依然是困难重重，特别是国民党特务，在香港肆无忌惮进行破坏活动，他们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百般拉拢，企图搞垮旅港剧人。当他们看到整个剧团拉不动时，就出三倍的价钱来引诱一些较弱的人。王莹对特务们这一卑鄙伎俩很气愤，她和剧团的许多新战友互相勉励，不给特务任何可乘之机，使剧团里没有一个人上当受骗。

九月初，宋之的导演的《雾重庆》在香港中央电影院上演了。电影院老板一开始深怕不卖座，赔钱，不同意。尽管王莹他们说得天花乱坠，老板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最后勉强签订了两天的合同。这个老板原以为《雾重庆》是象连台本的京戏一样，一听只有一本，他不相信能够满员。谁知刚一贴出预售戏票的海报，买票的人就排上了长长的队伍，在上演前的三、四天，每场一千四百多张票，都被抢购一空，老板喜出望外，又同意延期一天。

《雾重庆》一剧，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那些官僚资本家、军阀、汉奸、投机商等人，利用抗战，浑水摸鱼，升官发财，敲诈勒索的罪恶行径，使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暴露在人民大众面前。关心祖国命运的香港观众，从中看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官僚集团假抗日、真反共的本来面貌。演出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在香港第一次创造了一个剧目连续十四场的纪录。

就在王莹他们排演《雾重庆》的日子里，德国法西斯发动了侵苏战争，太平洋的上空，战云密布，日趋紧张。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怒火更猛烈地燃烧起来。王莹他们为了配合反法西斯运动，决定演出揭露希特勒摧毁文化教育科学的著名话剧《马门教授》。宋庆龄女士和许多外国朋友，都很支持他们把这个话剧搬上舞台。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自动提出担任剧团的医学顾问，并借给他们全套医疗器械作道具。《马门教授》于十月十二日首次公演，激起了中外观众极大的反法西斯怒涛，形成了中外人士反法西斯的大示威。香港的中外文各报，一致称赞这个剧的演出，具有重大政治意义。香港圣马利亚医院几个英国医生看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赞扬说：

“看中国演员来扮演外国人，我们不过是为了好奇才去看的。但是第一幕才演了一半，我们已经忘记了他们是中国人扮演的。除了讲中国话之外，一切化妆、动作都是非常真实，可以看出这个演出是非常认真和成功的。……戏中表演在医院中的气氛和医生的动作，作为熟悉这门专业和有实践经验的医生来看，也很难看得出破绽来。”

还有一位热心的英国外科医生，看完了第一场，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他深为演员的精湛艺术所倾倒，立刻写了一个纸条，递了上来，上面写着：

“感谢你们非常成功的演出，我看了非常受感动，你们演员在外科手术室里和我们当外科医生的一样。……我不能不信服这里演员都有一、二年当外科医生的经验的。”

《马门教授》的演出，在香港引起了空前强烈的反响，大街小巷，人们都在议论和谴责法西斯的暴行。香港的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进步人士纷纷前来，找王莹他们联系，和他们商议，要把《希特勒的杰出》在香港电台广播演出。

这年秋末，白崇禧决定派谢和赓到香港去，学习英语，作出国准备。谢和赓高兴极了，他立刻将喜讯通知了王莹。

在一个花好月圆的晚上，王莹早早就到启德机场等候“荷根”。夜香港的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把这幽美的海岛装扮成海上的万紫千红的明珠，美极了。谢和赓一出飞机门口，一眼就看到了王莹，她穿着素净，淡雅的旗袍，衬着她那粉红的圆脸和袅娜的身材，在光彩夺目的灯光的映照下，分外娇美。“荷根”看着她那天姿国色，感到了一生从未有过的幸福！王莹也一眼就看见英俊潇洒的“荷根”在人群中向她招呼，立刻笑着迎了上去。

王莹早已给“荷根”布置好一间舒适而又不太贵的房间，并请“荷根”在旅馆吃了两菜一汤的饭。她知道他不喝酒不抽烟，只要了两杯他们都爱喝的桔子水。两个人同桌共餐，那甜甜的桔子汁和着初恋的柔情蜜意，沁入心胸，两个人都沉醉在热恋的喜悦之中。

当时，党为了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了争取美国人民更有力地支援中国抗战，已决定派王莹、金山等人赴美国留学，同时演出抗战戏剧。王莹、金山有在国外南洋领导剧团的经验，又同是表演才华出众的演员，派他们二人一同去美国是很合适的。

谢和赓、王莹、金山和蔡楚生的夫人陈曼云等找到一位英国教师，开始练习英语会话。“荷根”与王莹、金山同住一个楼上，三个人同桌吃饭，共同学习，互相帮助。谢和赓早先学过英语，多年他一直自学外文不辍。王莹上大学时，也学过英语。两个人又十分刻苦认真，在学员中很快成了“尖子”，金山虽口语尚可，但因他不爱背诵单词，更厌烦语法，因而精读和笔译能力较差。谢和赓买了许多英汉、汉英小辞典，送给王莹一些，也送给金山两本。三个人时常在一起用英语会话。

在香港学习英语，不到两个月。王莹和“荷根”相亲相爱，常坐缆车到香港高山上观海景，看日出。两个人坐在山石上，读英文报，读英文会话手册。王莹还教“荷根”阅读萧伯纳的名著。她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和英文道白的烂熟，使“荷根”钦佩之至。

十二月八日，日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不时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全港每天都在搞防空演习，入夜以后，全港实行灯火管制，一片漆黑，

救护车的悲鸣，使人神情紧张，战争的乌云，掩盖了一切。玉莹他们旅港剧人协会也被迫停止了演出。“荷根”和王莹、金山的学习计划也被打乱了。

九龙沦陷了！英国的军舰“回击号”在马六甲被日本飞机炸沉！被英国殖民者称为“永不沉没的皇家远东航空母舰”——香港，成了在日寇炮火夹击下的孤岛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全岛也沦陷了！原来早已混入香港的日本特务，知道王莹仍在香港。他们在东南亚，在南洋多次破坏王莹等人演出抗战戏剧，均未得逞。而今，他们认为王莹等人已落入他们的罗网。于是，他们在报上登出公告，表示欢迎王莹、金山、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出来和他们“合作”，共同创造“大东亚共荣圈”！在电影院也放映王莹等人的像片，要人们提供他们隐藏的住所，并对“告密者”给予重赏！

廖承志同志等人领导的香港地下党组织，用尽一切办法，保护着王莹等人的安全。经过十多天的潜伏，终于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于一月二十九日黎明，逃离了香港。但是，日寇在陆上、海上和各交通要道，都早已布置下严密的封锁线。他们能否穿过敌人的一重又一重的封锁线，安全返回祖国参加抗战，廖承志等地下党的同志是非常担心的。而王莹他们，也抱定了视死如归的决心，“铤而走险”，走上了死神扼守着的险途。

## 第二十九章闯鬼门关

玉莹他们商定，由香港西环偷渡，经过澳门，转涯门银洲湖海面，到台小镜的都斛登路。他们从香港租到一条小船，是渔民每日打鱼用的破旧鱼船。当时，能租到这样的船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因为日本侵略军为了封锁海面，稍大稍好一点的船，都被扣留了，没有日本当局的批准，是不能上海的。船主人是广东人，姓潘，很机智勇敢，对付日寇盘查很有一些办法。但近来因日寇到处搜捕王莹、夏衍、金山等人，海上封锁得更紧了，能否闯过一道道鬼门关，他也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对王莹他们说：

“能不能从鬼子布下的天罗地网里钻出去，这一回可没有把握，你们人太多哟！船走不快，目标又大，还有小孩，难呀！这回，全凭诸位走好运喽！”

出发前，玉莹叫“荷根”跟他们一起走，她对“荷根”说：

“你跟我们一起走，我看你在身边，心就不用悬挂着了。”

“荷根”也愿意跟王莹一起去闯鬼门关，他激动地说：

“我们同生死，共患难！我跟你一起走，就放心了。”

出发前，夏衍要大家都化化装，尽量不带或少带些行李。要女同志衣着朴素，装束自然，不留破绽。他自己化名黄坤，留着短发，装着商人模样。王莹化装成一个穷妇，用锅灰涂黑了面庞。夏衍在他的《走险记》中，生动地记述了大家化装的情形：

“准备同乘这条船的‘难友’陆续地会合了，二十一个人和三十四件行李挤满了这壁缝里也会发出鱼腥味的屋子，大部分是战争开始以来不曾见过面的朋友，道着平安，讲着战争时期的险难，告诉别人自己的假名和职业，互相调笑着‘化装’之后的形象。漂亮的小姐变成了褴褛的乞婆，一位著名滞洒的名演员今日扮成了一个沦陷后的香港最横行的‘烂仔’，小姐用锅煤涂黑了面庞，看模样很象一个捡煤屑的穷妇……”

拂晓，小船悄悄地离开了香港，驶向海面。这个长不过三丈宽不满三尺的鱼船，经零丁洋向澳门偷渡。因船小人多，吃水很深，飘飘摇摇，很不安全。

王莹、夏衍、司徒慧敏、郁风、谢和赓、金山、金子兼等人，大家都屏住呼吸，不敢有一点响动。一位母亲，趴在孩子的耳朵上，叮咛着：“不能哭！要不听话，哭一声，就丢进大海！”

王莹听了这里，心里不免很酸楚。

因船身小，不敢进深海划行。离海岸近，容易被日本的巡逻兵发现。每个同志，心弦都绷得紧紧的，随时准备迎击险情。小船在海面上行驶了两小时后，突然，“嘟——嘟”地开来了日本巡逻艇，上面的三个日鬼子，荷枪挥刀，“哇啦哇啦”地吼叫着，强令小船停下来检查。日本兵查问了几句，王莹虽会日语，也不作答。她知道，一旦日本兵发现一个“穷妇”会日语，就会露出破绽。夏衍为了掩护战友，自己又扮作商人，会几句日语，也不会引起敌人怀疑。于是，他很镇定地走上去，装出商人那副恭顺、客气的样子，用日语流利地回答了几句。一个日本军官扫视着船上的人们，把怀疑的目光盯在坐在船尾的王莹的脸上，走了近来，粗野地在王莹脸上抹了一下，一看手指上是锅底灰，更疑心了。大家都倒吸一口冷气，王莹的心也扑通扑通直跳。谢和赓的心也快到嗓子眼了，他握紧了拳头，准备上去保卫王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夏衍又从容地用日语回答说，她是因香港粮荒而疏散到长州

农村去的家属，因为是“女人”，心里害怕，才擦了锅灰，并故意轻松地表示，要叫她把锅灰洗掉。日本兵听了，象蠢猪怪叫般地仰天狂笑，挥了挥手，连行李也不看，便放行了。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长出了一口气。

闯过了第一道鬼门关，大家都称赞夏衍临危不惧，化险为夷，夸他装扮的商人象极了，应属“第一流演员”！

夜幕降临，月光如银，海面银波粼粼。

大家轻轻地划着桨，小船划破银光闪闪的海面，向澳门驶来。大家都知道，偷渡三灶岛的日寇海军船坞码头，那更是一个死亡地带，稍有响动，被日本海军发现，探照灯一晃，机枪立刻扫射过来，不知有多少偷渡的人葬身在鬼子的枪口下！船上的人，都凝神静气。他们恨不得把明月推入乌云之中，以便在夜幕掩护下，增加几分安全感。真是万幸啊万幸，他们竟然安偷渡成功！大家又长出了一口气。

劳累、饥渴似乎都被忘却了，大家轮番着，拼命地划呀，划呀，好不容易快到澳门了，突然，小船涌进了海水！无情的海水不断涌入船舱，小船眼看着往下沉，情况万分紧急。全船的人，同心协力，用脸盆、茶杯等、飞快的往外掏水，积水减少了，船又上浮了，大家用衣物堵死漏洞。人们都累得精疲力竭，浑身上下，汗水和海水混在一起，滴哒滴哒地直往下流。

到澳门后，把漏船修好，又继续前行，一天天，一夜夜，经上水、下水。在日军汽艇探照灯的照射下，他们躲在挂着葡萄牙国旗的大船后面，躲过了一次搜查。后来，又遭到挂着汪精卫杏黄三角旗的“南支海军陆战队”的搜查劫掠。过银洲海面时，不幸又遇上“捞家”（海盗）。大家都不禁毛骨悚然。幸亏司徒慧敏勇敢上前与海盗头子面谈，说明船上都是穷逃难的，请他们高抬贵手，予以放行。海匪见船破人穷，无物可抢，就让他们走了，大家都念起佛来！

小船在一个荆棘丛生的沼泽地前面靠了岸，大家脱了鞋，在泥泞及腰的泥滩里，深一脚浅一脚走过了一里多长沼泽地，在荒凉的渔村里休息了一下。然后，又设法雇了伪军的“防船”直驶当时属于国民党控制的都斛。从台山登陆后，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还要穿过日寇层层设卡的一百多里旱路，才能到国统区。

水路的鬼门关，总算都闯过来了。陆路也能闯过去吗？王莹感到自己第一次化装时，锅灰涂得过多了，扮“穷妇”，有点失真了，才引起敌人的怀疑。她想了一下，知道日本人也大多信奉佛教，于是她决定这次化装成一个老尼姑。

日本特务发现王莹、夏衍等人已逃离了香港，立刻就加紧在内陆上搜捕，他们在台山境内各要道上，设立了许多兵卡，挂了王莹等人的画相或照片责令各兵卡严加盘查，一定要将王莹等人“缉拿盘问”。

王莹化装的老尼姑，确实有点以假乱真。果然不出她所料，日本兵卡，一见是老尼姑，驼背躬腰，带着念珠，双手一合，走路腿脚失灵，往往不细看，就挥手放行。只有一次，一个较仔细的日本兵，怀疑她穿的一身佛教衣服是假的，哇啦哇啦地叫着，用一根棍棒敲打她的手，王莹不敢吭声，只使劲装着虔诚的老尼姑的样子低头闭眼，双手合掌，念着“阿弥陀佛！”

一个同伴赶紧上前向日本兵解释道：“她老啦！很害怕，很糊涂，不懂事。你们可怜可怜这老尼姑吧！”

信奉佛教的日本兵大概真是佛教徒，竟叫道：“开路！开路！”

事后，玉莹化装成老尼姑，用戏剧手法蒙混过关的故事，很快传播开来，成为赞美王莹智闯险关的一个趣闻。真是“吉人天相”，“福星高照”。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历尽艰难险阻，突破了一道道鬼门关，终于回到了桂林。田汉、洪深等友人一见到他们，真是喜泪横流。很快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与会者听了夏衍等人备尝艰辛的惊心动魄的经历后，都十分感动。田汉诗兴勃发，即席咏道：

风云香岛恶，  
游子只顾返。  
昨过蛟龙窟，  
今遇铁门槛。  
疾趋都斛镇，  
途远日已晚。  
衫如孔乙己，  
须如加拉罕。  
更如张伯伦，  
肩挑破洋伞。  
眼昏路不熟，  
心急脚愈懒。  
四海正蝥螋，  
一身尽肝胆。  
仆仆道路间，  
惟恐文明斩。  
幻作流民图，  
聊以寄有产

11100320\_0228\_0。

随后，王莹和“荷根”就回到重庆。她去北碚看望好友赵清阁和沉樱等人。她万万没想到，自己刚刚冲出了日本特务的拦追堵截的死亡圈，又陷入了国民党特务的包围圈。她在北碚赵清阁的小楼下，发现有十几个便衣特务正在楼周围的树丛里探头探脑，不住地向小楼上窥视。王莹从楼窗上看见这帮便衣特务，不禁心头火起。她蔑视他们，仇视他们，决定冲出去，羞辱一下这伙特务。王莹挽着赵清阁的手，到马路上散步，她冷眼看着那一伙尾随盯梢的特务，故意高声向赵清阁戏谑道：“瞧，我们真够神气的！有这么多保镖簇拥着！”特务们听了，只好又羞又恼地走开了。从北碚回重庆时，在船舱里，王莹发现又有几个特务在周围的铺位上监视着她。王莹坦坦荡荡，象老熟人一样，主动上前和特务们打招呼，把他们一个个叫到跟前，大谈起抗战救国的道理，大讲起爱国军民和海外侨胞的积极抗战的动人事例。还指桑骂槐地痛骂了汪伪特务如何盯梢，跟踪的罪恶行径。特务情知自己在挨骂，但他们都被王莹那浩然正气给慑服住了，只好硬着头皮听王莹给他们上“爱国抗战教育课”，听王莹骂“汪伪特务是哈巴狗，是民族败类”之类的话，也只好点头称是。

敌特的搜捕也罢，盯梢也罢，王莹都不放在眼里，她凭着自己的勇敢和机智，战胜了他们。但是，她没想到，在自己的革命队伍里，在许多共同战斗的战友中间，因为她和“荷根”的恋爱，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她和“荷

根”被许多同志误解，诽谤，指责，甚至遭到个别人的诬陷、讥讽和攻击。这是王莹有生以来从未经受的一种逆境，这对她是一种特殊的严峻考验，对她和“荷根”的真挚的爱情，也是一种特殊的严峻考验。她和“荷根”那刚刚绽开的美丽的爱情花朵，能经受住这场风霜的袭击吗？

### 第三十章山城风浪

从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五月，在重庆文化界，掀起了一股反对王莹和谢和赓恋爱的风波。可以说，除了夏衍、阳翰笙等文艺界少数领导人之外，除了洪深，宣侠父，刘仲容、赵清阁等，谢和赓和王莹的至友之外，绝大多数文化界的同志和朋友，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反对，坚决反对！

在长达四、五月的时间里，王莹和谢和赓的恋爱，竟成了电影、戏剧、音乐、新闻各界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成了一个爆炸性的奇闻！反对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它象一股旋风一样，波及了整个文化界。而对王莹和谢和赓来说，那简直是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啊！

反对的动机是有各式各样的。

绝大多数同志和朋友，他们不知谢和赓地下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只知他是国民党大军阀白崇禧的机要秘书，是国民党军事核心的重要工作人员。当时，民众对国民党当局，是怨声载道。特别是“皖南事变”后，革命群众和地下党的同志，对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是恨之入骨。而白崇禧，虽然是桂系军阀，在某些问题上与蒋介石有矛盾，但是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皖南事变”，他都是和蒋介石站在一起的，他的双手也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对在这样一个军阀身边工作的机要秘书，一个出入国民党军事核心的重要工作人员，人们在不了解谢和赓真面目的情况下，怎么能把他和国民党统治集团划分开来呢？对白崇禧的怨恨情绪，怎么可能不迁怒于他呢？

而王莹呢，在革命队伍内部，是“人人敬慕的女杰”，是一颗“洁白的影星”，是党的好女儿。她的身份，与谢和赓的身份，怎能结为伴侣呢？在不了解内情的人看来，王莹和谢和赓简直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两个阶级、两个营垒的敌人。许多同志和朋友，怕王莹“上当受骗”，出于一种爱护之情，才表示反对他们恋爱的。他们说：“王莹竟然和一个国民党反动大军阀的机要秘书谈恋爱！真是文艺界不能容忍的事！”

“王莹是我革命队伍的著名演员，怎能让她跟反动派搞恋爱？”

“白崇禧是跟蒋介石一起反共的，他们杀了我们多少革命同志啊！他的机要秘书，肯定是他的亲信，也是个反动家伙，王莹跟他搞恋爱，这不是丧失立场吗？王莹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一些人由惋惜到怀疑，由失望到责难，甚至于对王莹进行攻击。一个大学的文学教授，出于狭隘的民族偏见，竟当着王莹的面说：

“你是大家尊重的文艺明星，过去，有多少文艺界的人追过你，你都不理睬，对男女关系，你那样严肃。我真不了解，你怎么会对一个×教反动军官谈恋爱？”

这位教授还强调说：“×教人是最落后的，又是最封建的，最轻女重男的，×教人是多妻制的民族，他们三妻四妾是天经地义的。你如果和这种人谈恋爱，一定要上当，一定要落得个最惨最悲的下场，贻笑大家……”

这位教授是王莹的一个朋友，他的民族偏见，王莹听着很刺耳，她很礼貌地说：

“×先生，你这样看×教的人，我看不对，×教中，也有许多杰出的人物，这种例子，你知道的比我多。至于封建思想，我看不能以民族种族来划分谁轻谁重。”

王莹和“荷根”，对于凡是出于对反动军阀白崇禧的怨恨而株连到他们的，对于出于爱护王莹而劝阻她不要跟“反动派搞恋爱”的，他们不以怨报怨。他俩坚信，一旦这些同志和朋友，了解了谢和赓的真实身份了解了他们相爱的思想基础，了解了他们是多么情投意和，他们就会从摇头反对转到举双手赞成了！他们不了解真相，一时也没法了解真相，就应理解他们的“好意”，宁肯自己受误解，受委屈，蒙受多少“莫须有”的责难，也不能埋怨他们哪！王莹和“荷根”，听到郭沫若、田汉、范长江、萨空了、孟秋江等人，这些自己一向很尊敬的朋友和同志都反对他俩恋爱时，王莹对“荷根”说：

“我俩相爱，是钢铁一般不可撼动一丝一毫的！我们应体谅这些朋友和同志的心情，尽管他们不理解我们！荷根，你受的委屈比我多，为党做了那么多地下工作，你本来是红的，可那么多的朋友和同志却不了解你，说你是黑的，骂你是反动派，我听了，心里很难受了！我真想跟他们大声争辩，为你鸣冤叫屈，说你是个真正的进步青年，说你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可是，不能啊！荷根，我们一定要挺得住，宁可我们蒙受委屈，蒙受围攻，蒙受这种满天风雨的议论，也不能让党的工作受损失。反正我俩对党的热爱是至死不变的，我俩的爱情也是至死不变的！”

谢和赓眼里滚动着热泪，激动地说：

“莹，你说的对！我在白崇禧身边作机要秘书，朋友和同志们怀疑我是‘反动派’，我很理解他们的感情，为了党的工作，我受多少误解，受多少委屈，也心甘情愿！有周公、董老他们了解我，有你知我、爱我、疼我，我就很幸福了！”

一些人看在“人言可畏”的黑暗电影圈里冲出来的王莹，仍“我行我素”与谢和赓继续热恋着，就开始向领导汇报。一位电影界的歌词作者，是王莹的老友，他对王莹和谢和赓的关系，真有点杞人忧天的样子，到处用各种办法破坏他俩的关系，自己挖空心思反对还不算，还千方百计动员别人也跟着反对，恨不得来了文艺界的总动员。

这位歌词作者，在文艺界，是个有名的“交际家”，他的社交能力，使许多人都称他是小策划家、小外交家。他脑袋瓜很灵，专爱为人出谋划策，又是个广播喇叭，什么事一传到他耳朵里，他会一下子把消息扩散到整个文艺界。此人个人生活上为许多正派人所鄙，那风流韵事才真贻笑大家哩。但他这次却自动充当了反对王莹和谢和赓恋爱的组织者、联络人，上窜下跳，呼风唤雨，推波助澜，不把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拆散，他决不罢休。他在同志和领导面前，竟攻击王、谢，甚至把郭沫若、田汉等人抬出来，把范长江、孟秋江等人抬出来，妄图给领导施加更大压力。

周恩来同志，当时在重庆身负重任，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次反共高潮，他都力挽狂澜，独撑危局。在日理万机的忙碌中，他对干部也爱护备至，体贴入微。谢和赓和王莹的爱情关系，他早在武汉就已从宣侠父、李克农、刘仲容等人那里了解了情况，并曾当面向谢和赓、王莹作过指示。周公认为，谢和赓和王莹的爱情，是完全正当的，健康的，他对这两个青年人一向很信赖的。他对谢和赓因为多年在敌人巢穴里工作，不但得不到一般革命同志的情谊，反而常常招来党内同志的误解、责难甚至仇视唾骂，这其中的苦衷，是非常体谅的。周公对一些人，包括郭沫若、田汉、范长江等人因不了解真相而反对王、谢恋爱，担心王莹上当的心情是理解的。

但对由此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周公却感到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应该的。当他得知王莹和谢和赓这一对跟敌人无畏斗争的革命战士，这一对党的优秀儿女，刚刚死里逃生，却受到这么大的有形或无形的舆论的压力，蒙受如此的不白之冤，便决意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从四面八方王、谢袭来的冷风寒流。

周公曾对孙师毅说：

“党组织不应对正当的恋爱任意干涉！我相信王莹绝不会在恋爱问题上，光是感情用事，仓率决定。你向同志们转达我的看法。我认为，王莹是个值得信赖的同志，她对恋爱结婚的事件，决不会马虎的，也不会把工作、事业置之不顾。要相信王莹的事业心，是超过她自己的私事的。”

周公因保密问题，不好在孙师毅面前称赞谢和赓，其实，在他心目中，他何曾不想用夸王莹的话来夸奖谢和赓呢？是的，只有我们党，才有王莹这样的优秀演员。同样，也只有我们党，才有谢和赓这样的地下工作者啊。但是，他对谢和赓的评价，却守口如瓶，一字不提。

周恩来同志听说新闻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和复旦大学的几位教授也都对王莹同谢和赓的恋爱有意见，他很风趣地说：

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叫大家不要管王莹的私事吧！”

后来，周公又听说一些文化界人士，仍想要施加压力使王莹屈从，他有点生气了。有些整天对王、谢恋爱大作文章的人，他们自己在私生活上并不光彩，喜新厌旧，不检点，不严肃，自己不去扪心自责，为什么偏偏要对人家的正当恋爱说三道四呢？为什么将脏水往两个真正的青年人头上泼呢？

周公很抱不平地说：“你们指责他们的恋爱，你们想想自己的情况吧！真是三丈的灯塔，只照得人家，却照不到自己！”

周公这个话透露出来了以后，一些在反对王、谢恋爱中兴风作浪的人，才稍稍有所收敛。

周公在百忙中，又分别找王莹和谢和赓谈了话。

周公对谢和赓亲切地说：“你和王莹的恋爱是完全正当的，党组织决不干涉你们的私事。”接着，又严肃地说，“王莹过去是一个对生活极严肃的好党员，她对党忠贞，象对自己的母亲一样。过去好多人都追求过她，她从不随便，她在私生活上是十分洁白无疵的。你和你的妻子早已不能相处，思想、生活完全水火不容，这是侠父详细报告我的。你应非常忠实于王莹，爱护她的声誉，爱护她的事业。为了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你现在决不能跟你的妻子离婚。因此，你和王莹今后到了美国，绝不能同居，也绝不能结婚，一直要等到你的旧关系解决以后，你们才能结婚！”

周公特别指示：“你们对外，对任何人，只能说是订了婚而未结婚的“未婚夫妻”，即英、法文的‘fiancé, fiancée，用这样的称呼对外。”

谢和赓深知，没有周公力排众议的爱护，没有周公有力的支持，他和王莹的爱情将会受到更大的损坏。他感激地说：

“我和王莹都终生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请放心，我一定完全按您的指示办！”

周公在郭沫若家也曾多次指示王莹：

“你和谢和赓恋爱的事，我是支持的。我已将我的意见告诉了他，我相信他会按我的意见办的。谢和赓的旧关系，我一到武汉后，在广西工作的同志便详细告诉了我，他们不能一块儿生活，水火不容，他自己也向我详细报告过，我早已清楚。但因工作关系，他一时是绝不能和他的妻子离婚的。你

的名誉、声望，对个人私事的严肃认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党和我爱惜你的过去，希望你保持你的声誉，和谢和赓保持亲密的同志关系，你们俩的恋爱，出于至诚，我是了解的。但是，为了你，为了工作，在谢和赓没有正式离婚以前，决不能同居，更不能结婚。只能以订过婚的关系告诉人家。”

王莹听了周公的话，感到非常温暖和幸福。她激动地表示：

“我对党的爱是至高无上的，我对爱情也是专一不贰的。我以生命许党，在个人爱情上是次要的。但我忠于党和忠于爱情是没有矛盾的。我今后一定按周先生的指示去做。”

处于热恋中王莹和“荷根”，在周公的关怀下，他俩心连心，手携手，肩并肩，顶住狂风恶浪的冲击，经受了暴风雨的考验，他们的爱情花朵开放得更加艳丽，更加芳香了！

一浪未平，一浪又起。围绕王莹、谢和赓、金山三个人出国留学问题，又掀起了一场更大的风浪。一些反对王、谢恋爱的人他们从王、谢、金三人的出国中，又找到了可乘之机。

一九四二年春，在山城似乎兴起了一股出国留学热，许多人都在想方设法办理出国护照，王莹、金山、和戏剧新闻界的一些人，及国民党要人的妻子、儿女，都想争赴美留学。当时，出国护照，只能由国民党政府办理。谢和赓和白崇禧的另一个秘书，办理的较为顺利。白崇禧事先向宋子文和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俞鸿钧打了招呼，请他们予以关照。因此，很快得到了出国所需的外汇，办了护照，而且，还给了谢和赓一个芝加哥总领事馆学习员的外交官的头衔，能享受驻外使馆人员豁免的权利。边类“学习员”都是国民党元老和高级领导人的子女，谢和赓是唯一的例外。白崇禧为了抬高他的身份，又许诺他以自己上校机要秘书的身份对外。这些，对谢和赓到美国留学，都是很有利的，白崇禧了解谢和赓过去爱情生活上的痛苦，知道他们关系很难维持，因此，对谢和赓和王莹的亲近从来没有片言指责。对王莹的才貌为人，也是很赞赏的。

金山和王莹在办理申请出国护照时，却出现了波折。

事先，白崇禧在国民党中央开会时，曾向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和国民党海外部部长郑彦芬也打过招呼，要他们帮助王莹、金山出国。随后，吴铁城就跟张道藩打电话联系，他在电话中说，王莹在南洋演出，为国家筹赈了一大笔外汇，还有大量物资、药物、器械，为了奖励她，应支持她出国留学。还有，国民党筹赈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他与王莹是安徽的同乡，对王莹印象很好，他听说王莹要出国，也为她说了一些好话，他向吴铁城、孔祥熙等国民党要人，吹捧王莹是“五四”运动之后，少有的戏剧、电影、文学上“有天才的女青年”，应该培养她，让她出国深造。

吴铁城、许世英二人，对王莹要出国的意愿，早在一年前她回国汇报南洋情况时就知道了。那时，王莹曾代表剧团拜会过吴、许二人，并表示过，若有机会，她和金山愿意到美国进行象南洋那样的戏剧演出。所以，吴、许二人对王莹出国之事，印象颇深。可惜的是，吴铁城只知王莹想出国，对金山要出国的事，他事先并无记忆。而在联系申请时，金山的言行，又给他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使申请护照的事，出现了意外波折。

王莹和金山一起去见吴铁城时，王莹先向吴铁城说明来意，请他帮助向外交部，教育部办理出国护照。这时，吴铁城的听差进来为王莹、金山倒茶，并递过香烟。

王莹说：“我从不抽烟，谢谢！”她知道金山烟瘾重，用眼瞪了他一下，暗示他不要抽。但金山却不理睬，在那种生疏的官僚面前，他毫不客气地接过烟来，便由吴铁城的听差擦火柴，并毫不客气地叼着烟卷让听差点火，也没说声“谢谢”，然后就靠在沙发上，抽起来。而吴铁城是不吸烟的。他瞥了金山一眼，乍一相见，吴铁城对金山这个青年就图下了不好的印象。他问王莹，过去在上海读过什么大学。王莹如数家珍地说，她当过马君武，胡适，邵力子，陈望道、洪深等教过学的中国公学、复旦大学等大学的学生。吴铁城又问：

“听说王小姐很会写文章，在上海演剧时，发表了不少文章，是吗？”

王莹谦逊地说：“我只学着写过一些短文，很浮浅。那都是施蛰存先生爱护我，为鼓励我，才发表在现代杂志《申报》等报刊上的。除了这些短文外，我倒是在南洋演出时，接受了郁达夫先生和胡愈之先生的鼓励，当了《南洋商报》的特约通讯员……”

吴铁城没等她说完，插嘴说：“你们那么忙着演戏，还能写通讯稿？”

王莹接着回答道：“那都是在演出之后，便匆匆随便将演出和华侨热情献金的情况，象写报告一样地写给胡愈之先生，因写得很急，很粗糙，很不好，没想到胡先生辟了专栏，作了连载……”

吴铁城又赞扬着插言道：“你太客气了！胡愈之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著名编辑，你的文字不好，他决不会登的！”又问：“你写了多少篇？”

王莹答：“一共大约有二十二、三万字。”

吴铁城一听，欣喜若狂地夸奖道：“了不起，了不起！王小姐，你真了不起呀！”

吴铁城转过身来，开始问金山：

“你也想到美国去？”

金山一听，吴铁城用了个“也”字，有些刺耳，他便板着面孔说“我们一起来，便是请您帮助我们两个人。”

吴铁城又问：“你在哪个大学读过书？你也写作吗？”

金山没有明确回答吴铁城的问题，只说：“我在一所大学只读了很短时间，我从没有写作过。我到美国，主要目的是想找机会演戏、演电影，也准备到大学听听课。”

吴铁城又问：“你准备到哪个大学读书？有人介绍吗？有什么准备？”

金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吱唔：“我准备到美国……”

王莹赶紧插嘴说：“我们已与财政部老留美学生，财政部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冀朝鼎博士接洽，请他为我们介绍大学。”

吴铁城又问金山：“你见过冀朝鼎吗？”

金山有些发窘，憋了一会儿，才勉强说：“我准备去找他。”

吴铁城与金山对话的气氛一直很别扭。王莹很担心惹恼了吴铁城这个大官僚，把事情办砸了，她便中间插言，缓和一下气氛。

吴铁城又问王莹：“你的英语基础如何？”

王莹应对如流地说：“我在大学读书时，很喜欢英语，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我那英语就打了一个较好的基础。我父亲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英文系毕业生，毕业后，还当过洋行的经理哩。可以说，对英语，我有些基础。这次在香港又向英国教师学习了英语。我相信，一到美国后，我当刻苦努力学习，很快便可进大学听课。不会发生困难，因我极爱学英语，也准备短期内

学好它，准备有机会用英语演戏。”

吴铁城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在他看来，王莹果然气度不凡。大有培养前途。

随后，吴铁城又问金山的英语基础怎样，金山说：“我学过一两年，但学校的英语课很少，后来做工作演戏，便没有机会学习了。我也希望到美国再努力学习……”

吴铁城没等金山说完，就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不客气地说：“你的外文基础差，恐怕要想用英语演戏，非有几年的苦苦用功才行，我看你……”吴铁城摇了摇头，对金山更冷淡了。

金山一看吴铁城摇头，露出了看不起的神情，他不由火起，气愤地说：“秘书长不愿帮助我，那我就不再要求了！”

王莹一听金山竟把话说绝了，她心里埋怨他不该在这种场合说气话，又赶紧恳切地对吴铁城说：“金山也可以一面和我找机会演戏，一面请美国戏剧界的人帮助他到大学听课嘛！”

吴铁城回拒道：“光到美国去演戏，是美国所不允许的，也更不可能因为去工作而发护照。”

至此，王莹感到已无法进言。

吴铁城这时对王莹说：“王小姐，我一定和教育部和外交部商量帮助你！”说完，看了看手表，对王莹说：“好！我派车子送你们回去。”

王莹马上说：“谢谢秘书长！”并主动和吴铁城握手。

金山沉着脸和吴铁城也握了一下手。吴铁城让听差叫车。

王莹推谢说：“谢谢秘书长的好意！我们还有事到附近，请不要派车送我们了。”

吴铁城再次与王莹握手，连连说：“我一定马上让张道藩先生他们帮助你。”

吴铁城却没有再与金山握手，便转身回他的办公室。

离开吴铁城的办公室后，王莹再也抑制不住对金山的不满了，她责怪地说：“你就不能忍忍那烟瘾吗？一个劲地吸烟，却不转转脑子！你今天的回答太不聪明了！”

很快，王莹就得到了通知，她将以国民党海外部的海外视察员身份赴美留学，级别等于司局级的高级官员，护照是黄色的官员护照。

在金山、王莹找吴铁城之前，刘仲容就向谢和麇传达周公的指示，金、王、谢三人不要同机赴美，谢可先走或后走，金、王一起走。这样做，一可以避嫌，省得再给反对王、谢恋爱的人造成口实，二可以保护谢和麇的身份不被暴露。但是，在金山出国计划已告吹的情况下，本该让王、谢一同走了，两个人又都挂着国民党外交官的头衔，但是，有人又从中作梗。这个人就是那个有名的“小策划家”。他又出谋划策，要王莹不去办个人护照，让她提出，除非金山、王莹两个人同时获得帮助，一起办理护照，才去办，否则，要王莹拒绝去美国！

金山不能去留学了，还要再搭上一个，王莹当然不同意这个主意。她拿到护照，开始作出国前的准备工作。那个“小策划家”又想出了主意，让谢和麇先一个走，他想办法给金山办理护照，然后王莹同金山一同走。王莹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是想使谢和麇一个人出国，然后把她拖入陷阱，不能出国，进而达到分离她和“荷根”在大洋两岸。

在革命队伍内部的风波还没平息下来，在白崇禧身边，也开始起了风浪。好些人向白崇禧说，听闻你的侍从秘书和一个极左倾的电影明星谈恋爱，你可得注意！还有些人，竟然给白崇禧写了“亲启”信，谢和虚知道，这些“亲启”信，在他和王莹恋爱风波中，突然多了起来，他知道这肯定跟自己有关。果然，在白崇禧身边工作的刘仲容告诉他，那些大都是告发他和王莹谈恋爱的黑信，信中指控谢和赓和一个接近共产党的红色影星处于热恋之中，这个“红色影星”十分可疑，曾多次被捕入狱。要白崇禧警惕他的侍从秘书，不要中敌人使用的“美人计”。

刘仲容告诉好友谢和赓，白崇禧见了这些信和听了告发的汇报后，并没有引起对你的怀疑。相反，白崇禧对谢和赓在私生活上的遭遇却依然抱以同情态度。他非常了解，自己的机要秘书，生活上一向很严肃，决非是一个浪漫风流之辈。他知道有许多国民党内外的“美人”在追求谢和赓。尤其谢和赓一回广西，便有好几位桂系要人想把女儿许配给他。特别是谢和赓在中学时的校长，更是着重了他。校长有一个极标致的爱女，他很想把女儿许配谢和赓。这是上层人士共知的事情。假如谢和赓是中“美人计”的人，恐怕早已上钩多少次了。白崇禧不相信谢和赓中了“美人计”的一派胡言。再说，从五战区到南洋，他耳闻目睹的许多事例，都足以证明王莹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至于王、谢恋爱，他早已默认，从未干预过。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白崇禧一直没有对自己夫人说明真相，表明自己同情谢和赓的态度。白崇禧对谢和赓印象一向很好。多年来，谢和赓在他身边工作，一向忠于职守，对他的心意揣摩最透。有时他要会上发言，同时让几个工作人员起草发言稿，唯有谢和赓写得又快又好，常常被他选为自己的正式发言稿。白崇禧在选派谢和赓去留学时，已暗示谢和赓学成回国，那时他当了国民党元首，要委谢以“大官”。所以白崇禧对谢和赓出国深造，寄寓厚望，除了特许谢和赓以自己“上校秘书”的高级官衔对外，还特意写了四封亲笔信，介绍谢和赓去见宋子文、胡适、魏道明和林语堂。信中对谢和赓多有赞誉之词，说明谢乃自己机要秘书，请宋、胡、魏、林赐予接待，多多关照，多多指教。白崇禧对谢和赓如此信任，当然对告密的报告和“亲启信”，都一掷了之。有一次，白崇禧很坦率地对刘仲容说：“我觉得那些管闲事的人，忌妒吃醋的人可能有，借机挑拨我与和赓关系的也可能有，和赓跟王莹恋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有些人反对人家恋爱，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多少人三房四妾？和赓事业心那样重，他和妻子感情、性格合不来，这哪能怪他。我决不干涉他私人的事……”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莹和荷根这一对情侣终于如愿以偿了！当他俩拿着出国护照，想着未来出国留学的前程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两个恋人，泪眼对视，亲密地紧紧拥抱在一起了。

但是，个别人仍不甘心，怀着争风吃醋的卑鄙心理，竟连连给王莹写来了几封匿名信，骂她“甘当军阀走狗的侍妾……”侮辱人格之词，极为下流，真是卑劣之极，无耻二尤！王莹把这些信交给“荷根”，他俩一笑置之。

### 第三十一章永远在初恋

“初恋”，对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来说，是多么具有魅力的字眼啊！它又包含着多少甜美的痴情，炽热的爱恋，永恒的忠贞啊！

王莹和“荷根”，他俩的爱情，和对党的热爱，是永远处于初恋之中。

在出国前夕，他俩都象儿女要离开母亲一样，感到有千言万语要向党倾吐。有一次，王莹到郭沫若家去见周恩来。于立群见到她，很惋惜地说：

“郭老常夸你聪明、能干，智勇双全。还说你的额头很大，跟他一样，这是有天赋的表现。这回，你出国留学去了，再不能参加郭老的《屈原》的演出了。郭老和我，都非常惋惜和遗憾。如果你不去，或者留下来，等演完《屈原》以后再走，那肯定会给这出戏生色不少！”

王莹对于立群好意相留表示谢意。她没有多谈，一心想着快点见到周恩来，向自己敬重师长说一说自己的肺腑之言。

一些朋友和同志，在竭力反对她与“荷根”恋爱的同时，也苦苦劝她和自己的一位战友相好下去，尽管她多次绝然地表示，她和他，在事业上，是战友，但在性格、生活、作风、为人等方面是无法协调在一起的。

王莹对自己与这位战友的友谊，她对任何人都从不隐瞒的。在长时间的共同的艺术实践中，在抗日的烽火中，在南洋的风浪中，她和他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多情的他，对王莹确实也十分敬慕，对她的为人为艺，也一向是推崇备至的，他曾不只一次敲击王莹那关闭得紧紧的心扉。王莹呢，却一直伫守在爱情大门的面里，没有轻易去向他打开。作为亲密的战友，她对他热爱党和祖国的一片丹心，对他在艺术事业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对他精湛的表演艺术造诣，一向是十分敬佩的。在大别山区，当日寇飞机投下的炸弹，在她和他不远的地方爆炸时，他曾用他的身体护住了她。对他这种临危相救的战友情谊，她也是永志不忘的。但是，她却始终不愿意把爱情的蜜果献给他，不愿意向他打开爱情的大门。有一段时间，王莹曾想，“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她曾有几分犹豫地把爱情的大门开了一个小小的缝隙，但她发现他竟背着她，干了一些很刺伤她那美好心灵的事，她心头刚刚被他搦起的爱情火苗，又被几瓢冷水浇灭了。从此，她那爱情的大门，就关得更紧了，使他永远敲不开它。别人帮他敲，也是枉然。

在过去，有些人追求王莹，向她抛来一个个求爱的彩球，她却一律不予理睬。难道她真如那幅漫画上画的那样，甘当“尼姑”，不怀春吗？不，决不是的！她在爱情上，追求着一种纯洁、高尚、真挚的爱情生活。她在爱情上所追求的是崇高人生观所升华出来的真、善、美的结晶。她对“荷根”说过：

“真、善、美中，以真为最基本，最重要，不真则不善，则不美，即使表面上显得善和美，但终究会看出来是伪善伪美。”

在不了解实情的人看来，王莹选择自己终生的配偶时，拒绝了某同志，而毅然选定了谢和赓，是难于理解的。

他们说：“放下自己的亲密战友不爱，却去爱一个反动军官，真够浪漫的。”

只有王莹自己心里最清楚，在她心里的天平上，“荷根”的重量，比某同志重了多少！为了自己朋友和同志的名誉，王莹很少把所见的某同志作的错事告诉他人，就连自己的良师益友洪深、夏衍、阳翰笙等人，她也一字不

露。

有一次，她征求洪深对个人与某同志，谢和赓关系的意见时，洪深很直爽地说：

“我对你和××都很了解，对谢先生也较了解。依我看，××和你，在性格和生活上，是很难接近和协调的，你和××的友谊，也只能在革命工作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至于感情，要融合在一起，是很难很难的。谢先生这个人，给我的印象一直很好，我看这个人可交，他虽然在国民党军队里，我看他跟那些国民党的官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绝对不会是站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一边的青年。”

王莹听了洪深的话，更证实了自己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她知道，洪先生对谢和赓的了解，远没有自己深，但是，只要不带成见，都会发现他确有一颗金子般美好的心。正是在追求真、善、美的理想的爱情生活上，王莹与“荷根”，可以说是“一见倾心”地钟情了。正当他俩都沉浸在初恋的甜蜜、幸福、愉快之中时，山城的这场反对他俩交友和恋爱的风浪，都给了他俩很大的刺激，王莹感到，她自己，倒无所谓，她在那么多文艺界老前辈眼皮底下长大的，大家自有公论。可“荷根”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说呀！他在国民党的虎穴里从事地下工作，那是在针尖上过日子啊！在那出生入死的环境里，抱着赴汤蹈火的决心，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可在文化界、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是个“反动派”，“军阀走狗”，却落得个声名狼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上人，受这般辱骂，蒙这等冤屈，王莹的那颗心啊，简直要被搓碎了！

在郭沫若家，她向周恩来的汇报中，把自己对某同志和谢和赓的看法，把自己对谢和赓的爱情，都一五一十地说了：

“周先生，我在爱情上，是有一个选择的过程。从一九三七年起，我认识了谢和赓，在四、五年的时间里，我在与谢和赓接触、谈话中、在一起学习和生活中，我深深感到谢和赓对党是一片忠心的，对敌斗争中，是十分勇敢、机智的。象我们这样的演员，演了一出好戏，一部好影片，就有人夸你，捧你，有名，有利。可他，做了工作，作出了成绩，除了您知道，谁也不知道啊！有人整天骂他，咒他，给他脸上抹黑，和赓为了党的工作，却这么忍辱负重，我看这才是无名英雄哩！洪深先生说，别看和赓在那官僚腐化的大染缸里，人家却不沾染一点腐化的习气。

“周先生，我把党和您看作自己最亲的人，我与和赓的爱情，是海枯石烂也不会变心的！是什么大风大浪也不会动摇的！我可以坦率地对您说，过去我曾经和另外一位同志很好，但是在初恋不到半年里，我就发现他使我永远难忘的事。我自己，对爱情一向是专一不贰的，我能跟他好下去吗？……”

周恩来静静地听着王莹的汇报，他对王莹在选择对象上的细心、谨慎表示赞许。

周恩来那满脸慈祥的笑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的亲切目光，那不时点头表示赞许的表态，都使王莹感到无限的幸福，世上还有什么比党了解自己、信赖自己更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呢？王莹越说越激动，最后，她满眼含着热泪，向周恩来表示：

“周先生，您和董老，是最了解我和和赓的。我们的爱情，经过几年的考验，浪里来，火里去，是永远不变的！永远热爱的！我俩的爱情，我俩对党的感情，都永远处于初恋之中，是至死不变的！”

周先生安慰她说：“我对你们的事现在完全安心了！”

## 第三十二章语重心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肩并肩在反法西斯战线上作战的。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政策，美国朝野内外和广大人民群众，听到的大多是国民党宣传机关炮制的各种歪曲事实真相的消息，甚至是颠倒黑白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舆论。由于我党跟美国尚无外交联系的正常渠道，双方的“官方消息”和“民间消息”都是互相闭塞的。如何沟通反法西斯斗争的消息，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广大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这对加强中美人民的友谊，扩大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是很重要的，也是很紧迫的。

周恩来和董必武等党的领导同志，对王莹和谢和赓寄予重望，认为他俩可以完成上面这一重要使命。虽然他俩出国的护照都是国民党外交官的专用护照，但是，他俩无疑是中国人民派到美国的友好使者。周恩来同志在郭沫若家三次接见王莹，在红岩村三次接见谢和赓，除对他俩的生活表示关怀外，对他们的工作、学习也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周恩来对王莹说：“你和和赓，虽然主要任务是去美国留学，但你们也肩负着我们党的外交人员的重大使命。到美国后，要宣传全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宣传解放区、敌占区和敌后根据地的众多游击队已成为一支坚持抗战的主力部队的现实，宣传我们全国军民必胜、日寇必败的战争总趋势，争取美国政府和人民更有力地支援中国抗战。同时，要告诉美国人民，国民党内部还隐藏着少数反动家伙，正在与日寇和其他法西斯分子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企图投降敌人，把中国的民族抗日战争转变为国共第二次内战，象皖南事变，就是铁证。要使美国人民了解，中国再也不能实行一党专政和军阀独裁了。中国各族、各党、各派、各阶层、各民间团体团结一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实行“三三制”，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新政府，这才是中国的光明前途，这对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有好处的，对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也是有益的。

“你和和赓，要用抗战的事实去宣传，目前，中国的真实情况，尤其是解放区、抗日根据地、敌后游击队的情况，美国上下，了解的很少。八路军已成了抗战的主力，日寇已用它的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进攻解放区，对解放区和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磨擦，投降日寇的部队和将领越来越多。这些情况，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美国人民都无法了解真相。你们要利用各种渠道，让外国记者向世界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

“你俩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要多做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工作，要广泛地交朋友，不要仅仅和一些进步的人士交往，更要和美国文化界一切同情中国人民抗战的人士多多联系，比如说，对史沫特莱、斯特朗这些老朋友，你们跟他们是很容易接近的，不用费很多力气。但对美国一般群众中影响很大，声望很高，又在中国时间很长的文化界名人，如著名小说家赛珍珠，以及留居美国多年的中国学者、华侨和华裔中爱国的知名人士，你俩要多多花力气，多多做他们的工作，这是你们工作的重点。你们一定要记住，在争取开明人士支持中国抗战上，切忌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切忌摆革命的架子，切忌唱高调，切忌动不动就给人家带上反共的大帽子。要善于细致地做工作。要向那些同情中国人民的美国人民和爱国华侨，讲明国情的贫穷落后，争取

他们也能象南洋爱国侨胞和当地人民一样，支援中国抗战。你们要把我们党的各项抗战政策、方针，向美国各界很巧妙地进行宣传。我们目前就是要实行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的三民主义，达到林肯先生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目标。”

此时王莹和和赓求学的事，周恩来也再三嘱咐，一定要下苦功夫学好英语。他鼓励王莹说：“你一定要拿出大革命失败后逃到上海做地下工作，抗战后到前线 and 南洋义演募捐的艰苦奋斗精神来攻外语，尽快熟练掌握外语，达到能直接用英语讲话、写作，和演戏的水平。你是演戏的，你学英语，不光要讲得流畅，还要能边说英语边表演。到美国后，你应选一所中国学生少或者没有中国学生的大学去学，要充分利用周围的语言环境，尽量多跟外国人用外语交际。这样，才能学到标准的英语。”

周恩来谈到王莹到美国的戏剧活动时，谆谆教导说：“要牢记我过去对你和金山讲的话，做一切工作，都要大公无私，经济上要清清楚楚，就是一钉一木，一针一线，对大家都要有交代。还有，你是名演员，除了特别的纪念品之外，决不要接受人家的礼物。要和过去在战区和南洋工作时一样，不但不接收人家的馈赠，而且在生活上要和一般同事共甘苦，不享受特殊待遇。要做到不为名，不求利，不骄不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

对王莹的政治学习，周恩来也关心备至。他拿出了几本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送给王莹，并问：

“你读过了没有？”

王莹脸红了，惭愧地回答：“只和大家一起念过一遍，随便议过两次，但是没有细读，也没有好好研究过。”

周恩来笑着说：“你们搞戏剧文艺的，也要好好研究毛泽东同志这本书，里面许多道理，都是宣传抗战最好的材料嘛。”

王莹双手接过书，连声说：“我一定好好学习！”

王莹出国的经费是很紧的，虽然在兑换外汇时，得到了美籍老华侨司徒美堂和他的朋友的资助，又得到了许多同志的支援，但除了旅费外，所剩无几，到美国的学费还不够。王莹从不愿意在经济上向党组织伸手，不想给组织增加半点负担。周恩来知道她经费不宽裕，决定给她一笔钱。王莹却坚决表示：

“我到美国后，短时期内的学费和生活费是足够了，我会精打细算的，我将想办法弄到助学金，或者找半工半读的机会，请周先生放心。”

周恩来一面赞许地点着头，一面安慰说：“你今后如果遇到经济上的困难，不能自己解决，就写信给夏衍，我再想办法把钱送给你们。”

临别前，聆听周恩来的指教，王莹备感亲切，她觉得未来的留学生活、方向、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方法，都很明确。她表示：

“周先生，您放心！您的教导，我一定严格遵照执行的。”

周恩来满意地点了点头，微笑着，语重心长地说：

“王莹，我们知道，你对党的感情，就如同热爱自己的母亲一样，你是党的好女儿。党对你有信心，我对你也有信心！”王莹听了周恩来的话再也按捺不住内心激动幸福的感情，好象女儿对自己的慈父一样，一下扑到周恩来身上，哭了起来：“周先生，我一定不辜负党和您对我的期望和信任，在大洋彼岸，为祖国争光，为党争光！”

周恩来接见谢和赓时，向他做了同样的指示。第一次，因谢和赓隔了半

个月时间，没向周恩来汇报情况，周恩来十分挂念，所以一见面时，便严肃地批评他说：

“和赓，你不要象有的人那样，谈了恋爱，便冷淡了组织。”

谢和赓在周恩来面前，一向无拘无束。今天一见周公一改平时慈祥、温和的表情。他敬畏地陪着笑，站起来辩解道：

“我从来都没有对组织冷淡过。这半个月，白崇禧那边事多，脱不开身。”

周恩来深知，谢和赓对党是赤胆忠心的，这回如此责备他，是为了给他敲一下警钟，这对他正确处理恋爱与工作的关系，是有好处的。谢和赓也理解周公的这番心意。当时，确有一些青年党员，沉缅情网，疏远了组织，革命意志日渐淡薄。“亲者严，疏者宽。”周公这是告诫自己不要做那种恋爱至上的人哪。

周恩来拍了拍谢和赓的肩膀，要他坐下，温和地说：

“你和王莹，都可以说是我们党内少年时代就跟着党革命的红小鬼。王莹从小逃离封建家庭，投身革命，党组织就是她的家，她对党，就象对自己的母亲一样。她经历了几次被捕的考验，对党一片忠心。你呢，舍生忘死地在敌人心里干了这么多年，我们自己队伍中一些同志，因不了解你的身份，少不了骂你，恨你，你能任劳任怨，仍安心于工作。这些，党对你都是满意的。”

周恩来谈到谢和赓和王莹的爱情关系时，又亲切地叮咛谢和赓：

“王莹因长期从事电影戏剧工作，学习理论机会少，你是学社会科学的，这方面，你比她强，应好好帮助她。她呢，文艺上很有才华，为人处世，一向谦虚谨慎，这方面，她又比你强，你要向她学习。你性格直爽，待人坦诚，但你易于激动，有时存不住事情，性情急躁，这些缺点要注意克服。”

谢和赓深感周公离别的嘱咐和教导，对自己终生都有指导意义，实在是最难忘的一课。他心悦诚服地说：

“周先生，请您放心！我和王莹一定把党的任务完成好，一定要改掉自己的缺点。对王莹，我一定爱护她的事业，把她的事业看作自己的事业一样。我今后要当好王莹的‘秘书’——第九任‘秘书’！”

周恩来听了，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又很感兴趣地问：

“你刚才说第九任秘书？什么第九任秘书？”

谢和赓笑着，如数家珍地对周恩来说：

“我从当吉鸿昌将军秘书起，至今已当过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党国防会议的秘书，军事委员会的秘书，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秘书，全国回教救国会理事长的秘书，桂林行营的秘书，军训部西北战时巡回教育班的主任秘书，一共当了上面这八任秘书，今后，我要当王莹的私人秘书，不是第九任秘书吗？”

周恩来听了，不禁爽朗地笑出了声，连声说：

“好，好，这九秘好！有意思，你肯定能当好九秘！”

每次谈完话后，周恩来都要送和赓到红岩村外的石阶路上。谢和赓与周恩来最后一次话别时，在石阶路上。他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惜时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他上前紧紧拥抱周恩来，喃喃地说：

“请周先生和邓大姐多多保重！”

周公的双手也重重地贴在他的背上，爱抚地说：

“你比在汉口初见面时瘦多了！记住，一到美国，多吃些牛奶，黄油，

把身体搞好。”

周公的话，使他不由得又想起了一九三七年末，第一次和周公会见并拥抱的热烈场面，从心底感佩周公对党的干部的关怀和惊人的记忆力。

每次和周公会面后，王莹和“荷根”在一起，都反复回忆着周公的每一句话。当王莹听说“荷根”向周公说的要做“九秘”的话时，她高兴地拍着手，喜笑颜开地连声说：

“九秘好，九秘好！今后，那“荷根”就作为我们定情的纪念，‘九秘’呢，就作为我对你的爱称！”

从此，两个人在一起时，或偶尔通信时，王莹都亲昵称他——“九秘”。

### 第三十三章海上攻读

王莹和“九秘”，对如何节约旅费问题，颇费了一番心思。为了多省点钱，他俩找了在美国留学，工作多年的冀朝鼎作顾问，又找到美国友好人士艾特勒作参谋。艾特勒看他俩对留学经费那样精打细算，十分感动，也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各大学学费、生活费及如何争得奖学金，或进行半工半读的种种情况，并建议他俩不要全程坐飞机，因为机票太贵。如果从重庆坐飞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坐火车到孟买，再乘船经非洲好望角到美国纽约，这样可以省下不少外汇，余下的钱足够他俩到美国半年支用。他俩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

离重庆前，王莹和“九秘”一同拜会了国民参政员黄炎培。黄老先生挥笔为他俩写了长达三百字的“赠言”

研究文学，须研究历代变迁的迹象，又需广收举世各国之特长，而就我处之时代，以我所在之国族，以之为根据，而纵横融会之。扩大意境于中外古今，站住脚根于我之时代与我之国族，此才是理想的研究文学方法。

被人轻视，不幸。不知‘十手所指，十目所视’，被人注视以后，其难于自处，较之被人轻视，更感痛苦。人生崎岖不平之世路，随处皆伏危机，须识得真，走得稳。小心！小心！

金钱与男女两大关头，生路与死路，皆从此出发。

惟其诚待人，可以度过一切难关。惟热诚待人，可以取得一切助力。

聪明、智慧，是父母给我丰富之遗产，将如何善用之，才不辜负赠与遗产之父母，并不辜负接受遗产之我。

抗战一日不结束，一日无忘百万将士，千万同胞在暴敌火线下。

王莹将赴国外求学以此赠之

黄炎培 民国卅一年五月十一日

谢和赓又利用自己的身份，展开了离别时的“统战活动”，他分别拜会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戴季陶、于右任和钱大钧等人，这些人都写了条幅送给了他。在临去机场时，王莹又满怀依恋之情，匆忙写了一封短信，寄给了于立群，请她转告郭沫若、夏衍、阳翰笙、田汉四位同志，与文艺界的战友们告别。

山城的浓雾，被金色的阳光驱跑了。来为他俩送行的，只有赵清阁和“九秘”同事的一位女友。许许多多该来送别的朋友和同志，都没有来！王莹和“九秘”，心里不免有丝丝孤寂之感。但是，他俩一想到周恩来同志那语重心长的嘱托，他俩的心里却又充满阳光！当飞机起飞时，王莹不禁在心中默念着：“祖国啊，再见吧！我们肩负着党的重任，到大洋彼岸去开辟新的抗日战线！战友们哪，再见吧！一等你们了解了实情，消除了误会，你们将会为我们庆幸的！让我们在同一条战线上，心连心地奋斗吧！”

王莹和“九秘”的护照，真可以说是国民党政府赐予的护身符。王莹的“海外视察员”的官衔，在国民党驻外使馆领馆人员看来，颇有点钦差大臣的派头，又加上她是大名鼎鼎的明星，在海内外久负盛名，所以对她这个“视察员”，格外敬仰。谢和赓“学习员”的头衔，按惯例也肯定是国民党元老或要员子弟，又加上他是国民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手下的上校秘书，使领馆人员哪敢怠慢，接待中十分殷勤。

从加尔各答抵孟买后，王莹和“九秘”没想到买船票遇上了难题。孟买

的码头上，人山人海。原来，德国法西斯在海上已实行封锁，商船不通航，只有美国海军的运输船在孟买与纽约之间来往，载运军用物资，每只船只有少数双人房舱搭客。当时美印间旅客多，船座少，购票很难，但孟买的领事馆，从一位姓蒋领事到一般官员，对王莹和谢和赓都备加关照，除了宴请外，蒋领事还特派他的夫人与王莹和谢和赓一同找美国海军驻孟买办事处的官员，接洽购票事宜。领事夫人向美国官员详细地介绍了王莹和谢和赓的身份，经历，说明他二人都是中国政府派往美国留学的要员。美国海军官员得知王莹是个电影明星，同她一同出国的谢和赓是个年轻上校军官，感到很惊异，立即对两位“贵宾”另眼看待，马上优先为他俩安排了最好的船位。

异国的风光，并没有引起王莹和谢和赓的兴趣。两人一心扑在学习上，争分夺秒地背诵英语和单词。乘坐美国海军的运输船到美国，要穿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横跨大西洋，因避开德国潜艇袭击航程花了五十多天，在船上朝夕与外国人相处生活，这真是一个学习英语的好机会。在订票时，王莹特向海军官员提出要求，希望分别和适当的英美青年妇女及一位讲英语的男乘客住一房间里，以便练习英语，作为到美国后入学前的必要准备。美国海军办事员对这两位“贵宾”勤奋好学的精神赞叹不已。依照王莹的要求，安排她和一个在印度的美国巨商的女儿同住一个房间，安排谢和赓和一位会讲英语的意大利籍的商人合住一个房间。王莹对美国海军办事员这样周到的安排，表示感谢。

当王莹进房间的时候，船上的侍者先自我介绍，说自己是菲律宾籍海员出身，为自己能服侍王莹而感到荣幸。接着，他又把王莹介绍给那位巨商的女儿。这位巨商女儿是美东大学文学系四年级的学生，个儿比王莹高三、四寸，她热情洋溢，富有朝气。当她听到王莹是个电影明星时，竟一面说：“你好！”，一面疯狂似地紧紧拥抱王莹，口中高声地嚷着：“噢！明星！电影明星……”在叫声中，她连连亲吻王莹的左右颊，接着又紧紧地用手攀着王莹的肩膀，兴高采烈地自言自语地说着话。王莹也亲热地用手搂着她的腰，用简单的英语词语向她问好。那位大学生从侍者手中抢过了王莹的行李，替王莹放好，又把靠海边小窗的床位主动让给王莹，很体贴地说：“你可随时观看海景。”王莹也彬彬有礼，对这位女大学生表示谢意。心里暗自庆幸自己遇上了一位好“老师”，好朋友。

那位女大学生是来印度探望父母后回学校的，她正在写研究萧伯纳的毕业论文。王莹聪颖好学，深藏若虚，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两个人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王莹在生活上象个姐姐，在学习上却象个小学生。在五十多天的航程中，王莹珍惜一分一秒，贪婪地向女大学生学习外语，练习会话，她进步很快。不但学会了一般常用的会话，改正了初讲英语时易犯的发音上和文法上的错误，还学会了朗读英国名剧的许多大段大段的台词。在王莹第一天与大学生相互介绍时，当大学生知道王莹也是准备到大学学习戏剧文学时，她第二天便将一册袖珍本《英国戏剧选集》签名赠给了王莹，并教王莹熟读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亨利第十八》和萧伯纳的《人与超人》等。王莹在海上攻读不止，三个剧本中的许多词句都背熟了。女大学生对王莹强烈的求知欲和惊人的记忆力赞叹不已。

谢和赓在和那位意大利商人同室共话的日子里，也是分秒必争，苦学不止。除了学外语外，还向商人学习有关美国经济、商业方面的知识。

王莹和谢和赓在船上，虽只有一舱之隔，但除了吃饭或有特别的事情要

商量外，很少见面。两个人几乎都把时间用在学习外语上，即使在饭厅吃晚饭或见面商量事情时，两个人也尽量用英语会话。谢和赓很快发现，王莹的进步比他快。在与海员和同船乘客交际中，两个人也有意运用英语。可以说，在海上的五十多个日日夜夜，两个人充分利用了船上的语言环境，为自己办了个英语短训班。当他们抵达美国纽约，与海关人员交涉事宜时，两个人已能自如地用英文应对了。

美国海关人员一见王莹和谢和赓所持红、黄色护照，又听到两个人都能用英语会话，对他俩非常客气。有个海关负责人发现王莹英语讲得颇为标准、流利，不禁问道：“你学多少年英语了？”王莹告诉他，过去在学校学过一些英文，但有十年没有使用了，几乎都忘光了，这次在船上学了五十多天英语，记起了不少单词，才勉强能会话，并表示，今后一定要加倍努力向美国人学习。那个人翘起大拇指，并和王莹亲切握手，热诚地赞扬说：“你讲得很好，很好，你们中国人真聪明！你们中国人真聪明！我非常欢迎你在这战争的年代来我们美国学习。祝你一切顺利幸福！”

### 第三十四章 “海伦赫斯”

一九四二年七月中旬，王莹和她的“九秘”到达了美国纽约，住进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国际公寓。王莹住在女部宿舍，“九秘”住在男部宿舍。

因为他们是以政府名义选派的留学生，所以先到总领事馆报到。总领事于俊吉很客气地会见了他们，对他们表示欢迎。专管留学生事务的卢领事，查看了两个人的护照。总领事馆的人员都知道王莹是个著名的电影明星，所以对她格外热情和尊重。对谢和赓，态度前后不一。开始，虽然他拿出了红色护照，但在总领事馆人员看来，不过是个党国元老的子弟而已，不冷不热，和王莹相比，颇不平衡。有人为了摸摸底细，有意问他父亲是谁，谢和赓坦然答道：“谢顺慈”。

一个职员没听清，却自作聪明地问：“你是不是谢持的儿子？”

接着不容谢和赓回话，又有几分卖弄地说：

“邹鲁的两个儿子，戴季陶的女儿都是芝加哥总领事馆的学习员哩，你到那里一定会见到他们。”

谢和赓听了，知道这个职员把“慈”和“持”相混了。又想到戴季陶、邹鲁、谢持同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领袖，他们的子女也会相聚一起来留学的。谢和赓解释说：

“我的父亲是桂林市的书法家，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员，他的名字是‘谢一顺一慈’三个字，不是党国元老‘谢持’两个字。”

卢领事他们听了，都大笑起来，那个职员也尴尬地干笑了几声。卢领事他们一知道谢和赓只是个普通教师的儿子，脸上都露出了轻蔑的神情，态度更冷淡了。谢和赓却胸有成竹，他从手提包里拿出了自己的英文“中国军事委员会上校秘书”的名片递给了卢领事，并把密封着的白崇禧写给他去见宋子文、胡适、魏道明和林语堂的四封信给他们过目，顺便问他们胡适和林语堂的住处。卢领事他们看了名片和这四封信，面面相觑，态度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霎那间，谢和赓在他们眼里就身价倍增。他们知道，谢和赓有白崇禧的亲笔信，可见其地位显要。而他要见的，一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兼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二是国民党驻美大使馆顾问胡适，三是驻美大使魏道明，四是著名学者林语堂，都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和崇拜的名流，那敢有半点怠慢，脸上都一下子表露出殷勤的神情，对谢和赓和王莹的态度一样地“平衡”起来了。接着，卢领事代表于总领事，请王莹和谢和赓到一家颇为豪华的广东饭馆，招待他们。席间，总领事表示愿意在各方面帮助他们办理一切需要的事务。

第二天，卢领事派职员陪同他二人到中美协进社。这是一个半官方性的组织，负责接待、管理、协助中国留学生的日常事务，主持发给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等。王莹、谢和赓见到了该社的总干事孟治博士和他的中文秘书严仁颜先生。几天后，两个人又找到冀朝鼎介绍他俩要见的冀夫人和当时在太平洋学会干事的徐永煊，还见到周恩来介绍给他俩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学习的女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了王莹和谢和赓的好朋友。

在美国的日子里，王莹和谢和赓时时牢记着周恩来的嘱咐。为了很快开展统战工作，两个人拿着白崇禧的介绍信，首先拜会了胡适先生。胡适对他二人很客气，也很亲切。听说王莹与他是同乡，又曾在上海中国公学读过书，这位当年在中国公学当过校长的胡先生兴高采烈，把王莹视为自己的学生，

故乡情加上师生情，使这次会见充满了一种亲人团聚的亲热气氛。胡适对王莹的学习很关心，问她要不要经济上的帮助，王莹当面就婉言谢绝了。

接着王莹和谢和赓又一起拜访了林语堂，林语堂是一位著名作家，又是因在美国编著畅销书而发财致富的语言学家，与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夫妇关系极为密切。要在美国迅速打开局面，拜会林语堂，求得他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环。林语堂在自己家里，和他的夫人及三个女儿一起十分亲切地接待了王莹和谢和赓，他很关切国内的形势，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很气愤，对文化界的情况尤为关心，问了不少国内文化界动态和许多旧友的情况，王莹都一一回答了他。然后，王莹把自己准备进大学念书，将来找机会演戏和拍电影的计划告诉了他。林语堂对她的计划很赞赏，主动问王莹愿不愿意会见赛珍珠女士，王莹很兴奋地说，很想见到赛珍珠。并告诉林语堂，她离开重庆前，有朋友（指周恩来）本打算找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写封介绍信给她去见赛珍珠的，因临行匆匆，未能如愿。林语堂当即表示愿意引见王莹与赛珍珠会见，便拿起电话，马上找到在纽约的赛珍珠的丈夫瓦尔许先生。在电话中，林语堂将王莹的艺术生涯，从三十年代演电影和戏剧到抗战时期在前线、南洋、香港演抗战戏剧以及来美留学，准备演戏等情况，都一一作了简单介绍，希望赛珍珠会见王莹，两天后，赛珍珠特意打电报给林语堂，请林语堂转告王莹，她准备在自己费城附近的乡间农场中的别墅与王莹见面。

赛珍珠是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在当时的美国文坛上，影响很大，声誉极高，王莹对赛珍珠早已十分敬慕，到美国后，很想早日相会。赛珍珠对王莹这位电影明星，也早有所闻，喜闻王莹来美，也愿意早日会见她。所以赛珍珠一接到丈夫的电话后，立刻给林语堂发了急于见到王莹的电报，并派了自己专用的汽车，从别墅远路来接王莹。两个人相见恨晚，一见如故，赛珍珠和她丈夫对王莹的印象极佳，很快被王莹这个东方女性的美好人品吸引住了，热诚地挽留王莹留在他们的别墅里住几天，王莹感到盛情难却，只好住了下来，这次相聚，不仅使王莹与赛珍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更为重要的是，对王莹的文学创作和戏剧活动，对王莹和她的“九秘”的学习、生活、斗争，都有很大的影响。在王莹的文学、艺术生涯中，与赛珍珠的这次相会，是很值得纪念的。

赛珍珠夫妇十分好客，乐于助人，热心于慈善事业。他们有三个养子，一个养女，雇佣一个秘书朗巴夫人。赛珍珠与几位作家创办了一所接养被遗弃的私生混血婴儿的“欢迎之家”（Welcome—House）。赛珍珠那人道主义博爱的美德，给王莹留有很深的印象。她们在美丽而幽静的别墅里住了十多天还不忍分手。赛珍珠陪着王莹参观了自己的农场、果园、图书室、工作室等。两个人常促膝倾谈。赛珍珠对中国及其封建社会的情况很感兴趣，对王莹的身世尤为关注。王莹怀着无限深情，向赛珍珠介绍了自己的祖国及其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又以十分悲愤的心情，讲述了自己青少年时代所受的封建礼教的摧残，讲到自己童年丧母、后娘虐待、教会住读、做童养媳的苦难经历时，王莹抑制不住自己悲酸之情，一字一泪，抽噎不止。赛珍珠也难以抑制自己深切的同情心，不禁怆然泪下。尔后，王莹又以兴奋和留恋的心情，讲述她逃出婆家，教小学，上大学，投身进步戏剧电影事业，在抗战前线为士兵和农民演出，奔赴南洋各国巡回演戏，智闯险关逃离香港的情况，那战斗的年华，黄金般的岁月，多么值得纪念，多么令人神往！赛珍珠被这一幕

一幕的多姿多彩的战斗历程迷住了。这位作家，她以自己那种创作的思维方法听着王莹的讲述，她很快就想到王莹的经历应写成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从第一天起，她就萌生了这个意念。第二天，她便有意安排她的秘书朗巴夫人作了速记。事后，赛珍珠把朗巴夫人整理出来的三万多字的速记稿交给了王莹。

当王莹谈到要进大学学习戏剧文学时，王莹把在船上向英国女青年学习英语和那女子教她念莎士比亚、萧伯纳剧本的事告诉了赛珍珠夫妇。赛珍珠听了以后很兴奋，马上从自己的图书室拿出莎、萧两大文豪的集子，要王莹读几段给他们听，想试一下她英语发音和英文程度。王莹接过书，找到在船上熟读的几段，有感情有节奏地读了一遍。赛珍珠夫妇越听越高兴，不住地点头称赞。赛珍珠十分满意地对王莹说：

“你念得很好，很清楚，很流畅，很有感情，发音也很准确。你完全可以经过一两年在大学的深造，成为一个能用流利的英语演中国现代剧的好演员。”

赛的丈夫瓦尔许也鼓励王莹说：

“你到大学，除了注意学习语言外，你还可以选修写作课，练习英文写作。把朗巴夫人的记录作为大纲，将来写一部书。你的苦难、悲惨的身世，你那不平凡的、富有色彩的生活经历，完全可以写成一部动人的自传或小说。”

赛珍珠夫妇这些充满信赖与期待之情的话语，深深地印在王莹的心目中。当赛珍珠要朗巴夫人作记录并把记录稿交给她时，她就理解了他们的美好心意。早已在王莹的内心蕴藏着强烈的创作欲望和热情，此时又涌上心头，她开始萌发出写作《宝姑》的念头。

赛珍珠把王莹身世和经历的记录稿打印了几十份，先后分发给林语堂、胡适、冀朝鼎夫妇、徐永煊、浦爱德小姐、拉铁摩尔夫妇、福克斯夫人、史沫特莱等。他们读过后，都很受感动，林语堂、冀朝鼎夫妇、史沫特莱、浦爱德小姐等人也都鼓励王莹，今后一定写出一部自传体的作品来。王莹和她的“九秘”表示，一定不辜负朋友们的期望。

王莹一回到纽约，赛珍珠便在林语堂家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她向记者们介绍了王莹的曲折经历，称赞王莹是“中国的海伦赫斯”（HayesHe1en按：是美国现代著名女演员）。记者们对王莹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都很感兴趣，许多报刊纷纷报道他的生平事迹，还刊登了她化装尼姑的照片和在战区及南洋演出的剧照，一时间，王莹成了新闻人物，“中国爱国女明星”、“中国的海伦赫斯”的称誉不胫而走，在美国各地传播开来。

同年，苏联、美国、英国及其他反法西斯阵线的国家在华盛顿筹备召开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筹委会要求中美协进社选派一名中国代表参加大会。当时，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很多，好些人都想竞争当中国代表。王莹也是中美协进社推举的候选人之一，该社负责人邀请她到社里会见，征求她的意见。

王莹虽身在异国，但对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对抗日战争的形势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全局，她都时刻挂在心上，在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之余，她每日都要收听祖国的广播，逢到星期天，她和自己的“九秘”就把一周的各主要报刊都带到纽约公园，两个人讨论各种时事新闻。对这次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她二人都认为是一次反法西斯的盛会，对组成更广泛的反法西斯战

线将有重要意义。他们想到周恩来的谆谆嘱咐，感到参加这次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是一次难得的宣传机会。

中美协进社总干事孟治先生告诉王莹，苏联和欧美各国派出的青年学生代表，都是来自抗击德国纳粹前线的建树过功勋的人物，并透露给她，中国留学生中要争当代表的人，都在积极活动，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有的还托了美国的“社会名流”向中国协进社说情。协进社从那些竞选人的言行和经历中，已看出他们参加会议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抗战，而是想借机个人出风头，捞取政治资本。而王莹却与这些人不同，她只把自己在抗战前线工作和在南洋演戏募捐支援抗战的情况向社里讲了，并谦虚地向孟总干事和其他理事表示，希望他们慎重考虑自己是否适合代表中国学生出席会议。如不合适，请他们另选贤能。中国协进社的总干事和理事们，对王莹深明大义，全心全意为中国抗战效力的谦诚态度，都很钦佩。他们感到只有王莹才能与苏联等主要国家选派的青年学生相匹配。胡适先生曾对其他理事说：“只有王莹的经历胜过其他国家的代表！”宋子文和周纹鳃先生也是理事，他们完全支持胡适的意见。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王莹被选中了！

王莹的演说稿和许多抗战情况的材料，是她与“九秘”一起起草的。他二人根据在中国前线工作的见闻和周恩来临别前的指示精神，经过几天的日以继夜的写作才完稿的。后交徐永煊，冀朝鼎等翻译成英文，最后又经过史沫特莱和赛珍珠夫妇润色修改定稿的。王莹还在史沫特莱和赛珍珠面前预习了多次，几乎不用看英文稿都能演说。至于“九秘”，更是悉心帮助她试讲，成了王莹最得力的参谋。史沫特莱暂时中断《朱德传》的写作，专程来帮王莹，作准备工作。

王莹怀着为祖国增光，为中华儿女争气的豪情，代表亿万中国青年学生，代表海内外爱国同胞，出席了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她作为中国抗战的英雄儿女的杰出代表，满怀爱国激情，登上了大会讲坛，发表了洋溢着战斗豪情的精采演说，她在讲演中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讴歌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侵略的精神，痛斥了日本法西斯的野蛮罪行，表达了中国人民决心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紧密团结在一起，战胜法西斯强盗的钢铁意志。王莹以火一般的语言，呼吁美、英广大青年学生起来，要求政府立即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她呼吁“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要风雨同舟，“团结得象一家人一样”，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在美国，看到美国人民都尽力支援抗战，我很高兴。我感到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人民，现在在一条船上，这条船正在一场可怕的大风暴中航行，这风暴是法西斯和侵略的风暴。因此，为了驶向一个安全的港口，我们应该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不然，我们会沉没海底。这是一项艰巨而痛苦的任务。但是，希望的火炬在海的彼岸，正在向我们招手。胜利最后属于团结起来的民族！”

王莹这富有感召力、战斗力和见解精辟的演说，博得与会者暴风雨般长时间的掌声。她的演说，说出了全中国抗战青年学生的心声，也说出了全世界反法西斯青年学生的心声。

会后，王莹作为代表团成员，又到美国各地的工厂、大学发表演说。许多工厂和大学，因为事先得到了赛珍珠夫妇主持的东方与西方协会为她打印的《王莹传略》，知道她是“中国的爱国女明星”、“中国的海伦赫斯”，所以在各国代表演讲之后，大家还要她唱中国的抗战歌曲。王莹的演说和歌

唱，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与此同时，美国各种报刊，纷纷介绍王莹的感人事迹和她那动人的演说，刊登她的大幅照片，有的报刊称王莹是“从她的战斗经历的土壤中开放出来的勇敢、乐观和国际友谊之花”，并预言：“在未来的岁月里，她将会更负盛名。”

### 第三十五章 白宫演出

王莹凭着她在美国已经获得的声望，经过美国朋友拉铁摩尔和赛珍珠等人的介绍，相继进入耶鲁大学、贝满女子学院和海佛福德学院学习英语、文学、戏剧和写作，还曾进邓肯舞蹈学校学习舞蹈艺术。各学校都很欢迎她，给她奖学金。古老的海佛福德学院，本来是一所专招男生的学院，却打破了百年来不收女生的先例，破格收王莹入校专攻英语和写作半年。男生学院招女生，一时成了费城院校间的一段佳话。

王莹时刻牢记周恩来的关于学好英文的教导，她深知，要完成祖国交给自己的重任，在美国开展增强了解，增进友谊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她必须学好英语，熟练掌握这个交际工具。她常常向“九秘”提起夏衍在逃离香港途中说的几句话：“在现代，无论哪种学问，要想深入研究，攀登高峰，不掌握一国或两国外文，是很困难的。”她认为夏衍这段话，说出了学习外文的重要性。在海佛福德学院，王莹和正在这里学习的“九秘”成了同学。两个人都因品学兼优而受到师生的尊敬。

王莹在学习中，很注意培养自己用英语表演戏剧的能力。在入学前，她已和赛珍珠合作，翻译了《放下你的鞭子》及丁西林等人的几个话剧，还翻译了《义勇军进行曲》等几首歌曲。这些译作，成了她入学的“试卷”，各个学校都对她的译作给予很好的评语。入学后，她除了继续作剧本的翻译工作，还练习排演一些英文剧目。

在参加了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团的巡回演讲活动之后，王莹即被“东方与西方文化协会”聘任为该会理事兼中国戏剧部主任。又由协会介绍，参加演出广播剧《美国向中国说话》。在剧中，她成功地扮演了一个美国人的妻子。这个剧在向中、美两国演播过程中，受到听众的好评。一家美国报纸评价说：

“王莹在美国初次登台，使她富有传奇色彩的、令人惊心动魄的经历，达到了轰动美国社会的地步。”

一九四三年春，王莹在东西文化协会的安排下，应美国政府的邀请，到白宫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中国抗战歌曲《芦沟桥》、《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演出之前，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魏道明派夫人郑毓秀找到王莹，“建议”她在表演节目中加唱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国歌。王莹安排演出的节目的中心和主题，都是表现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都是国内广为流传的剧目和歌曲，都是反映爱国抗战的人民大众心声的。国民党政府有些人对这些歌曲和剧目反感。他们梦寐以求的只是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郑毓秀请她加唱国民党的国歌，显然要冲淡这次演出的政治色彩。她一眼看穿了郑毓秀要她唱国民党国歌的不可告人的用心，就有理有节地说：

“这次我是以一个中国青年演员的身份，通过美国民间团体邀请来白宫演出的，既不代表官方也不代表政府，加唱国民党国歌，不是太没有必要了吗？如果我唱《三民主义国歌》，势必非唱美国国歌不可，而我到美国不久，还没有唱过美国国歌，这样，怎么能光唱国民党国歌呢？”

负责报幕并主持这次演出的赛珍珠，听了王莹的话，也连声说：

“是，是，光唱中国国歌不唱美国国歌，这是不礼貌的……”

在大使夫人郑毓秀看来，王莹对大使的“建议”肯定会照办的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王莹的回答巧妙而机敏，使一向以能言善辩闻名的女交际家

郑毓秀，此时也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了。

王莹在白宫的演出，是一次极为精彩而动人的演出，受到了上至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其夫人、华莱斯副总统及其夫人，以及内阁高级文武官员、驻华盛顿各国使节和罗斯福总统子女等人的极为热烈地欢迎。王莹那精湛纯熟的表演，圆润甜美的嗓音，朴素真挚的感情，优美清新的旋律，东方女性所特有的端庄文雅的台风，都使观众耳目为之一新，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演完后，观众不想离去。罗斯福夫人特走上舞台，向王莹祝贺，她亲切地说：

“总统因下肢瘫痪，不能上台与你合影留念，由我作代表了。”

王莹紧握着总统夫人的手，彬彬有礼地说：

“总统和夫人阁下，华莱斯副总统及其夫人阁下，贵政府各位高级官员阁下，在百忙中光临剧场，观看我们的演出，我们深感荣幸！我以为这是中美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象征，谨向总统和夫人、华莱斯副总统和夫人、及贵政府各位高级官员表示诚挚谢意！”

说完，就与总统夫人合影留念，罗斯福总统夫人又率政府礼宾官员及其三子一女，欢送王莹到白宫的大门口，当欢送的人群簇拥着王莹和总统夫人走出白宫门口时，罗斯福的第三个儿子，为了表示自己对王莹的敬爱和友好的情意，主动上前把王莹的手提小皮箱抢着拿走了，他身穿海军制服，很象个警察，大步走在前面。王莹赶紧和自己的翻译顾问冀朝鼎说，她的小皮箱被一个高个子“警察”给拿到前面去了。冀朝鼎笑着告诉她，那不是警察，是罗斯福的儿子。王莹对总统一家人热情相送，十分感动，而随行人员听了这个误会的小插曲，都不禁爽声笑了起来。

白宫的演出，轰动了美国，许多报刊都以显著版面，刊登了王莹演唱的长篇报道和大幅罗斯福夫人与王莹的合影，刊登了王莹演唱的剧照，帕特公司还为王莹演唱的抗战歌曲录了音。美国各地华侨从报纸上看到她受到美国舆论的赞扬，都为祖国有这样的优秀艺术家而感到自豪。胡适、林语堂等人都专门打电话，向王莹表示祝贺，盛赞王莹“为国争光”的成就，称到白宫演出，这是“中国青年、戏剧界的光荣！”后来，王莹又把她在白宫与罗斯福总统夫人的合影、在福特汽车制造厂及福特全家人合影的照片送给了胡适。胡适一边欣赏着这些照片，一边兴高采烈地说：

“好啊，王莹小姐！过去，梅兰芳博士在美国的声望比任何中国戏剧界的演员都高，但他却没有被邀请到白宫演出。现在，你的成绩与梅兰芳可称仲伯，而声望也各有千秋，但对时局的影响，我看梅博士是不如你的哟！”

胡适又听说由赛珍珠女士为王莹在白宫演出报幕，他一改平时对赛珍珠有些轻视的傲慢态度，由衷地赞扬说：

“难得，实在难得，赛珍珠女士真够朋友！这才叫锦上添花哩。”

接着，他又眉飞色舞地说：“我真高兴有你这样好学生，好同乡啊！咱们安徽人，历史上就名人辈出，象管仲、范增、张良、华佗、曹氏三父子、包拯、朱元璋、石涛、方苞、戴名世、吴敬梓、戴震、姚鼐等等，都是咱们安徽人。王莹，你为咱家乡，也增了大光啦！”

王莹被聘为东方与西方文化协会的中国戏剧部主任后，她与“九秘”商定了落实编写、排演《孙中山传略》的计划。他二人一起和赛珍珠夫妇商量，请赛珍珠任编剧，孙中山的有关传记材料由冀朝鼎和谢和赓提供，并请拉铁摩尔做顾问。演员也大致选定，由金山扮演孙中山，王莹扮演孙夫人，其他

次要角色如廖仲恺、何香凝等也都做了安排。赛珍珠欣然同意作编剧，并答应设法由东方与西方文化协会向美国国务院申请护照，让金山来美国。

在美国将《孙中山传略》搬上舞台和银幕，这是王莹和她的“九秘”来美国的一个夙愿，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有了眉目，两个人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想，一等金山来美，次要角色也一一选好，就可以排演了，待到公演之日把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光辉形象展现在广大爱国侨胞和美国人民面前，宣传孙中山提出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口号和他的“三大政策”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外交方针，指明中国必须团结一致，进行民族抗日战争，建立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真正三民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这将是多么有意义、多么重要的一次演出啊。在王莹看来，这不仅仅是一次演出，而是她和谢和赓来美国要从事的一个神圣的使命。歌颂孙中山和宋庆龄，就是歌颂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它必将激发侨胞的爱国热忱，沟通美国人民援华抗战的情怀。王莹决心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把《孙中山》这个剧目排演好。

正当王莹物色扮演何香凝的演员时，她听林语堂说有一位重庆的演员要来美国。王莹对这个演员的表演风格早有所闻，认为由她扮演何香凝是较合适的。冀朝鼎也赞同王莹的意见。

王莹选派演员，历来是很谨慎的。艺术，在她心目中的，无疑是不可玷污的圣洁的事业，一个演员，只有自己的心灵是美丽的，才能在舞台上塑造富有光彩的艺术形象。有一次，林语堂在家里宴请王莹、胡适、郑毓秀、瓦尔许和谢和赓等人，席间，林语堂谈到重庆那个演员要来美之事，并深表同情，请赛珍珠夫妇相助，想办法帮助这个演员来美国，林语堂夫人当时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竟自我炫耀地把那个演员给林语堂的信拿了出來，交给大家传阅，王莹看到信中有这样的话：“我愿意充当你的丫环，只要你能成全我来美的志愿……。”她心里很不是滋味。林夫人沾沾自喜，自言不惭地夸饰道：“你们看，多少人想来美国，一个演员，情愿当语堂的丫头，也不在乎……”林夫人以耻为荣的话，刺得王莹心里直痛，她想，这个卑躬屈膝，宁当婢女“也不在乎”以达来美目的的演员，是不配扮演何香凝这位德高望重的爱国志士的。

排演《孙中山传略》的计划，因为金山没能来美国等原因没有实现，王莹感到遗憾不已。但她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作为一位无限忠于祖国、忠于艺术的表演艺术家，她对中国抗战戏剧运动，并没有因在异国而置身在抗战戏剧队伍之外。

一九四五年，王莹经过了一段准备，创建了一个“中国剧团”。全团有几十个团员，除中国演员外，还吸收了一些美国人参加。王莹一身兼团长、导演、主演三职。

常言道：“宁可统率一个兵团，也不统帅一个戏班”，这句话告诉人们，统帅一个剧团，比统帅一个兵团要困难得多。王莹组建的中国剧团，演员国别不同，各个成员思想、信仰和经历都不相同，艺术风格和工作态度也不一样，观众的欣赏习惯与国内观众也不同，要把剧团搞好，确实有很多难处。剧团里，内事和外事交错，剧务和杂物相混，工作千头万绪，忙不开交。王莹以忘我的精神，对团员非常热情，对工作很负责任，把剧团建成了一个充满友情，同心同德的集体，成为中美人民友谊的一个象征。在剧团的活动，显示了王莹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也显露出她精熟的表演和导演的艺术才华，

团员们都称赞王莹是个好团长、好导演、好主演。在工作中，剧团的一切重要问题，她总是先组织大家仔细讨论，要人们献计献策，各抒己见，然后统一意见，把大家认为最合理的决定付诸实施。即使偶尔有意见分歧，她也能细心地加以引导，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使人心服口服，剧团的每个成员都感到王莹这个团长很尊重他们，他们与团长是平等的同志关系。王莹的这种民主作风，使剧团里每个成员都充满了一种主人翁感，出现了人人心情舒畅，个个大显神通的局面。她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关心团员比关心自己为重。在筹组中国剧团时，负责剧团经费的东方与西方文化协会在制订该团预算时，曾根据美国剧团的一般惯例，给王莹的待遇订得很高，该会负责人把预算表交给王莹看时，王莹坚决反对把自己的薪水订得那么高，她摆了不少理由，恳切地要求他们减少自己的薪金待遇。东西文化协会负责人却认为，他们定的薪金标准都是有章可循的，根据美国一般剧团的惯例，他们给王莹定的薪金并不高，完全是应该的，美国的所有剧团都如此。该会负责人反复向王莹解释：由于她是剧团团长，又兼导演和主演，预算所列给她的薪金待遇是完全合理的，是她应得的报酬。在美国，是惯例，而不是个别，更不是特殊。王莹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她苦苦请求协会不要用美国的惯例来约束她。为了说服该会降低她的薪金待遇，她讲了过去自己在中国国内和在南洋剧团工作时，虽然也作过主演和负责人，却一向与同事们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从未搞过任何特殊。接着，她又根据自己的体验，讲了许多与同事享受同等待遇的好处，也讲了不少搞特殊的坏处。王莹的态度那样诚恳、坚定，使东西文化协会负责人感到再也无法说服她，只好按王莹的意见办事了。这件事很快在全团传开了，大家都深为感动，尤其是那些美国团员，他们对王莹的高尚情操赞佩不已。

王莹在美国导演并演出的话剧有《放下你的鞭子》、《房屋问题》、《遗产》、《元配》（又名《第一夫人》）、《压迫》等。其中，除了赛珍珠的剧作《元配》外，都是她翻译成英文的。无论是译文，还是排练，王莹对剧本的字字句句都要仔仔细细地进行推敲。文字改了又改，务求准确、精当；语言练了又练，务求流畅、上口。在演出前，她不耻下问，一再向中、美专家和内行请教，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反复进行修改润色。演出后她又到处征询观众和同事们的意见，认真阅读报刊上的评论从中吸取有益的启示，使演出水平不断提高。她常说：“任何一个好剧本，都是在不断演出、修改过程中趋于完美的。”她主演的优秀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中文本她演过近千次，英文本也演过几十次，但无论哪一次，不管多么劳累，演出前她还是尽可能排练、预演一回。实在挤不出时间了，她也要思考着表演的动作和剧情，在脑子里，象过电影般地默默演一遍，力求常演常新，越演越精，达到更完美的境界。王莹那精湛纯熟、引人着迷的表演艺术，受到美国戏剧界的高度好评。有一次，费城贝满学院、海佛德福学院的教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特邀王莹参加，两院的教授都欣赏过王莹的演出，他们对王莹高超的表演技艺和熟练备至的舞台语言、都赞不绝口。

王莹在美国的戏剧活动，受到了党的重视和称赞。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六日，董必武同志代表我党和解放区军民参加了十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制订宪章会议。王莹和谢和赓非常珍惜和董老在纽约的会面机会，对董老的到来真是高兴万分，就象远离家乡的孤儿忽然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一样。谢和赓一见到了久别的董老，心情激动得难以抑

制，他紧紧地握着董老的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一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用力地摇着董老的双手，因用力过大，把董老的双手握得发痛，一直痛了好几天！王莹也十分珍惜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向董老全面汇报了自己来美国后的学习和工作情况，董老边听边点头称赞，当董老听到王莹到白宫演出拒绝唱国民党国歌的情况时，满意地笑着，连声夸奖她“斗得好，斗得机智”。后来，董老又亲自观看了王莹的演出，对她主演的剧目和演技，对中国剧团的活动及演出，都给予高度好评。可是，也有一位心胸狭小的女青年，对王莹演出赛珍珠的戏不满意，摆出“钦差大臣”的架子，态度蛮横地对王莹说：

“你不要再演赛珍珠的戏了，赶快回国去工作吧！”

王莹为人谦和，富有涵养，并没有和这个女青年争执。

冀朝鼎同志知道这事后，严肃地批评那位女青年，并对那女青年说：

“这里是美国，我们才开始想打出一条文化交流的路，目的在百老汇建立一个长期演中国戏的场所。现在刚刚起步，能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又能演出赛珍珠的剧作，已经是很难得的了，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这里又不是延安！你要他们演什么革命的戏？”

### 第三十六章文学挚友

王莹和赛珍珠之间有着十分真挚的友情，每年暑假一到，赛珍珠总是派车来接王莹二人到她的农场别墅歇夏消暑，对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对他们的学习、写作、生活及戏剧活动都很关心，赛珍珠对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学都很感兴趣，从交谈中，她深感王莹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都有广泛的知识，对一些著名作家及作品，都有精辟的见解，言谈话语中，流露出自己对祖国文学的热爱。有一次，赛珍珠问王莹：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中，哪几位作家是有世界影响的？”她告诉王莹，这个问题，她曾问过胡适、林语堂、赵元任等人，他们都避而不答。王莹听了这个问题，思考了一番，有些自豪地说：

“论世界影响，中国作家中不少人可以和世界文豪相媲美，我看，我们的鲁迅称得上是中国的高尔基，我们的郭沫若称得上是中国的惠特曼，我们的茅盾称得上是中国的巴尔扎克，我们的巴金称得上是中国的托尔斯泰，我们的老舍称得上是中国的狄更斯。”

赛珍珠对王莹的回答十分满意，不住地点头称是。

在赛珍珠家里，王莹和谢和赓住在专门为接待来访贵宾的一幢小楼里。小楼座落在广阔、深绿色的森林里，楼前是清澈见底、碧波涟漪的小湖，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气候爽适。清晨，朝霞似锦，鸟语花香。王莹身披霞光，在楼下练舞。然后，便精心翻译修改自己的书稿。每当暑假过后，当王莹以丰厚的成果和充沛的精力回到纽约去时，她十分感谢赛珍珠的关怀和体贴。

赛珍珠在美国文艺界乃至社会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的官员们也千方百计地引诱赛珍珠支持他们反共独裁的政策。王莹和谢和赓为了争取赛珍珠不被国民党拉过去，使她理解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政策，两个人过细地作了许多工作，对赛珍珠的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王莹在与赛珍珠的交谈中，知道她很敬仰孙中山先生，很喜欢中国古代文化，于是王莹就和“九秘”商量，请谢和赓父亲谢顺慈用魏碑体的书法写了孙中山所敬仰的《礼运大同篇》和宋代周淳颐的名篇《爱莲说》，赠给赛珍珠。《礼运大同篇》是反映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代表作，向赛珍珠宣传我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并引申出文中反对独裁专制的含义，是她可以接受的观点。《爱莲说》通过抒发对莲喜爱、赞美之情，表现了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淡泊明志、洁身自好的高尚情操。谢和赓和王莹的这个意见是不谋而合的，他很理解王莹送这两幅书法作品的深意，很快给父亲写了信。谢顺慈一见儿子的来信，当即用魏体和颜体写了这两篇作品寄到美国。当赛珍珠接受这两幅书法珍品时，喜笑颜开，视若珍宝。她把《礼运大同篇》用镶金边的木框挂在他们的大客厅里，下面是王莹和谢和赓合译又经赛珍珠修改，润色的英文稿，也用美术字书写成稍小的方幅，外国人看了，都能理解《大同篇》的思想内容，赛珍珠把《爱莲说》挂在自己的工作室，下面也有王莹和谢和赓的译文。赛珍珠对王莹和“九秘”表示：

“这是你们赠送我的最珍贵的礼物，我将永远珍藏下去，在自己百年之后，把这两幅字送给费城博物馆，永远存留下去，让它不仅成为我们之间友谊的见证，也将成为美中两国友谊的象征。”

王莹和“九秘”赠送这两副墨宝及他俩此后跟赛珍珠多次恳谈，对她确曾产生过较明显的影响，在解放战争期间，赛珍珠这个思想上一直反对共产

主义的作家，没有公开发表过反共言论和作品，尽管陈立夫、国民党驻联合国从事国际宣传的主要负责人董显光、国民党常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和国民党驻美大使魏道明夫妇，以及国民党其他高级官员、特务，都轮番拉赛珍珠发表反共言论和文章，拉她站在国民党一边，但赛珍珠却一直没有同反动派站在一起，来反对中国共产党。那时，王莹和“九秘”为了对抗国民党当局对赛珍珠的拉拢和蒙骗，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真是不遗余力。他俩多次向赛珍珠进言直谏，揭露蒋介石独裁，特务们横行，公然杀害邓演达、杨杏佛等异己的民主战士，拘捕爱国“七君子”。屠杀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学生等等法西斯暴行，要她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千万不要上当受骗。王莹多次苦苦劝说赛珍珠：

“你如果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就等于支持他血腥屠杀千千万万的民主人士和进步爱国青年的罪行，就等于支持你所热爱的中国变成第二个法西斯的国家！我们做为你的朋友，十分不愿意你被卷入国民党和美国的肮脏政治的旋涡中去！你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小说家的地位，决不能受这种肮脏政治的损害！你应象荷花一样，永远保持你洁身自好的好名声。”

王莹的热诚忠告，确实使赛珍珠在美、蒋反动派的包围中，能保持较清醒的头脑，使她不理睬美蒋反动派的唆使，没有公开发表攻击和反对共产党的作品，这在美蒋反动派反共毒雾弥漫的社会里，又在反共声浪甚嚣尘上的年月里，一个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的作家，能做到这样不公开反共，已是很不错的了。

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写信邀请赛珍珠访问中国，虽然未能成行，但是，蒋介石也多次恳求她访问台湾，她也拒绝了，作为在美国很有影响的作家，她的这种“中立”，客观上是有利于新中国的，及至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王莹和“九秘”也利用他俩和赛珍珠之间的友谊，劝她反对这场侵略战争。

一九五一年夏，赛珍珠又邀请王莹夫妇到她农场小楼歇夏。王莹和“九秘”与赛珍珠夫妇在一起闲谈时，常向赛珍珠谈论美国出兵朝鲜、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赛珍珠听了后，默默思考了一会儿，她激动地说：

“我对美国远涉重洋，派军队到朝鲜与中国打仗，是深感痛心的。我的孩子，即使被征入伍，我也绝不让他们被派到国外与中国打仗！即使触犯征兵法，我也要想尽各种办法，使他们不能去打中国！”

王莹和“丸秘”，非常赞赏赛珍珠的态度。王莹也很真诚地说：

“你热爱中国，对中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你的这种态度，表达了千万美国人民的态度，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热爱和平，反对战争。我们的心情，跟你们的心情一样，都希望两国人民永远和平友好地相处下去，无论如何，我们两国人民也不忍兵戎相见哪！”

两个人又把话扯到怎样排演一出戏，在赛珍珠居住的小镇皮克西演出，宣传反对战争，歌颂中美人民友谊。王莹和赛珍珠很快就编出一个短剧，演出时间不到四十分钟。演完剧后，由王莹演唱在白宫唱过的民歌和抗战歌曲，仍由赛珍珠报幕，邀请参加演出的演员，都是小镇上的市民。演出地点就在农场里的一个大建筑厅中，能容四、五百人。戏的内容是：在一所大学里，有几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学习成绩优异，为全校之冠，他们与美国老师和同学相处融洽。在美军赴朝时，有许多学生，因不愿应征入伍去打中国，他们千方百计逃避兵役，有的赴国外旅居，避免入伍；有的找医生开“患病”证

明，说自己不合征兵条件……这些不愿赴朝打中国的美国学生，得到了大学教务长的同情，他在自己家中举行晚会，招待并送别将赴欧洲逃避征兵的美国学生，教务长还邀请中国留学生来参加招待晚会。中美师生一起，纷纷发言，歌颂友谊，反对战争。

剧本编好后，由王莹导演，选派演员时，王莹让“九秘”扮演中国留学生的“代表”，她自己扮演“代表”的女友，“代表”要在晚会上发表反战演说，“女友”要唱中国民歌，其中一首歌，是王莹和赛珍珠合编的，共十句，其中一句是赛珍珠早拟的，提到“上帝”，王莹和“九秘”觉得在美国演戏，不必提出异议。那十句歌词大意是：

中国是个古老、文明的大国，  
美国是个年轻而富强的国家，  
两国人民都爱好和平，  
两国人民都有深厚的友谊，  
我们不要重蹈历史的错误，  
我们要建立新的友情！  
战争只能给两国带来灾难，  
战争只能损害人民的感情，  
和平才是上帝指出的光明大道，  
和平才是两国繁荣的根源。

谢和赓扮演的代表发言的内容，主要是这样几句话：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  
她愿意与世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  
百多年来中国受尽列强的侵略，  
我们愿意不咎既往，  
共建世界永久的和平。  
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  
不管现在两国关系的悲剧，  
那总是暂时的现象。  
归根到底，  
两国人民一定会最后恢复友谊，  
为世界和平的事业，  
作出各自的贡献。

这个反战的剧本，“九秘”认为对反对美帝的侵朝战争是很有意义的，又是在爱妻王莹编导的剧中饰演角色，他真是又高兴、又紧张。第一次当演员的“九秘”，卖力气极了，下决心演好戏，为王莹争光。他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念起来也琅琅上口，但当他在王莹和赛珍珠面前彩排时，编导仍不满意地摇头，说他背得又熟又清楚，却不象是舞台语言。赛珍珠要王莹一字一句地教他。王莹对“九秘”很有信心，教他上台演出时，要忘记自己，进入角色，既要合乎舞台表演技巧、又要自然真实，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味儿，这样才感人。王莹反复教，他就一句一字的苦练，一遍一遍地练习不止，整整练了一通宵。王莹虽然几次点头说“九秘”已“过关”了，他仍越练越来

劲，非演出个水平来不可。赛珍珠夫妇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怕他一旦怯台，失败，会影响王莹。赛珍珠丈夫晚上睡觉时，还梦见谢和赓演出失败，砸了锅，在台上挣扎，出尽“洋相”，惊醒后，竟吓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正式公演了，小镇上的男女老少，几乎倾镇而来，大厅里坐无虚席，好一个暴满。戏开始的几场，演得都挺好，轮到谢和赓上台了，大家都为他紧张得不敢透气，“代表”与“女友”是一场重头戏，“九秘”先出场，王莹在后台听着他在台前边说台词边表演，赛珍珠等也在后台幕布后紧张地直瞪瞪地盯着他。好，真不愧是王莹的好门徒，竟没有一句说错，腔调、表情、动作也满不错，待到王莹出场后，“九秘”心里更有底了，与“女友”配合得很密切，很协调，台下的观众和后台的赛珍珠等人，都为“代表”和“女友”的表演鼓起掌来。演出获得了成功，赛珍珠夫妇为此举行了庆祝招待会，赛珍珠的亲友和她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惊叹谢和展这个上校军官第一次登台，竟能在短时间内，试练好台词不但没出“洋相”，还获得了掌声，真是不简单！赛珍珠也笑着夸谢和赓是“名师出高徒”。他大夫也有几分歉意地承认自己的“恶梦”纯属“杞人忧天”。王莹呢，老抿着嘴笑，不时用满意而多情的眼神看“九秘”。“九秘”自己自然十分高兴。多年来，他连做梦也没想到，他竟会跟爱妻这样誉满中美和南洋的大明星同台演出，这是多么甜美的趣事啊！

赛珍珠非常喜欢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她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更是百读不厌，她花费了不少心血，把《水浒传》译为英文。后来，又想和林语堂合作，将《红楼梦》也译成英语。她经常跟王莹一起试译《红楼梦》中的诗词，对其中大量美丽诗篇欣赏不已。有一次，她对王莹说：

“中国的旧体诗词，吟咏起来十分好听，但翻译起来却很难，那些律诗讲究对仗、排句、押韵，译成英语往往走样，也不能把诗情、意境完全准确地表达出来。《红楼梦》，这是世界小说名著中的一大奇迹！我和林先生试着合译过多次，最后都因书中诗词太多太难，没能如愿，真叫人痛憾不已！”

赛珍珠又告诉王莹，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汉学造诣很高的华裔教师王先生，曾试译《红楼梦》多年，终也因诗词难译而未尽全功，半途而废，实在可惜，赛珍珠接着举例说：

“象贾宝玉刚进大观园吟咏的四季夜晚的即景诗，林黛玉等人的咏菊诗史湘云和林黛玉的排律诗‘冷月葬花魂’之类的佳句，真是百诵不厌，百思有情，意味无穷，不知曹雪芹下了多少苦功，花了多少心血啊！这些不朽的诗篇，想完美地译成英文，实在太难哪！”

王莹说：“《红楼梦》这部光辉巨著确实难译，我听说胡适、马君武两位先生也曾试译过，也都没有译完。企望今后有翻译家将这部巨著译成英文，让它在世界文学宝库中，永放异彩！”

赛珍珠是个《红楼梦》迷，王莹也是个《红楼梦》迷，两个人在一起时，常常半天半天地交谈各目的体会，共同赏析书中的人物、语言、诗词等，一同沉醉在巨大的艺术享受的快感里。一百多年前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花了一生心血写就的长篇巨制《红楼梦》，成了王莹和赛珍珠之间友谊的媒介。

### 第三十七章知心诤友

在美国的十三年中，王莹和“九秘”曾接待过不少从祖国赴美的留学生、作家、戏剧家、演员、画家等。王莹利用她在美国文艺界的声望和池结识的美国朋友，为新来的朋友和同志牵线搭桥，或做联络人，或做向导，为扩大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一些刚到美国的朋友的心目中，王莹和“九秘”成了中国民间常驻美国的外交联络员了。

一九四六年，老舍和曹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他二人到纽约不久，就会见了王莹。老朋友久别重逢，分外亲热。老舍不禁忆起了他与王莹在武汉相识前后的情景。后来，应老舍、曹禺的要求，王莹引见他二人和赛珍珠相会。

赛珍珠早听王莹介绍过，老舍称得上是中国的狄更斯、曹禺可称得上是中国的奥尼尔。她对这两位中国作家，在自己好友王莹的引见下来访，看作是千载难逢的喜事，十分热情地欢迎并招待了他们。在赛珍珠与王莹共同安排下老舍曹禺与赛珍珠座谈了两次，互相交流了中美两国文艺创作的情况和经验赛珍珠还两次设家宴招待两位中国客人。无论座谈和宴会，王莹都始终作陪。事后，赛珍珠曾在美国文艺界介绍了老舍和曹禺，并帮助老舍联系翻译、出版《四世同堂》等著作，使老舍在美国文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

不久，王莹又引见老舍、曹禺和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会面。当时，王莹正在邓肯舞蹈学校学习邓肯舞蹈，她与该校创始人汉斯·舒曼和该校校长陪特是关系很密切的师生。他二人与布莱希特交往颇深，王莹为了扩大老舍、曹禺在国外的影响，使德国戏剧界加深对老舍、曹禺的了解，她立刻请汉斯·舒曼教授和陪特校长帮助引见布莱希特与老舍、曹禺相会，关于这件事，曹禺对来访的同志曾这样说过：

“最值得记述的是，我们由中国电影演员王莹的引荐与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的结识，那是在纽约，布莱希特正在写《伽利略传》，老舍和我去拜会他，我们谈得特别高兴，布莱希特爱中国情深、是很少见的，他很向往到中国来，这位德国戏剧家夫人隆重地以酒、茶来招待我们。”

这次会见后，王莹又曾多次与布莱希特相见会谈，向他介绍老舍和曹禺在文学、戏剧上的成就。布莱希特回国后，曾向德国文艺界介绍了老舍、曹禺的情况。

老舍和曹禺在美国讲学一年，到期后，曹禺就按期回国了，老舍留下来继续写作《四世同堂》。他经常与王莹、“九秘”相会，三个人亲密无间，无所不谈。王莹将她与“九秘”合写的《纽约新报》的社论、专论、散文、诗歌等都交给老舍看，王莹桌上放的《美洲华侨日报》《纽约新报》，老舍也常借去看。王莹和“九秘”合写的文章，大都是批驳美蒋反共谰言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宣传、解释。这些文章的剪报有三十万字，老舍都仔细地阅读过。他对王莹和“九秘”身居美国，却那样密切关注国内两种命运的决战，那样爱憎分明的痛斥美蒋反共叫嚣，讴歌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惊叹不已。他称赞王莹和九秘”写的文章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有一次，老舍对王莹和“九秘”说：

“我看了你们写的这些社论，专论，很受启发。我过去写坏了《猫城记》，对共产党缺乏认识，真是太遗憾了！”

王莹笑着安慰他说：“世界上任何名作家和作曲家，总不能保证每篇作品、每首曲子都是成功的，总会有失败的。你只要从中吸取教训就好了。”

老舍感到王莹的话很温暖很知心。从此以后，他与王莹结成了莫逆之交，他在一九四八年写给“王莹弟”的信中说，他连自己的家人也没说的“心里活”，倒愿跟王莹谈，王莹也确如亲妹妹那样，对老舍最苦恼、最难下决心的事，直率地进忠言，使老舍能妥善地处理家庭问题。事后老舍每念及往事，都要向王莹述说自己的感激之情在老舍的心目中，王莹是他最好知心的诤友。

老舍在美国期间，王莹还曾引荐他与美国的其他一些名人接触，并协助他联系《四世同堂》的出版工作。那时，老舍不管有什么活动总要先找王莹商量。有什么参观活动，也总爱要王莹和“九秘”陪同他一同前往。有一天，老舍要王莹和“九秘”陪他去参观罗斯福总统故居，见罗斯福的母亲竟能保留着她儿子从婴儿一直到当总统的一纸一字中学、大学的作文、论文、学写的小说，历年的相片用具、文具，历年的成绩单、奖品、奖状、玩物、衣物，有关罗斯福的各种剪报……都完全保存了下来，作为故居的重要文物和纪念品。老舍看了非常高兴，他风趣地对王莹和“九秘”说：

“我们中国人望子成龙’而罗老夫人，不止是‘望子成龙’，而是‘知子成龙’呵！”

王莹和“九秘”，对在美国文化界颇有影响的胡适、林语堂、赵元任等学者，也遵照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也想尽一切办法做好统战工作。他俩对胡、林反共的思想观点是狠清楚的，所以很少在他们面前谈政治。王莹到美国后，胡适、林语堂等人并不了解王莹的政治面貌，出于爱才爱青年人之心，他们对王莹很赏识，很器重，到处炫耀王莹才华出众。胡适逢人就说，王莹是他们的“同乡”，又是他的“学生”。他期望王莹在美国深造后，成为一名非凡的艺术家。王莹对胡适，以师礼相待，向他大讲日寇的野蛮罪行，按诉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用“细菌武器毒害百姓”，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等暴行，胡适听了，对日寇的暴行也深表义愤。他告诉王莹，抗战爆发后他很关心中国的抗日形势，自己常常阅读陆放翁的爱国诗篇，每日抄录一、两首，或译为英文，借以奇寓自己的心情。胡适很赞成王莹演唱的抗战歌曲，在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前，他要王莹在会上除了宣传中国抗战的情况外，还要在大会上唱抗战歌曲。因为胡适在美国文化界政界交际很广，他到处夸耀王莹在抗战中的感人事迹。这对在华人社会中，在国民党上层的爱国人士中争取抗战的同盟力量，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是很有益的，起到了王莹自己难以起的作用。

王莹和“九秘”做了大量的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他俩的工作受到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的高度称赞，但是，也受到了一些带有“左”倾眼镜的同志的讽刺责难。他们对王莹和“九秘”与赛珍珠、胡适、林语堂等人来往，认为是“太大胆”了，是一种“右倾”。有一次，王莹介绍一位过去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多年的教徒刘先生回国，当他给廖承志写信时，一个一贯以“左翼”自居的人冷嘲热讽道：“王莹和老谢他们真大胆，竟敢推举一个党外的教徒给中央负责同志！”王莹和“九秘”听了，毫不动摇。“心底无私天自宽”。王莹和“九秘”为了忠实地贯彻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指示，他俩是无私的，因而也是无畏的。

### 第三十八章友好使者

王莹和美国著名女作家、杰出记者史沫特莱之间的友谊，更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园地上的香飘万里的奇葩。

史沫特莱早在一九二八年，就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分来中国，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对初登戏剧舞台的王莹主演的进步戏剧，曾热情予以报道和赞扬，王莹那时对这位国际友人的支持就很感激。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沫特莱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撰写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一系列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八路军和新四军、歌颂解放区和根据地的优秀作品，在中国和美国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史沫特莱一九四一年因病回国。她一得知王莹到了美国，立刻到国际公寓来看王莹和“九秘”史女士见了王莹，象久别重逢的战友一样，两个人热情拥抱。她笑着对王莹说：

“十多年前，我就看过你演的《炭坑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仍记忆犹新。十多天前，我从太平洋学会的朋友和冀朝鼎夫人那里，得知你和谢先生要来我国留学，我高兴极了，做梦都想见到你们！”

王莹拉着她的手，亲切地说：

“我们刚来贵国，就一直想见到你。你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来之前，许多朋友都要我给你问好！他们都挂念你的身体。我和谢和赓正想去拜访你哩！你却先来欢迎我们，谢谢你的关心。”

史沫特莱接着说：“我听说你来时，以为你是代表中国学生参加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来的。这会太重要了，是向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宣传中国情况的极好机会，你一定要想办法参加会议，并在会上作一次发言。”

当她听说王莹已被中美协进社选为代表时，史女士兴奋得跳了起来，她再次拥抱王莹，连声叫着：

“好极了，好极了！你是一个最有资格代表中国爱国学生的青年战士！啊，你的发言稿写好了吗？”

王莹告诉她，发言稿已快起草好了，还要充实一些材料，待完全写好了，一定请史女士过目。后来，王莹在赛珍珠乡间别墅里住了十天，回到纽约不久，史女士又特地来看王莹的发言稿，她很仔细地看了又看，还修改了其中的一些词语，她很满意地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精采的演说，它将会澄清许多美国人对贵国的模糊的认识，起到有力地宣传作用！我真为你高兴！它一定会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说到这里，她不禁鼓起掌来。

在美国期间，王莹与史沫特莱来住颇多。那时，史女士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迫害，她把王莹和谢和赓视为自己的亲密战友，有什么话都乐意找他俩相谈。有一次，史女士对王莹和“九秘”说：

“王小姐，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内在的魅力，一见到你，就会被这种魅力所吸引！你没有一般电影明星的那种浅薄态度，有的却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革命者很深的涵养。我们这些同情中国革命和抗战的美国人，常常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个故乡，我太爱你们的延安啦！太爱中国了！我若死了，一定留下遗言，把我的骨灰埋到中国去！我们多么愿意和你们在一起啊！可是有些中国朋友，他们总以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最革命，最正确。非常骄傲，武断，好为人师，好自以为是，这些中国朋友，我不怀疑他们对

中国革命是忠实的。但对国际活动，对美国历史和社会发展变化，却很少调查研究，总爱粗枝大叶一知半解地发议论，说美国很快陷入危机，很快就会陷入绝境，很快就陷入没落。同时，他们又忽视争取更多的美国朋友，喜欢把他们的观点强加于人，不能允许别人有自己的看法，对许多进步的美国朋友，他们总爱品头品足，这个他们看不起，那个他们又认为不值得着……我觉得，他们执行的，还是王明主义的那一套。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感到你从没有摆出‘革命者’优越感的态度，很平易近人，很尊重别人，许多美国朋友都很乐意跟你多接触。”

王莹和“九秘”，对史沫特莱这番极有见地的谈话非常赞赏，认为这些活几乎原则上与周恩来、董必武临别嘱咐的话完全一致。他俩很钦佩史女士有这样高的政治思想水平，也深为她对中国革命的深情厚意所感动。王莹曾很诚恳地对史沫特莱说：

“你关于我们该如何团结美国朋友的谈话，说得很对，我完全赞同。今后，我们在贵国要结交许多新朋友请你一定多多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

史沫特莱听说王莹参加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之后，还要到美国各地演说时，她对王莹说：

“我们美国人，无论工人市民和学生，都十分重视‘明星’，喜欢‘明星’。你是著名的明星，又是歌星，在到美国各地演讲时，或者有些集会邀你参加时，如果听众要你唱歌，你一定要唱，这能起很大作用！你要多多准备一些中国民歌和中国抗战歌曲，尽量多唱，这不但可以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而且能加深美国人民对你的同情和尊敬。”

王莹觉得史女士的建议很对。她在准备到各地演说稿的同时，也把自己过去会唱的民歌和抗战歌曲都译为英文，并很快学会了用英语来演唱。后来，在各地演说时，听众果然都鼓掌要她唱歌，她每次演唱中国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太行山上》和中国民歌《春之歌》等时，都受到了听众热烈欢迎，他们高呼着“中国的海伦赫斯，再唱一个！”

王莹一生结识的外国友人中，史沫特莱是最亲密的，最知心的，两个人在一起时，无话不说。有一次，她和王莹谈起了个人对恋爱的看法时。王莹关切地问她：

“你过去有没有亲密的男朋友？”

史女士坦率地说：

“我在国内读大学时，就有几个比较接近的男朋友。后来，我去中国工作，还跟两男朋友通信。有一个男朋友，他爱上了我，我俩性格、生活上都挺合得来的，也有共同的理想。但相处中，我发现他对一些重要问题，总没有坚定不移的看法，更没有解决的办法，摇摇摆摆，举棋不定，我看他缺乏自我牺牲精神，感到他只能和我作朋友，却不能作终生伴侣。”

史沫特莱也问王莹：

“你对终生伴侣怎么看？”

王莹也无保留地介绍了她和“九秘”恋爱的经过，然后她说：

“我对情人的态度，可用一位哲学家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爱情人，但我尤爱真理’。我对自己终生伴侣的情人，愿意把百分之百的心都交给他，忠贞到老。但我认为如果终生相依为命的一对夫妻，没有对人类，对世界有一个共同坚定不移的理想——即使彼此都百分之百愿意为对方而牺牲生命如果彼此都只为两个人的幸福而百年偕老，这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亲眼看到

过，在革命队伍里，有些终生伴侣，他们把爱护两个人的幸福视为高于一切，却把理想、真理放在第二位。这种夫妻利益，幸福至上的恋爱观，我认为是狭隘的‘个人主义至上’的表观，只为了自己心爱的人的幸福而奋斗一生，那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很赞成你在选择伴侣时的观点，对人类，对世界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不能无畏地为之奋斗的人，即使性格、生活上很合得来，不选为配偶，也不足惜。怯懦的人，是绝不会有深情的。”

中沫特莱听了，赞同地说：

“莹，你讲得真对！我在美国和中国，都碰见过这样的伴侣，虽然一时难于看出来，但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就会发现这样的人。”史沫特莱对王莹和“九秘”与朋友能真诚相见，肝胆相照，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她说：

“我和你俩相处中，最深刻的印象可以用一个字来说明，这个字就是‘真’。你俩无论对朋友，讲话，写文章，都是真诚的。我认为，无论是新闻报纸，诗文、小说、电影、戏剧，以及做人交朋友，最忌的是一个‘假’字。凡是不真实的东西，不管它外表上如何华丽壮观，它绝不能长期存在下去。我最恨，最鄙视的是‘虚伪’，我视伪君子如仇敌！”

王莹对她说：“天下最能感动人的唯有‘真诚。凡是追求真理的人，都讲真诚；凡是手里没有真理的人，心里也就不会有真诚，总会有虚伪。我很赞赏你们林肯总统的三句话即，‘你可以长期间欺骗一些人，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我看这句话是至理名言。”

史沫特莱在撰写《朱德传》中，虽然她早已搜集了许多资料，也有许多感性的印象，但缺少很多背景材料。她请王莹和“九秘”帮助她再搜集一些资料。虽然他俩都很忙，还是欣然接受了史女士的委托。他俩查阅了大量中文资料，并为她翻译了不少材料，协助她完成写作任务。史女士非常感激他俩的帮助，逢人就说，没有王莹和谢和赓的帮助，她在美国是难于完成写作《朱德传》的计划的。她特意给王莹一百美元表示谢意。后来，她到英国去之前。把自己大量的藏书都送给王莹。这对他俩，真是雪中送炭，因为经济上一直不富裕，王莹和谢和赓没有多少钱买书，史女士赠的书，他俩视为最珍贵的礼物。每当他俩翻阅这些书时，一股友谊之情就充满心中。

海佛福学院的阿德胜教授非常欣赏王莹的超众的才学。他不但与王莹有着十分亲密的师生之谊，还把王莹和“九秘”请到家中做客。很快，王莹就成了阿德胜家最受欢迎的客人，进而又成了全家老少的共同的亲密朋友。王莹和“丸秘”每到阿德胜家来拜访时，都有宾至如归之感，仿佛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王莹曾编过两、三个儿童剧，并亲自导演，由阿德胜的女儿亚细亚、玛亚亚，儿子艾芬分别担任演员。当他们姐弟三人在学校演出后，曾引起了学校的轰动。三个“小演员”都留下了极美好的记忆，王莹曾为四、五岁的艾芬精心地扎过一次冲天炮式的小辫子，并拉着他去大街看电影，引起了大家的注目和好奇，艾芬当时得意得手舞足蹈。亚细亚有一副好嗓子，她曾教王莹学会了好几支美国流行的民歌。王莹也教她唱中国民歌。在“家庭晚会”上，王莹和亚细亚的小合唱，往往是全家和他们的亲阴们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玛亚亚很喜欢王莹的旗袍。有一次，王莹把她一件花旗袍缝短一点要她试穿一下，她高兴极了。立即脱去了自己的衣服，穿上了王莹的旗袍，在镜子前照来照去，惊喜地叫了起来：“呀！美多了！体型美都出来了！”她跑着去给父母看，给邻居看，给同学看，再也舍不得脱下来了！王莹见她喜欢，就送给了她。玛亚亚紧紧拥抱着王莹，说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在美国的日子里，王莹跟许多文化界的名人都有来往。有一次，她应邀住在美国朋友福克斯夫人的亲属家中。福克斯夫人是中国剧团的英文秘书与王莹很要好。她亲属的邻居是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福克斯夫人几次要引见王莹去拜会爱因斯坦。王莹虽然很敬仰这位大科学家，但仅为了慕名而去拜访，耽误这位大科学家的宝贵时间，她是不愿意的。

福克斯夫人很理解王莹珍惜爱因斯坦时间的心意。但她总觉得，他们团长王莹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明星呀，她是中国的抗战英雄，她应该会见一下爱因斯坦。福克斯夫人告诉了王莹：

“你别看爱因斯坦那么大的名气，每天出门散步，见了儿童，总爱聊几句，抚摸他们的头。他成年很少戴帽子，就是寒冷的冬天，他也不戴。从住宅到普林斯顿大学，他从不让用车接送，总是健步当车。好莱坞电影厂请求他用十分钟时间，拍摄了一段关于他生活的短片，答应给他二十五万元的酬金，他谢绝了，你看，他的品德有多么高尚啊！”

王莹也赞叹说：“是啊！他是位很高尚的科学家！他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是不朽的！”

有一天黄昏，福克斯夫人知道爱因斯坦这时该从学院步行回来了，她抱着半岁大的婴儿，有意拉着王莹出来散步，在门前正巧遇上了爱因斯坦，福克斯夫人立刻迎上去和他打招呼，然后便介绍王莹与爱因斯坦握手相见。福克斯夫人简要地介绍了王莹的经历，爱因斯坦听了，兴奋地说：

“见到中国朋友，很高兴！我很关心中国的情况。请问，中国内战的形势怎么样？共产党和国民党还能团结起来吗？”

王莹说：“见到了您，很荣幸！谢谢您对我们祖国的关心！现在，中国的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领土。国民党领导的军队节节败退，已退到长江以南了。”

爱因斯坦听了点点头，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王莹和福克斯夫人说：

“我相信，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府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助长中国打内战的行为是注定要失败的！”

说完，他和王莹握了握手。然后，接过福克斯夫人手中的小婴儿，抱在怀里，慈祥地看着婴儿那粉红小脸笑着，对福克斯夫人和王莹说：

“婴儿呱呱坠地以后，半岁到一岁期间，是与其他脊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的。但稍微一长大，便逐渐地在脑筋上，一天天地与一般动物越隔越远了，这就成了人类。人类总是要进化的，要进步的。”

说完，爱因斯坦把婴儿又交给了福克斯夫人，就告辞了。

王莹望着爱因斯坦身披晚霞远去的背影，她心里说，爱因斯坦，他对中国政局的看法，对美国支援蒋介石打内战的看法，真是远见灼识啊！

在美国的文艺界，王莹作为一位东方的艺术家，是享有很高声誉的，不少美国的著名的演员、歌唱家、戏剧家都慕名而来；王莹也科用各种机会，尽量多接触美国的艺术家。她和“九秘”象两支穿针引线的金梭，编织着中美人民文化交流的锦图。

王莹与世界著名歌王，美国黑人罗伯逊及夫人之间也建立亲密的友谊。罗伯逊是举世闻名的男低音歌唱家，他能用二十多种语言歌唱。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表示过真切的同情和支持。王莹对这位黑人“歌王”一向是十分尊敬，到美国后，一直想拜会他。罗伯逊对王莹这位蜚声中美剧坛的年轻艺术家，也久怀敬慕之情。

两位艺术家终于在纽约相会了。罗伯逊亲口教王莹唱《老人河》等美国歌曲，王莹也亲口教罗伯逊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中国歌曲。罗伯逊对中国抗战歌曲激昂的旋律十分赞赏，他对王莹说：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一直很想前往你们的国家访问演出。从你教我唱的这些歌曲中，我仿佛听到了中国人民的心情声，看到了你们国家人民不屈不挠地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身影，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斗争。我相信，你们的正义斗争一定会胜利的。我热爱你们的圣地延安，我从斯诺先生的《西行漫记》中，看到那里的充满光明前景。我热爱毛泽东先生，跟我热爱列宁、斯大林一个样。我们美国黑人和世界被压迫民族彻底解放的日子一定会到来的！”

王莹深感这位黑人歌唱家那宽阔的胸襟里，燃烧着一颗火红的心！她紧握罗伯逊的手说：

“感谢您对我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支持！我们非常欢迎您去我国访问演出！”

一九四八年，美国进步组织争取远东民主委员会在纽约召集了一次支持中国民主，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群众集会。王莹和一些美国朋友，一同参加了这次集会，她站在台下的人群中，准备听大会演讲。但坐在台上的罗伯逊一眼就认出了王莹，立刻让两个人去请王莹上台来。那两个人跑到王莹面前，邀请她到台上就坐。王莹一再婉言谢绝，不肯到台上去，那两卜人说明是罗伯逊特邀她上台去的，并说：

“我们歌王一定要您上去！请您不要再推辞了，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说着，他们不等王莹回答，便和周围的美国朋友簇拥着她，把她推上台去。

罗伯逊和台上的人们，都满脸笑容，热烈鼓掌欢迎她，并一定要她和罗伯逊并排坐在主席中间，王莹再三谦让推却但是罗伯逊却一再强拉她就坐。台上的其他美国朋友也不让她移动座位。美国朋友真挚的友情使王莹很感动，她感到却之不恭，只好就坐。罗伯逊亲切地笑着对王莹说：

“您的光临，我很高兴，这给大会增添了光彩。”

王莹谦虚地说：“来参加这次大会，完全是为了向美国人民表示敬意和谢意。”

大会主席发表完演说后，台上台下的人们都要求罗伯逊和王莹唱歌。罗伯逊请王莹先唱，王莹却一定要他先唱。罗伯逊先唱了两支歌，然后他和台上台下的人们一起鼓掌欢迎王莹唱，掌声如雷。王莹感到盛情难却，唱了一首中国民歌。台上台下掌声不断，“好！再来一首！”的呼喊声不停，她又唱了两首，人们才肯罢休。

王莹在美国有不少黑人朋友。在罗伯逊夫妇的介绍下，王莹经常到纽约黑人居住区作调查，对哈兰黑人居住区的黑人家庭多次进行访问，她对野蛮，残酷的种族歧视制度深恶痛绝，对千千万万的黑人的悲惨、贫苦的生活深切同情。在黑人居住区的大街小巷的破屋楼房中，王莹那充满关切同情的神情，那温暖体贴的话语，那尊重鼓励的心意，使许多黑人很快把这位“中国小姐”视为亲密的朋友，他们一见到王莹，都向她投去敬重欢迎的目光，向她致以亲切友好的慰问。甚至一些黑人孩子也过来向她问好。王莹和“九秘”还搜集了很多有关“黑奴”在美国受奴役、受剥削及从事反抗斗争的历史资料。

她决心把广大黑人的劳役史、屈辱史、奋斗史写成特写、通讯、散文，介绍给国内的读者。

王莹对侨居美国的广大侨胞和美籍华人的生活尤为关注，结识了许多华侨朋友。当时在纽约的华侨，大多数从事洗衣业或饮食业，他们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是很辛苦的。但是他们身在异国，心向祖国，对国内抗战的动态非常关心，他们先是反对国民党丧权辱国的不抵抗主义，后来又反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破坏团结、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王莹听说纽约华侨洗衣工的群众组织——华侨衣馆联合会，在“七七”事变后，在全市会员衣馆的柜台上放置一个小桶，上写“请捐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即募到一笔可观的资金。他们用这笔钱买了四辆两吨重的小卡车，改装成救护车，两辆送给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两辆送给国民党的军队，送给八路军的救护车运到武汉转往延安，叶剑英曾亲笔复信致谢，言词亲切，慰勉有加。送给国民党的两辆救护车，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王莹对侨胞的爱国热忱十分感动，她深感广大侨胞与祖国是心连着心的。王莹与老华侨黄开德简直亲如一家，他对王莹夫妇的生活和工作都十分关心，经常到王莹家问寒问暖，送些食品、衣物给他们。黄开德除了详尽向王莹夫妇讲了自己来美谋生的辛酸经历外，还介绍他们到中国人办的两三个餐馆去体验生活，调查华侨工人的情况。在谢和赓一度失业，家中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黄开德又让他们到自己开办的洗衣馆工作。王莹和“九秘”，一面帮助黄开德做一些记帐、写信、打电话和接待顾客等琐事，一面和馆内的洗衣工人谈心。黄开德还特别介绍两位工人和王、谢详谈，在两年的时间里，为他俩提供了大量材料。他们边采访边记录，常常为侨胞在海外所受的深重灾难和屈辱，流下悲愤的眼泪，也常常从华侨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中受到鼓舞。王莹和“九秘”还搜集了许多关于华侨移民和劳工的史料。王莹立志要写一部反映海外侨胞生活的长篇小说。

### 第三十九章幸福的“费昂斯”

玉莹和“九秘”，这一对在初恋之中的情人，在美国过着幸福、甜美、愉快的爱情生活。他们爱情花朵的浓郁芳香，在大洋彼岸，在众多的美国朋友和侨胞之中，飘逸着，飘逸着……

“我们永远在初恋！  
我们永远肩并肩！”

这是他俩的誓词。

他俩，肩并肩地勤奋学习。到美国后，他俩各自在不同的大学读书，谢和赓曾在费城、芝加哥等地的大学读书，王莹则在其他城市大学，直到一九四七年秋，他们才都来到纽约。王莹住进了纽约六十九街的一幢私人公寓，她住在楼上：“九秘”住进了六十三街YMCA。从周一到周五，白天他俩各自到自己的学校专攻选读和必读的课程。周六，两个人到纽约市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一起阅读英文著作和英译书籍，如莎士比亚、狄更斯、马克·吐温、歌德、莫伯桑、肖伯纳的著作，英译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的《道德经》及明清英译读物。星期日他俩到纽约市公园的草坪上阅读《星期日纽约时报》，这一天的报纸，除新闻外，包括几个专刊，其中有国际论坛、音乐广播、学术论文、书刊述评等，边读边议，从早上八点一直学到下午三、四点，中午吃些自带食物及饮料。休息时，打开小收音机，听音乐或新闻。晚饭，两个人在王莹那里共餐，然后，按计划读书或写文章，到十点半左右。“九秘”回YMCA休息。平时，凡哥伦比亚大学有什么名人报告，如赛珍珠、尼赫鲁、胡适、顾维钧等人的讲学或演讲，他俩总要想办法跑去听讲，并作有详细的笔记。

他俩一起过着艰苦朴素而又充满乐趣的留学生活。

他们共同住在纽约，六年内，为了省钱省时，他俩一直是互相理发。第一次王莹为“九秘”理发，虽费了好大劲，两个人都觉得还“满意”。但“九秘”去哥伦比亚大学上班时，同事们还是用奇异的眼光看他的发型，有的同志笑着问他：

“谢先生，你是不是在中国城理发？你的发型是中国城发型吗？”

谢和赓连声说：是！是！

回来后，他告诉了王莹。她马上找机会到一家理发店门口，细看一位理发师为男客理发。她看了两三次，第二次为“九秘”理发后，当“九秘”到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时，再没人说他的发型是“中国城型”了！

“九秘”第一次为王莹卷发时，他不如人家王莹那么细心，上卷发药水时，发现因为粗心大意，把额部的头发剪得不太齐了！王莹一照镜子，急得流出了眼泪，因为在外事场合，头发不齐，会让人笑话，有损中国人的形象。她埋怨“九秘”太粗心。

“九秘”也很歉疚不安，自责着：“咳，我真粗心！”

幸好，王莹对着前后的镜子，叫“九秘”又修剪一番，才没出笑话。王莹又马上转涕为笑了。从此，“九秘”卷发的水平，真是天天向上，不断有进步，而且又快又使王莹“满意”，每逢有重要事情，“九秘”总要为她修整发型。当王莹喜笑颜开地回来，夸“九秘”理发好时，“九秘”心里有多

甜哪！他俩都感到这种“闺房理发”其乐无穷！

在穿衣上，王莹和“九秘”也只求外表整洁，内衣内裤全自己做。缝缝洗洗，全自己干。为了节约，他俩每月一两次到黑人哈兰区地下室商店买日用处理品。“九秘”的衣物，除出国时做了三套新的，其他的西装、大衣、领带几乎全是旧的，有的是朋友、教授送的。王莹在重庆时邓颖超送给她的两小筒口红，她用了十几年，却只用了一小筒，另一小筒一直珍藏着。每次打扮，她只“蜻蜓点水”式地，轻轻一点，显得十分清丽、端庄。从不像一般美国妇女和在海外的中国妇女那样，把嘴皮子都“漆上”一层。那样，显得太不自然。史沫特莱、冀朝鼎夫人、赛珍珠、浦爱德等女友，都很欣赏王莹涂口红的“蜻蜓点水法”，说这是王莹自己的“打扮艺术”。史沫特莱说：“从抹口红这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王莹在艺术上的追求，看出她的审美观。”她结识王莹不久便在抹口红上，效法王莹的“蜻蜓点水法”了。史女士后来对朋友说，王莹这“蜻蜓点水法”是因为她懂得邓肯舞蹈的精神，即舞姿要合乎“自然”，不要有“娇饰”。

在初抵美国时，王莹的旗袍是由中国城的一位关太太做的，价钱太昂贵。后来，她向关太太学了两天工夫，很快学会了自裁自做。她自己裁做的旗袍，虽针线粗一些，但却很合身，很结实，又省时又省钱。许多外国朋友看了王莹穿上合体的旗袍，都啧啧地赞不绝口。她们殊不知，这自制旗袍的针针线线中，还有着王莹和“九秘”的爱情故事哩。

原来，王莹在“粗制快造”她的旗袍时，有时因太累了，或一时有事，缝了一半，就暂时放下。“九秘”见了，乘她不在，就依着她裁好未缝完的部分，也仿王莹“粗制快造”地跟着她的线脚缝下去，他特别注意缝的针线比她细密，等王莹重新拿起针线再缝时，立即发现有一截不是自己缝的，可是她觉得比自己缝得“细”一些。当她知道“九秘”帮她缝旗袍时，幸福地笑着说：

“临出国时，周公要拨钱支援我们留学，我就表示，我俩会自力更生地克服一切困难，维持生活、读书和工作。我看了你缝的这针线之后，我更有信心了！”

从此，“九秘”为了使王莹不要连续为赶制一件旗袍而多花眼力和精神，总是抢着为她缝，一针针，一线线，用心地密密地缝着，他感到，那紧紧拧在一起的双线，仿佛把他的心和王莹的心牢牢地连接在一起了！这“自制旗袍”，又是多么甜美的“闺房之乐”啊！

王莹常为自己有个好“九秘”而自豪她的女友们也常为她有个好“九秘”而羡慕。在王莹写《宝姑》和与浦爱德合译《宝姑》时，“九秘”往往先把中文中难译词语的有关英文同义、近义词，全都找出来，写成卡片，放在她俩面前，供她二人选用，看哪个词最恰当。“九秘”默默地为王莹抄写并油印了第一稿的绝大部分，分送给《华侨日报》、《中美周报》及中国同学阅读提意见。浦爱德、史沫特莱等好友都对王莹说：“你真幸福，有这么好的‘私人秘书’！”

一九四八年六月，王莹和“九秘”得悉冯玉祥将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准备回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俩专程去向冯将军及全家告别。冯将军早在一九三三年初在张家口准备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时，谢和赓即奉中国共产党北方党领导派往协助工作。当时冯将军召开一系列的改革察省党政军的会议，谢和赓便以西北军的士兵代表身份和北平的学生代表

资格列席，并充当记录，而且与冯将军及他的一些高级军政官员，共同商讨过许多有关动员军民抗战的问题。在同年五月组成民欢抗日同盟军时，谢和赓便在吉鸿昌部当了三天三等兵，并兼任教导队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教员职务。尔后，奉组织之命，任吉鸿昌的上尉秘书。后来冯玉祥因不满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政策，被蒋撤职，遣派出洋考察。冯玉祥到美国后，暗中与李济深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冯玉祥在纽约时，因谢和赓是冯玉祥的旧属，谢和赓与王莹对冯玉祥又十分敬佩，因此，谢和赓和王莹常去冯玉祥府上拜访。

一九四八年六月下旬，冯玉祥夫妇通知“九秘”，他即返回大陆与国人共商建国大计，王莹和“九秘”异常高兴，就去看望将军和夫人。冯将军和夫人李德全很热情地招待了王莹和谢和赓。他们在一起畅谈许久，都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所振奋，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冯将军听说王莹和谢和赓也将回国，尤为高兴。他诗兴、画兴大发，挥笔画了两张画，赠给王莹和谢和赓。赠给谢和赓的是仿齐白石的写意画的一头老黄牛，陪衬的有青翠的柳树和两只刚出壳的小鸡。赠给王莹的是一幅水彩画《牵牛花》。冯将军很风趣地对王莹和谢和赓说：

“我给谢先生画的《牛》，是根据鲁迅先生的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而画的，希望谢先生永远做一头为民众工作的“牛”。我给王小姐画的《牵牛花》是祝王小姐永远牵着‘牛’，百年偕老，和谢先生共同为国家的兴旺富强而努力。”

李德全、王莹、谢和赓听了，都笑了起来。

李德全边笑边拍着手，亲切地说：

“冯将军常夸你俩是我们中国的好儿女，说你俩今后结了婚，一定是一对最美满的夫妻。这两幅画，正表达了将军对你们的希望！”

王莹和“九秘”向将军夫妇表示诚挚谢意，并说：

“我们永远珍藏这两幅画，把它视为将军送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纪念品！”

冯将军接着又挥毫赠诗一首

我爱鲁迅诗，  
画赠一匹牛。

你在美深造，  
莫忘百姓忧。

察省抗战起，  
逼我去泰山。  
时时念袍泽，  
隐居心能安？

察省失败后，  
我哀吉与宣！  
他们永不朽，  
我们永向前！

水到渠已成，

胜利在眼前，  
建国匹夫责，  
成竹在胸间。

王莹君与你，  
年轻为人，  
并肩同战斗，  
偕老不变心。

我今快离美，  
会面在北平。  
扫径待君归，  
举国正欢腾。

两幅画和这首诗，是王莹和“九秘”与冯玉祥将军忘年之交的永远有纪念意义的象征。王莹和“九秘”一直视如珍室，精心珍藏着。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王莹和“九秘”正在十分紧张地进行工作，王莹继续修改七十万言的《石榴花开的时候》（后改名为《宝姑》），并和浦爱德合译为英文。“九秘”当时代理《新报》总编辑工作，编务繁杂，又负责翻译第一版整版的国际新闻，包括中国解放战争和经济方面的要闻；同时，他俩还合写《新报》的社论、专论等，真是忙累极了。不想，“九秘”因长期劳碌，患了痔疮，阵阵作痛，便血加剧，人很快就瘦了。

王莹心疼得不得安宁，她几次催促“九秘”去住院医治。但是，他俩经济上一直拮据，银行存款很少，根本不能住稍微象样一点的医院。“九秘”见莹为他着急上火，便安慰她说：

“医生检查结果，要我非住院开刀不可。我早已作了安排，我每月工资，扣除了保险费，可找市立医院割治。我已问了住院部，四个人一个屋，伙食也挺好。我住院后，你工作忙，千万不要耽误时间去看我，你看，我精神满好，身体也壮实，这点小手术算不了什么，我还准备在医院里为报馆写些东西哩！你只管放心吧。我很快找医院去交涉，等办好了再告诉你。不过，为了接洽和办手续，我可能一周内不到你这里来晚餐了，你先自己吃上几天，等我一办好各种手续，就来和你商量。”

这是“九秘”一番安慰王莹的话，其实什么市立医院、住院条件好、办理各种手续等等，都是他为了让王莹放心编的谎话。他联系住的医院，条件很差，病人又很多。五十多个病人住在一个病房。

“九秘”住院的第一天，他就看见离他床位不远的三个病势垂危的人，在奄奄一息时，牧师在病床前为他们将离世念经祈祷。有些切肢断腿的病人呻吟呼叫不停，病人身躯的臭味和浓重的消毒药水味，让人难以适应。谢和赓动手术时，虽然在心里希望王莹在身边，但他一见病房里的情形，他哪忍心让她看见这里的不良环境。所以住院三天，动了手术之后，他才给王莹报了个平安信息，他在电话中说：“手术已动过，很顺利！过不了几天就可出院了。有病轻的病友照顾我，很周到。医院在下城，你从上城来这里很不方便，也不必要。反正我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时，我即刻到你那里去。”

王莹在“九秘”没来她宿舍的第二天，她那悬念不已的心，使她如坐针

毡，立刻打电话给报馆，知道“九秘”已经住院。但她一直苦于不知他到底住在哪一个医院，无法探望，急得她团团转。她盼望“九秘”的电话，吃不下饭，睡不安觉。她深知“九秘”瞒着她住院的那番心意。当她终于接到“九秘”的电话时，她喜泪横流。当即买了“九秘”爱吃的花生米、朱古力糖和两盒葡萄干。第二天，就来到了医院。

“九秘”住院的第二天，当院长和护士得知他是《新报》主要负责人之一，兼任代总编辑，对他很客气，头一天还是吃一般病人的饭，第二天一早，他的三顿饭菜就改善多了。比临床人的菜里多好些肉食。护士的态度也客气多了。院长、医生、护士见他靠在病床上还在用中国稿纸写了两篇长文：一篇专论《中国的城市管理和建设问题》，约四千多字；另一篇专论《论承认新政府问题》，约五千多字，他们对这位中国人刚开完刀就如此坚毅、刻苦地写作之精神，都深表敬佩，周围病友们也都不时投来尊敬的目光。

当王莹急匆匆地走进病房，她一眼看见“九秘”躺在病床上，仍专注地看着那两篇稿子，她奔到“九秘”床边，紧紧拉住他的手，泪水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口，热泪滚落在他俩紧握的双手上！她一想起与自己“相依为命、相依革命”的“九秘”，住院开刀，却依然那样体贴自己，一想到在他动手术最痛苦的时刻她却没在他身边，一见他在病床上还不停息地为党为祖国奋战着，她那如大海一样深的爱恋之情，怎能不翻腾起潮水般的波澜！纵有千言万语，又怎样表达她的情怀！

“九秘”一见莹还是来看自己了，他也非常感动，他眼里也涌满了泪水，安慰道：

“你看，我身体不是非常健壮吗？刚动手术不久，我就能写这么长的文章了，你还不放心吗？你把这两篇专论拿回去，斟酌润色之后，马上寄给余仁山社长兼总经理，请他尽快安排见报。”

王莹拭着泪，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感情，然后说：“浦小姐、冀太太和陈及先生都要陪我来，我婉言说服他们没来，让我带这么多水果给你，要我告诉你，一定好好休养，安心养病！”

病房里住的都是贫农和下层的工人。“九秘”临床的几位老年人，都和王莹招呼说话。那几位老人也正有家属来探视。其中有三、四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她们一见王莹，便被她吸引住了，眼盯盯地注视着她，并走到眼前来和她说话。一个姑娘问王莹：

“你来看你的丈夫？”

王莹回答说：

“不！他是我的好朋友。”

“九秘”接着有几分自豪地对周围的人说：“她是我的‘费昂斯’（即未婚妻）。

一个姑娘惊叫道：“噫！多么美丽的中国姑娘！我好象在 PM 报上看过你的巨幅照片。”

王莹赶忙否认道：“不！你认错了！也许是别的人吧？”

那姑娘认真地说：“我相信我没有看错！那照片和报上的记载，我父亲（她指了指靠在病床上的那位老人）和我都阅读过了真的，十分象你！你不相信我把那张报纸带来，给你的费昂斯和你看！……我们是犹太人，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我们爱中国，恨法西斯的日本！我们同情中国、喜欢中国人，我们认识好些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人，有教师，也有学生，常和他们来

往，我还学会了好几句中国话哩！”

说到这里，犹太姑娘用带有欧洲人说中国话的声调，天真地学说看：“你好！”“谢谢你！”“再见！”“中国人真好！”“中国学生真友好！”“真聪明！”在场的人，都被犹太姑娘说中国话的语调和神情逗笑了。

王莹笑着对那犹太姑娘和其他人说：“美国人民真好！各国移居来美国的人民，包括犹太人、欧亚各国的移民，也都是可爱的人民！他们对今天美国的文化、物质文明的发展，都作出过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哩！爱因斯坦博士，这个世界上伟大的科学家，不就是犹太人吗！我们中国留学生，为你们犹太人而感到骄傲！”

王莹刚说到这儿，那犹太姑娘一下子就扑到她身上，热情拥抱王莹，王莹也迎上去和她拥抱。许多犹太籍病人听了王莹的话都很高兴。

白人女护士站在一旁，不但对那犹太姑娘大声说笑没有制止，反倒微笑着，静静地听着王莹和那犹太姑娘的对话。她还走过来，用喜爱的口吻问王莹：

“你拿这样多的东西，来看你的‘费昂斯’也不嫌重吗？你这样美丽可爱，是美国公民吗？由中国来美国多久了？你的英语说得这样流利，是出生在美国的吗？”

王莹连连摆手说：“不！不！我来美国已经六年多了。但我觉得我的英语还不好，还要努力向美国人学习。”

第一次探视“九秘”的王莹，给护士、病人和探视来的亲属们，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王莹走后，他们纷纷向“九秘”称赞：

“你的费昂斯真漂亮！”

“你的费昂斯英语讲得真好，一看就知道她是一个很勤奋学习的人！”

有的人还伸出两个大拇指，对“九秘”说：“你和你的‘费昂斯’，都是这个，中国人的这个！”……

“九秘”住院十四、五天，王莹来看他四次。自从王莹第一次看他之后护士们对“九秘”更和蔼关心了。每次她来，几乎都碰到那几位女青年，她们更亲热了。王莹每次都把她带来的水果，分给临床的老年病人吃。病房里，充满了中美人民的友情。有趣的是，那个犹太姑娘，居然真的找来了PM报，那张登有王莹主演的剧目及剧情、剧评及她的巨幅照片，报纸迅速在病房的护士、病人和探视的亲属中传阅着，在大家共同的欣赏之下，王莹和“九秘”不得不承认那个中国剧团是她负责领导的，不得不承认她就是剧团的主演。一时间，医院里掀起了一股“中国的海伦赫斯热”，王莹成了大家颂扬的人物。那个犹太姑娘用她也许是新学来的中国话对王莹说：

“你真漂亮！我希望能亲眼看到你的演出！我希望将来能到中国去游览！”

她还狂热地拥抱着王莹：“中国的海伦赫斯，我爱你！我爱你呀！我相信，你和你的‘费昂斯’结婚后，一定是世上最美满的一对夫妻！”

“九秘”出院时，王莹乘出租汽车来接。当时，主治医生和两个护士，一直送“九秘”到医院门口。医生和护士一一和王莹、“九秘”握手告别，他们对王莹说：“中国的海伦赫斯，再见！祝愿你和你的‘费昂斯’永远幸福！”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九秘”手里举着姐姐谢振群从祖国桂林寄来的信，万分喜悦而激动地跑进王莹的宿舍，象欢呼着巨大胜利似地喊着：

“莹啊，大喜事，姐姐来信啦！法院已判决离异啦！”

王莹很快打开信，只见里面装着一份离婚判决书，一张登有离婚通告的《桂林日报》。振群姐的信的内容是：

赓弟：

多年不见，很是想念，你和莹妹都好吧？告诉你俩一个好消息：桂林市人民法院终于判决了赓弟的离婚申诉，现寄去判决书和登有离婚通告的报纸一张。

你与莹妹相爱多年，至诚至忠。接此信后，望你俩早日完婚，以释我念！祝愿你俩幸福、美满，百年偕老。

姐振群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

喜泪如串串珍珠，滴落在信纸上。“九秘”感到，阻拦他俩结婚的最后一道闸门终于打开了！爱情的热潮奔泻着，他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着王莹，王莹也情不自禁地迎了上去，紧紧地搂住“九秘”！一对热恋十多年的情侣，紧紧地、久久地拥抱在一起了！

王莹和“九秘”的爱情的蜜果，早已成熟，早该结婚了！但是，他俩一直遵循着党组织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没有办成“九秘”的离婚手续之前，不结婚，不同居。而且从不在晚上十点钟以后留在王莹的住室，一个人回YMCA去住，房东太太是个守旧的美国妇女，她对两个中国人的纯洁爱情赞不绝口。在到美国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虽然他俩年龄都已三十多岁，他俩一直努力控制着情爱的冲动，保持爱情花朵的洁白无瑕。现在，“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俩立刻作结婚的准备工作。

他俩商定，婚典选定为二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正是美国独立时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生日。他俩一起到纽约市政府登记，取了结婚证书。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员宿舍租了一套四室一厅的新房。冀朝鼎太太、史沫特莱、浦爱德等朋友赠送的旧沙发、床铺等，一位日本朋友宇卡自愿把它们修理一新。这位日本朋友是王莹领导的中国剧团管道具的剧务人员。他不愧是个能工巧匠，不但精心地修理好所有的旧沙发和床铺，还帮助王莹和“九秘”油刷了房子。一位在华盛顿欣赏过王莹演出的退伍上校和律师，特意从华府托运来一个华贵而实用的书桌赠给了王莹，纽约中央乐团的一对歌唱家夫妇把一个旧桌子赠给了“九秘”这样，就算有了必备的家具了。他俩把旧家具油漆一新。又买了两个新窗帘。王莹摆上了自己培育的几盆花。墙上挂上徐悲鸿的奔马，陈及的巨幅天坛写生，又挂上了谢顺慈赠送给赛珍珠的《礼运大同篇》、《爱莲说》的复制品。冀朝鼎夫人和许多朋友看了他们的新房，都赞不绝口。冀夫人对人说：“他俩实际上一无所有，可王莹却这么手巧，布置得如此美观、雅致、清新，充满了书香气息！”

结婚那天，他俩买了些水果、糕点、桔子汁之类的饮料，摆了两桌，请了几位中外好友，欢聚一堂，由冀朝鼎太太和一位美国朋友林娜证婚，完成了结为终生伴侣的手续。朋友们都祝愿他俩，恩恩爱爱，和和美美，白头到老。作为王莹和“九秘”的知心好友和证婚人冀夫人，对大家说：

“王莹和谏和赓两位是在中国抗战烽火中建立爱情关系的，中国的许多文艺界的朋友，都称赞他俩的爱情是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生死之恋！到美国八年来，他俩相依为命比翼双飞，许多美国朋友也都赞美他俩是最美满的一对伴侣。他俩的爱情之花，扎根在祖国的大地上，香飘在海内外，真是爱情花

朵春常在，香飘中美永留芳！”

## 第四十章 坚守阵地

从一九四六年起，王莹就以十分饱满的创作激情，开始集中精力，日以继夜地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宝姑》的中文和英文稿。往事如电影一般，一幕接一幕地浮现在眼前，苦、辣、酸、甜的感情，在心里翻腾。恨与爱，通过笔端，倾注在字里行间。心血、眼泪、汗水，浸透了每一页稿纸。当写到做童养媳那悲惨痛苦的经历时，她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哭得写不下去，趴在桌子上抽噎不止，直到感情稍稍平复下来，她才咬着牙又写下去。要控诉！要谴责！控诉万恶的旧社会，谴责吃人的旧礼教。有时，写到自己参加革命及加入党组织时，她又喜笑颜开，眼里噙着幸福欣喜的泪花。

在王莹日日夜夜从事写作期间，“九秘”一直尽心尽力地协助她，帮她誊抄，有时也提出自己的意见。作为王莹的“九秘”，他总是认真细心地帮助王莹推敲每一章，每一段，每一句，每一词，有许多章节，谢和赓都能背诵下来。他与王莹，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作为《宝姑》的第一位最忠实的读者，他常与作者的感情共鸣，读到伤心处，他的眼泪又常常沾湿印满作者斑斑泪痕的稿纸。同时，他全力搞好里里外外的事务，尽可能为王莹创造较安适的写作环境。

经过两年的辛勤写作，七十多万字的《宝姑》第一稿终于脱稿了，王莹和“九秘”都万分高兴，这是她心血的结晶啊！朋友们也都向他们祝贺。《华侨日报》的社长兼副刊编辑梅参天，《民气报》的董事长伍卓山及《中美周报》的主编吴敬敷博士，看了大部分原稿后，马上答应给王莹一笔很丰厚的稿费，要在他们的报刊上连载《宝姑》。为此，吴、梅一次次找谢和赓，请他说服王莹，把书稿同时也在他们的刊物上连载。吴敬敷还说，一九四三年，他的刊物用王莹的照片作封面，还登了王莹的文章，那一期刊物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吴敬敷对王莹的文学才华赞叹不已。但王莹觉得还需要修改，不能贸然问世，没有答应。尽管当时他们的生活十分窘迫，急需稿费，但王莹的写作态度一向非常认真，不到她自己修改得较为满意时，她是决不向外发表自己的作品的。

一九四八年，马季良（唐纳）由香港到纽约，他带来了夏衍给王莹、谢和赓的一封长信，信中分析了国内形势，说解放大陆快完成了，党内急需干部，希望他们作好回国准备。不久，又连接刘仲容三封来信（是奉周恩来同志指示写的），催他们回国讨论国家大事，暗指筹备召开第一次政协。

在美国的日子里，王莹和谢和赓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与前途，思念着神州的山山水水，怀念着许多亲朋好友。日本投降的喜讯，使他们喜泪双流，如醉如狂；解放战争的凯歌，使他们欢欣鼓舞，喜庆异常。他们日日夜夜都想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当时王莹因与浦爱德小姐正在合译《宝姑》，刚刚译了三分之一。浦爱德不能读中文，必须先由王莹把中文译成英文，用两国语言来解释每章每段的内容，才能使她准确地翻译好。王莹深感自己有责任协助浦爱德完成《宝姑》的翻译工作，同时也感到中文稿也急需修改，合译和修改的工作都不能半途而废，一时实在难于脱身。谢和赓当时是《纽约新报》的代总编辑，负责翻译和撰写社论的工作。这份报纸是宣传我党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是广大爱国华侨发表进步言论的喉舌。国民党官员陈立夫、潘公展企图夺取《纽约新报》，煽动华侨抵制该报，不买报纸，不登广告，不给已登报的广告费，致使报馆经济十分拮据职工的薪金

常常不能照付。在这种四周围攻的困境中，谢和赓不能退出阵地，一想到董老在纽约所作的“要能立住脚”的指示，深感责任重大，多年苦心经营的《纽约新报》决不能因为自己回国而自行垮台，把进步舆论阵地让给敌人。王莹也很体谅“九秘”独撑《新报》的境况，她虽然写译《宝姑》之事已十分忙碌，却仍然与谢和赓并肩战斗，经常牺牲休息时间协助“九秘”做《新报》的编辑、翻译和撰写社论的工作。他二人坚守阵地，配合国内形势，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团结、制造内战的反动政策，宣传解放区和新中国的新气象、新成就，争取广大爱国华侨和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反对美帝支援中国反动派打内战的政策。在美国报刊和国民党主办的报刊的双重围攻下，王莹和“九秘”二人以韧性的战斗精神，坚持办好《纽约新报》。谢和赓写了一封长信给周恩来总理，报告了报馆的情况。周总理很快要李济深给他写来一封信，答应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办报的经济困难。同时，王昆仑也写了一封长信给谢和赓，要他向《新报》的董事会提出把该报改办为民革中央在美洲机关报的建议。从这些来信中，谢和赓他们备受鼓舞，决心排除万难，把《新报》顶下去！

新中国诞生的喜讯，使王莹和“九秘”在“十一”之夜喜不成寝。可爱的祖国终于站起来啦！他俩虽因革命工作缠身，一时不能回国，但他们的心早已飞回了祖国。王莹曾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小诗，把自己对党和祖国的无限忠诚凝集在诗中：

石榴花常艳，  
虚名昙花荣，  
爱国比屈肖，  
对党慈母忠。

这首诗中，“石榴花常艳，虚名昙花荣”两句，表现了王莹高尚的志向。她初写《宝姑》时，曾定名为《石榴花开的时候》，她希望用自己心血浇灌出来的“石榴花”能永不凋谢。如果单单为了回国去当十分荣耀的政协委员而放弃或中止《宝姑》的写作和翻译工作，使孕育多年的作品夭折，对她个人来说，这不是只图昙花一现的虚荣吗？当政协委员，共商国事，这固然是必要的革命工作，但是，自己不当代表，由国内更了解国情民意的同志去当代表，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身在异国，对故国的怀恋之情，可比古代诗人屈原和波兰作曲家、钢琴家肖邦。在美国报刊大肆诬蔑新中国、歪曲报道新中国情况的时候，自己和“九秘”并肩战斗，宣传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以正视听，为捍卫年轻的共和国而战，为捍卫祖国的荣誉而战，这不正是自己应报效祖国的神圣职责吗？王莹和“九秘”决定：一等《宝姑》译成英文，《纽约新报》的责编找到接班人，就立即回国。

在国内召开政协大会后，谢和赓以个人名义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了对党和国家的建设颇有见地的建议。这些建议当然都是和王莹交换过意见，经过反复讨论才提出来的，表现了他们对祖国的一片丹心。四十五条建议中，主要有：

（一）搜集毛主席等党的领导人的言论，尽快出书，作为思想上教育全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

（二）把过去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起所颁发的各种法令（如土地法等）

搜集起来，作为将来写党史的准备。

（三）搜集长征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史料，以便将来编写人民战争史。

（四）建议人民政府注意城市建设的长远规划，建立比较小的卫星城市，不要把人口过多地集中在少数大城市里。

（五）大量吸收工人入党，增加党员的工人成分。等等。

他二人在美国，每当看到有什么事对祖国建设有借鉴意义，就暗记心中。比如，他们看到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到两年时间，便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专著，他们马上想到我们党也应迅速搜集国内革命战争的史料，尽快编出战史。又比如，谢和赓在纽约社会科学院学习城市计划时，一位英国女教授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不少大城市，造成了物资供应紧张，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秩序混乱等城市弊病。谢和赓听了这门课后，回来和王莹谈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想到祖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建设城市时，要把资本主义国家大城市发生的问题作前车之鉴。

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秋，是王莹和“九秘”在美国最困难的年月。

新中国尚在摇篮之中。美帝国主义就向她们伸出了魔爪，妄图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掉！反华反共的毒雾弥漫在美国的上空。王莹和“九秘”在政治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压。

王莹和“九秘”对帝国主义的迫害是早有警惕的。从美帝出钱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反动政策中，他们已看穿了它的反动本性。

董老那次来纽约时，曾告诫在美国工作的同志“要居安思危，顺境时要考虑到逆境，听到它说好话时要考虑到它没有说出来的坏打算。”王莹和“九秘”牢记董老的指示，时刻提防着美帝的“坏打算”。

一九五一年麦卡锡一度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大肆进行制订黑名单、逮捕民主人士、非法审讯的恐怖活动，采取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王莹和“九秘”在麦卡锡主义统治时期，很快被特务们列入了黑名单。

一九五一年秋，《纽约新报》终因经济来源枯竭而垮台了，谢和赓和王莹拚力支撑的报馆被陈立夫、潘公展他们夺去了！谢和赓怀着无限痛惜的心情，挥泪离开了报馆。王莹心里也很难受，她和“九秘”失去了一个苦心经营多年的阵地！谢和赓失业了！家里主要经济来源断绝了，他们的生活陷入了最困难的境地。赛珍珠夫妇、浦爱德小姐和冀朝鼎夫人等好友都四处奔走，为谢和赓找工作。赛珍珠给王莹写信，告诉她，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要聘一位助教，帮助教授研究、翻译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资料，待遇颇高，问谢和赓去不去。两人考虑再三，感到两地生活，开支过大，浦爱德不能离开纽约，王莹和她合译《宝姑》，大量核对中英文稿的琐碎工作，离不开“九秘”的协助，最后谢绝了去当助教的荐举。经朋友介绍，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作管理杂志的工作，虽待遇较低，但他俩节衣缩食，尚能维持起码的生活。

就在这个困难时刻，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叫汪亚尘，他是从上海来美国的，带来一封徐悲鸿的亲笔信和廖静文女士的口信，要王莹马上把过去花用的八百元美金如数偿付给汪亚尘。

原来，早在一九四五年前，徐悲鸿曾在林语堂手存有三千三百五十元美金，准备自己赴美游览时支用。后因中美不通汇，这笔钱一时取不出来。徐

悲鸿得知挚友王莹在美留学经济困难，立即要她无条件地取用这笔款子。

莹弟惠鉴：

我接连得到你几封长信，使我感愧！我当年从不欠人函件，比来大变，竟不爱写信。你那种奋励精神，朋曹无不感动，我有数千美金交语堂先生保管，闻被冻结，但至少八百金可动用。你如有急需，可以附函寄去取用。倘若不愿，即作为借款，待他日还我亦可。因为一远水救不得近火；二老实说有些人我不愿意去求他，在我书中之两函，已交道藩先生。彼有力量帮得到忙，况且当年你们贡献国家那么多，出的力如此其长且久且艰巨，他极明了，此时不能不为你设法，至于你的才能，学习那么需要的科目，他更不应坐视的。英国文学、音乐、舞蹈都需要用功研究，其外看看就得。你的成功，将来未可限量。我有极坚强的信念，只要你有健康，其余都无问题。我之不能成行，乃是天意。我最大的损失，乃是我惟一珍贵的一幅唐画，亦中国国宝之一（八十七神仙卷），去年六月在云南大学被贼窃去。虽是去年三月至今年一月，贡献国家七十万，总是得不偿失。去年十月，朱骝先生请我办一美术研究所，我为定名‘中国美术学院’，设筹备处于重庆及工作所于磐溪（中大对江）。暑期内同人均往青城，至于广西，我们将设一分院于阳朔之新坪。凡风景清幽之处，我均有意立一分院以代庙宇。我仍度我的孤寂生活，毫无足道，今年未知有否重要产物，或者有之。

孟圭·曼士俱无消息，南洋数载，竟成一梦。吾所恋恋乃几位高贵性格之友人，而今除林十一以外，全数沦陷在毒瘴中，可胜悲叹！抑其生活如何，诚不堪想象也。你要画，当然无问题，惟裱成者不能寄，当设法托人带至语堂处转交，或作小幅置信中，取出后用水喷湿，待其平直，即用匡装置。下星期六起，接连三日将在中央图书馆展览鄙作，恨弟之不及见也！

弟学成归来，我将写第十次八次，只要你不怕麻烦。纸尽灯昏，优维为艺自爱。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夜

悲鸿磐溪

从这封长信中，可见王莹与徐悲鸿之间，存在着多么深厚的友情，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兄妹之谊。经济上的慷慨支持，学业上的热诚鼓励，生活上的亲切关怀，都给王莹以巨大的力量。

“每逢佳节倍思亲”，就在这一年中中秋节，徐悲鸿又专为王莹画了一幅《奔马图》，寄给了王莹。王莹收到后，备加珍惜，亲自用镜框装好，挂在室内。她在美国期间，经常向来访的外国友人介绍 317 徐悲鸿的生平和辉煌的艺术成就。她给徐悲鸿经常写信，向他报告自己的学习、写作、生活的情况。两个人互相关心，互相勉励，真可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九四五年中秋节时，徐悲鸿在给王莹的复信中，又嘱咐她“勿骄勿夸，虚怀若谷，日进不已”：

莹弟惠鉴：

得手书后辄拟作画奉复，奈病后精神不佳，屡画不成，以是稽复，良歉于怀，得悉近况，喜不自胜！

弟赴美仅需一种工具，语言文字是也。今以数年之力，已致获之，则弟之才能智慧学识皆能如愿发挥，其成功岂可限量，抑又得大文豪赛珍珠女士之支持乎？所望勿骄勿夸，虚怀若谷，日进不已，树大旗于艺坛，企予望之。

……………

王莹在经济上十分困难时，曾写信给徐悲鸿，接受了他的援助，并表示一定如数奉还。在多年来往信函中，徐悲鸿在信中并未提及此事，但王莹和“九秘”却一直惦在心上，只是因一直处于经济困难之中，无力偿还，准备今后王莹的《宝姑》出版后，还清借债，并致谢忱。

“破屋连遭瓢泼雨，危舟正遇顶头风。”王莹和“九秘”设想到徐悲鸿病势如此严重，经济上如此困难。王莹见那“危在旦夕”、“适待你的寄款，以应急需”词语，她心急如焚。汪亚尘告诉王莹，廖静文女士已要他在国内拨了合美金八百元的人民币给了她，要王莹将欠徐之款归还给汪亚尘。王莹知道，徐悲鸿夫妇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催他们还债的。她想，无论如何，她和“九秘”也要立即将钱交还给汪亚尘先生！

当时，王莹已怀孕三个月，她需要加强营养，冀朝鼎夫人、赛珍珠女士、浦爱德小姐、老华侨黄开德先生，这些好友，每次来王莹家，总要给他俩带来一些肉食和水果，要王莹好好补补身体。“九秘”自王莹怀孕后，他更是精心照顾她，有时买来几个鲜桔子，他总是把桔子汁挤在杯子里，对上白开水，端给王莹喝。而他自己把挤剩下的桔子渣，放点水，囫圇吞下。王莹问他时，他说：“我也有。你一半，我一半，快喝吧！”

入不敷出的收支状况，使他俩一时无法拿出八百美元还债。去向朋友再借，那也是拆东墙补西墙。更何况在国外伸手向人家借款，怎好启口？虽然出国前，周恩来同志曾说过，经济上有困难，可写信给夏衍，但是，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再说，祖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举，到处都需要钱，怎么能忍心向祖国伸手呢？

对好友徐悲鸿的极度悬念，无可奈何困境的极度忧悒、长期紧张工作的极度劳累，使王莹这个孕妇再也支撑不住了，她突然流产了！三个月的婴儿夭逝了！王莹和“九秘”抱头饮泣不止！

王莹和“九秘”将要回国前，周恩来同志深知他俩一直在艰苦奋斗之中，不可能有路费，他特意派外交部的一位姓徐的干部专程到纽约送来了必要的路费。党和领袖的关怀，使这对患难夫妻十分感动，他俩立即将这笔款原封不动地存入银行，不管多么困难，甚至生病住院，他俩也不动分文。他们很清楚，没有这笔钱，光靠“九秘”微薄的薪金积攒旅费是绝不可能的。但是，王莹一想到徐悲鸿的病况，担心一旦他因无钱治病而不幸逝世，就会留下终生无法挽回的痛憾。躺在床上的王莹，她抹去了眼泪，对“九秘”说：

“‘九秘’，咱们先把那笔路费取出还债吧？”

“九秘”听了，先是一惊，反问道：“那样，我们怎么回国啊？”

刚问完，他也想到，用那笔路费抵债，是唯一的办法，他叹了口气，又说：

“好吧，我去取。你放心，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一定想办法，一定尽早回到祖国去！”

王莹和“九秘”把钱还给了汪亚尘，王莹还在床上给徐悲鸿写了封长信，向他表示深切的慰问和感激之情，还向他报告七十万字的《石榴花开的时候》已近竣稿，英文译稿也将翻译完毕等情况。王莹还向画家汪亚尘表示感谢他周转之情。不久，徐悲鸿给她回了一封信，告诉她，在廖静文女士辛勤看护下，病势日轻，“起居如恒”，王莹那颗一直悬挂着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了。

在退出《纽约新报》后，王莹和“九秘”并未停息战斗。他俩又很快在《华侨日报》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阵地，几乎是义务地给报社撰写社论、专论，

揭露和批驳美帝散布的种种反华反共的谰言，宣传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夫妻二人，以笔作武器，配合祖国的抗美援朝的斗争，为保卫年轻的共和国，顽强不息地战斗着。

经济上的困难和美国移民局日益冷酷的迫害，如两座大山一样，向这对“相依革命”的夫妻压来。然而，两个人却没有屈服。有一天，王莹和“九秘”到纽约公园去游玩，她让“九秘”照了一张相，她站在湖水中的一块巨石上，双手插腰，满脸笑意，昂头挺胸，高瞻远瞩。背景是纽约的高楼大厦，与王莹那傲然挺立的英姿相衬，高楼大厦都矮了许多。王莹那神情和气势仿佛在向一切困难和迫害宣战，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让千难万险都一股脑儿地压下来吧，我要把你们象石块一样踩在脚下！

王莹那蔑视困难、迫害的精神风貌，给周围的朋友留下很深的印象，对“九秘”也是个很大的鼓舞和安慰。同时“九秘”不免有点急躁、不安，王莹常常讲述莫扎特和贝多芬两位音乐大师的不屈不挠的奋斗业绩来勉励他。王莹每次向“九秘”以赞叹的感情讲述这两位艺术大师的感人事迹时，她都表示一定要以他们为榜样，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在任何困难下也要完成《宝姑》的翻译、修改工作。夫妻二人，每天紧张的写作之余，都要打开电唱机，静静地凝神欣赏莫扎特的D大调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及贝多芬的第二交响曲，沉醉在一种感情共鸣、艺术知音的快感之中。

一九五二年初，《宝姑》的英译稿终于完成了。素有谦虚美德的王莹却要浦爱德一人署名。浦小姐深知王莹和谢和赓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付出了多少精力，她也谦恭地表示一定要王莹和她合译署名。王莹再三辞谢，又托赛珍珠向浦小姐转达自己的诚意。浦爱德看王莹态度坚决，才自己署了名。

《宝姑》的中、英文第一稿都完成了，王莹和“九秘”终于了却了这桩暂留美国的心事。如果说，写译《宝姑》的工作，尚能慰藉一下他们思念祖国心情的话，那么，此时他们回归祖国的心情，如钱塘海潮般翻腾胸间。可是，他们手头已无足够旅费。赛珍珠、浦爱德、冀太太、黄开德、陈及等好友虽然都不忍心与王莹和谢和赓分离，但是，大家都理解王莹夫妇归心似箭的心情，纷纷伸出援助的手，表示愿意帮他们买好船票，并把他们珍贵的大批图书运送到三藩市的轮船上，随他们运回中国。朋友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使王莹和“九秘”终生难忘。

王莹和“九秘”订好了赴英国的船票，决定由欧洲经苏联回国。一想到将要回到那梦寐以求的神州大陆，他们就喜不自胜。但是，能否如愿按期回国呢？他俩提心吊胆，深怕移民局从中作梗，朋友们也都为他们捏一把汗。

此时，移民局的魔爪正伸向王莹和“九秘”。特务们从他们收买的“耳目”那里，了解到王莹和“九秘”要回中国大陆，立刻象凶猛的野兽一样，张牙舞爪地向他们扑了过来。特务们将他俩立了专案，开始到处搜集材料，罗织罪名。对“九秘”，他们到《纽约新报》、《华侨日报》去调查，妄图从中找到陷害他的“罪证”；对王莹，特务们对她在三十年代后演出的影剧节目，到美国演出的剧目，都加以查究，甚至她在美国跟谁来往，特务们也记录在案。移民局的特务头子们，亲自参加了制订、策划迫害王莹和“九秘”的阴谋计划。特务们拟先强行逮捕谢和赓，把他押送哀离思岛，使他们夫妇二人分离，各个击破，然后再拘捕王莹，押入哀离思岛，逼迫他们夫妻打消回大陆中国的打算。

王莹和“九秘”身处逆境，临危不惧。他俩与移民局进行了英勇不屈的

斗争。

## 第四十一章“九秘”蒙难

一九五二年六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麦卡锡移民法律。从此，侨居美国的外国人就被笼罩在一种受迫害的恐怖气氛中。狂鸣的警车，到处横冲直闯，恶狼般的特务们，四处抓人。移民局局长夏纳遂的名字，象魔鬼一样，闻之令人毛骨悚然。

中国大陆去的留学生，成了移民局的眼中钉，肉中刺。移民局对中国大陆去的人，从老年人到小孩，都一一立案，极尽迫害之能事，给许多华侨留下了累累伤痕。

移民局对外侨软硬兼施，开始，自称是你的“朋友”，要你“自愿”加入美国国籍。如果你不就范，他们就脸色一变，气势凶凶地用“逮捕、坐牢、罚款、制裁，送往台湾”来威胁你，把重重的迫害强加在你头上。

移民局终于向王莹和谢和赓伸出了罪恶的黑手。他们第一次传讯了王莹，没收了他们夫妻的护照，交给她两种表格，一张是白色的，是入籍申请表；另一张是粉红色的，是临时管制的登记表，每三个月必须填写一次，把行动及朋友的来往记录下来，按日呈报。

王莹夫妇按期填着一张又一张的粉红色的表格，一重又一重的灾祸临头的压力使夫妻二人日夜不得安宁。

王莹第二次被传讯时，特务们硬逼她对“朝鲜战争”“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表态，王莹都以“很难说”顶了回去，特务连半点把柄和借口，也没抓着。

王莹最焦虑不安的是谢和赓被传讯。每次传讯，她都整天提心吊胆，如坐针毡。等“九秘”回来时，她总是问这问那，备加体贴。听到特务罗宾对“九秘”态度粗暴时，她气恼地说：“真见他的鬼！移民局的特务真野蛮！”夫妻二人，商量着对策，有时还找赛珍珠、浦爱德等美国朋友和律师卡洛宾商量对付特务的办法。

有一次，谢和赓从移民局回来，他从特务那充满敌意的“审问”中，已意识到自己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他想，自己是在劫难逃了，我要独撑厄运，保护莹免遭同样的迫害，让她尽快离开美国。他对王莹说：

“莹，我看特务很快就会捕我入狱，你一时还不会。我们俩决不能都在这里受难。我想好了，我一个人暂时留下来跟移民局斗下去，你先走一步，到英国等我，等我斗争胜利后，我们一起回祖国。”

王莹很理解“九秘”的心意，但是，她哪里肯留下“九秘”一个人在此蒙难呢？她早已下定决心，和“九秘”永不分离，并肩抗暴，直至胜利。

他决断地说：“要走，咱们一起走，我决不先离开！我走了，他们也许会把你长期扣留在这里，那怎么得了。我不走，你要出事，我还可以想法同他们周旋，同他们斗争！”

谢和赓听了，点头说：“好吧，我们并肩抗暴！象周公教导我们的那样：相依为命，相依革命。”

夫妻二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严酷的迫害一天天逼近了。反正要避开移民局那一伙迫害狂的魔爪已是不可能的了，那么，好吧，就勇敢地去迎击敌人，让敌人看一看我们中华儿女的骨气吧！

在一次传讯中，移民局的特务费立民，竟然用“情妇”等污秽下流的语句侮辱王莹。王莹向特务投去了藐视的眼光，在她眼里，费立民之流，不过

是披着人皮的禽兽。王莹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平静地说：“你的问话，使我想起了我们中国的一句俗语：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王莹从移民局回来后，她向“九秘”讲了费立民的卑鄙言语。谢和赓说：“你回击得太妙了！他们用这样肮脏的字眼来审讯，除了暴露他们那丑恶的灵魂外，却无损我们的一根毫毛。”

王莹是从苦海里熬出来的，在重重难关面前，她从不气馁，总是想办法排除它。当时，她一面跟移民局斗，一面千方百计地探寻着快些回归祖国的途径。她知道，从旧金山搭乘邮船前往香港，再从香港转道九龙回归深圳，这条路又近又快，但走这条路要得到移民局的出境许可签证，这是不可能的。只有绕道欧洲，突破移民局的禁线，才能回到新中国。为此，王莹到英国驻纽约领事馆护照管理处，问清了到英国的过境手续，又到康那轮船公司预定了去英国的十月的船票。办理完船票后，王莹一想到将要回到梦寐以求的祖国了，她真是心花怒放，走起路来，也感到轻快了许多。

但是，移民局迫害王莹夫妇的阴谋也在加紧进行着。复活节前夕，就在这充满节日气氛的时刻，特务罗宾和一名打手却突然闯进了王莹家中，妄图把谢和赓带走。

王莹一见罗宾这个一直野蛮对待“九秘”的特务，不由怒火燃起，坚定地说：“不，他不能去！我们要问一问我们的律师，如果律师说可以去，他就去。如果律师说不可以，他就不去！”

那个打手双手握拳，威迫说：“美国政府要他去，他必须去！”

王莹盯住那个打手，针锋相对地说：“你们不能逼他走！如果你们敢用武力加强暴硬逼他走，那我就要大声喊叫，让所有的同楼住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员及家属和两旁的邻属都听见，都来看你们的暴行。”

王莹凛然不可侵犯的威势，把特务罗宾和打手慑服住了，两个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王莹又以不可违抗的命令口吻对特务说：

“必须等到律师下午三点钟回电话时才能决定去不去的事。”

特务和打手无可奈何，只好干等着。

王莹怒指着特务和打手，控诉道：“你们美国以什么自由世界自居，可是你们的所作所为，哪有一点点自由世界的影子？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丈夫，到底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要带他走？”

说完，她又回头来用中文鼓励着“九秘”：“不用怕！我们不怕他们。你去洗澡间洗澡去，关上门，不要出来，让我一人对付他们！”

那打手大声命令她说：“不要说中国话！”

王莹义正辞严地回答说：“这是我家，我是中国人，我喜欢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特务和打手一时无言以对，就贴耳碰腮地叽叽咕咕商量对策。

王莹为了识破敌人的鬼花招，忍不住大声喝道：“说大声点！”

两个特务不禁被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眼前这个斯斯文文的中国小姐，竟然如此厉害，如此难于对付，罗宾摆出一副假惺惺的笑容，慢吞吞地问：“你为什么这样激动？”

这句问话如火上浇油，王莹眼里冒着怒火，激愤地说：“因为，因为我是人！你，你有没有家庭？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子女？哼，为什么这样激动？哼，你们比冰还要冷！毫无人道！”

一句句，如匕首，似投枪，刺中了敌人的要害，罗宾和打手张口结舌，

再无招架之功，只好狼狈逃窜了。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午，特务罗宾和另一名瘦猴一样的特务，手持逮捕证，闯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跟馆长和馆员们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径直扑向了谢和赓工作的图书室，一见谢和赓，罗宾就高举着拘捕证，恶狠狠地说：“现在你被捕了！”那个瘦猴也蛮横地命令道：“你立刻跟我们去哀离思岛！”

谢和赓知道，复活节前夕特务要逮捕的诡计虽未得逞，但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终会象饿狼一样扑过来的。对此，他早已有精神准备。但特务连工作服也不让他换，帽子也不准拿，如此突然袭击，却出乎他的预料。他想，应该把被捕的事告诉莹，再叮咛她几句；也要告诉律师和朋友。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与特务捉迷藏的计策。他向特务投去了鄙视的一瞥，说了一句：“我现在不能跟你们去。”就机智而敏捷地跑入电梯，说时迟，那时快，马上按电钮，下落到地下藏书室的一排排书架中与特务捉迷藏，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搜捕，逃回家中。

王莹见“九秘”破例早归，惊诧地问：“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九秘”怕王莹受惊，先安慰她：“不要急。”然后，讲了罗宾和另外一个特务正追捕他的事，并让她赶快打电话给律师卡罗斌。说完谢和赓自己迅速把桌上尚未写完的《华侨日报》的文稿毁掉。王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冷静地给律师打了电话，律师不在。另一位律师的助手告诉她，为了不惹出更多的麻烦，谢和赓不妨跟特务们去。夫妻二人又商量了一下，决定给图书馆副馆长打个电话，通知特务来家。

王莹在国内虽曾五次被捕入狱，但眼看着特务要把自己的爱人从身边带走，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她知道，哀离思岛，那是个“邪恶可怕的海岛”，一想到“九秘”将被带到这个令外国侨民闻之丧胆的人间地狱中，她心如刀绞，柔肠寸断。她不禁抱住“九秘”，仿佛怕敌人从自己身边夺去他一样。谢和赓心里也如万箭穿心疼痛难忍，一想到自己入狱后，王莹一人在家，独守孤房，将会多么孤寂、痛苦和不安全呀！他不能尽“九秘”之职，不能保护她，不能为她分忧，反让她为自己担惊受怕，他怎么不痛楚万分？为了减轻一点妻子的精神负担，他竭力保持镇静，叮嘱王莹要保重身体，节劳节忧，晚睡时，把门锁牢，把窗关紧。王莹点着头，她先到书房为“九秘”拿了几本书和笔记本，又到睡房和浴室拿了肥皂、毛巾等生活必需品。

十分钟后，罗宾和瘦猴来到了王莹家。谢和赓向他们要了拘捕证，他和王莹仔细地看了一下，只见上面写着拘捕谢和赓的原因是：“没有保持留居美国的合法地位。”王莹气愤地质问道：“我的情况，和我丈夫完全一样，为什么你们逮捕他，不逮捕我？”

那个瘦猴居心叵测地说：“你很快就会来的！”王莹瞥了一眼瘦猴，看到特务们那幸灾乐祸的样子，想到“九秘”将要单身入狱受苦，她心里真是悲愤交集，他巴不得跟朝夕相伴的“九秘”一起去共患难，她禁不住向特务们提出：“我希望你们也带我去！”

那两个没人性的特务怎能理解王莹和“九秘”之间相依为命的感情呢？离别时，夫妻双目久久对视着，有多少知心的话语，难以在对视中交流。

谢和赓的心里，翻涌着对妻子无限挂念依恋和对敌人无比愤怒憎恶的两种感情的巨澜，他昂然登上了警车。

警车离王莹家越来越远了，它在纽约大街上，在摩天大楼下，向哀离思

岛急驰着，肆无忌惮地喧嚣着……

谢和赓听到特务们正在议论王莹。罗宾说：

“你别看王莹小姐那么斯文，她可厉害得不得了！上次她竟无视我们政府的命令，公然代表她丈夫拒捕！她对我们，毫不客气，我们小声交换意见，她竟高声命令我们‘说大声点！’简直是盛气凌人！”

瘦猴有些震惊地说：“倒看不出她那斯文的样子，会对我们这样厉害！”

谢和赓听着特务的议论，眼前又浮现了妻子那大无畏斗争的英姿，想到她饱经磨难而造就的坚贞不屈的品格，那颗悬念不已的心不免宽慰了一些，脸上浮现出满意而自豪的神情。

“九秘”被强行押走了，王莹感到脑子里空空的，屋子里空空的。心绪如一堆乱麻，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琐事和如何营救“九秘”的事缠在一起，在脑子里盘旋不止。她木然地在空旷的书房、寝室、厨房里来回徘徊着。见物思人。看那摊开的稿纸，她仿佛又看见“九秘”在书桌上挥笔勤奋写作的身影；看那书房的台灯，她眼前又浮现出“九秘”深夜刻苦攻读的身影；看寝室里摆放着的留声机，她仿佛又置身于和“九秘”在一起欣赏音乐的艺术享受之中；看那“九秘”使用的手帕，她又挂念起“九秘”患的花粉炎的疾病；看那厨房，她好象又闻到了“九秘”做好了的手好菜，笑着端过来：“莹，你来吃！”……“九秘”的形象，在她的脑际萦回，千丝万缕的情思，萦环着“九秘”。夜里，躺在床上，仿佛自己仍依偎在“九秘”身边，迷迷糊糊睡着了，梦一个接一个，一忽儿梦见特务们追捕“九秘”，她冲上去护着他；一忽儿又梦见“九秘”站在床头，安慰她不要着急；一忽儿又梦见她和“九秘”并肩站在英国“皇后号”巨轮的甲板上，向祖国乘风破浪驶去，……

谢和赓刚被押到去哀离思岛的码头上，他就急不可特地给王莹通了个电话，王莹流着热泪，与“九秘”互相又谆谆嘱咐了五分钟，又五分钟，直到特务再三催逼谢和赓，他才不得不放下话筒。

这是多么难得的一次电话啊！王莹心里稍感宽慰了一点。她感到里里外外的重重困难都一下子压在他的肩上了，眼前的路，是刀山、火海，她也闯过去！

## 第四十二章魔岛探监

九月三十日，王莹经过多方努力，在一位热心的美国朋友的陪同下，第一次到哀离思岛探监。

这天早晨，乌云密布，浓雾弥漫，天地间成了一个混沌世界，高楼、港口、轮船、哀离思岛，都紧紧裹在灰濛濛的雾幕之中。

上午十点钟，王莹刚要出发，突然接到“九秘”从哀离思岛打来的电话，他那亲切的声音她听得十分真切：

“莹啊，天气太坏了，雾很大，你一个人不识路，有危险，我不放心，你今天不要再来看我了，改日再来吧！”

王莹一想到身陷囹圄的“九秘”，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却对她依然象平时那样体贴入微，爱恋的感情，如海潮般涌上心头，激动的热泪，扑扑簌簌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她理解“九秘”的心情，跟自己一样，巴不得立刻就能团聚在一起，但是，为了她的安全，宁肯强忍着思念之情的煎熬。王莹手握话筒，感动地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她强克制住感情，哽哽咽咽地说：

“不！就是天上下刀子，我也要来看你！”

大自然也许被这位患难夫妻真挚的爱情所感动，金色的阳光，刺破了重重的乌云，从云隙中射出扇形的缕缕光芒，浓雾破已隐退了。码头上，挤满了来探监的人们，男女老少，大家都将目光投向那哀离思岛，叹息声、辍泣声、咒骂声不绝于耳。王莹站在码头的边缘上，用一种蔑视的眼光，扫视着那个被侨居美国的外国人称为邪恶可怕的海岛——哀离思岛。

哀离思岛，是王莹根据英文名字意译过来的，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深知关押这里的外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肤色人种，都过着和家人骨肉分离，和亲人们隔绝，过着悲哀忧愁的生活。

轮船慢腾腾地向哀离思岛上驶来。王莹站在甲板上，一想到很快就要见到“九秘”了，她那思念的感情就掀起一浪高于一浪的浪潮，冲击着她的心胸。轮船终于靠近了哀离思岛，探监人流迫不及待地涌上了海岛。只见岛上的房屋都是血红色的，在阳光下分外刺目。小岛四周围着高高的铁丝网。一座座警哨岗台的黑窗口，象恶魔的眼睛，向四周射出邪恶的凶光。中间的拘留大厅，是黑色的坚厚的钢铁架子铸成的，东西两面各有十来个铁窗，窗上焊有一根根黑粗的铁栏杆，还罩上了密密的铁丝网，真是一个坚固的钢铁牢笼。拘留厅外，警察林立，他们荷枪实弹，穿梭巡逻。拘留厅中间的指挥所不时播出刺耳的呼唤人的喊叫声，那蛮横的声音，如鬼呼狼嚎，令人听了可憎可恨。

王莹手持通行证，挤在探监的人流中，她寻视着“九秘”的身影，突然，她听到了“九秘”叫她的熟悉声音，她惊喜地向发出呼唤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九秘”笑着奔跑过来，嘴里连声亲昵地呼唤着：“莹！莹……”，她立刻穿过人群，笑着迎了上去，一见“九秘”面容消瘦了，她酸楚难忍，眼圈一热，但她瞥见看守正在一旁监视着她和“九秘”，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夫妻二人隔着铁丝网，诉肺腑，倾离情。“九秘”仍挂虑着王莹一个人在外生活的种种艰难、困苦和不安全；王莹却尽谈些使“九秘”欣慰的事，激励他的斗志。

夫妻商定，出狱后，绕英国伦敦，经苏联莫斯科回到祖国。“九秘”还特意叮咛王莹买几个铁箱子，把他们十几年勤苦积下的图书运回国去。

四十分钟的会面时间，他们感到只是短短的一瞬间，还有千言万语要倾吐啊……告别时，王莹向“九秘”做了一个表示“十·一”的手势，互祝节日愉快！

十月一日，上午十点钟，王莹在自己的房间里，收听着北京天安门广场百万群众欢庆建国五周年的盛况，她的身心，似乎已飞回祖国，站在游行队列中，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致敬；而谢和赓在狱中，望着那被茫茫雾海包围着的哀离思岛，想到祖国亿万人民欢庆国庆节的盛况，他不禁思绪万千，一首充满激情的诗篇，在他的胸中孕育而成。就在那激动人心的国庆十点钟时，他挥笔写成了《哀离思岛的雾》这首政治抒情诗：

黑浓浓的雾，  
笼罩着哀离思岛，  
昏暗暗地，  
看不见天，  
也看不见水和鸟；  
港口内外的轮船，  
恐怖地呜呜在叫。  
对岸纽约市高耸入云的建筑物，  
也埋葬在死灰色的浓雾里了！  
围绕着被囚人们的：  
只是一片乌烟瘴气。  
荒凉寂寥！

黑浓浓的雾  
笼罩着哀离思岛，  
这象地狱似的周遭，  
失掉自由的人们，  
沉闷闷地，  
没有欢笑。  
拿着枪杆的看守们，  
睁着猎犬样的眼睛，  
在近海的双重铁网边。  
巡来巡去，东探西瞧！  
失掉自由的人心里在想：  
难道还怕我们。  
在黑雾中爬出牢笼，  
往茫茫的大海里逃？

黑浓浓的雾，  
笼罩着哀离思岛，  
这日夜活跃不息的港口，  
一切都死沉沉地睡着！  
只有那——  
移民局暗灰色的渡船，

在这寂寞的港口里，  
象去非洲偷运黑奴的船一样，  
一批又一批地将“犯法的外国人”，  
无情地由对岸运送到这牢笼里来了！

黑浓浓的雾，  
笼罩着哀离思岛。  
和煦煦的太阳。  
什么时候才向我们照耀？  
这里有：  
幼年入境，  
生活在美国五、六十年，  
儿孙已经满堂，  
只身待逐离境的耆老；  
这里有：  
三、四载被囚禁着，  
不能登岸，  
跟父母姐妹们团聚的少小！  
这里有：  
工人、海员、学生……  
这里有：  
黑种人、黄种人……  
拉丁美洲、亚欧各地来的  
被留难、被迫害的人，  
成千上万不算少！  
你说这是什么正义！  
你说这是什么人道！

黑浓浓的雾，  
笼罩着哀离思岛，  
“自由神”维护下的外国人，已领悟到什么是这个国家的外国人，体验到“民主”、“正义”  
和“人人有机会”的味道！  
还有：  
“上帝造子民，  
一律平等”的金言，  
他们也都亲身身受了！

黑浓浓的雾，  
笼罩着哀离思岛，  
那迫害自由的帝国主义势力，  
又怎样把时代的巨轮开倒？——  
强权又怎样把公理压倒？  
我们看：  
国际和平的力量，

不是远远地在把手招？

我们看：

和煦的太阳，

很快就要把那阴霾驱跑！

我们看：

远远的那一道，

明明朗朗的一道——

蓝天、静海和大地，

不都快在东方升起的太阳下

透露出来了！

十月二日，王莹第二次到哀离思岛来探望“九秘”。谢和赓见她比前两天又消瘦了，心里很难过，他深知妻子一个人在外的处境是多么难，里里外外的事务是多么重，奔奔波波的工作是多么累！他把自己狱中写成的《哀离思岛》一诗给王莹看。王莹眼里闪着泪花，读完了全诗，诗中的激愤之情，引起她深深的共鸣，她为自己的丈夫在铁窗中的昂扬斗志所鼓舞，她深情地看着“九秘”，振奋地说：“和赓，这首诗写出了我们共同的感情，咱们一定要好好保存着它。我想，待特务们把我也捕进来时，我们一定要多了解魔岛的内幕，待咱们回国后，写一本书，把这里那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都公诸于世，让人们了解他们标榜的‘自由’和‘平等’是什么东西。”

“九秘”兴奋地说：“好，我们一定要揭穿这里的黑幕，把他们迫害侨民的罪行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在哀离思岛，已认识了好多国家的难民，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受迫害的屈辱史、辛酸史，都是移民局罪行的见证人！”

离别前，王莹又很感动地向“九秘”讲了许多美国朋友、侨胞关心和支援他们的动人事例：

“浦爱德、赛珍珠二位，真象亲姐妹那样关心着我们。你被捕后，浦爱德小姐几次请我到她家去住，还特意做了很丰盛的中国菜，约了她的好友来陪我吃饭，满桌的美国朋友，尽说些让我高兴的事，想办法为我消愁解忧，宽慰我，鼓励我，他们的友好情谊，使我看到了绝大多数的另一种美国人！”

“浦爱德小姐想得很周到，我没想到的，她都想到了。她担心因为你穿着朴素，那些以衣着取人的看守和特务会轻视你，对你更坏，特意拉我到百老汇选购了一件黑绿色的呢大衣，你看，她用心有多深、多细呀！她关心我们，比关心自己还重哪。前天，她送来一百二十五元美金，资助我们度过难关，她拿出这么大的数目，太不容易啦！她自己并不宽裕呀！”

“赛珍珠女士对我们也是关心备至，几乎每天都给我来长途电话，要不就来信，询问我们的情况，向我们表示慰问和声援。她还和她的律师商议保释你的办法。她要给移民局写信，向他们提出质问，还说要亲自来看望你哩！”

“你们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从馆长到馆员，一直到清洁工友都很同情我们，他们破例决定，虽然你不能上班工作了，但馆里照样月月发薪水，他们还签名保你出狱呢！”

“华侨朋友们对我们也备加关心。老华侨黄开德，专程来看我，一定要送给我们二百元美金！这是他几十年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啊！他老人家只写了一张条：‘……吾助汝，给汝二百金’，连一句话都没说。老先生这么慷慨，

我感到千言万语也难于表达感激之情，什么话，也抵不上他的这番热心和好意啊！”

王莹含着热泪讲述着，谢和赓流着热泪听着。美国朋友和骨肉侨胞的深情厚意，给了他们无限的力量和勇气，他们并不孤立，富有正义感的美国人民和爱国的侨胞们，都和他们站在一起，都在千方百计地支援着他们。

## 第四十三章魔岛双星

移民局的特务们终于向王莹伸出了魔掌。

十月四日，王莹刚要下楼去邮局和银行办事，费立民率领两个女特务，闯进了王莹的房间。王莹早有所料，她神态自若，冷静对待。费立民装出一副欲哭无泪的可怜相，与两个女特务粗暴的凶煞相，形成了鲜明对比。王莹对特务这两副面孔，感到又可憎又可笑。

邮局就在隔壁，尽管王莹表示寄完信就回来，特务们却横加禁止，就连王莹要下楼去拿洗好的衣服，特务们也蛮加阻拦。

王莹想，决不能让特务们秘密逮捕，于是，趁上楼拿衣物之机，她给律师卡罗斌和好友赛珍珠拨了电话。特务们横暴地阻止，王莹怒视着特务们，斩钉截铁地说：

“我必须在去以前打电话，不然，我不能跟你们去！”

费立民威胁说：“你不会要我们抬你出去吧？”

王莹死死地逼视着他，以咄咄逼人的锐气回答说：“假如，你们愿意试一试的话！”

她那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使三个气壮如牛的特务慑服了，只好乖乖地坐等着王莹打完了电话。

在三个特务紧紧地催逼中，王莹是那样镇定、从容，她先把几件衣服放入皮箱里，又去浴室拿了牙刷、毛巾，又关紧了窗子和煤气炉的四个开关，把电冰箱的插头拔了下来，然后，回到寝室把垫褥下面的三百多元美金取出来，还拿了一本美国现代短篇小说集。临走时，她又给窗台上几盆花浇了足量的水。特务们急得抓耳挠腮，妄图阻止她给花儿浇水，王莹一边浇着清水，一边以平静的口吻，一语双关地说：“我想让它们多活几天，我没了自由，我的花不能让它枯萎，不能让它们被人残害，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得到它们！”

王莹一踏上了哀离思岛，她就想起了“九秘”说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话，巴不得立刻见到“九秘”。她当即向看守要求：会见自己的丈夫。可是，那些没人性的看守们，对王莹的正当要求，却漠然置之，敷衍了事。在王莹多次强烈要求下，最后不得不让他们会见十分钟。夫妻同陷囹圄，狱中相会，悲喜交集。他们互相安慰、相互鼓励，决心赢得与特务们短兵相接的斗争。

经过两天的说理斗争，王莹和“九秘”搬进了一间小屋。它只有一平方丈大小，高高的两扇铁窗，钉着密密的铁丝网，站在床上，向外望去，只见海面上，轮船来往，海鸥翱翔，高大的自由神铜像，侧背着小屋，仿佛不愿回头看他们一眼；她手中的火炬，也照不亮这里的幽暗。只有夜间给来往船只指明航向的灯塔，一闪一闪地射出红光。灯塔里的钟声，不时传入小囚房里。王莹和“九秘”，听着那悠扬的钟声，不禁唤起了一种“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感，思念祖国之情油然而生。

哀离思岛的特务总管佛曼和移民局豢养的特务、看守，他们软硬兼施，耍尽花招，从肉体上，精神上百般折磨他们。佛曼这个被人称作恶魔的特务头子，亲自两次审讯王莹和谢和赓，夫妻二人，互相配合，对答如流，毫无破绽，结果又使特务们“竹篮打水——一场空”佛曼气得火冒三丈，无可奈何。

岛上的特务、看守、审讯室，都是一伙吸血鬼。他们把成千上万的无辜

移民和侨民逮捕起来，又要“囚犯们”重金保释，出狱后，待他们又赚了血汗钱时，特务们又将他们逮捕，又要他们交更多的保释金。通过这样逮捕、保释，再逮捕、再保释的罪恶勾当，特务们把许多移民侨民搞得倾家荡产。

特务们还和一些黑心的农场主、资本家狼狈为奸，单等农场或工厂要发薪金的前一天，把移民、侨民工人逮捕，然后将其驱逐出境，而其应得的工资或酬金却被农场主、资本家和特务侵吞分脏。王莹在入狱当天，就结识了一位中国小姑娘，名叫李金梅，她家侨居美国多年，十岁时，她随哥哥李金卓、李满华和另外五个中国青少年曾荣显、曾荣达、陈群宇、陈新杏、李惠凡来美国寻访父母。他们乘船横过了辽阔无际的太平洋，满怀着与父母团聚的愿望，好不容易来到了美国海岸，一想到即将与父母团圆，八位中国青少年是多么兴高采烈啊！万万设想到，一踏上美国港口，移民局就要用了排斥中国移民的惯技——“验血”，以他们的血型与其父母不同为口实，硬诬蔑他们不是亲生子女，其护照是“伪造的”，强行把他们押送到哀离思岛，八个中国青少年被监禁在这暗无天日的牢笼里，长达三年之久，受尽歧视，凌辱，与自己的亲人，咫尺天涯，不得团圆。

八位中国青少年的不幸遭遇，使王莹和“九秘”夜难成寐。从铁窗的网孔中望着天空中高悬着的明月，王莹说：

“我们应设法搭救这八位青少年出狱。移民局的特务和看守，真是惨无人道，连小金梅这样的小女孩也不放过！我们决不能容忍他们这些禽兽的暴行。善良的美国人民也不会容忍的！我们要把移民局的罪行想办法公诸于世，动员民众都来谴责他们的暴行。”

“九秘”点头称赞道：“是的，我们一定尽力解救这八位青少年，哪怕为此招来麻烦，移民局加罪于我们，也不怕，为了免除他们的苦难，我们多受些罪，也没关系！”

王莹想了一会儿，说：“赛珍珠女士是一位人道主义的慈善家，我们把八位青少年的境遇写信告诉她，请她向报界披露这里的黑幕。这样，内外结合，会成功的！”

夫妻二人想好了搭救八位中国青少年的策略，才安然入睡。第二天放风时，王莹和“九秘”就找到八位青少年，和他们交谈起来。

他们向王莹倾叙了他们悲惨的遭遇，其中一个青年说：“我们的父兄大都是在美国做洗衣工或做厨师的，为了请律师保释我们，每家都花了三、四千元美金，差不多都已把大半生的积蓄下来的血汗钱花光了。我爸爸为了打官司，已借了四千多元的外债，他老人家还指望我们弟兄二人获释后做工偿还呢！我母亲，挂念我们的心快碎了，为了证明与我们弟兄二人是血缘关系，一次又一次去验血型，使老人家体弱贫血、骨瘦如柴，加上长时间心情焦虑忧愁，已卧床病倒了！”说到此，他禁不住呜呜咽咽地哭泣起来，其余七个青少年也都抽噎不止。王莹和“九秘”心如刀扎，眼里也涌满了泪水。王莹安慰说：“小兄弟小妹妹们，你们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我们已将这里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外面的美国朋友，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青年们听了王莹的话，感动地说：“王大姐、谢大哥，您二位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哪！”

王莹和“九秘”决心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拯救这八位青少年。当王莹和“九秘”满怀义愤之情，奋笔疾书，把八位中国青少年在魔岛所受的悲惨境遇一一告诉赛珍珠之后，这位以从事慈善事业著称的名作家，异常震怒，她

一面回信给玉莹，嘱咐她和“九秘”多保重自己，一面给报纸写文章，把移民局残酷迫害中国青少年的真相公诸于世，这一耸人听闻的冤案，激起了广大读者的极强烈的反响，愤怒的抗议信件和电报如雪片般飞向移民局，许多报刊也纷纷发表谴责移民局暴行的文章。在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移民局不得不释放了八位中国青少年！

八位中国青少年将要获释的喜讯，使王莹和“九秘”都感到宛如自己获释般的高兴。当王莹满怀喜悦之情，最后两次给八个青少年上中文课时，八个“学生”都学不下去了。将要被保释出狱的巨大喜讯，象一股突然掀起的洪峰，冲决了堤坝，在他们的心里翻起了无法平静下来的巨澜，暂时淹没了胸中郁结的重重块垒和绵绵忧愁，憋了三年的与亲人团聚的夙愿，终于快实现了。而这，是王大姐和谢大哥为他们斗争得来的呀！没有王大姐和谢大哥与外面的美国朋友的共同斗争，他们还不知要在这鬼岛熬到何年何月啊！在这即将与恩人告别之际，他们个个心潮起伏，泪如泉涌。他们都感到千言万语，也难表衷情。

中文课变成了告别会。八个青少年，争着和王莹握手，八双手和王莹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话语，使王莹应答不暇，激动不已。

“王大姐，我们将永远铭记您和谢大哥的大恩大德！我们知道，您和谢大哥都不会同意我们这样说，可这确实是我们的心里话呀！”

“王大姐，我们快要获释了，可您和谢大哥还没有获释，我们干着急，没办法，心里很难受！我们出狱后，何时才能见到您和谢大哥呀！”

“王大姐……”

告别的话语说不尽，惜别的心情抒不完。王莹深切地感到，她和“九秘”为了营救八位中国青少年所做的工作，是他们夫妇在哀离思岛上的日子里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 第四十四章患难之交

“梅花香自苦寒来”，患难中的友情，宛如苦寒中怒放的梅花一样，经久不谢，香飘万里。

在移民局迫害王莹夫妇的日子里，赛珍珠夫妇、浦爱德小姐、阿德胜教授夫妇和王莹、谢和赓两人母校的教授等美国朋友对他们夫妻的支持、关怀和援助，是难于尽述的。他们都和王莹夫妇站在一起，与移民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哀离思岛的高高的、密密的铁丝网，隔不断王莹夫妇与美国朋友们的友情。王莹夫妇几乎每天都要把牢房里的迫害“囚犯”的情况随时写信或打电话告诉赛珍珠、浦爱德小姐，她们也三天两头来探监或写信来。

十月二十八日，赛珍珠小姐不顾自己丈夫卧病在床，不远几百里之遥，从费城专程来哀离思岛探望王莹夫妇。王莹和“九秘”，一见好友远道而来，不禁感动落泪。赛珍珠见王莹夫妇被折磨得面黄肌瘦的样子，眼睛也红润了，她久久地拥抱着王莹，嘴里说着：“你受罪了！你受苦了！”

朗巴夫人把两大篮各种肉类罐头和一大兜红苹果交给了谢和赓，还特意带来一把开罐头用的小刀，解释说：“赛珍珠小姐一直担心您二位在这里吃的太差，特意让我买来这些罐头和水果，送给您二位补补身子。岛上的看守真坏，他们检查时，硬是不准我们多带，真是太不人道了！”

说完，朗巴夫人又把赛珍珠的一部新著作《几个世界》送给了王莹，赛珍珠亲切地说：“我的新书《几个世界》里面，把你和谢先生都写进去了。我很高兴，它记下了我们的友谊。《几个世界》这部书，现在还在工厂里印刷装订，尚未发行。多年来，我和我的朋友海明威，有一个共同的习惯，总爱把尚未发行的新书先分送一些给知心朋友，让他们能先睹为快！”

王莹说：“我已经接到一本了，我和和赓早已享受到这种‘先睹为快’了！我们很感激你的这番好意！”

赛珍珠又关心地询问了王莹夫妇在岛上生活的情况，然后深情地说：

“莹，美国朋友和人民，对你们一向是很友好的，过去，你受到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邀请到白宫演出，又在全美各地演讲和演出过，都很受美国观众欢迎。美国报纸，称赞你是中国的海伦赫斯，美国的《现代名人录》上，都列有你的简历。你和谢先生在几个大学读书，都获得了奖学金。谢先生的关于抗日军事战略和关于中美两国战后经济关系的论文，都在《Asia》杂志上发表了……这些都说明，你们是受美国人民欢迎、喜爱的朋友。至于移民局对于你们的粗暴和迫害，那是完全违背美国人民心愿的，也是使我感到最不安和痛心的！”

王莹听着赛珍珠那热情、友好的话语，眼前又回闪出十三年来一幕幕中美人民友谊的动人场面，回闪出她和“九秘”与美国朋友亲密交往的场景。她诚恳地说：

“我们知道美国人民对我们是十分友好的，我们在美国十三年，无论在学校读书，还是工作，我们都受到美国朋友们的热忱接待和帮助。在我们被拘押后，许多美国朋友给予我们的援助和同情，我们是永远镌刻在心上的！我们认为，移民局迫害移民和侨民的种种暴行，与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愿望是不相容的，美国人民是坚决反对的。”

王莹和“九秘”的律师卡罗斌，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进步人士，他把保护王莹夫妇视为维护正义和人类尊严的斗争，以美国的法律为准绳，跟移民

局践踏人权的暴行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为了支持王莹夫妇反迫害的斗争，保释他们尽早出狱他四处奔波，不辞辛劳，千方百计为他们出谋划策。他曾对王莹和“九秘”说过：

“请不要难过，请记住，我们这儿有两种美国人，一种是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一种是一小撮垄断资本集团好战的美国人。移民局的头目及其豢养的特务们，就是这样一种美国人，这一小撮人，他们不光是你们的敌人，也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敌人。”

卡罗斌律师这段活，给王莹夫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卡罗斌身上，王莹和“九秘”感受的不光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律师的道义之表示，而且还感受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深厚的友谊。王莹和“九秘”在狱中反迫害斗争的每一胜利，都与律师卡罗斌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

王莹和“九秘”居住的纽约埠一一五街哥大教职员公寓上的几十户楼友，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全体馆员，王莹和谢和展学习过的几所大学的教授，他们从四面八方，都向王莹夫妇伸出了援救之手。他们自动串联，或联名上书，保释王莹夫妇出狱；或递交抗议书，同声谴责移民局的残暴罪行。王莹和“九秘”在患难之中，从这些人的声援中，更深切地体验到美国人民热诚、友好，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

患难之中的友情，给了王莹和“九秘”以巨大的鼓舞力量，温暖着他们的心，帮助他们排除了一个个的困难。有一次，王莹在吃午饭时，一颗良好的牙齿被一个豆粒般大小的硬石子崩碎了，顿时，她感到痛如针扎，身上直出冷汗。左脸很快红肿起来，连着三、四天，食物难以嚼咽，不能入睡。“九秘”和狱友们都很着急，咒骂狱中伙食太差，面包干硬，煮豆半生不熟，淡而充味，又混有沙石。大家见王莹的伤牙疼得一天比一天厉害，脸肿得一天比一天大，都纷纷向看守们呼吁，要求准王莹出狱就医。但是，人性丧尽的魔王和鬼头、鬼婆们，却硬是不准，要王莹找哀离思岛看守所的狱医看牙病。那个被狱友称为“杀人医生”的庸医，他根本不把病人的疾苦放在心上，他和鬼头、鬼婆们串通一气，专以捉弄和加重病人的痛苦为乐。王莹的伤牙，本来疼得不能合齿，稍一沾，就会疼得头晕眼花，可那个“杀人医生”，却用硬金属棒，狠心地敲着碎牙，疼得王莹眼冒金星，难于忍受，庸医敲击碎牙那幸灾乐祸的奸笑，在王莹眼里，变成了露出毒牙的蝮蛇头。经他一“治”，王莹的病势更加重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王莹给好友浦爱德打了电话，又给赛珍珠写了一封信，她在电话和信中愤怒控诉了哀离思岛官员和看守的野蛮行径。浦爱德小姐立刻把王莹在狱中的境况通告了海佛学院的教授们和他们公寓的楼友们，于是，赛珍珠、浦爱德和教授们、楼友们等，接连不断地向美国司法部、移民局打电话，指责他们在哀离思岛上的非人道行为，同时，又向社会广泛揭发，对哀离思岛魔王、鬼头和鬼婆们施加压力。在连珠炮般的抗议电话声中，魔王、鬼头和鬼婆们慌了神，不得不批准王莹到纽约市来看牙病。一位美国医生仔细地为她做了检查，然后把那颗伤牙拔了下来。手术之后，这位医生不但没收手术费，还无偿地赠给了她许多药物，教她如何防止牙痛，王莹在与这位医生告别时，她含着泪，一再向他表示谢意。

#### 第四十五章铁骨红心

哀离思岛，这个半个多世纪来一直作为拘押和放逐外国人的海岛，和麦卡锡主义一起，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受到外国移民、侨民和美国人民的唾骂。

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节省预算经费，表面上宣传对移民放松了管制，于是把哀离思岛上的拘留大厅关闭了！

然而，麦卡锡主义的阴魂并没有因关闭哀离思岛的拘留大厅而消散。移民局把关押在哀离思岛上的“囚犯”，强行疏散到各地的监狱中去，移民局的特务和狱吏相勾结，变本加厉地迫害移民和侨民。

在关闭哀离思岛之前，“魔王”佛曼亲自审讯王莹和谢和赓，再次威逼他们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玉莹和谢和赓再次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挟。谢和赓强烈要求：“自动离境，回到中国！”王莹接着表示“我丈夫到哪里，我便到哪里！”佛曼一听他们夫妻仍要回“红色中国”去，暴跳如雷。他厉声厉色地威胁说：“你们要求回共产党中国，是绝不可能具保的，也绝不可能自动离境的！”

在王莹和“九秘”看来，中国国籍是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的东西。要他们放弃国籍，那真是佛曼之流的痴心妄想。撼山易，要动摇他们对祖国的忠贞难上难。填海易，要熄灭他们那两颗火红的中国心难上难！

十月二十九日上午，拘留大厅里忽然传来狼嚎般的呼叫谢和赓的声音，王莹不禁一惊，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她跟“九秘”到大厅一看，只见一个恶眉瞪眼的特务，铁着黑脸，腰里别着手枪，要押解“九秘”立刻就到纽约西监狱去。王莹愤怒，斥责特务：“你们，无人道，太残酷！你们这种粗暴残忍的行径，将永远记在我们心上！”

谢和赓强忍住冲天的怒气，他冷眼瞥了鬼头、鬼婆们一眼，然后对王莹满含深意地说：

“莹，没关系。我去监狱里看看，这也是难得的机会，我能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对外侨迫害的内幕。看看美国监狱里的情形。放心吧，我会照顾我自己的。”

夫妻二人在一起，互有依托，共商对策，并肩战斗。现在，敌人又分开了他们夫妻。王莹眼见那个满脸凶相的押警，押着“九秘”离开了哀离思岛，登上了轮船，她心如刀绞。站在铁丝网边，挥着手帕，泪水簌簌流下。“九秘”刚刚被押入船舱，他又冲了出来，站在甲板上，有力地挥动着双臂。一群接一群的海鸥，仿佛也懂得王莹和“九秘”那难割难舍的依恋之情，不停地在船头上空盘旋飞翔，飞翔……

在纽约西监狱，一个老奸巨猾的狱吏，对谢和赓这个“新囚犯”，异常“关心”，主动问他想不想给妻子写信，并拿来纸笔。谢和赓一眼就看穿了狱吏的险恶用心。他想，哼，这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想从信中捞点口实，白日做梦。于是，他将计就计，装出很感激狱吏“好意”的样子，却有意捉弄他，以仿孙过庭笔意的草书，写了一封连自己也“不知所云”的信。狱吏如获至宝，满以为会从信中捞到“真实口供”，拿回去找汉字专家去辨认，他们费尽心思，左辨右辨，研究来研究去，却“水中捞月——一场空”。而当王莹一见到这封信时，却从“九秘”“不知所云”的信中领悟出他的真意，她看着那熟悉的笔迹，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从哀离思岛到纽约西监狱，要乘半个小时的轮船和半个小时的地铁，那

滚滚的海浪，层层牢门，道道的铁网，只能隔开王莹和“九秘”的身体，却隔不开两颗火热的中国心。两个人通过书信和探监的美国朋友，交换着彼此的信息。王莹在给“九秘”的一封信中，这样鼓励他说：

“算算羁押在囚狱中，你是第五个星期，我是第四个星期了。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经历了多少事情，见了多少人间的不幸和痛苦！对这次冤狱，我想，你和我一样，并无悔意。生命的路是崎岖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移民局对我们施加的任何压力，怎能使我们动摇和屈服！

……这多年，我们经历了不少困苦，尝过了不少人情冷暖……目前即使再多受点苦，能算什么呢！

冬天虽冷，春风却是暖和的。快了，过了严冬就是春天，在任何情形下，不要失去希望。”

王莹确实始终没有失去希望，在死水一般沉寂，黑茫茫的牢房里，心中的希望之光，使她心明眼亮，这希望就是回到可爱的祖国。她在信中向“九秘”倾诉着切盼回国的挚情：

“昨晚看日历，计算日子，不管我们搭那班船，都可以赶回家过年。我想再游K城（桂林—撰者注）秀丽的山水，看一看那色彩丰富的地方戏。到了我的家乡，可以尝尝当地的土产，看看那可爱的长江，……前面的一切多么美好！

.....

忍点苦，受点折磨没有什么。我记得有这样几句话，‘人在患难的境地，犹如香草之受压榨，愈压榨，愈芬芳。一切的琐事，都放在一边，不要挂念。时间过得快，不久我们就可以见面了！’“九秘”读着爱妻的信，他心潮起伏，热泪夺眶而出。他捧着信，默默自语，莹啊，你就有香草一样的品格，愈压榨，愈芬芳；你就有梅花一样的节操，愈寒冷，愈美丽。他感到，王莹的心和他的心在一起跳动，她的感情也和他的感情在一起共鸣。他挥笔给王莹写了回信，深情地向与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爱妻倾吐着发自肺腑的衷情：

“……你说得很好，‘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失去希望’。为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我们要向民族英雄于谦在《石灰吟》中说的那样，‘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受点折磨，没有什么，让他们把所有的折磨外国侨民的花招都施展出来吧！看他们能给我们怎么样！

折磨对一个人，可能象一块铁被磨擦一样，磨擦的结果，不是生锈，而是被擦得更光亮一些。我们应该就象一块铁。

想着祖国就好象一个几万万人的大花园，‘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一个人也只不过是一池水，一车水，一桶水，一瓢水或一滴水而已。我，这滴水，值得什么？！但如果让他干竭在这帝国主义的监牢里，而不能让它浸润在祖国的大花园里，那是不能甘心的！”在信后，“九秘”又附其狱中诗歌一首：

未见天日久，  
思君情谊深。  
港中同避难，  
岛上共羁身。  
心比日月白，

志若山河清。  
</PGN0350.TXT/PGN>  
幼识苏武节，  
奚我负前人？

王莹读着“九秘”的回信及诗，革命伴侣间心心相印的幸福感，如一股暖流，融遍了全身。她深知，移民局会很快也把她转入监狱中去。她手捧着“九秘”的信，仿佛他就在自己身边一样，柔声说：“九秘，让我跟你一起去闯美国监狱吧！你去闯男监，我去闯女监，把他们监狱的黑幕揭开，让美国人民了解真相。”

十一月十日，移民局果然将王莹押离哀离思岛，送进纽约外切斯特县监狱。

阴森森的牢房，冷如冰窟，暗如地洞。狱吏们不把囚犯当人看待，不顾囚人死活，肆虐凌辱，恣睢驱迫。一个孕妇，不堪劳累，竟致小产，其状惨不忍睹，没人性的狱吏反诬她吃药坠胎。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囚人，狱吏公然强迫他们为自家干私活，累死累活，却分文不给。伙食费十分之九被狱吏揣入腰包，囚人只吃到不足十分之一；连每天应有的三、四十分钟的“放风”也被禁绝，囚人们常年不见阳光，不辨昼夜，不知节令，一个个面黄肌瘦，苦不堪言，诉说起在狱中所受的非人待遇来，都怨恨满腹。

一桩桩血淋淋的囚人受虐待、凌辱的事件，使王莹感到，这里比哀离思岛更黑暗、更野蛮、更惨无人道！她有意了解狱中的种种罪恶事实，一面联合狱友，跟狱吏开展斗争，争得了“放风”等起码的生活条件，一面向来探监的律师卡罗斌揭发狱吏们的种种暴行，同时写信给浦爱德、赛珍珠等美国朋友，把耳闻目睹和亲身感受的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一一告诉他们。律师、赛珍珠、浦爱德等美国朋友义愤填膺。卡罗斌见王莹被折磨得孱弱消瘦，愤愤不平地说：

“他们竟敢强迫你们干那样繁重的劳役，竟然把你们和种种罪犯关在一起，真是践踏人权和法律！我不能容忍让你受这种待遇！我要到法庭去控诉！我要和他们打下去！”

赛珍珠被王莹写来的狱中那些触目惊心的罪恶勾当所震怒，她立刻挥笔给《纽约时报》编者写了一封控告信，她在信中说：

“我有朋友被拘在哀离思岛，等候他们居住在合众国是否合法的判决。他们在哀离思岛已经够苦恼了，现在，哀离思岛据说为了节约又关闭了，他们的遭遇就变得更悲惨：男的被送到纽约市监狱，女的被送到纽约外切斯特县监狱。

“在这些监牢里，他们与谋杀犯、吸毒犯以及其他堕落类型的罪犯关押在一起。他们的食物不够量，他们的床褥污秽，他们很少有机会呼吸新鲜空气和见到太阳，而他们必须和罪犯们同样地做苦工。

司法部长布郎奈尔曾对我们保证：关闭哀离思岛，将以人道对待所有的移民。这显然变成了空话……可悲的事实是，对待好的有智力的人，却象对待罪犯一样。

我确信美国人民是厌恶这样的事发生的……

赛珍珠的信一见报，立即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人民确实十分“厌恶”哀离思岛和监狱里迫害外国移民和侨民的事件，纷纷打电话给司法部和移民

局，或写信给报社，指责迫害移民和侨民的非人道行为，华府的《邮报》记者为此又专访了赛珍珠，继而又要去监狱访问王莹。在王莹和谢和赓的冤案日益公开，日益引人注目之时，美国司法部和移民局有所顾虑，害怕让社会上知道狱中迫害移民和侨民的内幕，被迫暂时取保，释放王莹和谢和赓。

在王莹夫妇和中国的另外十二名留学生蒙难的日子里，祖国一直在设法营救他们，为使他们早日回国而与美国政府进行了交涉。当美国通过外交途径，提出要以十四名留学生交换同等数量的战俘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将美方的要求汇报给周恩来总理。多年来一直挂念着王莹、谢和赓等中国留学生情况的周总理，当即同意了美方的要求。

移民局在释放王莹和谢和赓时，最后还硬要他们交纳二千美元的保释金，在赛珍珠、浦爱德等美国朋友的支持下，很快办完了保释手续，谢和赓出狱时，一个狱吏一本正经地鼓着斗鸡的眼睛，对他大声宣布出狱后的禁令：不许有共产会议！不许有共产活动！不许有共产讲话，不许……狱吏边宣读，边指手划脚。谢和赓投以蔑视的眼光，瞥着他那滑稽可笑的样子，笑着问：“吃些中国炒鸡面可以吗？”那狱吏被问得竖耳瞪目，张口结舌，他不知“中国炒鸡面”是否跟共产有何关系，也不知如何作答。这个戏谑狱吏的问话，后来在许多美国朋友中传为佳话，说起来不禁令人捧腹大笑。

王莹和“九秘”刚被保释出狱，移民局立即宣布了驱逐他们夫妻二人出境的判决。这无疑是一个受美国人民痛恨和谴责的错判。在王莹和“九秘”看来，这一判决，只不过是移民局彻底失败前的最后一次反扑罢了它只能说明他们是顽固不化的迫害狂。它无损于王莹和“九秘”这一对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荣誉，无损于他二人在许多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他们坚信，十三年来，他们和美国人民一起，用共同的心血培育的友谊之树，在中美人民友好园地上已经扎了根，两国人民共同努力培育下的友谊之苗，必将长成参天大树，结出丰硕之果，任何一时的狂风巨浪也是打不倒的！

对王莹和“九秘”说来，回归祖国，这是他们最大的愉快，最大的幸福，没有比这更能使他们高兴的了！被驱逐出境的愤懑之情，很快被归国的喜悦浪涛冲淡了，很快被美国朋友炽热的友情的海洋淹没了。

移民局限令三天之内必须办完离境手续，而他们出狱后，要办的事千头万绪，短短三天，怎样办完？幸亏美国朋友浦爱德等人多方协助，四处奔忙，才把要办的事按期办妥。

王莹和“九秘”要面谢并告别的朋友，有好多好多。纵有千言万言，也道不尽对他们的谢意。他们与美国朋友采取了集体告别的办法。浦爱德小姐家，宾客盈门，接二连三的来欢庆王莹夫妇出狱的朋友，使他们夫妻二人迎接不暇。海佛福德学院的教授们在阿德胜教授家举行送别宴会，赛珍珠和她病中的丈夫、邓肯舞蹈学校的创办人、音乐家汉斯·舒曼特也都专程远道赶来送别。赛珍珠等美国朋友想得十分周到，对王莹夫妇到达旧金山的接待人，路上的用餐和费用等都一一作了妥善安排，她还托付王莹夫妇回国，代她去给葬于中国的父母去上坟，王莹把赛珍珠父亲的葬地庐山外的公墓、她母亲的葬地镇江城外的邓子山邓子村，详细记在本上。汉斯·舒曼特把他专为王莹谱写的舞蹈钢琴伴奏曲《团结起来》送给王莹作纪念。王莹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说：

“中国有一位伟大诗人李白，他有一首描写朋友送别的名诗《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你们送别我们的深情厚意，不由使我想起了这首诗。我们要把美国人民的深厚友情带回祖国，为不断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工作。”

十一月二十二日早晨，王莹和“九秘”由移民局特务押解，从纽约机场坐飞机飞往旧金山。飞机飞越费城、芝加哥市上空时，王莹和谢和赓不时频频从窗口向下张望，脑子里不禁忆起了在费城学习和在赛珍珠别墅度假的情景，忆起当年率“中国剧团”到芝加哥演出的盛况，王莹小声地说：“再见了，费城！”“再见吧，芝加哥！”谢和赓也百感交集。当飞机飞抵加利福尼亚州西海岸时，沿着山岭向西北飞，看见山区里飘动着千千万万的一球一球的火红云雾，在两、三千米的低空下，朵朵红色，悬挂在山谷里，树林中，浮在大海上，蔚为奇观。谢和赓一时被这壮美的景色陶醉了，他象孩子般激动而喜悦地赞美道：

“你们看，窗外的云天多红多美呀！满天满地都红透了！”

他触景生情，诗兴勃发，口占七律一首《被逐回国》：

冷战声中别纽城，  
何人不启故园心？  
天边眉月亲若伴，  
地上红光灿如璠。  
费市重来兴旧感，  
芝城再见忆前情。  
携君万里归家去，  
一睹新华快此生。

王莹听“九秘”深情地念罢此诗，也跟着低声吟诵了两遍，一面推敲着，一面译成英文。她微笑着说：

“这最后一句‘一睹新华快此生’，最能表达我们的心情。第二句‘何人不启故园心’，我觉得不如改为‘何人不爱故园春’好。唯有这‘爱’字，才更能抒发我们的心情。我们新中国，欣欣向荣，‘故园春’更形象些。这样一改，也更能表现节奏和旋律的音乐美。”

谢和赓欣然赞同说：“好，你改得太好啦！”

飞机到达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机场后，王莹和“九秘”同几个华侨和一位马来亚的青年一起，被押进囚车，解送三藩市。

囚车里，挤满了“囚人”，每当车身摇晃颠簸时，“囚人们”互相碰撞碰撞。车上无窗，只在后车门上开着两个小洞，焊着密密实实的铁丝网，汽车的烟尘夹着浓烈的汽油味，从小洞往里灌着。中午时分，骄阳把囚车四壁和顶棚都烤热了，使囚车里如同蒸笼一般，闷热得要死，简直让人窒息。长途的劳累，三十多小时未进餐的饥饿，“囚人们”在“蒸笼”里再也忍受不住了，他们拚命敲打着车门，怒喊着：“开门，快开门！……”那押车的特务，象个聋子，不予理睬，却独自去坐在大树下抽烟、谈笑、歇息乘凉。

王莹和“九秘”虽然身体很孱弱，很疲惫，但他们却很振奋，归国有期，曙光在前，心里那团对祖国的爱火，越烧越旺。王莹以亲切的目光，看着囚车里的同伴，她心头突然涌起了一股唤起难友们展开斗争的激情，她用手梳理了一下黑发，润了润嗓子，激动地引吭高歌《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先是“九秘”，以他那雄浑的男高音，和着王莹一起激昂慷慨地高唱起来，接着，囚车上的同伴也都跟着昂头挺胸地放声唱了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唱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囚人们”感到热血沸腾，斗志昂扬。激昂的歌声飞出囚车，在空中迴旋荡漾。押解的特务听着那充满威慑气势的歌声，有些惊慌失措。

唱完了《义勇军进行曲》之后，王莹又唱起了中国民歌《春之歌》。

渡过这冷的冬天，  
春天就要到人间。  
不要为枯枝失望，  
春花就要开放。

渡过这冷的冬天，  
春天就要到人间。  
不要有一点猜疑，  
春天是我们的。

这乐观向上的《春之歌》，唱出了“囚人们”的心声，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人，王莹接着又用中文和英文教难友们唱，不一会儿，大家都学会了，用中文唱完后，继而用英文唱，越唱越响亮，越兴奋。特务从英文歌词中似乎已听出歌意，他感到很尴尬，神色惶遽，只好打开了囚车的铁门，“蒸笼”里放出了污气，一股清新的空气扑了进来，使难友们精神为之一爽，大家唱得更来劲了。王莹和“九秘”等人都感到，春天，就在他们心中。春天，不属于美帝和反华的反动派的，而属于祖国，属于中美两国人民。“囚人们”对着那惊恐不安的特务，纵情地唱着《春之歌》，唱到最后两句时，他们是那样的自豪：

“不要有一点猜疑，  
春天是我们的。”

热情奔放的“九秘”“煽动”着大家连连地高唱英语歌句：“春天是我们的。”开囚车的特务，象小鬼见了“上帝”一样，露出一脸的惨白色。

## 第四十六章祖国怀抱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新年前夕，王莹和“九秘”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九秘，快看！五星红旗！”刚到国门深圳，王莹第一眼就看见了那高高飘扬着的五星红旗，那五颗金星在红艳艳的国旗上，闪闪发光，十分醒目。王莹眼里涌满了泪水，仰视着国旗，手指着，叫“九秘”看。“九秘”也看见了那鲜艳的红旗，不禁颤声说：“啊！国旗！”热泪顺着他俩被海风吹得发黑的面颊上，簌簌地往下流着……

中央侨委派广州市侨务部门的陈厚夫专程到深圳来欢迎王莹和“九秘”及一同返国的十二位留学生。到广州后，广东省教育厅负责人杨彪又代表高教部招待他们，并发给他们每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王莹和“九秘”，喜读祖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心里充满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

在广州，王莹和“九秘”，瞻仰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陵墓，参观了中山大学和珠江畔的渔村，拜访了老作家冯乃超。然后到上海，拜访了好友巴金、于伶、罗荪、靳以、赵清阁等人，重游了南京路、黄浦江畔等地商场和剧院，参观了一些工厂。他俩无论看到什么，都备感亲切，新中国大学生那满身的朝气、渔民撒网时唱的那欢快的丰收歌、烈士墓前宣誓做革命接班人的少先队员的誓词、老作家创作上的硕果、工人们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奋战的雄姿……都使他俩感到欢欣鼓舞。旧上海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已销声匿迹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使他俩都有“天翻地覆慨而慷”之感。

一九五五年春，古都北京、春光明媚，鲜花盛开。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祖国的景象。王莹和“九秘”怀着要投入建设热潮的满腔热情，来到了久已向往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

董必武同志代表总理在自己家中设宴慰问王莹和谢和赓，又两次接见他们。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王莹和“九秘”忆起董老对他俩的关怀和教导，心中就充满了游子见慈母的那种亲切感情。

第一次董老派他的秘书到招待所陪同前往最高人民法院大楼，在车上，细心的王莹嘱咐“九秘”道：

“等会你见到董老时，不要又那么激动，要轻轻地跟他老人家握手！”

“九秘”听了，歉然一笑，向王莹点了点头，他又想起了一九四五年夏天，在纽约见到董老的情景，他因一时太激动，和董老紧紧握手时，用力过猛，直握得董老手指骨节生疼。事后，董老和一位在纽约工作的同志闲谈时，提及此事，“那个谢和赓一向热情如火，这回跟我久别重逢，亲热极了，使劲跟我握手，把我手关节握得一连痛了好几天。”这话传到“九秘”耳朵里，他一直深感内疚。今天，饱经美国监狱折磨的“九秘”，要会见亲人时，他的心情会更为激动。王莹提醒得太及时了。当董老在办公室接见时，王莹先跟董老热情握手问好，随后，“九秘”谨慎地和他轻轻握手，并心有余疚地提起十年前猛力相握之举，引起董老慈祥的微笑。

“现在，你们已经回到自己家里了！我和周恩来总理，得知你俩和许多华侨在美国受迫害的情形，一直十分惦记你们！你们总算胜利地回到了祖国怀抱，祖国人民欢迎你们、党欢迎你们！”董老请王莹和“九秘”坐下后，十分亲切地说。接着，又问寒问暖，吃、住、穿、生活习惯、气候适应等问

题，无一不详细地加以讯问。王莹和“九秘”感到非常温暖、幸福。王莹感动地说：“我们一回到祖国，就受到了多方面的照顾，侨委会办公厅主任张干臣、副主任陈曼云二位同志，对我们照料得很周到，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感到和家里生活一样方便、舒适，请您老人家放心。”

王莹接着开始汇报在美国被迫害和被驱逐回国的情形，刚说了个头，因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同志找董老谈公事，只好安排改期到董老家中去汇报。

第二次董老设家宴款待王莹和“九秘”，李克农、田汉、阿英、张干臣、张志让这些老领导老战友都来作陪，见到这些曾在一起战斗过的朋友和同志，使王莹和“九秘”不由得又回想起那些难忘的岁月。克农管王莹仍亲热地称“老乡”，田汉和阿英提及往事时仍那样爽朗大笑。董老那慈祥温暖的微笑和他夫人何莲芝象大姐姐一样亲切的招待，使王莹和“九秘”感到真如“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使整个招待会如家人团聚一样，大家都亲密无间，谈笑风生。

董老首先告诉大家，王莹他们十四名留学学生，是经过他们与美国移民局的坚决斗争，我国政府最后以十四名美国战俘作交换才得以集体回国的。董老对王莹他们在美国十三年中所做的大量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工作，给予了高度好评，对王莹、谢和赓协助史沫特莱撰写《朱德传》的工作，对他俩按党的指示所作的与赛珍珠的交往，表示深为满意和称赞。董老谈到赛珍珠时，特意指出：“周总理在解放后，曾写信邀请她访问中国。我们对她的思想是很了解的，只希望她不站在蒋介石一边反对新中国，那就不错了。因为她在美国人民中还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还是应该尽力争取她。你俩对她做了很好的工作。”

王莹把在美国受迫害的经过、美国监狱的内幕、美国电影和文艺的概况、她领导中国剧团演出的情形、美国华侨及留学生的情况，都一一向董老和大家作了报告。在谈到《宝姑》写作和英译的情况时，阿英听了，很感兴趣地说：

“你能在留学之后，写了七十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宝姑》。真让人高兴！太不简单了！这是你十多年的心血呀！你一定要抓紧修改、定稿。出版嘛，由我包了，我去联系落实！”

王莹从这位良师益友的鼓励中，又受到了鼓舞，她表示：

“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好好修改、尽早交稿。”

阿英又说：“还有，你们在美国哀离思岛和监狱里，受了那么多折磨，你可以把自己的遭遇和见闻也写一本书，你们有切身体会肯定能写好。建议你趁热打铁，先写这本书。”

董老接着说：“阿英的建议很好。这本书可以暴露美国麦卡锡主义者对留学生的迫害，同时，也让大家了解到美国绝大多数人民是和中国人民友好的！通过这部作品把美国的自由、民主、博爱的真相揭出来嘛！”

大家听了董老的意见，都异口同声地赞同说：“对！对！”克农和田汉还一再叮咛王莹乘着尚未工作的时候，先把这次在美国受迫害的实况记下来，以免时间一久，冷了气，或工作一就绪，太忙，没时间写。王莹边听，边点头，早在哀离思岛就开始孕育的写《两种美国人》的欲望，这时象火上浇油一般地燃烧起来，她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先把这部作品写出来。

对于《宝姑》，董老和大家更寄予重望。董老说：

“你那自传体的小说，叙述书中主人公自幼受后母虐待，又被卖给富商人家当童养媳，后来为了争取自由，逃叛封建的婆家，奔向革命的道路，进了大学、当了演员，并参加了共产党。其中曲折动人的情节一定不少，是应该继续整理、修改完成的。我想，这样的作品，是对青少年有教育意义的，而且还可以使读者了解封建社会的一些积弊，那不是很生动的‘今昔对比’的教材吗？”

阿英马上插话说：“你那时在上海是最年轻的小青年党员，这更值得大写特写，教育我们现在的新革命青少年同志！”

大家一边用餐，一边叙谈。董老和夫人不时给王莹和“九秘”夹菜。除田汉饮白酒外，其他人都慢慢饮着葡萄酒、桔子汁助兴。三杯白酒落肚后，田汉那豪爽劲就上来了，他兴冲冲地说：

“好嘛！王莹，你好好把《宝姑》书稿完成，只等一出版，我一定立即把它改编为剧本，搬上舞台！”

阿英立刻响应，也兴致勃勃地说：“寿昌，如果改成话剧，那我一定改成电影剧本！把它搬上银幕！”

田汉一听，他给王莹、阿英等人一一斟满了葡萄酒或桔子汁，然后给自己斟满一杯白酒，举起杯，大声说：

“好咧！咱们一言为定！干杯！”

说完，他头一仰，一饮而尽！大家也笑着跟他干杯。

在王莹的文学创作道路上，这次在董老家约聚会，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动员会，对王莹的写作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一九五六年初，王莹一面工作，一面开始撰写《两种美国人》和修改、誊抄《宝姑》的旧稿。“九秘”也尽心尽力帮她推敲字句，誊清原稿，美国哀离思岛和监狱的折磨，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她变得体弱多病，她边治病，边工作，边写作，在与病魔的长期搏斗中，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两种美国人》和《室姑》的写作。忆起两部长篇小说的成书过程，她从心底里感激董老和许多朋友的勉励。在给何莲芝的信中，她用两句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思源“两书”念董老，  
无限深情永难忘。

王莹和“九秘”第三次见到董老，是在颐和园仁寿堂欢庆美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先生八十九岁寿辰宴会上。宴会由董老主持。各民主党派的领袖如李济深、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黄琪翔、陈其尤、章乃器、彭泽民、朱蕴山和社会名流梅兰芳、周信芳等应邀出席了庆会，王莹和谢和质是作为司徒美堂先生的好友出席宴会的。

司徒美堂老先生在美曾负责致公堂、安良堂等侨胞团体工作。抗日战争中，发动美洲华侨捐款支援祖国人民抗战，并到美洲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抗战的事实。一九四八年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同年上书毛泽东同志，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并动员美国华侨支援祖国的解放战争。王莹和“九秘”与司徒美堂先生交往甚密，对老先生的爱国热忱和主持正义的精神，十分敬佩，司徒美堂对王莹和谢和质宣传祖国抗战、歌颂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和新中国成就所作的大量工作，也十分赞扬，夸奖他俩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共同的斗争，使他们结为忘年之交。司徒美堂曾亲

自到王莹家看望他俩。逢年过节，他俩也常去拜望老先生。这次在颐和园为老先生祝寿，王莹和“九秘”分外兴奋，他俩和老先生紧握双手，敬祝他长命百岁，为振兴中华做出更大的贡献。司徒美堂也很高兴地祝贺他们夫妻双双回到了祖国怀抱。

董老在会客厅，特意将王莹和“丸秘”介绍给与会的主要人员。他把王莹带到梅兰芳和周信芳面前，介绍说：

“这是你们的小学生王莹，她和丈夫谢和赓刚由美国回来，是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的，他们回到祖国来，可真不容易啊！”

接着，董老又向梅、周和各民主党派领袖介绍谢和赓说：“谢和赓是广西的老干部，他曾是民族革命同盟（即小民革）和美洲民革的发起人，民革中央还遴选他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的委员。”董老指着李济深和蒋光鼐说：“李先生、蒋先生，谢和赓可是你们民革的老同志噢！”

李先生马上答：“我早就认识谢先生了，在广西‘六一’反蒋运动时，我们是常会谈的老朋友哩！谢先生是我们广西出色的青年，他办‘纽约新报’，总理还告诉我支持他们。”

王莹和董老、梅兰芳等坐在一起。梅兰芳对王莹说：

“记得你一九三六年在南京演出《赛金花》，曾轰动了整个金陵城，听说连街上卖茶水的老太太都争着去看你主演的《赛金花》，那时我就很钦佩你的表演艺术，要不是因为国民党张道藩他们搞了“痰盂事件”，又禁止演出，我真想停演一场戏，去一饱眼福。没想到，此后就再也没机会看这出戏了！今后，你还准备演戏吗？”

王莹答：“我身体不好，年龄也大了，已不能胜任演员工作了！今后，我想学着搞创作，眼下，有两本小说要写，一本是以我们在美国受迫害为题材的《两种美国人》，我已开始构思；另一本是自传体的小说《宝姑》，中文、英译都已写出初稿，还要修改、誊清。”

梅兰芳对王莹这位在三、四十年代誉满影剧坛的明星不能再登台，深表惋惜。但他对王莹的写作计划十分赞赏，对《宝姑》尤感兴趣，笑着说：

“你那自传体小说《宝姑》，一定很吸引人，但愿能及早出版，让大家先睹为快！”

王莹有所顾虑地说：“这本小说，主要写我青少年时代的事，与工农兵的题材无关，可能没有什么发表的价值。”

董老听了，即刻表示：“我们对文艺的总方针，当然是毛主席的《讲话》，但文艺工作者个人的历史、经验、环境、时代、生活各不相同，只要熟悉生活，了解社会，有了生活积累和艺术实践，又有了正确思想观点，无论什么创作，小说也好，故事也好，散文、诗歌、戏剧也好，只要对民族、国家、人民有益，对教育青少年有好处，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我部主张文艺工作者放手去写。你只管去写，今后出版的事，不会有问题。”

梅兰芳听了，也点头赞同说：“董老说得对，我们文艺要繁荣，要百花齐放，非得提倡题材多样化不可。我过去就听说你是我们戏剧界的女秀才，人家都称你是文艺明星，这是我们艺术界的光荣！现在，你经过了留学深造，我相信一定会写出一部一部好作品的。”

王莹对梅兰芳这位京剧艺术大师，依然那样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待人忠厚，都很敬服，她曾对“九秘”说：

“一个有理想的戏剧家、作家、诗人、画家，都是真诚、忠厚、坦率、

无私、无畏和热情、朴实、智慧的灵魂的总和，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手法和风格，追求他们的创作上达到真善美的境界。梅先生的一生，就是追求真善美的一生，在这方面，他是我们学习的师表。”

这次宴会上，董老、蒋光鼐、邵力子他们还曾向谢和质问到李宗仁先生在美国的情况。谢和赓报告说，听说李宗仁对侨居在美国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说过，国民党的失败、只是蒋介石先生一人独裁的言行和政策造成的，如果他有民主和纳谏的作风，国民党就不会遭到这样的惨败。谢和赓还告诉董老：

“李宗仁曾几次要甘介侯找过我，要我去看德公，但我婉言回拒了。”

董老听了，说：“和赓，你拒绝和李宗仁先生见面是不应该的。只要李先生不跟美帝合作，不反对新中国，我们是寄希望于他转变的！等他多在美国住一些时间，看看我们能否稳住局面，改变国家面貌，全国各民族人民能否在我们党的统一战线下团结起来，共同建国，我相信李先生是有可能转变的，只要他有一颗爱护祖国的心，不充当美帝走狗，他是有希望转变的，我们对国民党流亡到美国的官员和将领，都不应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只要爱护祖国，中央不咎既往，他们都是很有前途的。”

彭泽民、邵力子、黄琪翔等都说董老的看法是很正确的。王莹和“九秘”也感到茅塞顿开，心里更敞亮了。

宴会后，董老要王莹写一篇《司徒美堂访问记》，向海外侨胞宣传司徒美堂老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在国内受到政府和人民尊敬的情形，王莹回到招待所后，马上用两天时间写了一篇七千余字的访问记，由中国新闻社发往海外。王莹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回国几个月来，董老在百忙中三次接见我们，听我们汇报，给我们指教，象梅兰芳、巴金、田汉、阿英、老舍等文艺界的前辈和同事都热诚地给了我们许多鼓励、对我们抱有期望，使我们深感在祖国怀抱中的温暖，在党的怀抱中的温暖。我们从美国回来时，曾向移民局的特务们高唱‘春天是我们的’几个月来的耳闻目睹的许多新成就、新气息和许多感人的新人新事，使我们真感到祖国各地都是生机勃勃的春天的景象，同志与同志之间，也充满了春天般的温暖。现在，我们更可以大声向世界宣布，春天是属于我们的，属于我们祖国的！”

## 第四十七章“反右”风波

一九五七年春，王莹和“九秘”分别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人民出版社工作，他俩怀着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添砖加瓦的决心，勤奋地工作着，除八小时之外，还常常在家里加班加点，并为好几位同事在业余翻译书作义务校订，常工作到深夜。

这时，全国掀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热潮，它很快波及到许多家庭、学校、机关、厂矿、商场、出版社、街道乃至农村。“四大”的旋风，象寒潮一般，袭击着祖国的大地，摧残着遍地怒放的春花！

王莹和“九秘”所在的单位，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人们似乎都被卷入了“四大”的漩涡中去了。王莹和“九秘”，开始都抱着多听、多看的态度，并没有什么表示。但是，疾恶如仇的谢和赓越来越沉不住气了。有些同事，一次次找他，求他，要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亮明态度：

“老谢，你是老党员，老干部，曾跟周总理、董老和叶帅在一起搞过地下工作，过去出生入死都不怕，怎么今天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表态了？我们单位的领导，那么专横跋扈，官僚恶习那么严重，你能在党整风时，明哲保身，坐视不管吗？”

“咱单位没给领导提意见的老党员中就只有你一个人了，人家可都写大字报参加大鸣大放了，大家的眼睛就看你一个人啦？”

.....

在人们劝说下，“九秘”再也坐不住了，他开始去看大字报，他不看则已，一看便不能容忍，他开始对一些人的大字报表示同情。

王莹知道“九秘”同情某些人的大字报的意见后，立刻表示坚决反对他跟着别人去给领导提意见，她苦苦地劝阻着：

“咱俩刚回国不久，情况不明，对提意见的人和被批评的领导同志，都还不了解，我们不能贸然地提意见。.....至于你那条开放中南海公园的建议，我也同意，北京人口多，树少、公园少、中央找个地方，建筑高级舒适的办公大楼和住宅，搬出过去专供帝王享乐的御花园中南海。这条建议，我完全赞同，我们提，也完全是为了党好；但你千万不能在那大鸣大放的会上去提这种建议，我们可以写成建议书，寄给周总理，这是万全的办法。你若在那种鸣放会上提这种意见、会被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所利用，也容易被一些专门整人的人抓辫子！”

多么清醒而恳切的忠告！然而，“九秘”却听不进去，他非要去写大字报、去鸣放不可！王莹知道她再也无法劝阻一意孤行的“九秘”了，在盛怒之下，她离家到北戴河去休养了！到那里后，她的心却仍在“九秘”身边，接二连三地来信劝说他。谢和赓没有听妻子劝告，终于“揭发会”、“批斗会”、“反击会”落到他的头上。谢和赓被围攻、被斗争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多，“亲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强扣在他头上，他感到，即使他浑身都是口，也辩不清，即使淘尽五湖四海的水来清洗一些人发在他身上的污泥浊水，也洗不净！他只有沉默而已，“待罪罢官”而已！

王莹虽然对“九秘”会因发表感情冲动的言论受到批评有精神准备，她却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这简直如晴天霹雳一般，把她打懵了！难道在社会主义的祖国，会发生如此冤枉好人的事吗？

说“九秘”“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如同把红的说成白的，把光明的说成黑暗的一样，真是天大的冤枉啊！她痛心疾首，流着眼泪，在内心中呼喊着，“九秘”啊、“九秘”！你为什么那么拧呢？为什么不听我的劝告呢？你不是自讨苦吃吗？事到如今，你蒙受这么大的冤屈，受到这么重的打击，让我怎么去为你喊冤叫屈呢？……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许多敢于主持正义的好友，如陈翰笙夫妇、阳翰笙夫妇、阿英、老舍等人，都担心王莹经受不住如此重大的打击，接连来看她，为谢和赓鸣不平。有的朋友建议王莹给周总理、董老和夏衍写信，求他们主持公道，不要让和赓所在单位把他定为右派。王莹坚决表示：

“不！我宁可和和赓一起受屈，受苦，我宁可自己受株连，也决不去写这种信！我永远坚信，和赓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忠于党的，都是热爱社会主义的！”

谢和赓被打成右派后，另一些朋友不敢再和王莹往来了，王莹很理解这种朋友的苦衷，她曾对那些与自己患难与共的朋友说：“运动使然，岂能怪朋友？”使王莹难于理解的是，一些对和赓很了解的朋友，竟昧着良心，也硬说他是“右派”甚至要王莹到“九秘”所在单位去着大字报，去看他在“大鸣大放”时的“反党言论集”和一些人的“揭发材料”说服王莹相信，谢和赓“确实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莹愤然、决然地说：

“我不去看那种大字报！不去看那种言论集和材料！我只相信，从一九三七年至今二十年谢和赓和我在一起用鲜血和生命写的历史事实！”

一九五八年初，在一个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早晨，王莹送顶着右派帽子的“九秘”去北大荒劳动改造。她眼里滚着泪花、把她在美国哀离思岛亲手打的毛围巾，又亲手给“九秘”围在脖子上，一面为他拍掉身上、背包上的积雪一面切切地嘱咐着：“心里多往宽处、亮处想，千万不要想不开！那北大荒很冷，你要多多保重，自己好好照顾自个身体，别冻着！我，虽不能跟你同去，但你应知道，纵使 you 到天涯海角，我的心也永远跟你连在一起的！你不要老是悔恨了，吃一堑，长一智就行了！不管别人怎样看你，在我心中，你还是你，我还是那样看你，我相信，党也会还那样看你的！我们说过，咱俩的感情，咱俩对党的感情，至死也不变心！遇到难处了，你要想到：我和你在一起顶着呢！”

“九秘”听着王莹那发自肺腑的活语，象有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他有千言万语要向妻子倾吐，却不知从何说起。他看到，王莹面色更憔悴了，眼圈发黑，眼睛里透出痛苦的神情，想到她受到株连，顶着种种高压，今后，拖着病弱的身体，孤零零一个人生活下去，他的心要碎了！他无法平复满腔的悔恨、委屈、怨尤、悲痛各种感情奔突冲泻而激起的巨澜，不住地隐泣着……

从北大荒来带队的人，态度生硬地催促送别的人们快些离去。这时，突然从车站的检票口冲过来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边跑边哭喊着：“爸爸——爸爸”。只见“右派”队伍中一个中年人，张开双臂，踉踉跄跄地迎了上去，声音沙哑地叫着：“芸儿——芸儿——”。那个叫芸儿的小女孩，飞扑到爸爸怀抱，“哇哇”地哭了起来，好一阵，才抽噎着说：“妈妈——妈妈不来送你，妈妈说……说要和你划清……界限……我……我偷着来送你！”爸爸紧紧搂住女儿，泪流满面，一面给女儿拭泪，一页吻着女儿那冻得象红苹果似的两腮，还不住地叫着：“爸的好女儿啊！好女儿啊！……”

在场的“右派”和送别的亲属，看着这场面，都为之动容。大片大片的

雪花，飘落在斑斑泪痕的脸颊上，和泪珠融化在一起，簌簌地往下流着……

列车在人们呜呜咽咽的哭泣声中徐徐开动了。“九秘”向王莹挥手告别，透过车窗，他看到王莹那红色的围巾裹着的圆脸，消失在自茫茫的雪雾之中。

“九秘”自言自语地说，莹啊！如果我听了你的话，我就不会蒙受这清白之冤了，我也不会远离你到北大荒去了！

他如此不听王莹劝告，不接受她批评，这是他俩从恋爱到结婚二十年来的第一次。“九秘”痛定思痛，他悔恨交加，暗自在心里发誓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王莹的意见，“九秘”向来是言听计从的，因为他深知，王莹常常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她的看法的，革命的利益、远大的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是她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他俩在一起谈问题，常常是不谋而合，心照不宣。偶尔有分歧、王莹也不急躁，不固执，在小事上，能忍耐，能让步，但在大问题上，她却一定要坚持不让。有两次争论，给“九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他在向北大荒急驰的列车上回首往事时，这两次争论，好象在昨天发生的一样，分外清晰。

第一次争论，是一九四三年他在海佛福德学院学习时。当时，他日夜关注着祖国抗战形势，对如何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问题，课余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写成了八千余字的论文《论中国的抗战形势和战略》。经过他的教授修改文字后，校长莫利博士很欣赏这篇论文，马上要推荐给《纽约时报》副刊《时报杂志》上发表。该杂志是世界上著名的刊物，上面发表的文章，几乎都是名人、专家的文章。谢和赓一听校长这位在美国教育界负有盛名的政论家亲自推荐自己的论文，又给《时报杂志》这样重要刊物，他真是高兴万分、他想，文章一发表，会轰动美国的远东专家，国内的朋友和同志也会认为他不负重望，他会“一鸣惊人”，“一文成名”！他喜滋滋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王莹。她思考了一会儿，提出她的意见，不要让莫利校长把文章推荐给《时报》，请他推荐给赛珍珠夫妇主办的远东问题专刊《Asia》（月刊）上发表。这个刊物，不如《时报》那样“出名”。“九秘”开始和王莹争论起来，他大谈在《时报》上发表论文如何有利于争得“奖学金”，如何有利于成名成家。王莹听了后，颇严肃地说：“我看你求名的心胜过了党交给我俩的任务！遇到了自己的利益和重要任务相矛盾时，在权衡轻重时，你还是把个人名誉摆在党的指示和要求之上！不，这不是拿大帽子压你，你冷静想想么。周公临别时，嘱咐咱俩要扩大统一战线，尽力争取赛珍珠女士。这篇论文，由莫利博士推荐给赛珍珠夫妇的刊物上发表，肯定会增加我们与她的联系，更密切我俩与她的友谊，这对我们长远的目标，是很有好处的。通过赛珍珠这位很有影响的作家，我们可以结识更多的美国朋友，就可以更好地完成周恩来同志交给我们的‘促进中美人民友好关系’的任务。再说，你的论文，在《Asia》月刊上发表，已很不容易，这也符合我们刚来美国留学一年多的身份呀！”尖锐的批评使“九秘”头脑里展开了激烈思想斗争，连着几夜难以入睡。越想越感到王莹说得句句在理，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

第二次争论，是“九秘”收到父亲寄来的《礼运大同篇》和《爱莲说》两幅墨宝时，他一见父亲手迹，欣喜若狂，眉飞色舞，颇感荣耀，立刻要王莹送去，王莹却坚决不肯，她说：

“决不能马上送给她！我俩想出了这个方法，不使她倒向蒋介石一边，

不使她公开反对我们。如果我们不了解人家喜欢不喜欢，就贸然送去，只会欲速则不达。我想找个适当机会，我们向她夫妇介绍你的情况时，顺便把你父亲是个有名的书法金石家的事讲给她听，等她对中国的金石书法表示很有兴趣，并有要你父亲书赠作品时，我再表示：‘我愿意要谢老先生写一、二张字给你。’这样相赠，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也很自然。如果，我们突然无缘无故地去赠送礼品，人家会怎么样想？我们在外国朋友面前，应该是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要谦和，也要自尊。你一接到谢老先生的墨宝，就那么洋洋得意，急不可待地要送去，我看你呀，八成是想向赛女士显示自己‘家学渊源’。”

一席话，说得“九秘”心服口服。这样，又等了半年，赛珍珠夫妇都表示渴望得到谢顺慈的墨宝后，王莹和“九秘”才一起送到赛珍珠的办公室，收到了远远超出预料的良好效果。

两次争论，结果都是按王莹的意见办了，事实证明，她的想法是多么周密，多么正确啊！“九秘”真为自己有王莹这样一位“诤友”而感到幸福！然而，在这次“大鸣大放”的热潮中，他被席卷而来的潮流裹挟进了漩涡，王莹拚力拉他，而他，却推开了她的双手。“九秘”一想起自己受骗上当这场恶梦来，悔悟的、自责的心情，象皮鞭一样抽打着他的心胸！在列车上，“九秘”毫无睡意，王莹那告别时的嘱咐，回响在他耳边，她那清秀而朴实的面影，时时浮现在眼前。一想到因自己被打成右派而给她造成的巨大政治压力，一想到她那病弱的身体，他的心象被撕裂一样地疼痛！莹啊！我的最理想的爱妻，你，——你那刚从美国监狱出来尚未恢复健康的孱弱身体，你那被移民局特务们的折磨尚未愈合伤痕的心灵，能经受住这场新的沉重打击吗？……“九秘”简直不敢再往后想下去了……

## 第四十八章万苦相从

重重的政治压力，接踵而来，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某领导，找王莹谈话，要她跟“右派分子谢和赓划清界限”，要她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站稳立场”……王莹却始终沉默不语。领导瞪眼、拍桌、训斥，威胁说：“你若再不对谢和赓的右派罪行表态，划不清界限，丧失立场，那么就不恢复你的党组织生活！”

王莹对那些用白眼看她的人，对她施加种种压力的人，从没有怨尤之意，她象个背负重压的人，低头看路，默默前行，对路旁怒指着她斥责不休的群众，她认为，自己最好的唯一武器就是沉默。她象个煮不烂、蒸不熟、砸不扁、压不碎的金豆豆一样，在经受各种折磨时，光彩依旧。

文化部开始搞所谓“二流堂右派集团案”，称“二流堂”乃是“中国的裴多菲的俱乐部”，“二流堂”的“小家族”吴祖光、丁聪、黄苗子、戴浩、田庄等人，都成了报刊上点名的“右派分子”，“二流堂”被说成是个“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反革命组织”。王莹跟“二流堂”的成员们，关系密切，甚至被一些人怀疑她是一个“新成员”，于是，批斗“二流堂”成员的大会、小会，都强要她参加表态，逼她写揭发材料，她只是说：“我刚回国不久，不了解情况，我怎能揭发呢？”批斗吴祖光、丁聪、黄苗子等人的会上，硬要她发言揭发、批判“朋友”，她却始终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任别人轰她、压她、攻她、促她，她依然紧闭双唇，只有沉默而已！有一次，她居然为被批斗的田庄倒了一杯水，给他一把糖炒栗子吃，于是，她又加了一条“罪状”：跟“右派集团划不清界限”，对“二流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知情不揭发，同流合污”！

政治压力很快又转成了组织压力，人家正告她说：“由于你与右派丈夫和右派集团都划不清界限，你的组织生活被停止了！”这打击，如雷轰顶，这个入党近三十年的老党员竟被推出了党的大门之外！她想：你们不准我参加组织生活，那我一个人也要照样过党员的生活，她回到宿舍，打开灯，一个人学习党章，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她按以往规定的时间去交党费，不想人家却拒绝收她的党费：

“不收！你跟右派丈夫和右派集团不划清界限，你就不配做一名党员，不配交纳党费！”

这打击，如万箭穿心，她眼里进出了泪花、火花，象是没听清对方话似的，反问道：

“什么？我不配？！”

一个“少年党员”、一个“中华女杰”、一个“对党慈母忠”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却有人说她“不配”，却不允许她“按期交纳党费”，剥夺她履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世上还有比这更沉重的打击吗？她回到宿舍，痛哭了一场。然后，她擦干了眼泪，把党费夹进了红色封面的党章里。并积下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支援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及交不起学费的小朋友们。

一个三十年代就建立了亲密友谊的老朋友，当了王莹的领导，他的子女，都是王莹干儿干女，孩子对王莹和“九秘”，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亲，然而，这个老朋友，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却对王莹和“九秘”大兴问罪之师，他多次强迫王莹去看“九秘”的“反党材料”，在遭到王莹坚决拒绝后，他竟向王莹的一位领导干部授意说：

“只要王莹今天承认谢和赓是右派，她明天马上就可以恢复组织生活。”

王莹听了，她并不埋怨这位朋友竟使出此下策来逼她。她想，让我承认“九秘”是右派，即便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地球倒转，也做不到！我只承认：他是一个好党员！也是一个对党的感情也永远处于初恋之中的老党员！

王莹在冷遇、讥讽、责难、孤立相交混的气氛中，默默地忍受着，在工作之余，边治病，边写作。一九五八年尾，她在香山一个叫狼见沟的小山沟边，租下了两间破旧农舍，住了下来，并请了一位老保姆，搬家的那天，恰巧刚下过一场大雪，两位人力车夫，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在王莹和老保姆尽力地帮推之下，终于爬上了狼见沟边的小丘上，王莹加倍付了车夫钱之后，她拿起了扫帚，开始吃力地扫出院里从大门到屋门的小径，她和保姆动手搬几件简单的家具和一捆又一捆的书籍时，邻居的三姐妹：唐淑芳、唐淑惠、唐淑彩，一起过来热情帮忙，三姐妹年轻力壮，很快就把雪地里的东西都搬进了屋。这个帮王莹扫地，那个帮她生火，小屋里不一会就暖和了。王莹很感激，拿出糖来招待三姐妹，唐淑芳说：

“甭客气，今后咱两家是邻居了，有啥要我们帮一手，隔墙招呼一声，我们就来。你新来乍到，人地两生，没关系，几天就熟了。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有啥难处，只管说，可千万别见外呀！”

一股友爱的暖流，使王莹浑身都热乎乎的。啊，香山，美丽盼香山，这里的空气多么清新啊！这里乡亲们的淳朴忠厚的感情多么暖人心啊！

唐家三姐妹，和王莹互相做了自我介绍之后，唐淑彩这个还没出嫁的大姑娘，突然问道：

“王莹同志，你丈夫为什么没来呀？他在城里工作吗？”

“不。”正在往灶里添柴的王莹，象挨火烧了一下一样，手猛地缩了回来，脸上掠过一丝忧愁、痛苦的阴云，勉强地笑了笑说：“我爱人姓谢，现在到东北学习去了。”

“到东北学习去了”。这是王莹在香山的日子里，当人们问起“九秘”时，她回答的唯一的一句话。她决不愿说“劳改”那两个字！也很害怕别人说这两个字！然而，她很清楚，“九秘”在北大荒过的，正是“劳改犯”的生活。她从他每个月一、二封浸透着血汗、眼泪的来信中，知道“九秘”在那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里，受着多少繁重的劳役的折磨。

“九秘”他们，经常连着搞夜战，半夜三更，哨音一响，立刻站好队，到原始森林里去伐木。那“嗞嗞”的拉锯声和“嘭嘭”的砍斧声，回响在森林中，有些体弱的人，在精疲力竭之后，跟砍（锯）倒的大树一起倒在雪地上，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有些人手上脚上都磨起了重重叠叠的血泡，有些人手、脸、耳上都生满了冻疮。“九秘”为了不因夜战排队迟到而受到喝斥，他夜夜都不敢脱衣服、鞋袜，往往浑个睡下，以便一听夜战哨音，立刻飞快跑去集合。为了防止生冻疮，他用雪来擦脸、擦手……王莹每次看完“九秘”的来信，她的感情总是久久平静不下来。她很清楚，“九秘”为了不让她过分挂念自己，减轻她的精神负担，他总是把自己受的若楚缩小再缩小，甚至是只“报喜（没生病）不报忧；但她从字里行间，能想见到他在经受怎样严霜酷雪的摧残，她仿佛看到他跟暴风雪搏斗的身影，恨不能身生双翅，飞去助他一臂之力。

在北大荒劳改的“九秘”由于长时间劳累过度，身体开始垮了下去，他的腰椎象折了一样，痛疼不止。他的手脚也生了冻疮，浑身发烧四十多度。

在床上，他给周总理和董老写了一封倾诉自己冤屈的信。王莹也曾给董老写信，把她的情况和谢和赓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思想的情况，向董老作了汇报。

一九五九年初夏，李克农同志曾两次来到香山看望王莹，他告诉她，周总理和董老对谢和赓同志被划为右派并被送到北大荒劳动很关切，总理和董老都说，谢和赓是一个好同志嘛，他怎么会成为右派呢？他一向爱对党的工作直言不讳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刚回国，不了解情况，发表一点偏激意见，是难免的，不能当右派揪！快点把他调回北京，让他与王莹团圆。王莹听了，泪如泉涌，她紧紧握住克农的手：万分感激地说：

“党是了解和赓的！我请你向总理、董老表达我和和赓的感激之情，我俩终生不忘总理和董老的好意！”

接着，克农又劝慰王莹好好养病，要她量力而行，慢慢写作。

当晚，王莹在灯下给“九秘”写了两封信，把克农先后两次来香山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同时，也将有些卑鄙小人写匿名信给她，挑拨他们夫妻关系的可耻行为告诉给他。在信尾，她写了一首凝聚着挚情深意的小诗：

教导莫忘周董叶，  
热忱关怀有克农，  
平生最爱是“九秘”，  
万苦滴甘也相从！

王莹这首诗和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催人泪下。她写给“九秘”的信，时有通不过“检查”的关口，被人扣下，但这封信和那“万苦滴甘也相从”的诗句，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也不会不“放行”，让这对患难夫妻“万苦滴甘相从”吧！

处于极端困苦境地的“九秘”接到这封信和这首诗之后，他泪如雨下，那病弱的身体中，仿佛注入了无穷的力量！他曾亲眼看过不少“右派”的妻子，背弃夫妻之情，为了自己不受株连，竟在丈夫蒙冤中从背后来一刀，提出“离婚”。而王莹却大不然，她对“九秘”的爱情，经历了这一场狂风暴雨的袭击后，却开放得更艳丽夺目，更芳香扑鼻。

就在李克农来香山后的第三天，王莹又接到董老夫人何莲芝同志的亲笔信，信中正式通知她，总理和董老已通知有关方面，尽快恢复谢和赓的自由，接他回京，使他夫妻安居香山。王莹立即将这封信转寄给“九秘”。然后，她又将这封信转寄谢振群大姐，安慰她和全家亲人放心。

谢和赓接到王莹转来的何莲芝同志的信时，他喜不自禁。当年中秋节前一个月他回到了北京。苦别一年多，夫妻二人都有隔世之感！王莹见“九秘”手脚都是冻疮，裂着横七竖八的血口子，腰、腿都痛得很厉害，她心疼得哭了！她很快请人修了炕炉子，让他睡在暖烘烘的火炕上，烘腰驱寒。还给他找来一根拐棍，早晚扶着他散步。为了让“九秘”早日恢复健康，她又去找女乡长杨萍，想求她批准她订一瓶牛奶，给“九秘”补补身子。

当时，开始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订奶是很难的。没有医生证明，不经乡里批准，是订不上的。正巧，杨萍也是奶站负责人，她是热心肠的、爽快耿直的乡干部，外号叫“杨排风”。王莹来香山时，找房子、安家落户等事，都是经她手办的。她看王莹端庄、朴素、文静、谦和，没有一点知识分子架子，不象有的住在香山来的作家那样，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派头，打心眼里

就喜欢上王莹了，虽然她早已从派出所知道王莹的丈夫是“右派”，但她却很同情王莹，王莹在香山住了两三个月后，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商店的售货员、邮局的邮递员、医院的大夫和护士、中小学的教师，人人都夸王莹好，大家都说，虽然王莹从没向人提起她是党员的事，但从她待人接物中，可以看出她肯定是个优秀党员！杨萍听了群众的反映后，对王莹的印象更好了。她想，王莹一个女人家，身体又有病，人生地不熟，在香山独自生活，很不容易，没受过苦的，没本事的，没见过世面的，很难在这儿生活下去，她很乐意帮助王莹度过难关，因此，当王莹来找她订奶时，她很痛快地说：

行！你是作家，属于高级知识分子；老谢又病恹恹的，走路还要拄拐棍，该照顾，订上吧！明个，你就来拿奶！”

有一天，王莹去奶站拿奶。“九秘”一见外面朔风呼啸，雪花飞舞，他就把围巾和手套递给她，要她戴好。王莹笑着说：

“‘九秘’，你把炉子添一块煤，回来我好煮牛奶，你乘热喝下去。”

从王莹家到奶站，约有半里路。她见香山的松柏树上，都已绿装银裹，长满枫树的山坡上，风吹落树梢上残留的红叶，落在白雪覆盖的梯田上。香山，披上了印着鲜红枫叶的洁白冬装，显得分外妖娆。

在奶站的小屋里，王莹见发奶的杨萍大姐手冻得象红萝卜一样，心疼地说：

“杨大姐，太冷了，你戴上我这手套吧！”

说着，她就把自己手套摘下来，递了过去。

杨萍笑着说：“我不怕冷。我长这么大，从没戴过那玩艺儿，炼成了经冻劲儿。你不戴可不行，快，快戴上！”

王莹知道，杨大姐确实比自己经冻，她那刚摘下手套的双手，已冻得发木了。她敬慕地看着杨大姐。杨萍一手递过奶瓶，一手帮她戴上手套，嘴里亲热地问：

“老谢好些了吗？”

王莹感激地说：“自从喝了这奶以后，面色好多了，身体也壮了些。你放心吧，大姐！”

说完，拿了奶，跟杨萍说了声“明儿见，大姐！”就往回走。

刚走出十几步，忽听一个尖刻的声音和一个男孩子的哭叫声传来，只见一个尖嘴猴腮的中年妇女，狠狠地揪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的耳朵，那孩子双手拼命地护着自己的耳朵，脚尖点地，哭着求饶：

“哎呀，疼死了！阿姨，您放开吧！我再不……再不还手啦！”

王莹真要冲上去，去救那可怜的孩子，却听那揪孩子耳朵的女人不干不净地骂着：

“你这个右派羔子，右派孽种，竟敢打我儿子，真是狗胆包天，反了天啦！我非把你这右派崽子的耳朵拧下来不可！”

王莹一听，那女人一口一个“右派”的骂人话，她的心象挨了针扎一样疼，停住了脚步。

这时，只见一个面黄肌瘦的年轻妇女，飞奔而来，带哭音地哀求着那泼妇：

“求你快放开手！孩子小，不懂事，嫩肉嫩骨的，揪不得呀！揪不得呀！”

嘴里说着软话，却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死命掰开那泼妇的手，然后，把孩子拉到身后，张开双臂拦截着那泼妇，那泼妇象一只好斗的公鸡一样，

血着眼睛，指着那孩子的母亲，唾沫星子横飞，破口大骂道：

“ 喝喝！你这个不要脸的臭右派老婆又护犊子来了！又护你那臭右派的狗崽子来了！ ”

那孩子的母亲一把抹去眼里汪着的泪水，梗着脖子、侧着头，斜视着泼妇说：

“ 告诉你，俺跟他已离了婚，俺孩子也跟他脱离了关系，俺跟他已划清了界限了。你今后不能再骂俺娘俩是右派婆右派崽子！ ”

那泼妇见这个一向逆来顺受的女人也敢顶起来了，耍蛮放横地说：

“ 骗人！什么离婚、断关系，假的！做戏给人看的！前天，你不是还给你那臭右派劳改犯送棉衣去了吗？想蒙老娘，没门儿！告诉你这右派婆，右派崽子，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胆敢再碰我孩子一根毫毛，我非把你个右派崽子的耳朵扭下来喂狗去！ ”

王莹见被骂女人那痛苦的样子，很受刺激。杨萍见她眼里汪着泪水，拿奶瓶的手在不住地颤抖着。杨萍赶紧跑过去，拉住她的另一只手。安慰道：

“ 王大姐，你可别往心里去，那个耍泼的妇女，是咱香山有名的泼妇。谁若敢这样欺负你，我决不依！ ”

王莹说：“ 真是欺人太甚了！听着让人寒心哪！ ”

杨萍又奔到泼妇眼前，指着被欺侮的母子说：“ 她丈夫是右派，你可不能把孩子、老婆都挂上！不能欺负人家母子二人。再说，孩子打架，大人跟着掺混个什么， ”

经她一说，事情才平息下去了。杨萍心想，王莹受刺激一定很大，“ 臭右派老婆 ”，这骂人的话，在王莹听来，还有比这更刺耳的吗？于是，她又陪王莹走了一段路，对她说：

“ 王大姐，你大概还不知我的外号叫‘ 杨排风 ’吧？我这个人专好打抱不平，我是乡长，谁敢对你也这样骂，我非管教他不可！ ”

王莹的感情已平静下来。她说：

“ 谢谢杨大姐的好意！那位大嫂太欺侮那母子二人了！一个搞得夫妻离散，心里装满苦水的人，怎样忍受她那么骂？那些话，简直是向疮疤捅上刀子啊！ ”

在外面不管受了多大的委屈，多深的刺激，王莹在“ 九秘 ”面前，却总是封得严严的，一丝不露。她宁愿自己多受苦受难，却不愿让“ 九秘 ”再增加思想负担，再受新的创伤。

在王莹的精心护理下，“ 九秘 ”的身体很快康复了。两个人形影不离，在一起散步、读书、写作、谈心。听音乐，在一起种菜、育花、植树、养鸡、打拳。王莹曾以“ 王谢 ”的笔名（“ 王谢 ”是在谢和麋被划为“ 右派 ”送往北大荒时，王莹自己取的别名，以示她和谢和麋永远生死在一起。）写了两首词《香山好》：

香山好，  
红叶似朝阳。  
院内群花香入室，  
窗前松柏闪翠光。  
愉快唯勤忙。

香山好。  
往事最难忘。  
友谊常存长温暖，  
薄情暂觉世炎凉。  
念党心永芳。

夫妻二人经常在一起回首往事，展望未来，决心在香山更加奋发努力地为党工作，踏踏实实地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把名利和地位彻底忘得干干净净，不光为了两个人的幸福，更要为人人幸福，而奋斗到底，百年偕老。王莹深情地对“九秘”说过这样一席话：

“‘九秘’，我真希望我们长寿！生时不能同时生，死时能够同时死！万一不能，我愿你先去。因为我知道，你离开我，会感到缺少一个精神上的护士！我虽然知道你非常坚强，但我宁愿我自己过孤独的生活，而不愿你过孤独的生活！我不愿你想我，而我宁愿想你！我不愿你因时时思念我而痛苦，但我愿因时时思念你而痛苦！”

## 第四十九章香山红叶

王莹和“九秘”在香山住了近十年的时间，他俩在这里的人民之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他俩象两棵根相连、干相并、枝相交、叶相吻的香山的黄栌红叶一样，为这里锦绣山河增添了光彩，在香山，不论农民、工人、售货员、邮递员，还是教师、医生、护士、保姆，人们都亲昵地称王莹叫“王大姐”，称谢和赓叫“谢大哥”。人们都从没有听说他俩是共产党员，但却又都从他俩言行中判定他们是一对优秀党员。

王莹和农民们亲如一家。她曾对“九秘”说：“我俩因身体不好，不能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我们在这农民包围的山村居住，和他们朝夕相处，向他们学习，跟他们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这比住在城里好多了。”

王莹住的小院对面，是一片梯田，农民常年在田里耕耘、薅耪、收割。每当王莹看到农民在附近农田里干活时，她都准备好茶水，在他们休息时送到地头给他们喝。特别在烈日如火，挥汗如雨的盛夏，她总是早早把茶水沏好，凉凉，然后，顶着烈日，顺着田埂，把茶水送到农民眼前。她因体弱有病，拎着茶水桶，在高低崎岖的田埂上走路，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刚放下桶，就笑容满面地说：

“乡亲们，大热天，你们辛苦了！快喝碗茶，解解渴，散散乏吧！”

农民们打心眼里感激她。生产队长赵元熙见大家咕嘟咕嘟地喝着茶水，他憨厚地笑着说：

“王大姐，你想得真周到啊！喝完了你送来的茶水，大家干得更欢了。秋后，这田里收的每粒粮食，也有你王大姐的心血啊！”

王莹对农民的疾苦，也时刻挂在心上，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她曾对“九秘”很真切地说：

“我们到山沟来已经三年了，我俩走遍了红山头、镶红旗、青龙桥、门头村……的农村，认识了狼见沟正黄旗一带几乎所有的农民家庭，不少农家和店员职工的家庭生活确实是非常贫苦困难的。就拿门头村的白家来说，白大嫂守寡多年，带着三个孩子，老二是个瘫痪的少年，他们节衣缩食，勉强维持兄弟二人读书，而对我们那样好，卖点鸡蛋，给我们那样公道，不肯多要一分钱。我们见她家那么困苦，有什么理由不给她老二以资助呢？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看到许许多多仍然十分穷困的农民，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自己过着较为舒适的生活中不想着他们！如果只图自己安乐，不顾农民群众疾苦，我们还能算是一个共产党员吗？”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些家庭供不起孩子上学，王莹就主动把学费送上门去。有的家长还存在着不重视知识、不重视读书的思想，王莹除了为其子女代交学费外，她还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说明工农群众文化上要翻身，要当科学文化的主人，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理。学生家长都十分感动，表示决不负她一片好意，一定供孩子们上学。

王莹曾先后请了三位保姆，她们与王莹都亲如姐妹。马云芝曾在王莹家当了两年保姆，她因丈夫姓董，人们都叫她“董大嫂”。她有五个孩子，家里逢到青黄不接时，常揭不开锅，王莹不但为孩子们交学费，还为他们买背心、汗衫。董大嫂患有气管炎，王莹除了常给她买药外，冬天还给她买毡鞋，

夏天给她买雨鞋。有时因病，不能上全班，王莹不光照发全薪，反还多增加几元。逢年过节，王莹和“九秘”买了糖果、糕点，两人亲自送到家来，并向她拜年贺节。董大嫂逢人就夸王大姐好，是穷人的“贴心人”。在香山附近住的作家、画家有十几名，几乎每个家里都雇有保姆。这些保姆平时聚在一起了，往往就交流她们对各自户主的看法。有一次，在王莹家先后作过保姆的董大嫂、屈大娘（张凤芝）和在另一家作过保姆的韩大娘（韩风波）等人碰到一起了，董、屈二人，争着夸王大姐心眼好，体贴人。董大嫂说：

“我那王大姐，真是天底下打灯笼难找的好人哪，我在她家干活，从没有当佣人的感觉，人家待咱一百个好，敬你象亲姐姐。王大姐不止跟我说过一次这样的话，‘董大姐，您干家务是一种工作，我写作也是一种工作，咱姐妹干的都是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听听，人家的心有多好。我过去曾在××家当保姆，那个女人跟地主婆差不多，把我当佣人使，从不正眼看我一眼，动不动就叱喝、就骂，又是个铁公鸡，一毛不拔，算工钱时，抠门儿极了，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八瓣儿。王大姐跟她比，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屈大娘接着说：“可不是吗，王大姐待咱保姆好，可真是百里挑一，在她家干活儿，她老怕你累着，多洗了一件衣服，她也非给加钱不可；买菜时，你花多少，向她报个账，她总是说，不用报，跟家里人一样嘛！逢王大姐吃好的，她总留下你，跟她和老谢一起吃，还老在你碗里夹菜，恐怕你少吃，她不光待咱们保姆好，待五保户、军烈属和困难户，都好极了。王大姐的邻居何大妈跟她老头子，好吃懒做，隔几天就向王大姐借钱，每次借，王大姐从不烦弃她。有一次，王大姐进城，说要住好几天，临走时，交给我五元钱，嘱咐我说，‘我不在这几天，要是何大妈来借钱，你就把这钱借给她，不要一下都给她，一次借她一、二元，再借再给她，不然，她一回就都拿去下馆子花光了！’日子多了，我见那何大妈只借不还，就提醒王大姐，应向何大妈要钱，人家王大姐却说，‘我这辈子从不向别人讨债。何大妈借钱、借鸡蛋的事，我明知她还不起。你在她面前，千万别提还债的事、别让她为难了。你们听听，王大姐待穷困户的心有多好啊！天底下往哪儿去找这么好心眼的人哪！’”

韩大娘听了董、屈夸王莹的话，不禁感动落泪，她深有所感地说：

“跟王大姐一比，我那户主可坏透了，亏她还是老作家哩，我看哪，她是个耍笔杆子的瞎话篓子！她满身的矫气、蛮气、酸气，对咱当保姆的，总冷眼相看。我上下班，她不准我从她门前走，嫌我脏，有汗味，她的门把手，我摸了一下，或别人摸了一下，她就用毛巾擦老半天；她的衣服，晾在外面，别人不小心碰了一下，她立刻让你重洗，我看她穷干净，心里却脏得很！我听小卖部的售货员说，人家王大姐每次来买东西，总是很有礼貌，守纪律，从不夹塞儿；可××却不一样，即使有五、六个人，她要夹塞到前边去，买糕点的时候，售货员说什么话，她总不相信，非要掰半块，尝一口不可！你们看她小气得有多恶人哪！”

王莹在香山，有许多农民朋友。唐家三姐妹，跟她亲密无间。唐淑惠常说，她家与王莹家，有半堵墙是两家，折掉墙就成了一家了。平时，两家真是鱼水难分，唐家的孩子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王莹常常给以接济。每次进城，都要买来糖果，分成几份，每个孩子一份。孩子过生日了，唐家老少都忘了，可王莹却想着呢，直到给孩子送来了生日礼品，唐家二姐才恍然大

悟：

“唉呀，我的王大姐呀，我这当妈的，把孩子的生日忘了，你这当婶的，却记得这么清，你对孩子，可真比我们作父母的还亲哪！”

唐家孩子生病，唐家三姐妹输血给孩子，王莹立刻送去二十个鸡蛋让她补补身子。唐家老太太双目失明，玉莹经常送些好吃的营养品给老人吃。老人去世时，王莹和“九秘”一起送来十五元钱，王莹流着泪对唐家三姐妹说：

“大妈受了一辈子苦和累，六七十年中不知为下代人做了多少好事，积了多少功德。我跟老谢，都把大妈看成自己的亲妈一样。为了纪念大妈，我俩送上这十五元钱，请你们为老人家立一个碑吧！”

唐家三姐妹听了，都感激涕零地抱住她说：

“王大姐啊，你可真比我们三姐妹待我妈还好啊！她老人家生前，就整天啥叨你是好人，谢大哥也是好人；她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忘记你俩的一片孝心哪！”

王莹和“九秘”，支援贫困的乡亲们，一向是慷慨无私的，但他俩对自己的生活却是异常勤俭节约的，香山的人们都称赞他们夫妻是艰苦朴素的模范。玉莹和“九秘”穿的内衣，都是补了又补，有的衬衣，补了二、三十块补丁。一双尼绒袜，也补了重重迭迭的补丁，有时竟用橡皮膏粘上。夫妻二人合用的一盒牙签，用了二十几年，原来每次用完之后，他俩从不扔掉，而是等刷牙时顺便把用过的牙签再刷一下，冲洗干净，做饭时蒸一下，留着再用。这种“牙签精神”使许多闻之者赞叹不已，特别是联想到他们经常五元、十元、几十元的资助他人的感人事迹，更能从“牙签精神”看出他们的内心是多么美好，他们情操是何等高尚！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王莹看病的药费发票积了一大迭，多达几百元，但她想到国家经济困难，自己的工资和稿费，能维持一般水平的生活，她就有意不到公家去报销。她对“九秘”说：

“孔子说，‘人而不仁于乐何？’我说，人而不公于乐何？’国家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每个人，能多分担一分，国家的负担就减轻一分。”

邮递员张玉成，每次来送信送报，她总是迎出来，手里拿着烟或糖，非要他抽或吃不可。有时王莹外出，她就在门口的报箱上，用线绑上一支烟，或一块糖，写个小纸条：“请张玉成同志吸烟（吃糖）。您辛苦了！”张玉成非常感动，逢人就说：“送了多年信，没见象王大姐这样体贴、敬重我们邮递员的，她待我们，可真是象春天般的温暖啊！”

在香山，谁都知道王莹和杨萍可称为莫逆之交的。杨萍的老母亲齐尚英，是个老党员、老革命。杨萍从小跟妈妈一起闹革命，参加了八路军。她大姐早去世了。杨萍常跟人家这样说：“自王大姐到香山后，她就占了我大姐的位置，有人看我俩投缘，就促我认王大姐为干姐，我说：‘不用认，她比我亲姐还亲呢！’真的，我一天不见她，就想得慌，有什么心里话，我都得先找她谈。就说我跟老高的婚事吧，我开始有点犹豫，想守着三个孩子过算了。她劝我说：‘老高人老实，又是党员，是个好厨师，我看满配得上你。你刚四十出头，干嘛守寡呀？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你跟老高成了家，下半辈子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多幸福呀！’她这一席话，把我说动了。就这样，她为我拿了一大半主意。我跟老高结婚时，她送了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尼绒头巾，还用红纸包着，上面写着‘革命伴侣，百年偕老’。结婚后，我和老高都感谢她促成了我们的美满姻缘！”

王莹对杨萍母亲，也如对亲娘一样的孝敬。每次来，都要给老人家梳头，

梳得又光又好看，笑得老人家合不拢嘴。老人牙快掉光了，王莹买来了又大又甜的苹果，老人嚼不动，王莹就用勺子一点一点地刮，一勺一勺地喂，感动得老人和杨萍直掉泪！杨萍眼里带着泪花，对王莹说：

“你就给我妈当大女儿吧！我没做到的，你都做到了。”

齐大妈听了，笑着说：“王莹啊，你对大娘这么好，我那二丫头就吃醋哩，她呀，是个醋罐子！”

王莹回头笑着说：“怎么样？杨萍，你承认不承认你是个醋罐子呀？”娘三个搂在一起，笑个不停。

杨萍在结婚前，守着三个孩子过日子，每月四十几元钱，供三个孩子上学，实在是拮据得很，王莹总是帮她交学费，给孩子们买书看。有一年五一节前夕，王莹去杨萍家，刚进大门。就听三个孩子跟杨萍在屋里哭闹。大孩子叫海平，二孩子叫海芳，三孩子叫海云。姐弟三个人都吵着母亲要白球鞋。王莹在屋门外，只听三个孩子轮番地吵着说：

“学校规定，五一节体操表演，都得穿白球鞋，你不给我们买，我们要影响班集体，那哪成啊！人家同学都买了，就你不给我们买！……”

杨萍哭着说：“孩子们哪，不是妈舍不得给你们买，是妈实在没钱哪！买了鞋，咱就没钱买粮食了，咱娘四个，能靠喝西北风活着吗？……”

王莹听到这里，她眼里也涌出了泪水，转身就跑了出去，到商店里按她平时知道的三个孩子的鞋号，买了三双崭新的球鞋，又立刻送到杨萍家。海平、海芳、海云一见，都破涕为笑，一个个扑在王莹怀里，跟她亲热不够。杨萍见王大姐又给她解了围，又高兴又感动，眼泪花花地说：

“又让你破费了！”

王莹却说：“你别跟我说隔心话，今后有难处，只管跟我说，不然，我可不依你！”

齐大妈对王莹，真比对亲女儿还亲。每次家里作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她总要给王莹留一份。杨萍院里有棵枣树，每年枣儿熟了，她让孩子们打枣时，总要拄着拐棍，亲自挑选那些最大、最红、最甜的枣儿，捡了一篮子。然后坐在炕上，一个一个地再挑选一遍，挑最好的枣儿，再一个一个地洗干净，晾干；再一个个地在酒里蘸一下，放进瓶子里，装满了两、三瓶子，封严实，做成了醉枣。等王莹来了，老人拉她坐在炕上，把醉枣瓶打开，递给王莹，说：

“我听二丫头说，你爱吃醉枣，大娘特意为你作了两瓶，你吃个鲜。你待大娘，千好万好，我感激不尽哪！做这么点醉枣，是大娘一点心意！你当着大娘面，吃个够！”

王莹接过醉枣瓶，看着那一颗一颗鲜红鲜红、鼓胀鼓胀的大醉枣，热泪夺眶而出，她什么话也说不出，一边扑簌扑簌地滴着泪，一边吃着醉枣。大娘笑着看她吃，不住地说：

“甜吗？再吃一个！”

王莹说：“甜。甜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甜的醉枣！”

王莹爱香山的每一座高山，每一条小溪，每一株松柏，每一棵枫树，每一丛花草，每一只鸟雀……她和这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融为一体，她和这里大自然分不开，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王莹对香山的每一个儿童，都怀着一种母爱的感情，她巴不得把自己的心血化做春雨，浇灌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她自从搬进了狼见沟小花园的新

居后，这里便成了香山儿童的“文化宫”了。这座新居，共有七间房子，有一个十分别致的小花园，里面有几株槐树，还有杏、枣、梨、苹果、葡萄等果树，春、夏、秋三季，小花园鸟语花香，可与巨大的玉皇顶和巧小的梅山遥相媲美，许多在这里筑巢的鸟雀，和对面不远的梅山、红叶山上的鸟群，和鸣对唱。这优美的鸟雀“大合唱”常使王莹和“九秘”陶醉其中，心旷神怡。也常使“九秘”忆起他当年在武昌模仿“咕—咕—咚”的叫声，作为接头暗号，把情报送给党的交通员，交给周公。香山中、小学的小朋友们，常常到小花园里来游玩，王莹和“九秘”自然就成了孩子们的“校外义务辅导员”了，王莹在写作之余，教孩子们唱歌，给他们讲故事。有时，她和“九秘”一起跟孩子去爬山，那些欢蹦乱跳的儿童，采来一束束野花，献给王莹和“九秘”。有时，他俩又和孩子们在园外一块一分多的菜园里劳动，他们边干、边唱、边笑；花园内有几张石桌，孩子们围在一起，下棋、看小人书，王莹和“九秘”常在一边“观战”，看着孩子们对局时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样子，不时发出爱抚的笑声……

一九六一年六月末，有一天，王莹和“九秘”正在书房里写作，有七、八个小朋友来到小花园中，他们手里拿着弹弓，眼睛在树丛中搜寻着，他们终于发现了一只美丽的黄鹂，它正在纵情地欢唱着悦耳的歌声，“嗖—嗖”几张弹弓同时射出小石子打中了它，黄鹂歌声乍然中止，可怜地哀鸣着，落在地上，孩子们欢呼着，捕住了在地上扑棱、挣扎的黄鹂，兴高采烈地一拥而进，冲入了王莹的书房，欢快地边跳边喊：

“王姨！王姨！我们捉住了一只黄鹂！你看它多美丽！”

王莹吃惊地回头一看，见一个少年手中握着一只受伤的黄鹂，它那金灿灿的羽毛上已染上了鲜血，她又气又急，不禁气愤地训斥道：

“你们真蠢！干出这种缺德、野蛮的事！”

她双手颤抖着，接过了黄鹂，叫“九秘”快拿来红药水，小心地给黄鹂伤处涂着。孩子们都被王姨这样生气的样子惊呆了，他们面面相觑，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王姨一向是最和蔼可亲的，我们来给她送黄鹂，她干嘛生这么大气呀？王莹给黄鹂涂好了药，感情也恢复了平静，对孩子们说：

“你们把它送到园子的小树上，让它自由飞去吧！”

一个小朋友摇头说：

“不！我有笼子。我要把它养起来！”

王莹耐心地对他说：“小朋友们哪，你们知道吗？这黄鹂鸟，每年来咱香山一次。它们来干啥来了？它们来咱香山筑巢、下蛋、繁殖，来咱这儿生儿育女。你想想，你要是把一只黄鹂拿去养，它不能活，因为它没有伴，没有自由，没有欢乐，它会气死的！你把它关起来，就象把你关起来不准你再见父母家人一样，你觉得好吗？你忍心这样做吗？”

那小朋友垂下头来，再不吱声了。其他小朋友七嘴八舌地说：

“王姨说的对，快放了它吧！它要是死了，它的父母、哥哥、姐姐都会很难受的呀！”

小朋友都同意让黄鹂去自由飞翔了！但大家发现，它已经再也飞不起来了！眼睛痛苦地一闭一闭地，鲜血还在不停地往外流。过了一会儿，它连站也站不起来了，眼睛老是闭着，王莹见这只可爱的黄鹂奄奄一息的样子，心里很难受。几个小朋友也担忧地看着它垂死挣扎的样子，眼睛一眨不眨，屏住呼吸。在无可挽救的叹息声中，黄鹂默默地死去了！

王莹让心情哀痛的小朋友坐下，她让“九秘”拿来一套美国纽约出版的《鸟雀指南》，又要小朋友们都围拢过来，她一页一页翻开那图文并茂的图书，指着那绘有各种各样彩色鸟雀图，一个一个地讲解着鸟儿的生活习惯，产生地方、活动区域、繁殖状况、食物种类、鸣叫声音等，她着重讲了许多益鸟对捕捉害虫的作用，对自然生态平衡的作用，称赞益鸟是树林的“卫兵”，是人类的“朋友”，她看小朋友一个个都睁大好奇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讲，有的还不住点头，她心里又涌出了那种圣洁的母爱之情，她启发道：

“你们都想一想看，如果我们的世界没有鸟雀听不到它们的歌声，让各种害人虫到处为非作歹，残害各种植物那我们不是减少了许多快乐么？不是增添许多烦恼吗？我们应该保卫、爱护小鸟，对不对呀？”

小朋友都异口同声地说：“对！我们从今后再也不打鸟了！”

王莹高兴地说：“小鸟就和你们一样，你们就是小鸟，你们保护小鸟，就象保护你们自己一样。我们大人，更要爱护小鸟，爱护你们健康成长。”

王莹的话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纷纷表示，今后不光自己不再打鸟还要向其他伙伴们宣传在学校和班级里宣传，让人人都懂得爱鸟的好处，打鸟的害处。

说着，刚才要养鸟的那个孩子，把那只死黄鹂用双手捧着，走出花园，其他小朋友都簇拥着他。王莹和“九秘”见他们走到对面的小山上，挖了一个坑，把那黄鹂埋葬了，小朋友你一捧土，我一捧土，堆了一个小鸟坟。王莹停立在院子的平台上，看着孩子们那庄重埋葬小鸟的样子，内心不由得荡起了一种诗情，她回到屋里，欣然命笔，写下了一首抒情诗《小鸟》

少年儿童是只美丽的小鸟，  
他们象山谷中的动脉——  
不舍昼夜地流出涓涓的泉，  
铿锵、清澈、又活跃。

他们自己就是一支自然的歌曲，  
听了使人心田微笑、燃烧，  
他们是刚刚出土的嫩芽啊。  
看了使人憧憬未来，  
大地丰满而青翠的好苗。  
无边宇宙，  
没有小鸟，  
人间多么寂寥！  
世界还有什么值得骄傲！

我们要爱护小鸟，  
培育他们歌唱得更好，  
还要他们经受雨雪，  
能够勇敢地飞跃急骤的风暴。

我们喜欢、爱护小鸟，  
愿和他们一块欢笑，

他们多么天真、自然诚实、无私啊，  
他们教育了我们，  
使我的心紧吻着皎月——让她永远伴照。

一九六一年春深时  
于狼见沟

从《小鸟》诗中，可以看出诗作者有着一颗多么纯洁、美丽的心灵！

在全国掀起捕灭“四害”运动中，王莹对麻雀是否属于害鸟一事就存有疑问，自从这场运动之后，捕杀麻雀的人们越来越多，为了搞个水落石出，王莹要“九秘”从邻居那里要来了十几只被打死的麻雀，两个人一只只进行了解剖，发现它们食下的东西，草籽、小虫和其他杂物，约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而粮食只占极小的分量。从此，他俩就到处向农民和小朋友宣传麻雀不是害鸟，应保护它，不要再捕杀它了。

有一回，董大嫂到王莹家来上班，在路上捕了一只刚出窝的鸟儿，腿高高的，羽毛色彩斑斓，很讨人喜欢她带到王莹家，想下班时带回家去给孩子们玩。王莹从外面回来，一见这只美丽的鸟，也很喜爱，忙给它喂食。下班时，董大嫂要带回去，王莹跟她商量说：

“董大嫂，我看把这鸟再养一养，放回山去，让它自由地生长。你带回去，给孩子玩，一两天就会死的。这么好看的鸟，该多可惜啊！”

董大嫂听了，笑着说：“王大姐，你不光待人心眼好，连待鸟儿也这么好！”

董大嫂回到家，跟五个孩子一说，出她意料之外，孩子们不但没有生气，反倒都夸奖说：“王阿姨真是爱鸟的模范！我们小学、中学，大家都订了公约，学习王阿姨，争做爱鸟、护鸟的小卫兵。”

## 第五十章难忘的会见

在一九六一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周总理于七月一日在香山饭店邀集电影界部分人士聚会，并设便餐招待大家。宴会前，周总理环视宴会大厅，没有看见王莹。他对夏衍、蔡楚生、孙师毅筹人说：

“为什么没见王莹参加？她是我们党派入电影界的第一批演员。六年前、从美国回来，我已经有五、六年没见到她了。这样的电影界大团圆的集会，应该请她参加，快派人去接她，我很想念她，很想见见她。”

孙师毅立刻说：“我和蔡楚生常到他们家，就由老蔡和我去吧。”

总理点头说：“好！快去接吧！师毅马上去，告诉她，就说我要见她。”

王莹和“九秘”，是多么渴望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啊！他们马上想起，一九五五年回国不久，在中山公园礼堂追悼司徒美堂逝世时，总理一见他们，便与他们热情握手，并亲切地说：

“你还象出国前一样，只是比以前胖了些。”

在一九五七年举行“苏联电影周”时，总理还特别请她出席，问了王莹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更使他俩回忆起以前总理对他俩的“指示”和谆谆嘱咐。在美国十三年，哪一天不想起周公！当他们在美国监狱时，他俩一想起周公来就心明眼亮。在反右斗争中“九秘”蒙冤时，一想起总理来，就备感温暖。当王莹听到总理点名请她参加宴会时，她和“九秘”都流出了幸福的眼泪，她说：

“我要打扮一下，不能让总理看出我们有什么不称心的事，让他老人家放心！”

“九秘”立刻帮她打扮起来，为她找出衣服、胭脂和邓颖超同志送的口红，王莹迅速地梳洗完毕。她临出屋时，笑着问“九秘”：

“你看，行吗？”

“九秘”笑着说，“这一打扮，仿佛年轻了十多岁啦！快去吧，别让总理等你！”

王莹笑盈盈地来到了宴会厅跟前，正巧跟售货员刘淑珍迎面碰上了，这姑娘惊喜地睁大眼睛：

“呀，是您呀！王大姐，您这一打扮，可真漂亮！我一时都不敢认了！”

说着，她为王莹拉开了门。王莹见总理正被一群演员围在中间，她见总理亲切地跟演员们握手、谈话，听那声音，看那面影，王莹不禁心头一热，眼里涌满了泪水，见到了您，亲爱的总理！阔别又快几年了，看到您真太高兴了！

她在宴会的一角坐了下来，一些认识的朋友和同志过来和她亲切地打招呼。

蔡楚生同志告诉总理：“王莹同志已经来了。”

总理高兴地说：“啊，她来了！”说着，又环视宴会厅，“王莹呢，你过来，到我跟前来！”

总理向王莹招手，大家也都把惊喜的目光转向王莹。只见她笑着，向总理走了过来，总理迎上去几步，和她紧紧握手。

王莹深情地问候道：“总理，您和邓大姐都好吧？”

总理笑着说：“都好！你也好吧？快三年没见到你了！我看你还那么年轻，一点都不显老。见到你，我很高兴！”

接着总理转向大家，指着王莹，介绍道：“同志们，也许你们有些人还不认识她吧？她就是王莹同志！她很小就参加了革命。入了党，三、四十年代，她是一名很优秀的演员。她曾去南洋各地演出抗战戏剧，南洋的侨胞都很喜欢她，称她是‘马来亚的情人’。后来，她又到美国留学、演戏，做了很多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事情，工作得很出色，很有成绩。王莹和在座的许多同志是老战友，我们大家欢迎她来参加今天的宴会！”

说完，总理和全场同志一起鼓掌欢迎。王莹十分激动，她向大家鞠躬致谢。掌声刚住，总理又说：

“我听董老说，你在美国白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还唱了几首中国歌曲，受到罗斯福总统夫妇的接见。那一定是很精彩的。你现在再给我们唱一支歌吧！”

大家一听，又鼓掌欢迎她“唱一个”。

王莹笑着说：“总理，我都快五十岁了，唱不好了。”

总理扬着头，笑着说：“不，不对，我知道，你没那么大！我记得很清楚，你是我们党里不多的少年党员之一。你呀不要学美国人，怕谈自己的年龄！”

大家听了，都拍手笑了。

王莹谦逊地说：“我从小就爱唱歌，多年来早已成了习惯，每天都唱，在做家务劳动时，也要哼几首歌儿，但年龄大了，噪音没有从前响亮了，再也不能给大家唱了。”

总理和大家都了解她的心情，也没有勉强她演唱。但是，大家还是都注视着，尤其是过去只闻其名，未见其面的同志，都以充满敬慕的眼神看着她。

宴会时，王莹选了一张离总理稍远的桌子坐下因为早已有不少演员都围坐在总理周围。总理不时关切地看她一眼对坐在自己身旁的孙师毅嘱咐说：“王莹和她丈夫谢和赓能在香山那么勤奋学习、写作，我听了很高兴！很满意。你代我鼓励他俩，好好写作，多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贡献！要特别转告谢和赓，不要消沉，继续多为党工作。”

宴会结束时，总理又招手王莹过来和自己合影留念。当王莹知道总理对他们夫妇很关心，她感动地向总理表示：

“请总理放心！我和和赓在香山，一面学习，一面写作，一定尽力多做有益于党，有益于人民的事，为党争光！”

党的关怀，总理的勉励，给王莹和“九秘”以极大的鼓舞。他俩把总理与王莹的合影，作为最珍贵的照片，镶上精制的镜框，挂在房中，看着照片，经常回忆总理接见时的情景，总理那炯炯有神的、慈祥而充满期待的目光，仿佛在盯着他俩前进的身影，激励他俩乘风破浪，奋勇向前！

“周总理来香山了，总理接见王大姐啦！”这喜讯象一股春风，一下子便吹遍了香山的家家户户。人们都为“王大姐”感到高兴，光荣和自豪！他们第一次知道、王大姐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第一次知道她在南洋和美国做了那么出色的工作。人们议论着、夸奖着：

“王大姐原来那么有名气，可她却从不向我们透露过一个字，她可真是那个谦虚谨慎的人。”

“咱过去就看出她是个好党员，总理说她是少年党员，这回算验证了咱们的推测，敢情王大姐是个老党员呢！”……

“杨排风”象一阵旋风一样，刮进了香山小花园，一见了王莹，就大声

笑着说：

“哈你可真不简单哪！你原来是个大明星、留洋学生。你口封得可真严，连个字都不肯透一个！总理那么喜欢你，跟你合影留念，多光荣哟，连我这当妹子脸上也有光哩！那天，我在宴会厅外贴在玻璃窗上往里看，一开始我简直不敢认你了要不是总理叫叫你“小王莹，我真不相信是你平时你不怎么打扮就够好看的了你那天一打扮，简直是天女下凡啦！漂亮极了！我见总理和整个大厅的人鼓掌欢迎你我们在窗外也给你鼓掌！”

王莹笑着说：“我原来没想参加宴会。听说总理想见我，派人来接我，我也几年没见他了，我也盼着再见总理一面，心里憋着许多话要跟总理说，就去了。我不想让总理从面容上看出我有什么愁苦的事，就稍稍打扮了一下，让总理看着高兴，让总理放心。”

一九六一年中秋节前的星期天，《中国建设》杂志社爱泼斯坦夫妇、张巧裳同志和陈翰笙夫人顾淑型和王莹、“九秘”在院子里边品茶，边观赏香山远近两大片壮丽的红叶。那两大片红叶周围，是苍翠的青松，红绿相衬，宛如两床红锦被面镶着翠绿花边，覆盖在多姿多彩的香山上，给人以无穷的美的享受。大家正沉浸在良辰美景的快感里，这时，何莲芝同志和她的一位女友来看望王莹。王莹赶忙欢迎何莲芝和她的女友到屋里谈话。莲芝同志说：

“你给董老的信收到了，他要你一面好好治病，一面慢慢写作。谢和赓去北大荒也不过一年多就回京了，就算是他补上了参加“土改”的课嘛，千万要他好好看待这个问题，继续为党努力工作，你也千万不要为他的事情烦恼，那只会影响你的健康和工作。”

王莹很感激地说：“我和和赓都很感谢董老和总理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为了不辜负董老和总理的期望，我们一定努力为党工作，在香山的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我俩对党组织和总理、董老的恩情，永世不忘！”

何莲芝看到院里还有外国朋友等着王莹去陪坐，她谈了一会，便告辞了，王莹一直送她俩到公园门口，才知道她是搭机关的大车来香山的。王莹十分钦佩董老和莲芝同志这种公私分明、朴素节约和平易近人的高尚精神和风格。她回来跟院里的好友们一说，大家也都赞叹不已。

怀着以实际行动报答总理、董老关怀的心愿，王莹在两周之内，日以继夜地赶写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威尔逊总统号》（这是王莹和“九秘”归国对乘坐的船名）。这个剧本是以表现留美学生和华侨工人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为主题的，着重叙述十几位留学生多年来向往祖国，热爱祖国，经过三年与美国移民局的斗争，才回到祖国怀抱。这个剧本，表达了建国后大批回国的爱国留学生报效祖国的崇高志向，是一曲感人的爱国主义的赞歌。但是，剧本交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之后，却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在文坛上盛行“题材决定论”等左倾教条谬论的情况下，一些作家用多年甚至毕生精力创作的作品，不能发表，不能出版，这曾给作家带来多少烦恼和痛苦啊！王莹的《威尔逊总统号》白写了，她的《宝姑》和《两种美国人》是否也会象不准出生的婴儿那样憋死在娘胎里呢？王莹和“九秘”都为此而疑虑不安。正巧这时一位同志又向她大泼冷水，他断言象《宝姑》和《两种美国人》这种题材的作品，写得再好，也没人敢出版。只有写“工农兵”题材的作品，即使艺术上很差，也能印行无阻！这等于用“工农兵题材”的大坝堵死了王莹创作的道路。自己身体有病，年龄也大了，不得不告别了银幕和舞台，这对她这位曾驰骋影剧坛的艺术家来说，应该说是很痛苦的呀！

依王莹的心愿她是多么想为无产阶级的艺术事业贡献出一切啊！但是，她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革命战士，她不去干那种力不从心的事。她决心选定文艺创作的路，为党的文学事业而献身。然而，如果自己呕心沥血写的书，都不能出版，成为一堆废纸，那自己不是白费心血，不是报国无门了吗？

王莹把那个同志告诫的话直率地写信告诉了董老。董老很快要何莲芝复信给她，信中传达董老的意见说你（指王莹）目前身体有病，不能到基层去体验生活，深入生活，怎样期望一下能写出工农兵题材的东西？你应该实事求是，先把已有的英文译本的《宝姑》和《两种美国人》完成以后，等健康情况允许到基层深入生活的时候，再慢慢计划写工农兵题材的作品也不迟。否则，你只有坐着等待，冥思苦想去写新的工农兵题材的东西，而放弃了自己已有把握、已有素材、已有生活积累、已有艺术实践的东西。这是一种空想的、坐失良机的办法……

董老的意见，说得多么中肯、多么直爽啊！它如同一股清风，吹去王莹和“九秘”心头的迷雾，使他俩丢掉了顾虑，更坚定地沿着既定的文学创作道路，大步向前迈进。

一九六二年一月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总理又召开了广州会议。在这两个会议前后，对“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给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两次会议在全国，尤其是文艺界、知识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个较为人心舒畅的、较为活跃的局面开始出现。这股政治上的暖流伴着温暖春风，吹到香山小花园，王莹和“九秘”感受到了党的阳光的温暖。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是他俩生活上较为安定、较为舒心的三年，也是王莹写作生涯中的黄金时代。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是王莹的五十大寿。

夫妻二人，回顾他们风风雨雨的战斗历程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有一次，王莹和“九秘”谈起登泰山的往事，“九秘”告诉王莹，他一九三四年在察哈尔省战事失败后，路过山东登泰山时曾写了两首观日出的诗：

泰山绝顶何清新，  
一草一花不染尘。  
灿烂金鸟忽现出，  
青松永伴是红云。

初夏观日非冬季，  
</PGN0403.TXT/PGN>  
抗战归来思更清。  
远景辉煌丹彩色，  
西看暂有暗白云。

王莹觉得“九秘”这两首诗写得颇有气势，促人高瞻远瞩，尤其是第一首，意境开阔，跟“荷根”之意正相吻合，她忆起一九三三年登泰山的情景和三十年来的变迁，有感于那句“青松永伴是红云”的优美境界，挥笔也写了一首诗：

泰山先后喜登临，  
观日谁知同一心？  
好景卅年犹在目，

共看红叶更情深。

王谢一九六四年于香山狼见沟

## 第五十一章壮志凌云

王莹在香山的八年，是她辛勤创作的八年。她曾对“九秘”说过：

“要生活愉快，离开了勤和忙是很难做到的，除非我病了，身躯体力不从心，我真不能想象，怎样可以把大好时光，消磨在怠堕和散闲的生活中寻找快乐！也许这就是一些人与另一些人对生活快乐有不同看法的缘故吧。有人以为我俩住在山沟里，过着自由自在养尊处优的世外桃源的生活，那就错了。管他呢！我们走我们自己勤劳奋发之路，”

有一年春天，小花园里槐树上开满米黄色的小花，浓郁的槐花香沁人心脾。王莹写作累了，她和“九秘”一起到公园里小憩，夫妻二人站在槐树下，听着“嚶—嚶—嚶”的蜜蜂采集花粉的“合唱”，看着无数只小蜜蜂在簇簇槐花上飞舞采粉，浑身都沾满了洁白的香粉。王莹指着蜜蜂，深有所感地说：

“九秘，你看那些蜜蜂，个个都忙个不停，边唱歌，边劳动！我觉得，蜜蜂是最可爱的小动物，它的精神最集中，它的工作最细致，它一丝丝地到花里采蜜，不嫌少而能尽到一生的力量，采尽了它所能采的蜜而安息，这真跟春蚕吐尽了最后一根丝而“方尽”是同样可钦佩的。人，就要学蜜蜂和蚕的精神，奋斗不息，至死方休。”

王莹和“九秘”，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俩虽然都患有多种疾病，但是平日工作时间，多长达十一、二个小时。夜里，整个香山的住户都熄灯入眠了，唯有他俩的书房，还亮着灯。在灯下，王莹在奋笔写作，写完了一部分，她往往小声念一遍，边念边改，然后交给“九秘”誊清。“九秘”边抄写边推敲，偶尔发现一些词语需要商榷，他就找王莹讨论。即使有时实在支撑不住，病倒在床，王莹的脑子也仍在构思之中。

即使“九秘”苦劝千万次，苦求千万回，她的脑子却仍在不停地在作品的情节中工作着，文思仍在奋飞不止，她以微弱的声音口述道：

“‘九秘’，你写下这一段话，我构思好了！”

“九秘”假装生气地回拒道：“我不写！你该休息静养！大夫叮嘱过，领导也吩咐过，你不听话，我不写，等你病好些了，再写！”

为了让闭目静卧的妻子知道自己确已“罢工对抗，逼她休息”，他有意把钢笔帽带上，故意有响声地放在桌子上；但是，当爱妻那微弱的声音又传进他耳朵里时，他还是无可奈何地拿起笔来，流着泪，一字字地记录下来。他恨不能把爱妻的病转到自己身上来，恨不能在爱妻的脑子里按上一个开关，只要见她病了，累了，他就如愿关上开关，让她停止工作。

王莹在创作上，是一位既有抱负，又有才能，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创作素材的女作家。她除了要完成《宝姑》修改、誊清和《两种英国人》的写作外，王莹还计划：（一）写作反映美国、南洋华侨生活的长篇小说、散文；（二）写作反映美国黑人生活的散文；（三）写作《宝姑》续篇；（四）写作自己从事影剧生涯的回忆录；（五）写作电影文学剧本，描写留美学生的斗争生活；（六）为小朋友们写一些诗文，等等。

谢和赓在尽“九秘”之职的同时，也拟写他从“一秘”到“九秘”的战斗生涯，这将是极为吸引人的丰富多采的回忆录。王莹知道“九秘”的诗情、文才决不亚于他的“武略”。在纽约，她曾手把手地教他写过小说，发表后还受过读者称誉哩。

她向“九秘”表示：

“待你写‘九秘’回忆录时，我就作你的‘一秘’！”

和赓幸福地笑着：“当我的‘一秘’，不敢当！你当我的文艺顾问吧！我这一辈子当你的‘九秘’，是最大的福气哟！”

在香山，王莹和“九秘”订了个学习计划，每日苦读不止。在史学方面，他俩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蔡东藩的《历代历史演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英国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美国的《移民史》和《美国通史》；文学方面，读了莎士比亚、狄更斯、马克·吐温、歌德、惠特曼、杰克·伦敦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还有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西方现代短篇小说集。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王莹和“九秘”更是反复阅读，唐宋诗词、元曲、明清小说，他俩都共同阅读过，特别是《红楼梦》，他俩边读边把其中的对联、题词和诗词全部手抄在一个本子上，并把搜集的英译诗词也抄录其中，经常吟咏，玩味。他俩还一起重读了《水浒传》，并对照赛珍珠送给王莹的英译本《水浒传》一起阅读。王莹读完《水浒传》后，还写了一首诗《香山夜读〈水浒〉》：

滔滔椽笔似洪流，  
各个英雄有千秋。  
鲁李武林最可爱，  
光如日月照神州。

一九六三年春 王莹于狼见沟

读书，是人们的心灵与古今中外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相结合的过程。王莹在读书中，她的目光视野和知识领域，在不断扩展，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有一次，金山到香山狼见沟来看望王莹和谢和赓看到屋里的书架上放着英文的莎士比亚全集和巴尔扎克、杰克逊、林肯、马克·吐温、惠特曼、歌德等人的名著又看到满架的中国古典文、史哲方面的著作，他惊奇地说：

“你俩读了这么多书，怪不得上次座谈我和维世导演的几个剧目时，你发表了那么精辟而又深刻的意见，连田汉和阿英都称赞你戏剧理论修养高深，在戏剧评论上有锐利的眼光，能说到点子上！回想起来，很后悔，很可惜，过去多年，我一直是好动不好静，没有坐下来苦读，在读书上没下苦功夫！外文学学习也没坚持下来，真遗憾哪！”

王莹说：“我们回国后，看了你导演的《龙须沟》、《关汉卿》、《红旗谱》、《枯木逢春》、《万尼亚舅舅》等剧目，觉得你的艺术造诣很深，我和和赓，都很钦佩你和维世在艺术上的成就！你刚才说的很对，我觉得，如果你今后再多读一些戏剧著作，在钻研戏剧理论上再下一番功夫，那你对创立我们中国的表导演戏剧体系上，一定会作出更出色的贡献。”

王莹还有一个视为乐趣的事就是“以文会友”。

在香山期间，因“九秘”顶着“摘帽右派”的政治帽子，不少朋友不敢与王莹自由来往，真是女王莹《香山好》诗中所说：“薄情暂觉世炎凉”。但他俩都理解朋友的难处，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写作和读书之中。王莹曾对“九秘”说：

“我们深居狼见沟，绝不是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隐居在世外桃源。

我们勤奋学习和工作的事实，香山的中学、小学的老师 and 同学，周围的乡亲们和一些常来拜访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失掉的是‘虚名’，换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用心血凝结的果实，这果实哪怕极小也是我俩赤忱为党为人民事业献上的一砖一瓦啊！”

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王莹和“九秘”与陈翰笙夫妇、阳翰笙夫妇、与“人民艺术家”老舍之间的友谊，就是属于这种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其中尤以老舍与王莹的友谊，更如一盏明灯一样。照彻了他们的心灵。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老舍先生在世态炎凉的世风日盛之时，冒着被诬被整的危险，前后几次到香山探望王莹和“九秘”。他那烫人的友情，使王莹和“九秘”“常存温暖”。

王莹和“九秘”在香山团聚后，第一个来看他俩的，就是老舍先生。他有腿痛病，走路不便，但他却只身一人，拄着拐棍，来看这一对“患难夫妻”。一见了王莹和“九秘”，他就提议：

“来，让我们三个人一起握手！三个‘人’字，合成个‘众’字！我们三个人一握手，就有了群众性。”

三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久久地紧握着！

老舍又颇为义愤地说：

“和赓不是右派，我就是证人！你俩在美国，写了那么多社论、专论，说了那么多新中国的好话，驳了那么多美帝的反华反共的谰言，好不容易才回到祖国怀抱，跟党、跟国家还没亲热够，别人就硬说和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我一千个不相信！我看哪，你们俩跟我这个‘歌德派’相比，你们更是‘歌德派’，而且比我还纯，可以说是百分之百了！而且，你们俩的资格，比我老多喽！”

王莹和“九秘”都被老舍先生的强烈正义感所感动，听了后面这两句幽默的话，不由得笑了起来。

时值仲春。香山的春意格外浓，山绿透，水绿透，万物绿透。鸟雀欢唱。彩蝶飞舞，昆虫呼叫，蜜蜂奔忙，各式各样的野花，开遍山坡、河畔、田野、路旁。农民在田地辛勤地劳动着，络绎不绝的游人在花丛中，绿海中观赏着香山的大好春光……

“香山的春光真美呀！”老舍环顾四周，情不自禁地赞赏道。

王莹笑着说：“你的到来，使这里的春色更美了，你给我们心里带来了春意！”

王莹和老舍，互相交谈着写作的计划和进展情况，追述他们在美国的友情。王莹对老舍的腿病很关心。

老舍说：“好多了。五八年时，人家都大跃进，我呢，腿疼得走不动路！这两年，我学会了打太极拳，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健身法，真灵，我每天早晚各打一次拳，腿病快好了！我看你和和庵，身体还有病，也学学太极拳吧！我教你们，包教包会。今后，你俩一面锻炼身体，一面服药治疗，恢复健康，一面坚持写作。”

他们又谈了半天话，老舍就到小花园里教王莹和“九秘”打太极拳，一直教到晚饭前才停下来。王莹让“九秘”把他俩养的一只母鸡逮住，杀掉，她亲自动手，做了香喷喷的清炖鸡，招待老舍。吃饭时，老舍盛赞王莹做的清炖鸡，道：

“好鲜哪！好香哪！这是你们亲手养的鸡，亲手做的清炖鸡，我能吃上，真有点口福啊！不过，我来一次，你们就杀鸡给我吃，我可不同意。母鸡，能下蛋，留着它，给你多下些蛋，好补补身子啊！”

王莹笑着说：“你总是那么关心人！我们香山这地方，鸡好养着呢。这儿鸡食丰富，草籽多，蚂炸一类的昆虫多，鸡吃了，眼看着长个儿，往肥里长。我那一窝鸡，一共十二只，才只养半年多！你爱吃，明天再带回去两只，留着吃。今后，我们当然欢迎你来，不过，你身体不好，还是我们进城去看你，我们什么都不带，就带着我们养的鸡，到你家现宰现炖，吃着鲜嫩。”

还没说够知心话，还没叙完友谊情，玉莹和“九秘”留老舍住下。老舍为了把全套太极拳都亲手传授给他俩，就欣然住下了。第二天清早，曙光初照小花园，老舍就开始教拳了，他边讲，边作示范，还不时给他俩纠正姿势，直到他俩全学会了，他才满意地说：

“好，你俩学得真快，比我学那时快多了。贵在坚持，愿你二人一定坚持天天练，身体好了，才能实现你们写作的宏图！”

王莹和“九秘”最后一次与老舍先生见面，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四月末。当时，王莹的两部书稿《两种美国人》和《宝姑》修改誊抄完毕，王莹和“九秘”商议，应把这喜讯告诉几位一直十分关心这两部书稿的好友，让他们分享创作成果的愉快。玉莹第一个通知了老舍，先生一听，欣喜万分，那笑言笑语，在电话中听得很清楚，他连声说了几个“祝贺”，王莹听着，心里发热。第二天上午九时，老舍又来狼见沟亲自祝贺，他把一幅落着“王莹同志两正”题款的诗作赠给王莹。王莹和“九秘”喜看那诗云：

小住郊园百病除，  
百山爽气入蓬庐。  
风香云暖松阴外，  
细读人间革命书。

除这首诗外，还附了一张用宣纸书写的条子。上写道：“王莹同志，你是一个不写诗的诗人。”

王莹接过赠诗，又默默看了一遍她想到老舍几次来香山的情景，想起他多次热情的鼓励，他走他昨天在电话中那诚挚的祝贺，想到他从城里一大清早就奔来香山的盛情和送来他亲笔书写的墨宝的心意，她不禁热泪夺眶而出，感动地说：

“您身体不好，不该又远道跑来您为什么不打电话叫我们去取呢？”

老舍笑着说：“你的两部书稿一併竣稿，这是我们的共同的大喜事，我哪能不登门来祝贺呢？”

王莹又接过那条幅，看着那话。很不好意思地说：

“我怎么够格被称作是诗人呢？”

老舍解释说：“您虽不作诗，您过去写的散文，文字优美，抒情细腻，读起来，就如同读诗一样。自从我读了您的两部书稿和《宝姑》的英译本以后，才了解您在人生途程经历过艰难险阻、曲折崎岖的道路；您热情、敏感、正直、真诚，文思敏捷，又勤学苦练。多年来，我们彼此兄妹相待，您知道，我是从不随便夸人的。我诗中那句‘细读人间革命书’中的‘读’字，本拟写作‘著’字，因为我知道您已搜集了许多有关美国华侨工人和黑人的材料，

准备继续写小说和散文，所以写作‘著’字也是适当的，您了解我的意思吗？”

王莹深深地点了点头。友谊，把自己和老舍在心灵上早已结合在一起了。老舍先生的知人之明，使她和“九秘”终难忘。是的，“人生得一知己无憾”哪！

王莹说：“我这两部书稿，没有象您这样的朋友和同志的多方勉励爱护，没有董老、总理的关怀支持，没有香山父老兄弟姐妹的照顾保护，也是难于写成的。饮水思源，此时我们非常感激你们诸位的关怀，我今后当更努力写作，以不辜负你们的好意！”

老舍又说：“我不能不亲自送这幅字给您！我接到您的电话后，兴奋得一夜难以入眠，恨不得马上来看您，祝贺您‘小住郊园’的收获。我联想到我们过去许许多多的事情，从初次在武汉见面，到后来纽约在北京……这三十年来，有多少悲欢离合的事情值得回味呀！您想想，自从五七年以后，朋友中发生了多少变化！您在重重压力下，毅然离城，隐居在这‘明迹罕到’的小山沟……

“您在一九六一年告诉我，你们的老友陈翰笙夫妇非常同情您的遭遇，您一离城，便希望你们排除干挠，安居深山，埋头多写，多读、多学习，扎扎实实，充实自己，完成预定的写作计划……

“我十分同意和钦佩他们的意见。我知道您会争分夺秒工作。你们有很多藏书，您一定会在幽静的环境中博览古今中外的好书，这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您在城里，一些会议、应酬，你脱得了身？必然要浪费不少宝贵的时间，而且，还可能惹起许多无谓的麻烦。您不仅不能集中精力搞学问，搞创作，连身体也养不好，我肯定您决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埋头精雕细刻地完成这两部著作，尤其是中英文的《宝姑》的书稿……这不正是‘百病除’吗？如今秋收结账，对公对私，都不错吧？”

王莹和“九秘”听着老舍对赠诗的解释，深感他待人的交情是多么炽热，多么赤诚！同时也感到他内心的隐痛是多么深重，多么难熬！他俩深知，老舍是一位极有创作潜力的杰出艺术家，如果没有“会议、应酬”的那些事苦苦缠着他，没有“许多无谓的麻烦”无休止地干挠他，没有那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冲击他，这位“中国的狄更斯”将会写出多少不朽的杰作啊！那“百病除”三个字中，有他多少祝贺和向往的心意啊！是的，抱定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奉献硕果的作家，谁不想“百病除”呢？因为不除“百病”，他们的手脚就会被捆住，就不能大展宏图，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文学建功立业做出贡献啊！老舍这首诗，是题赠给王莹的，但他的心意对文艺界却有着普遍的教益：他希望“百病除”，去掉各种有碍创作的条条框框，让作家们都能“细著人间革命书”啊！

在亲人面前，老舍的隐痛和块垒不能不吐。他说完了祝贺王莹两部书稿写成的话之后，不禁想到自己壮志未酬，怆然地说：

“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过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便开始写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第一部小说，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我的家史；第二部小说，写旧社会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堕落‘八大胡同’娼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小说，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蝈蝈中，勾心斗角，以及他们欺诈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我可以对您和谢先生说，

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人间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

老舍说到这里，难于抑制住满腔悲伤的感情，眼泪滚滚流下。王莹和“九秘”在感情上与老舍共鸣，他们深知一个有抱负的作家不能如愿实现个人写作计划是多么悲切的事情，对文化有多大影响和损失。他们也不禁跟老舍一起怆然泪下，三个人默然相对，久久不能开口，仿佛在为那三部不能问世的书稿的胎死而默哀一样！

过了好一会儿，还是王莹打破了沉闷的空气，她要“九秘”去香山饭店买些菜肴，她自己做了虾米粉丝、鸡蛋汤和米饭，还特意拿出了“九秘”家乡捎来的蛤蚧酒招待老舍。老舍独自边吃菜边饮酒，心情已恢复平静。王莹关切地问了老舍夫人胡絮青和其子女的情况，老舍说：

“我公事忙，电话多，会议多、应酬多，来客多，整天忙不开交，跟家人团聚相谈的时间很少。家里的事，全赖絮青一个人操持，她是个贤妻良母，又是一个极能干的社会活动者。没有絮青，我的作品是很难顺利完成的，儿女也是很难教育好的。孩子们，个个可爱，读书也都很用功。每想到我们全家团圆，能和美地生活在一起，我打心眼里就感激您俩在当年那关键时刻对我的忠言啊！絮青和儿女们也都了解我和您之间的兄妹情谊。”

饭后，午睡了约两个小时，老舍又和王莹、“九秘”交谈了一会儿，就依依告辞了。临别时，他又特意紧握着谢和赓的手说：

“和赓同志，你真是王莹的贤内助啊！你受了那样的委屈和打击，还能保持赤子之心不衰，真是难能可贵！我对搞运动中不实事求是，动不动就‘残酷斗争，追查三代’的作法，一向很反感！五七年反右斗争，整错了不少好人哪！知识分子在各次运动中，总是挨整的，这真使知识分子望运（运动和命运）兴叹哪！你日后，一定协助王莹把她的写作计划一一实现！”

在送别的路上，老舍先生又谆谆嘱咐王莹说：

“您在写作上，很有抱负，可称得上是壮志凌云，但您身体欠佳，要注意休息，劳逸结合，工作时间不要过长，每天继续坚持早晚练拳，配合医药和营养，注意心情舒畅。您的事业心、决心和恒心，我都了解，我期待您继续写出更多的作品来。城里有人说您，‘隐居深山，过着世外桃源养尊处优的生活’，我听了很反感。如果您听到这种流言蜚语，千万不要在意。您知道，有的人就是爱讲闲话、风凉话、刻薄话、讥讽话、时髦话……有的人势利眼，有的人幸灾乐祸，您要顶得住！在这幽静的小山沟里，伴着您的是明月青松，朝晖红叶；您会听到黄鹂婉转的歌声，朴实的农民真诚的话语；还有天真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围在您身边。我每次来看您，总是看见三五成群的小朋友在您的花园里玩耍。他们有时在田间小路上碰着您，总热情地叫您‘王姨’，叫我‘老伯伯’，我听了很喜欢，这似乎与城里碰见的许多小朋友不一样，使人感到更加亲切……”

王莹把老舍的叮咛一一记在心中，她也祝愿老舍先生在城里尽可能从会议、应酬的杂事中解脱出来，多挤些时间从事写作。老舍却心有疑虑地说：

“我看现在全国可能又要搞透动了，我刚才说了，只有‘望运兴叹’而已！我现在是深居简出，除了独自到文联办公室处理公事外，几乎不想跟任何人多谈。文艺界正批《海瑞罢官》，我看风头来势不小。您的书，在目前条件下，一时恐难被出版社接受，但不要担心，我相信终究会有机会与广大读者见面的，而且一定会站得住脚的，尤其是《宝姑》，一定可以传下去！到

那时，原来说闲话的人，也会了解您‘躲’在‘世外桃源’并不悠闲，而是过着怎样自强不息，勤奋努力的生活啊！”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王莹深感，她与老舍，互相之间都是透明体，无话不可相互言。她很理解老舍“深展简出”的心境。他说批《海瑞罢官》的那股来势很猛的风头，她和“九秘”也有同感。特别是江青搞的那份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有一股杀气。王莹对当年那个臭名昭著的“争戏癖”“蓝苹”，居然成了凌驾于文艺界之上的女皇式的人物，她不能不有所戒备。因为她太了解江青的为人了！这个复仇狂是否伺机报复她呢！尽管善良的王莹尽量往好里想，但她无论怎样也抹不掉罩在心头的不祥的乌云！

汽车来了。老舍再次与王莹握手，王莹扶他上了车。他从车窗里伸出手，向王莹挥手告别。老舍那兄长般慈祥而亲切的目光，和满脸和善而热诚的笑容，深深地印在王莹的记忆中。王莹想到他那富有幽默感的“望运兴叹”的话，心里不禁一沉，她身体又往前奔了几步，挥着手，深情地向老舍喊道：“再见吧！您要多多保重啊！”

## 第五十二章千古奇冤

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而来。一队队带着红袖章的造反派，在香山横冲直闯，把在这里写作的作家一个一个地揪到城里去批斗。

香山的男女老少都在暗暗为“王大姐”谢大哥”的安危而担忧。原来的老邻居唐家的三姐妹，常常站在院子里，看着香山狼见沟他们的小花园，惟恐那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闯进“王大姐”的家门。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的一个早晨，唐淑惠正在做早饭，她吩咐十岁的孩子到院代她“放哨”：

“乖孩子，王姨是大好人，你在这儿帮妈看一会儿，要是有带袖章的坏东西到王姨家来，你就告诉妈妈。”

孩子很听话，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王姨家。看着看着，他突然发现一辆吉普车飞一般向王姨家开来，那车子扬起了一路烟尘，在王姨门口乍然停下，从车里钻出十几个带袖章的“坏东西”，他赶紧往屋里跑，边跑边喊：

“妈妈，坏东西’来了！‘坏东西’到王姨家来啦！”

正在往锅里淘米的唐淑惠，一听到孩子的喊声，手里淘米的瓢“啪嚓”一声掉进锅里，不顾一切地奔到院里，可不是，“坏东西”真的闯进了“王大姐”家！她惊慌地自语道：“坏了，王大姐要遭难了！”

事实上，从六月份起，一批接一批的“坏东西”，就不时闯进王莹的花园，有的带红袖章，有的拿小红旗。最后一批是十几名大学生，他们打着背包，拿着被子和脸盆，蜂拥而入，冲到王莹的客厅里，没等王莹和“九秘”开口，一个领头的便气势汹汹地宣布说：“我们多数是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矿业学院、地质学院等院校的学生。我们奉了中央文革的命令，前来调查案件。同时，也是来保护你们的。希望你们把我们要调查的事情，老实地交代！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为了安全，你们从今后不能到院子外面去，在院子内，你们可以自由行动。”

“保护”，世界上有如此保护人的吗？“中央文革”这个使亿万人闻之心寒的“浩劫指挥中心”，“命令”这伙学生来查“案件”。王莹和“九秘”已感到来者不善，是经过密谋策划后，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来迫害他俩，“保护”是假，软禁是真。

十几个学生挤在客厅里，领头的三个人查看王莹和“九秘”的睡房和厨房，对王莹说：

“我们的四位女同学，今晚跟你睡在那个大火炕上；一位男同学陪他（指“九秘”）睡小床；其他的人，就睡在大客厅里。我们在附近饭馆吃饭，但饮用的开水、洗用的水和用电，全部由你们供给。”

这伙人，在光大化日之下，象强盗般地鬼头鬼脑地先巡视了王莹家的七个房间和花园周围的小山，他们真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王莹对那个好象是领队的人民大学的学生说：

“你们来调查案件，我们欢迎。你们要查问的事情，我们一定把所知道的据实告诉你们。但你们住在这里，不准我们到院子外面，限制我们的行动，有什么理由？请问你，我们究竟犯了什么法？”

那人答：“我们是奉中央文革命令来的！目的只是调查案件，至于我们住在这里，也只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

第一天，那三个领头的问了与他俩有关的问题，来这小山沟住了多久？不觉得不方便吗？谁给打水？何时起床、睡觉、吃饭，是否常看电影？常进城吗？跟哪些人常来往？有外国朋友吗？等等，王莹都一一如实告诉了她们。

中午，开来一辆崭新的草绿色小汽车，停在门口，专供那些些带红袖章的学生使用，他们来来往往三、四次。可以看出，有一个幕后的指挥者，在操纵着这伙人。这只背后操纵的黑手是从“中央文革”伸向香山的，此人是谁呢？莫非真是那个心黑手毒的“女皇”吗？

第一夜，王莹问那同睡的四个女学生，在什么学校读书？是什么人派她们来的？四个女学生告诉她，她们是上海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她们是“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派来的！啊，果然是她！王莹整整一夜没有睡着从《自由神》到《赛金花》，从电影海报到游行示威时批评蓝苹当逃兵，一幕幕的往事在脑子里回闪着，蓝苹那嫉恨、报复的眼神象鬼火一样，闪着荧荧绿光。王莹想，三十多年，自己与蓝苹的交往中，从来都是以诚相见，以礼相待，都是责己严，待她宽的。在演《自由神》和排印海报时，都是她争镜头、争版面，在遴选主演《赛金花》时，也是她死皮赖脸地争个不休，自己从来也没有跟蓝苹一般见识，针尖对麦芒地去争，而是一让再让，自己的豁达大度，也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自己多年奉行“对友观钓鱼，对敌视扑蝇”的信条，对朋友，抱着“看钓鱼”的态度，希望他有所获，有所成就；对于敌人，就象看扑苍蝇一样，希望一举消灭它！自己和蓝苹，虽不是好友，但自己也一向热忱希望她在艺术事业上有进步，有收获，有成就，自己也曾无保留地向她介绍表演经验和体会。回首往事，王莹感到自己是问心无愧的，越想越坦然。

王莹又想起一九五六年自己婉言辞谢了邀请去中南海的事，根据自己对江青的了解，可以想见这事可能惹恼了这个炙手可热的“女皇”！当时，毛主席召集电影界的代表到中南海会见，江青借机点名要王莹参加会见。她的本意，决非让王莹享受当代表的荣幸，而是别有用心的。当年，王莹处处高出她一头，在名利场上，她一次次为争名而惨败，明星的桂冠没捞到，却落了个“争戏癖”的臭名声。对王莹在思想上、艺术上对她的帮助，不但不感谢，反倒以怨报德，记恨在心。她成了可耻叛徒后，对王莹这位“对党慈母忠”的艺术家，更是恨之入骨。这次她要王莹应召到中南海，就是想让王莹看一看自己是多么的高贵，多么的有权势，多么的优越！就是要让当年总“压自己一头”的王莹来朝拜自己！她分明知道王莹离开银幕已二十余年，归国后，也还没有做出什么突出成绩，却要王莹以“电影界代表”的身份出席招待会。她要电影局副局长蔡楚生通知王莹，又要毛主席的摄影师侯波到王莹家传达她的旨意：“我江青想见一见王莹！”

王莹当时虽然也很想看一看毛主席，但是，她觉得自己作为电影界的代表不合适，一向不图“虚名”的王莹，对侯波和蔡楚生二同志说：

“谢谢毛主席和江青的好意！不过，我刚回国不久，还没做工作，也没做出一点成绩，不能当代表去中南海出席毛主席的招待会。”

江青一听侯、蔡二人转达王莹的这番话，气得要死，眼里射出阴冷的凶光，恶狠狠地说：

“我要她来，她竟不来，哼！……”江青如此恼怒，王莹当时一无所知，她拒绝出席招待会的理由，完全是由衷之言。不怀成见的人，对她如此不务

“虚名”，只能表示赞赏，然而，江青却因她要报复王莹的计谋未能得逞，而更加怨恨王莹。待后来她听说王莹在香山不但没有拒绝周总理的邀请，在会上总理和与会的人对王莹都很热情，并跟总理还合影留念，特别是总理当着众人夸奖了王莹，江青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发誓早晚要跟王莹算总账。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王莹虽然知道这十几个学生是奉江青指使来驻守搞她的，但她坦坦荡荡，并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善良的王莹，哪里会知道江青早已安排了杀机，这个害人精，已罗织了她的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什么“叛徒”、“美国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十年代的幽灵”“四条汉子的黑干将”等等，并已为她设置了生着进去死着出来的冤狱！

迫害王莹和“九秘”的罪恶阴谋在江青的操纵下，开始付诸实施。那十几名“红卫兵”从第二天起，进行了大搜查、大抄家他们翻箱倒柜，把每一本书都翻一翻，抖一抖，把书里夹着的纸片不管写有字的或者白纸，都搜出仔细看，特别是外文书，连一本也不放过。他们看到了王莹和“九秘”抄写的一本《红楼梦》中英文的诗、词、对联、题字的笔记本，又看了中外古今的小说、诗歌、词典等，大骂他俩是“封资修的蛀书虫”、“修正主义的坏家伙”，“躲在香山养尊处优，过着风流的风花雪月的生活……”他们把“九秘”的日记本、两本读书学习什记、王莹的什记连同王莹的写作的书稿，都要抄走，王莹恳切地说明那些手稿，都是她多年患病中写出的，希望他们妥为保管，不要失掉。

他们就王莹和“九秘”合作的《纽约华侨日报》、《纽约新报》撰写的装订成册的一大厚本社论、专论集和“九秘”写的《在美国监狱里》书稿，追问了许多有关的问题和谢和赓编报的情况。这种提问，使“九秘”和王莹不禁想起了在美国监狱中受审的种种情况，象一根根针，刺进了他俩的伤疤，美国的移民局的特务头子佛曼之流，审问他们是共产党嫌疑犯，把他俩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今，在自己的祖国，“中央文革”的头子江青之流又把他俩打成是“美国特务”，这是怎样的一种历史颠倒啊！而江青也把王莹夫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这与移民局特务头子的心理又何其相似乃尔！

那一伙大学生看了《宝姑》、《两种美国人》、《在美国监狱里》和那些抨击美帝反华反共的社论、专论，虽然仍不辨黑白，不分美丑，不别善恶，竟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那些猛烈攻击美国外交政策的社论，是党指示你们写的吗？美国政府容许你们这样写吗？”

王莹和“九秘”强把愤怒的感情压入胸中，他俩充满浩然正气地回答：“这些社论的主题都是我们自己拟定的！当时，我们并没有机会知道党的宣传指示，也没有读到毛主席批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文章，不想我们的意图，竟与国内的政策不谋而合，这没有犯什么错误吧？！美国政府后来逮捕我们入狱，审讯我们，迫害我们，驱逐我们出境，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他们不允许我们写这种文章吗？我们在美国受到的种种残酷迫害，这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吧？！”

这伙学生，驻守在王莹家长达二十天之久，他们随时把情况汇报给“中央文革”出谋划策的江青然后又按这个老妖婆的旨意一步步加紧陷害王莹和谢和赓的罪恶步骤，他们严密监视，连吃饭时也有人坐在旁边瞧着，邮递员每天送来的报纸和信件，都由他们拆阅检查后才交给他俩，帮助他俩购买食物用品的邻居，每天和他俩接触时，他们也站在一旁监听，他俩给多少钱和买回来的东西，都要经过他们一一检查。杨萍冒着危险来看他俩，她横眉冷

对那伙学生的指斥，高声对王莹和谢和赓说：

“这个派，那个派，我都不分我就知，我和王大姐、谢大哥，咱们都属于一派：好人派！”

不久，杨萍也被揪斗了，游街了！当有人追问她与王莹的关系时，她义正辞严地回答：

“什么关系？阶级姐妹的关系！你们问问香山的老乡们，谁不管王莹叫‘王大姐’，谁不喜欢她？谁不尊敬她？谁不说她是好党员？你们把所有的香山群众都立案审查审查吧，问问他们为什么偏称王莹为‘王大姐’？！”

在被监视的日子里，使王莹和“九秘”常常想起哀离思岛那被折磨的日子，那真是度日如年哪！审讯式的追问，无休无止，批斗会和攻心会，接二连三，他俩感到，那日日夜夜，充满了若、辣、酸、咸的杂味，实在难熬啊！有一天吃晚饭时，唐淑惠向全家讲了去王大姐家见到的情景，当她说到：“王大姐叫那帮坏东西闹腾得面黄肌瘦”时，一家人都失声痛哭起来，晚饭时，一家人都默默坐着，吃不下去。唐淑惠哭着说：“见王大姐被折磨得那么病恹恹的，我心里甭提有多难受了！咱们国家这是怎么了？好人和坏人都搞颠倒了。王大姐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地折腾她，为什么要这么让她受苦受难啊！那帮坏东西，都黑了心了，真造孽啊！”

在香山，那伙“红卫兵”“攻心”也罢，“查访”也罢，都无法落实江青栽赃陷害的种种罪名，于是，他们又按江青“各个击破”的黑旨意，把王莹每天押送到矿业学院“斗陶办公室”或其他秘密不肯泄露的地方审讯，连续逼、供、信七八天，有时深夜才放回来，她的病体遭受了极大的摧残，脸色苍白，食欲大减，头脑阵阵发痛，身体疲弱不堪，连说话的声音也显得低沉无力了！”九秘”眼看爱妻一天天被押走押回，去受各种非人的虐待，脸上、身上被拳打脚踢得青一块、紫一块，头发也被撕掉了几缕，他心如刀刮一般地疼痛！而王莹看着“九秘”一天天被批斗得脸无血色，两眼呆滞无神，她也撕心裂肺般疼痛！

有一次，王莹和“九秘”在院子里对坐时，乘监视的人不注意，王莹悄悄告诉“九秘”，每次受审，都有五、六个青年问话，问的多是有关三十年代在上海地下工作时的和美国十几年的情形，她都一一详细地向他们说清了，他们似乎再也找不出更多重要的事要问了。她还说，有些问话的人，提出些毫无情理的问题来刁难她，都被她打了回去。她说那些审问的青年，他们都幼稚无知，简直让人啼笑皆非。“九秘”也偷偷地告诉她审问自己的情形。他俩都满怀信心地认为，他们再也找不出什么事情来麻烦他们了，两个人都从小参加了革命，历史上清清白白，没有任何疑难问题。他俩商定，要求他们离开我们的家，劝他们回校去闹革命，让我们有自由，能继续治病，继续工作。

于是，王莹和“九秘”找到那三个领头的，王莹对他们说：

“你们在我们这里已经快二十天了，你们要查问的事情，我们也据实回答了你们。现在，希皇你们把我们的要求报上级，请你们离开我们家！如果你们觉得还有什么遗漏的事情没有查清，可以随时来问；如果确实发现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我们一定承担责任，接受党的处理！还有，所有被你们拿去的书稿、信件、笔记本和中英文的剪报，都请代为好好保存，待审查完毕后，及时退还给我们。”

“九秘”接着说：“半个多月来，王莹的病没有及时治疗，她的身体这

样虚弱，脸色这样苍白，而且又引起了肠胃病，这都是你们亲眼见到的。你们有什么问题还没弄清楚，请你们和她在家里谈，千万不要再送她到外面审讯了，她已经不起长时间的审讯折腾了！”

那三个领头的听了他俩的要求，表示愿意向上级反映。当他们的幕后操纵者江青听了王莹和谢和赓的要求时，她冷笑了两声，吩咐道：

“你们去跟他们说，以后不再送王莹到外面审问了！我已决定，这几天就逮捕他们两个反革命分子，让他们再尝尝我们的监狱是啥滋味！”

虽然不再押王莹到外面去审问了，也不再向他们提出刁难的问题，但是，那伙“红卫兵”却依然驻守不走，依然严密地监视着他俩的一言一行，王莹从“红卫兵”变本加厉的查抄，监视的动向中，已预感到江青一定不会放弃加害他们的恶意。防人之心不可无，乘那伙“坏东西”晚上开会时，王莹小声对“九秘”说：

“和赓，我看他们死赖在这儿不走，是请示江青后才决定的，看来他们是要抓走我们，把我们分开，再严加审讯，甚至置我俩于死地！”

“九秘”边点头边气愤地说：“从这一个月来的野蛮行径中，可以看出他们和他们幕后指挥者江青是什么缺德事都干出来的！”

王莹嘱咐道：“‘九秘’，我们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跟他们斗争到底！我俩一向对‘羊左’的故事十分欣赏，羊左之交，在古代被传为深厚友情的佳话。但我俩都是共产党员，是相依为命相依革命的战友、伴侣，如果我们被分开审讯，在监狱里，受到他们的严酷拷打，我们一定要至死不屈，绝对不向江青这些危害党和国家的坏人低头！决不说假话，求他们的情！你不要认为我们暂时违心地说些求情的话，江青他们就饶过我们，宽待我们，绝不会的！看来他们是非害死我俩才甘心的！我俩一定要争取保存生命，只有生存下去，才能继续跟他们斗，才能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因此，以一个人的牺牲换取另一个人生存的羊左精神，我们决不能效法！我俩要同生共死，一面要抱着耶稣走向十字架的大无畏精神，视死如归。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尽力保重自己，争取活下来。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终将胜利的！我俩还可给党做好多工作，完成我的写作计划，为祖国的文艺事业多做些贡献！”

在党的生日前一天，小花园里的气氛更加沉闷，令人窒息。天空上，黑云滚滚，重重地压在香山顶峰之上。香山，象个擎柱一样，支撑着一个巨大黑锅，不让它扣下来把人们都罩在里面。那伙“红卫兵”忽然不在客厅里密谋开会了，他们一个个铁青着脸，眼睛里放射着阴光。三、四个男的，在花园墙外巡逻不停，还不时探头探脑地向院里扫视一眼；有两、三个女的，留在室内，不时用仇视的冷眼瞥着王莹和“九秘”。院里，那伙人喧嚣不止的逼供审讯声音中断了，他们张牙舞爪地打骂侮辱人的丑恶行径也暂停了，院里死寂沉沉。王莹和“九秘”在院子里边注视着“红卫兵”的动静，边小声互相叮咛着。

王莹轻声说：“‘九秘’，今晚他们的活动异常，我看他们快要下毒手了！我们要提防他们！党的生日明天就到了，一想起现在各级党组织都被他们冲瘫痪了；我们受到他们如此迫害，却一时无处申诉，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是，我们的党是任何人也搞不垮的！我们党已有四十六年的历史了，谁想分裂我们党，搞垮我们党，谁就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俩受党教育几十年了，我们不管遇到什么危难，也要为党争光！我们要睁大眼睛看着江青他们，看他们能横行到几时！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七月一日，天阴沉沉地下着小雨，在濛濛细雨中，昏昏暗暗、模模糊糊。远处，惊雷滚滚，天一闪一闪地被闪电照亮。王莹和“九秘”在屋里坐着，听着远处的雷声。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那声音仿佛如饿狼扑来时时的嚎叫声一样。“红卫兵”们都不见了。派出所的民警带进来几条中年大汉来，直冲到客厅，气势汹汹地对王莹说：

“谢和赓被捕了！”

一个汉子将拘捕证交给了谢和赓。

王莹怒瞪双目，大声诘问：“你们凭什么逮捕他！犯了什么罪？”

那汉子蛮横地说：“什么罪你还不知道！他是国民党反革命，是大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罪犯！”

然后，不容分说，指着“九秘”命令道：“马上跟我们走！”

王莹逼视着那大汉，一字一句地说：“走就走，我们不怕！我也跟他走！”

几个汉子，不容“九秘”说告别的话，推搡着他，扭他出了屋门。把他的门牙碰松了，鲜血直流，他扭过头来，大声说：

“走就走！我不怕！我们几十年忠于党，忠于毛主席，我们没做过亏心事！你不要挂念我！你自己要照顾好你自己！即使我们受更大的冤枉迫害，我也照你的话，为真理而斗争到底！你要好好保重啊！……”

谢和赓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被汉子们推拉到花园门外，王莹急冲冲地赶了上来，她有意把她自己用的粉红色洗脸毛巾，粉红把的牙刷及香皂、肥皂交给了“九秘”。“九秘”接过爱妻的洗漱用具，心里一热，禁不住涌出热泪，莹啊！你把自己用的毛巾和牙刷送给我，这里面包含着你多么炽热的、深沉的爱情啊！王莹抹去眼角的泪水，指斥着那几个大汉说：“你们太不讲人道了，连夫妻分离时想多讲几句话都不准！你们简直为我们国家抹黑！”

门外，谢和赓看见在香山小学的石桥边，还停着三辆崭新的绿色小汽车，他猜想玉莹也要蒙难了。此时他心里充溢着一种慷慨正气，默默念了道：

被推出园门，

夫妻从此分！

但愿青天在，

重聚永不分！

阵阵惊雷在香山山谷中回荡着！那淅淅沥沥的雨丝，宛如寓人之泪，洒满天地间。善良的人，不管他们对坏人的毒计，想得怎样坏，但终究想不到坏人的狠毒到哪种程度。

果然不出“九秘”所料，江青他们竟不顾王莹身患重病，也逮捕了她。入狱后，法西斯式的野蛮审讯便接踵而至。第一次审讯，王莹便看出了江青迫害她和“九秘”所包藏着更大篡党夺权的祸心，江青妄图通过她的专案，整周总理的黑材料，妄图将其反党的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

审讯台上，坐着几个“红卫兵”和几个陪审员，主审人一开始提问，就从谢和赓开刀，他问：

“你丈夫是个大右派，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他竟敢提出‘开放中南海’的反革命建议，你说，你对这建议是什么态度？”

王莹襟怀坦白地说：“我完全同意我丈夫谢和赓的建议，但我不同意他在鸣放会上提出，而主张把建议直接写呈给周总理和毛主席。谢和赓的建议

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爱护党，维护党的威信。他提出把中共中央大厦、国务院大厦和党和国家领袖的公寓先建筑起来，然后再恢复中南海公园；这样，可以保持故都的古迹、名胜、风景的中国固有文化、艺术的原有风格，使中南海和北海联成一片，与现代化的高大宏伟的大厦、公寓相映衬，成为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又最现代化的首都。他还主张将全国所有过去王公、贵族、帝王亲属、官僚军阀的一切庄园、花园、巨宅都用于人民的文化娱乐、科技等活动场所，政府办公和各地负责人的住宅都不占过去帝王、贵族、官僚等的遗宅花园，这建议，不是我们党为群众谋利益的好事吗？不是只会增强党和毛主席威信的好事吗……”

主审的“红卫兵”不准王莹再说下去，他们蛮不讲理地说：“谢和赓这个反革命，真是狗胆包天，他竟敢‘将’毛主席的‘军’，真是反动之极！”

江青听了汇报后，更是气得暴跳如雷，她咬牙切齿地说：“哼，王莹真坏！她比谢小子还要毒，竟敢要谢小子直接写信给主席和周总理提出这个反革命的建议！哼，真可恨！真坏！她这个反革命的坏东西，和他反革命的国民党走狗，原来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王八蛋！看她是把我们撵出中南海，还是我让他们两个反革命去见美国上帝！”

“红卫兵”在审讯中，对周总理在香山饭店会见王莹的事也反复盘问，主审的“红卫兵”露骨地问道：

“毛主席和江青同志要你到中南海参加会见，你竟敢拒绝！而周总理请你赴会，你就去了。这是为什么？”

王莹答：“毛主席那次要接见电影界的代表，我觉得自己脱离电影界多年，刚回国，又没做出什么成绩，我怎么能当电影界的代表呢？要有成就的，从影几十年的同志去，才是名副其实的代表呢。因此我没去。总理那次，是要我跟电影界的同事们团聚一时，不是当代表，我才去的。”

“红卫兵”主审人肆无忌惮地攻击总理说：“总理那么关怀你，包庇你，是因为你是四条汉子的黑干将，总理召集那一伙人大多数是黑帮分子，中央文革小组对这一伙黑帮分子，都早已立案审查了。总理包庇不了他们，也包庇不了你这个反革命分子。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不管他职位有多高！……”

“住口，”王莹突然向那个主审的“红卫兵”大喝了一声。她见这伙“红卫兵”在江青的唆使下，竟如此有恃无恐地诬蔑敬爱的周总理，无比愤怒忍无可忍地喝令道：

“不许你们诬蔑总理！谁反对总理，全国人民都会不答应的！”

王莹的这声喝斥，把审讯人吓了一跳，他们想不到这个病弱得不堪一击的女“犯人”，竟有如此勇气，如此威严！当他们又向江青汇报时，江青给他们打气说：

“你们问得好！大方向完全正确，我们文革小组就要拿到总理包庇、保护王莹的证据。香山会议同广州会议一样，都是黑会，包庇牛鬼蛇神的黑会！”

“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王莹和“九秘”所保存的文件，他们从中发现了谢和赓给蒋介石“统帅的一万二千多字的《全国性全民总动员纲领》和周总理在汉口时要他删短成七、八千字的香港《天文台》连载文章的剪报。

“红卫兵”指着那五、六份剪报审问道：

“你知道谢和赓这个计划是什么时候写的？”

王莹答：“我记得是南京失陷前，他当蒋介石大本营的秘书时写的，大

约是在一九三七年尾。”

“红卫兵”和审讯人说：“放屁！是白崇禧写的！谢和赓知道什么军事！懂得什么战略战术？”

王莹说：“这事总理完全知道，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知道，因为谢和赓写给蒋介石的这个计划，在南京、在武汉都呈给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主审人粗暴地打断王莹的回答：“你胡说！”他们一面把一大迭两三尺厚的材料翻来翻去，从中拿出一份材料说：“你说谢和赓的建议，总理叫他修改成七、八千字发表；我们有真凭实据的材料在此。你再说一遍，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发表的？”

谢和赓的“建议”，是把王莹和谢和赓相牵在一起的“红线”，是王莹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事。从南京初会，到武汉定情，在舅母家举杯相庆，这一幕幕美好的在事，她记忆犹新，仿佛就如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她怎能忘记呢？更重要的是，这个建议总结了察省抗日的经验教训，又得到总理的关怀，它是我们党的一份重要史料，审问人硬把它说成是白崇禧写的，这是篡改历史。王莹想到这里，她斩钉截铁地说：

“一九三八年初，谢和赓到汉口我舅母家给我们着过，也给金山、洪深、冼星海看过，是一九三八年初发表在香港报上的……”

审讯人不容王莹把话说完，就破口大骂说：

“你混蛋！谢和赓这建议是一九三九年初发表的！是抄毛主席《论持久战》写的！你混蛋！你撒谎！你的反革命丈夫是个大骗子！”他们一边骂着，一边打了王莹几个嘴巴。

王莹气愤地说：“一九三九年我已到桂林，汉口已失守，谢和赓怎能在一九三九年抄袭毛主席的东西，在一九三八年初交给我看呢？”

王莹有力的反问，使审问的人都瞠目结舌，无言以对。王莹苦笑了一声，严肃地说：

“我告诉你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谢和赓的建议是一九三八年初发表的，这是铁的事实。如果毛主席事先接到了谢和赓呈给他指示的建议，那就是‘抛砖引玉’，如果毛主席没接到谢和赓的呈件，那谢和赓建议的内容并不违反毛主席的论点，也可以说是一个普通党员和自己领袖的意见不约而同……”

王莹说到这里，会审堂里大哄起来，几个女红卫兵狠狠地手打足踢王莹，嘴里骂着：“你这个反革命，叛徒、美国特务、死心踏地卫护你的反革命丈夫，真是罪该万死！”

江青听了汇报王莹的辩说词，更是气极败坏地说：“她太坏了！真是死不悔改的罪犯！让她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去吧！”

在这样法西斯式的多次审讯之中，在多次严刑毒打之下，王莹那病弱的身体很快被摧残垮了！但是，她那为真理而斗争的坚强意志并没有动摇！她要顽强地活下去，斗下去，跟江青这个十恶不赦的反党野心家斗争到底！看她能横行到几时？江青这个一心要杀人灭口的刽子手，她哪能让王莹活下去呢？就在她的密令下，几个丧尽无良的打手惨无人道地折磨着王莹，连续对她审讯、毒打。一九七一年，王莹被他们折磨得下肢瘫痪，浑身抽搐，不能说话，其状惨不忍睹。可是，毒蝎心肠的江青，却迟迟不准为王莹看病！直到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监狱才把她送进医院治疗。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王莹在狱中含冤逝世了！死去的当天，遗体就匆匆火化，

没有让亲属和任何有关单位的人去做最后的探望和告别！有关方面交给的死亡书上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只有一个监狱囚徒的号码——6742！

啊，记住这惨绝人寰的“四人帮”的法西斯暴行吧！这才是“史无前例”的惨剧呀！

谢和赓在狱中，一直挂念着王莹，他多次要求和她见一面，都遭到拒绝。在同样残酷的审讯之下，他也病势日重，不能说话了，只有手还能写字。他机智地在上交的“交代材料”之中，叙述了他当时已不能说话，耳朵也快聋了的实情，插在材料中，使周总理能够知道。果然，过了一周，一位同情谢和赓的解放军同志密告他，周总理批了命令，要把你和另外几个人，调到另一座班房里居住。几天后，他从那个条件极恶劣的监狱转到一个条件较好的监狱，得到了一点照顾，医疗和伙食比原来的监狱好多了，也不再进行疲劳的轰炸的审讯了。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谢和赓终于从江青的魔爪中解救了出来！

劫后余生的谢和赓憧憬着与王莹团圆的良辰美景，他想，自己与王莹同属于一个专案，自己解放了，她当然也会解放的。当他刚一被宣布无罪释放时，他立刻询问王莹的情况，那铁面的宣判人，冷酷地地：

“王莹已经病死了！”

“啊！”谢和赓感到如雷轰顶，一下子震呆了手里拿着的王莹在他被捕时给他的粉红色的毛巾和牙刷，都掉在地上，感到自己从被释放的狂喜之中一下子被抛进了悲痛的深渊，脑子一木，昏了过去，“咕咚”一声，栽倒在地。

慢慢地他醒了过来，声泪俱下地大叫：“她怎么死的？拿医生证明来！”当他接过一张纸，泪眼模糊，尚未看清楚，就又被宣判人夺了过去。在昏迷休克状态下又被人送进了班房。

谢和赓患了中风病半睡半醒，昏昏沉沉心里还以为刚才那是自己作了一场恶梦：“不，不，不！莹她不会死的！她还活着！我们被捕前已说好，不学‘羊左’，生存下去。她没有死，我们还合团圆的！”

谢和赓在不省人事的昏迷中，被人开车匆匆送回香山。狼见沟故居，早已面目全非，书物大部分被劫掠一空，最痛心的是王莹用一二十年写成的书稿已被那伙红卫兵弄得散乱不堪。《宝姑》的第一稿和第二稿，散抛在各种书籍和报刊之中，经过长时间寻找和整理，才算凑齐。第三稿（誊正本）只残留了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早已荡然无存了！《宝姑》的英文稿全部遗失了！王莹的一本札记，记着有关在美国各地演出、学习、生活和访问华侨工人、黑人，在香山访问农民的材料，准备作创作素材，再也找不见了。他俩珍藏多年的许多名人字画、书信等，也都无影无踪了。至于衣物，包括由海外带回的电唱机、收音机、打字机等，丢的丢，拆的拆，毁的毁，零件满屋满地。据说那是“红卫兵”怀疑他们藏有微型发报机而砸毁的！

谢和赓坐在屋门槛上，看着这浩劫后的家，看着纸屑满地、杯盘狼藉、蛛网满屋、尘土飞扬的房屋，他凄然泪下！不论见到什么东西，他都想起王莹用这些东西的种种情景：那一页页稿子，浸透着她多少汗水，他眼前又浮现了她带病写作的情景。那电唱机，王莹打开，她总是柔声问：“‘九秘’，你爱听哪首曲子？”“九秘”总是说：“你选吧！你爱听的，我也爱听。”一见那被拆得乱七八糟的电唱机，他眼前浮现出自己与爱妻一起欣赏音乐的美好景象……在半昏迷的情况下，他胡思乱想，为什么王莹还不国来呢？自

己与她是同一个专案，自己解放了，她当然也会解放的。他憧憬的未来的夫妻团圆的良辰美景，象是冰雪下渗流出的小溪，稍稍冲洗着他胸中的悲伤之情。想到此，他站立起来，想抓紧清理好屋子，不让爱妻看见这番残破景象。见面时，他还对她说，我俩劫后余生，我们就能很快重建起我们的美满家庭！也能实现我们创作上的宏图大志！

许多香山群众都来看望谢和赓，有的人给他送来吃食、水果和茶水，有的人动手帮他清理房屋。谢和赓发现热情的乡亲们在和他握手向他表示慰问时，眼里都汪着泪水，有些妇女，还不住地抽泣、抹泪、叹息。谢和赓感动地说：

“我和王莹，在监狱里关了八、九年，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到各位乡亲，也很想念大家啊！大家请不要悲伤了，我解放了，这是一喜，王莹也一定会解放的，这是二喜，她一回家，我们就是双喜临门哪！那时，我和王莹再挨门挨户去看望大家！”

他这一说不要紧，周围的人更抑制不住地呜咽开来，因为在场的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王莹早已被江青害死了，唯有“谢大哥”还昏迷地蒙在鼓里。谢和赓见大家如此悲痛，他惊诧万分，一种不敢想的不祥的预感，突然袭上心头，他瞪大了眼睛，竭力想从乡亲们的脸上、口里得到否定那噩耗降临的可能，他在人群中间转着圈，手里端着别人为他斟上的一杯茶水，也顾不得喝，惊恐万状地问：

“怎么了？莫非玉莹她——她——不！不会的，决不会的！”

杨萍这时失声痛哭着说：“谢大哥，你要坚强，要挺得住啊！王大诅，她——她——已经在去年冤死在狱中啦！”

“啊！”谢和赓感到如霹雷轰顶，一下子惊呆了，手里的茶杯，“叭喳”一声，掉在地上，摔个粉碎！他用无限哀痛的眼光仰望着天空，声泪俱下地大喊道：

“苍天哪！她冤死啦！这真是千古奇冤啊！千古奇冤哪！”

这使人裂心断肠的悲愤的呼喊声，在香山的大小山谷中回响着：“千古奇冤哪！——千古奇冤哪！——”

在极度的悲愤中，谢和赓“咕咚”一下，栽倒在地，浑身抽搐着眼角如泉涌般地淌着泪水……

## 第五十三章永恒的纪念

谢和赓受了极度的刺激，他中风住院了。几位医生几经会诊，认定他的思维活动能力不可能再恢复正常了，他已成了残废人！香山群众听了，都非常同情地说：“那么好的一对夫妻，被搞得家破人亡，一死一残，真是太惨了！”

谢和赓被送进了安定医院。周总理和邓大姐非常关怀谢和赓的病，罗青长同志直接向医院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在医护人员的悉心治疗下，不到半年便出院回香山了。回香山后继续治疗患有的七、八种病。谢和赓的姐姐也从洛阳迁来北京，悉心照料弟弟吃药、看病和日常生活。姐弟二人相依为命。白天，她守护在弟弟身旁，看着自己好端端的弟弟竟被迫害致残她心里很难受，她忧心忡忡地想，弟弟真的成了残废人了吗？她记得王莹生前曾给他写信，要她从中学退休后，来京跟他们夫妻一起安度晚年。而今，王莹已与世长辞，她只好守着残废了的弟弟苦度晚年了！她有时看看弟弟，再看看王莹的遗像暗暗流泪说，王莹妹，你安息吧！姐姐代你照拂你的“九秘”一直到百年之后！我弟弟能有你这样一位好妻子，是他的福气呀！如今，他残废了，有姐姐我看护他，你就放心吧！

谢和赓精神痴呆，恍恍惚惚，迷迷瞪瞪木然地坐在玉莹生前坐过的木制简易沙发上，一动不动痴痴迷迷地一整天一整天地呆坐在那把沙发上。偶尔外出，一旦谢大姐不在身旁，一些不懂事的孩子，把他视为“傻子”“疯人”，往他身上扔土坷垃，用帚把打他的头。被大人看见，孩子们往往要挨训受罚：“他是谢爷爷，是大好人，是被坏人整疯的，不许你欺侮他！”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揪出来的特大喜讯传到了香山，香山的群众都来给“谢大哥”报喜，他们扒在他的耳根，大声说：

“‘四人帮’完蛋啦！害人精江青被抓起来了！”

谢和赓扬头倾耳，似有所醒。

香山饭店的职工把四只螃蟹串成一串，特意给谢和赓送来，他们在他面前，把四个一串的螃蟹，头朝下地摆弄着，指着一个母螃蟹说：“这个是江青！”又指三个公螃蟹说：“这个是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大家都开心地放声大笑，谢和赓那痴呆的眼睛开始眨动，露出了一股活气，木然的脸上第一次泛出了笑意！

奇迹开始在谢和赓身上出现！

随着王莹的冤案被平反，随着他本人的冤案的被平反和党籍的恢复，谢和赓的思维能力也神奇地恢复了！他开始认出了这位一直守护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阔别多年的亲姐姐；他开始认出了许多经常来照看他的人也不是陌生的人，而是过去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乡亲乡友，“谢大哥神智恢复了！”“谢大哥的疯病好啦！”香山的群众高兴地传诵着这条好消息。

一九七九年七月六日，文化部正式下达了为王莹平反昭雪的文件：

“王莹同志在三十年代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期间及其以后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原死亡报告和审查结论中说王莹是叛徒和有特嫌的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此案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消除影响。”

文件后附有夏衍同志的旁证材料：

“王莹不知道我的住址，但知道我的联络点的电话。她被捕后确未交出这个电话号码。释放后她通过蔡叔厚（原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之一，

现已平反昭雪)约我在水上饭店见面,告之她被捕后情况及释放经过,要我赶快隐蔽。”

谢和赓大病初愈,他立志担起王莹的重担,完成她的遗志。于是,他开始坐在王莹生前的沙发上,整理《两种美国人》和《宝姑》。两书原稿有近百万字,工作量是很大的,特别是《室姑》,因誊抄正本遗失,谢和赓只好又把王莹生前好友、美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浦爱德的《宝姑》英译稿对照另一份残缺的中文稿补译全文,工作更为繁重。他也是一面继续治病,一面写作。有时,振群大姐也帮他誊抄一些稿子。经历了几年的努力,两书终于都竣稿了,《两种美国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一九八一年出版了,《宝姑》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一九八二年出版了,并先后被“收获”杂志连载。茅盾为《宝姑》题写了书名,夏衍为两书作了序文《不能忘却的纪念》,丁聪为它画了插图。当谢和赓把王莹一九五六年在北京寓所写作的工作照放在书稿前面时,他对着照片说:

“莹啊,你的书稿我已都整理好,都先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你安息吧!”

他在《撰写<宝姑>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记述了他完成两部书稿时的喜悦心情:

“这两书的完成,尤其是对《宝姑》中英文书稿的完成,对我来说,欢乐的心情是难以言传的。我把她过去的诗:‘石榴花常艳,虚名昙花荣,爱国比屈肖,对党慈母忠’的前面句,直率地改为:‘《宝姑》千古事,为官一时荣’,这种诗作,本只作‘闺房之乐’的枕下诗看待,无意示人,现在坦白公开出来,只不过表明我当时对《宝姑》一书完成的狂喜而已。”

两书出版后,受到了文艺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好评,谢和赓同志收到了许多封热情洋溢的来信。有干部、工人、农民、中小学教师,大专院校学生等,他们大都不了解王莹已逝世的事,以为她还活着,故写信给她,盛赞《宝姑》是高度思想性与高度艺术性相结合的佳作,向她汇报自己阅读作品的体会,表示决心以宝姑为榜样,作忠于党、忠于祖国的革命战士。

夏衍同志在为《宝姑》和《两种美国人》写的序言中,曾这样赞誉王莹的文学才华和她的两部遗著:

“从三十年代开始,王莹就开始写作,她耽于阅读,好学深思,文思敏捷。我相信她的小说一定能得到知音者的赏识。

这两部小说共近六十万字,而且还有多种异稿和修改稿,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作为一个演员的王莹又是一个多么勤奋的作家。这样的同志是不应当忘却,也不能忘却的。

自从《两种美国人》去年秋天发行以后,获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赞赏,即将再版。现在《宝姑》相继问世,我相信同样会受到读者们欢迎,这部作品很有时代特色,对青少年颇有教育作用……”

《宝姑》作为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它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描述了宝姑曲折的生活道路和走上革命的斗争历程,它有着高度的概括力,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我国妇女在万恶的旧社会受压迫、受虐待的屈辱史、劳役史、血泪史、反抗史的一种典型的艺术概括,可以说是中国劳苦妇女从奴隶到反抗求解放的一部史诗性的作品。

著名女作家韦君宜谈到《室姑》时,曾这样说过:

“我们的现代作品,我挺喜欢王莹那篇《宝姑》……我就喜欢她那娓娓

道来不加矫饰的写法。可以把那个宝姑写得满怀哀怨，也可以写成一个鹤立鸡群、孤芳自赏式的姑娘（在这儿我还加一句：就是目前有些同志写现代女性时最喜欢渲染的形象那样。）但是她没有。她的宝姑是一个只食人间烟火的，在走向革命的道路上一脚一个脚印的人。有些段落的叙述，简朴得简直使你想替她加一点什么进去。但是，尽管这样，《宝姑》却有魅力。为某些惨淡经营的小说所不及。”

“功夫在诗外”。王莹在艺术技巧的高超之处，正在于她用生花的多彩的笔，写出生活的自然美，写寻常景，抒动人情。知音的读者和评论者，都会理解，王莹四易其稿，把一部原稿七十余万字的长篇压缩为三十万字，这不光要有一股“狠劲”，更重要的是要有艺术家的匠心独运的功力啊！

文学评论家王子野在《读书》杂志上，称赞王莹的《宝姑》是“自传文学的一朵鲜花”，对王莹那独特的艺术风格深表叹服。著名作家聂绀弩，看了《宝姑》后，写诗赞曰：

才人遭际例多磨，  
何止宝姑遇宝婆。  
万种鲜花新世界，  
一技椽笔旧山河。  
谁知涉甚天下事，  
我但唱吾心里歌，  
回首西郊微怅怅，  
香山别近廿年么。

<

《宝姑》确实成了“千千万万”读者的“精神食粮”，有不少学校的共青团组织，把《宝姑》作为“读一本好书”向团员们推荐；有不少老师和父母都把“宝姑”作为一个祖国优秀儿女要学生和孩子们向她学习。王莹虽然已去世了，但她的遗著将跟她的名字一起，永垂千古！千万读者将踏着她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对她的英灵最好的告慰。王莹将永远活在人们心目中。

香山的群众，永远怀念着王莹，“王大姐”仍活在他们中间。他们仰望香山顶峰时，想起了她；看见香山的松柏时，想起了她；观赏香山红叶时，想起了她；喝着香山流下的溪水时，想起了她。老年人抱着孩子路过王莹故居时，总要指着房子，告诉孩子：“记住，这里住着一位叫王莹的人，她是一个世界上难找的好人！”

有一次，杨萍回老家平山县去看望老妈妈齐尚英，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还没等女儿坐稳，也没问外甥和外甥女的情况，一开口先问：

“那位王大姐好吗？在前几年大动乱中她没挨坏人欺侮吧？”

杨萍在回家路上，就担心妈妈会问“王大姐”的事，她早已编了一番假话，瞒着王莹被屈死的事。因为她知道，一旦母亲得知王大姐已不在人世，老人准会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和打击。但此时，妈妈这一问，她眼泪还是“唰”一下子涌了出来！她赶紧假装擦汗，用衣角抹了一把脸，把泪水擦干，装出笑脸来，“王大姐好着呢！这不，她临来还让我给您带来二斤红糖咧！让我问你好！祝您长寿！”

齐老太太一听，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说：

“好人哪！好人哪！我看，这几年坏人兴风作浪，好人受气。我心里就挂念她，眼皮一跳，我心里就犯嘀咕，惟恐有人害她。”

老人接着又滔滔不绝地摆起王莹的好处来，“世上象她那么心眼好的人，不多。我那年从香山回咱老家时，她特意给我买一块头巾，给我包上头，怕我路上冷，还给我买了一双毡鞋，穿着就象把脚伸进了暖被窝一样。还拉着我的手，亲热话说个不停，她说，‘真想跟大妈到老解放区看一看，住一住。’我一直盼她来呢！有时作梦，就梦见她来了，把我笑醒了，咳，是个梦！二丫头，你回去就说，我想她，盼她来，让她来咱这儿住几天来，趁我还没入土，亲热个够！”老人说着，老眼里涌出了泪水。

杨萍假装去装红糖，那是她假托王莹的名义买来的，好让老人相信王莹仍安然无恙。杨萍临回来时，老妈妈从家里的石榴树上摘了四个最大最红的石榴，两对两对地装好，对女儿说：

“王莹跟老谢，最喜欢吃石榴，你把这四个石榴带给他两口子吃吧！”

杨萍接过石榴，她赶紧扭过头去，怕母亲看见她眼里汪着的泪水，她不敢回话，只觉得，一张口她就会放声痛哭那冤死的“王大姐”！

在审判“四人帮”的头一天上午，有两位香山中学的老师和一大群乡亲，涌进了香山照相馆，摄影师很吃惊地问：

“你们这么多人，都来照相？”

“不，我们不照相。”两位老师回答：“今晚，电视台转播审判‘四人帮’的实况，大家都恨死了这伙祸国殃民的反党野心家，特别是害人精江青，是她，害死了王莹同志！为了给‘王大姐’鸣冤，报仇雪恨，我们想请求你们照相馆把《宝姑》上王莹的照片翻拍几十张，好让‘王大姐’跟我们大家一起看今晚审判江青的情景。”

摄影师一听，满口应承，他立刻组织了几个同志，一起突击加班，翻印了几十张王莹的照片。

晚上，在审判“四人帮”的实况播送之前，许多香山群众，把电视机前最好的位置，恭敬地摆上王莹的照片，对着照片上的王莹说：

“王大姐，你报仇雪恨的日子来了！今天晚上审判江青，您跟我们一起审判这个白骨精吧！”

当江青反党集团的成员一个个被押上历史审判台时，那真是人心大快的难忘时刻，许多人看到反党野心家那丑恶的样子，都满腔怒火猛燃，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少人怒指着荧光屏上的江青，义愤地控诉道：

“就是这个刽子手，杀害了我们的‘王大姐’！就是你这个遗臭万年的叛徒，害得王大姐家破人亡！就是你这个该千刀万剐的老妖婆，把谢大哥逼疯了！”

当最后宣判江青死刑时，人们举着王莹的相片，欢呼雀跃：“王大姐呀，这回可算为你报了仇，申了冤、平了反啦！”

从谢和赓小院平台，举目望去，第一眼就看到一座风景秀丽的山岗，上面松林密布，间有片片黄栌树，葱葱茏茏的山坡上，点缀着红艳艳的红叶和各式各样的野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王莹生前师友梅兰芳的墓葬于山巅，故名梅山。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葬于山下方。王莹生前偕“九秘”常在庭院后的山上伫立，瞻仰梅山，凭吊梅先生，她曾多次向“九秘”说过这样的话：

“一位作家和艺术家，都应向梅兰芳先生那样，一生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我觉得，真善美中，真是首要的；在假丑恶中，假是最主要的。莎士比亚说的‘诚实不须借助于笔触，美丽不须假手于扮粉’，是很对的。有

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虽然是精神粮食的创造者，但如果他们缺乏真诚、忠厚、坦率、无畏、无私、朴实、虚心和智慧，缺乏真善美的人品，那他们就很难肩负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任务。而许多不是作家和艺术家的人，如果他们的言行，可以影响人民的精神，促进人们思想的进步，如雷锋、焦裕禄、黄继光、向秀丽等非文化界的英雄，也应该算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凡是言行，足以以为人类生活和思想起典范作用的人，才能称作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董老称我是梅先生的小学生，我很高兴，我愿终生都做他的小学生，做一切真正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小学生，象梅先生那样，终生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王莹的这段话，是她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说的，“九秘”深知，这话是经过长时间思考后才说出的，王莹也确实用这种一生追求真善美的，反对假丑恶做为自己的座右铭的。

自从取回爱妻王莹的骨灰盒后，“九秘”就几乎每天都抱着它痛哭。他根据王莹生前说过的上面这一段话，在一天大清早，一个人手捧着骨灰盒，登上了梅山，沿着坎坷的羊肠小径，踏着铺满红叶，散布着野菊的山路，走到梅山山腰，在那里一块小平地上，挥泪挖了一个小墓坑，把骨灰盒放了进去，埋好之后，他又搬来二十几块鹅卵石，堆放在墓地上，然后，他久久地向爱妻致哀：“莹啊，你在这梅山上安息吧！在这里，你随时都可以看见我，看见香山的乡亲们；我也可以朝夕看到你，我俩生生死死，永远在初恋，永远在一起！”

清晨，谢和赓也保持着王莹那早起的习惯，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伫立在小院平台上，了望梅山上王莹墓！他仿佛又看见王莹沐浴在金色的霞光之中，练邓肯舞，打太极拳。他仿佛又听见她一边轻声唱着悦耳的歌声，在花园里浇水、拔草、整枝、搭架；他仿佛又看见爱妻在书房里埋头写作的样子，仿佛又听见了她被小朋友拉着手、爬在山半腰，向落在后面的自己招手，她那甜美的呼唤他“加油！和赓！”的声音，和着“谢伯伯、加油！”的清脆喊声，使他感到力气倍增，健步登上山去，超过了她和孩子们，他又向他们招手，并在陡坡处往上拉着莹的手……一幕幕往事，在谢和赓眼前回闪着，他不断回想着，他依然沉浸在与王莹初恋时那种幸福而甜蜜的爱情海洋之中！

“王莹生前是怎么做的，我现在就怎么做，我是依照她的精神来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这是谢和赓常向朋友和同志说的一句话。他依然象王莹那样勤奋地写作，在整理完王莹的两部书之后，他又到处搜集王莹三十年代在南洋和美国写的散文、小说、政论、诗歌、剧本，准备出版《王莹文集》；同时，他已开始写作几十万字的长篇回忆录《永远在初恋》，这将是一部丰富多采的、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它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他还拟在回忆录的基础上，写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这部传记小说，已孕育多时，许多精彩的情节，已勾画出草稿，记在他的笔记本上。有时深夜，构思出一动人片断，立即打开床头的电灯，记入笔记本内，他每年都要写二、三十万字的文稿和回忆材料，象《无限深情永难忘》、《撰写〈宝姑〉的前前后后》、《夕阳光灿烂》、《小诗献阳翰老——并怀念莹的诸师友》等诗文，都引起了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注意。他还以只管耕耘、播种，不问收获成果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为别人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当有的个别人让他提供的珍贵资料“丢失”不还时，亲友们都为之不平，他却说：“我一定按王莹说的做的那样，不抱怨责怪他们，宁可他人负我，我决不负他人。”他身边的几个

小朋友，看“谢爷爷”忙不开交，争着来帮忙，在抢着往信封上盖章时，把一个木章竟夺成了两半！小朋友向“谢爷爷”“认错时”，谢和赓却仰天大笑，夸他们是“好孩子！”

谢和赓依然象王莹生前那样，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外交部分给他做书房的一间屋子，他主动让给了住房紧张的群众，人们都伸出拇指称赞他说：“象谢老这样级别的老干部，住房那么狭小的，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极罕见的！”他的屋子，可称为“七合一”：即寝室、浴室、书房、客厅、会议座谈室（好些大、中、小学的学生常到他家座谈）文物陈列馆、墓室七用合一。没有一件新家具，睡的是旧木板床，书桌还不到一平方米，连大抽屉都没有。平时坐的简易沙发，是他与王莹回国后买的旧沙发，修理了七、八次，用了几十年，外交部几次要处理给他一套八成新的高级沙发，他谢绝了。他穿的衣服，只求干净，不求新，象王莹过去一样，自备顶针、旧布、针线、装在小盒子里，一针一线地自补衣服，传达室的一位王同志，看了十分感动，拿过来帮他补好，一数那件衣服，竟有三十多块补丁，她扑簌簌地流着泪，说：

“谢老啊，你可真是艰苦朴素的模范哪！”

谢老却告诉她：“这上面的补丁，大多是王莹生前为我补的，几十年来，我们夫妻都以艰苦朴素为荣。”

他给人写信，信封大都是用旧翻新，每次理发，他都自带一条小湿毛巾，放在一个塑料杯里，在附近农贸市场的个体理发点，花两毛钱，理完了发，用湿毛巾擦掉头发茬儿，回家用水一洗了事，每顿饭漱口刷牙用的牙签，一角钱可买一百根，但他不轻易用完就扔掉，往往是用完后，象牙刷一样，用清水冲干净，下次再用。他如此节俭，却常常成百成百元地向各地的中、小学校、少年宫捐款或买书寄给小朋友们阅读。他在北京儿童少年活动中心成立时，便捐献了五百元给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以资助该厂赠送儿童影片拷贝给该中心，他购买《大地的儿子》数百册，分赠各地的少年……他在各地报刊上发表了诗文，往往写信通知报刊的编辑部，把稿费直寄某少年活动单位。他屋里在十年浩劫后仅存的一些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徐悲鸿大师的奔马和徐大师写给王莹的亲笔书翰千余字、他父亲的墨宝三幅、黄炎培的字、冯玉祥的画“牵牛花”、美籍华人著名画家陈及在一九三三年画的《天坛写生》等他也都按照王莹的遗愿，全部捐献给国家了。这些字画，光是徐悲鸿那一尺五寸长的《奔马图》，就有人要给他七万五千元人民币来买，他断然拒绝卖给人家，他却把这幅《奔马图》连同徐悲鸿千余字的手笔书翰，他父亲的墨宝三大幅、陈及的《天坛写生》捐献给广西桂林博物馆。他的条件是要该馆给他五千元人民币，这款他自己也不要，而是用它找了几位有才华而不著名的青年画家临摹徐悲鸿为王莹画的《放下你的鞭子》的剧照，然后，把这些画再分赠给北京、广西、安徽、上海等地的少年组织，他说：“这是对王莹和徐悲鸿友谊的永久性的纪念！”

在作者正在写完这部王莹传的时候，谢老又倡议筹组“陈翰笙教育基金会”奖励全国优秀的小学教师，以达到他的老友高龄八十八岁的陈教授和他自己爱护、奖励培养小学生们的辛勤的园丁的愿望。谢老自己愿捐五百元现金，五百元国库券作为筹建时的用费。他这种精神依然象王莹那样爱护祖国的花朵，他一身兼任着好几所中小学校的少先队校外辅导员，经常被邀请到各大、中、小学去做革命传统报告。在香山时，王莹曾备有二十多个小板凳，

专为来听故事、学唱歌的小朋友坐用。搬到城里外交部宿舍时，谢和展把劫后仅存的几个小板凳，也特意搬来，每当小朋友如小鸟一般，飞进他屋里，来听他讲故事，或者来看他买的小人书时，他把小板凳摆在王莹的墓碑前。当他看见那些天真活泼的小朋友，围坐在他和王莹的墓碑跟前，他感受到一种语言难于言状的快慰和幸福，他那颗赤子之心与孩子们的那一颗美丽的诱人的童心相印在一起，这真比那种天伦之乐不知要快乐欣悦多少倍啊！每当“六一”儿童节和“五四”青年节时，许多少先队员、共青团员把红领巾、团徽敬献给他时，他都要挂在王莹的墓碑上，深情地说：

“莹，这是孩子们送给我俩的红领巾和团徽呵！我给你戴和挂在你的身（墓碑）上吧！”

自从谢和展搬进外交部宿舍后，他的房屋就成了王莹遗物的陈列室了，他的案头、墙上、门上、书架上、桌子的玻璃板下，都占满了王莹的遗相、诗词、朋友送她的字画等等，每一件遗物，都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最让人为之动容的，是谢和展放在他寝室里的王莹的墓碑！悼念王莹的朋友和同志太多了，香山的乡亲，每当清明节时，都要到她坟上去祭奠她的亡灵。海内外的友人来京时都要到她的墓地上去凭吊她。一九七九年文代会期间，王莹的生前好友赵清阁专程到香山来，拜谒王莹墓，当谢和展陪她来到梅山山腰那堆埋葬着王莹骨灰的乱石跟前时，听了谢和展悲切叙述王莹被害经过后，她缅怀王莹那“一生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战斗生涯，她悲痛万分，在《香山忆故人》一文中，她记叙了她为王莹扫墓的情景：

“听了谢的叙述，目睹这凄凉的景象，我的心碎了，我顿时扑在乱石上痛哭！我不信，一个为反封建、反侵略奋勇战斗了一生的王莹，竟会这样委屈地永远倒下了，倒下了！我多么渴望她从乱石中走出来啊……”

……为了认真地为王莹扫墓，也是为了安慰她的灵魂，我站起来在山上捡拾了一些石块，把乱石堆的空隙处都严密地填补好，而且更凸高些，堆砌成一个石馒头的坟茔，然后采了一枝小黄花插到坟前面。”

一九八二年，在许多好友和同志的要求下，谢和展终于同意为王莹刻一块汉白玉的墓碑。一些朋友建议请名人题墓名和墓文悼词，谢和展觉得这不符合王莹的意愿。他想到王莹的《小鸟》诗，决定选用一九六三年五位香山小学小朋友献给王莹的诗作为碑文，这首诗是《摘枝野山桃花给王莹》：

严冬刚刚过去，  
鸟雀在村上欢鸣，  
走近狼见沟的小径，  
就想着我们的阿姨王莹。  
摘枝野山桃花送给她呀，  
向她先报香山的早春，  
她总是那样亲切喜欢我们呵，  
我们也有一颗爱她的赤心。

这首诗，表达了孩子们对王莹真挚的敬爱之情，当春天来到了香山，孩子们看到万物复苏、鸟雀欢鸣、野山桃花怒放的早春景色时，他们想起“阿姨王莹”，为了表示他们对“王阿姨”那“亲切”的教导和那胜似母爱的关怀，他们“摘枝野山桃花”，敬献给“王姨”，向她报告早春的信息。这是

多么美好，多么纯真、多么崇高的敬意啊！王莹终生无子女，但她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千千万万孩子们的母亲。她的墓碑前，一年四季，都有亲友、邻居同事和孩子们献给她的鲜花，那一束束散发浓郁芳香的鲜花，都是千金难买的，因为那都是一颗颗“爱她的赤心”啊！

如此敬爱、纪念王莹的，何止是孩子们呢？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谢和赓和她的外甥女去北京石碑雕刻工厂洽谈刻王莹墓碑时，一位老师傅根据用料和手工费，需要二百五十元钱。在雕刻那首孩子们的献诗时，老师傅和他的徒弟们立刻被这首小诗感动了，当他们了解到王莹为党为人民做出巨大贡献，最后却被“害人精”江青害死的事实后，老师傅对徒弟们说：

“王莹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女儿，她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了一切，他们夫妻二人为培育少年儿童做了那么多好事，得到了孩子们的敬爱。我们为王莹这样的人刻碑，是我们的荣幸！为了表达我们对她的敬意和怀念，我们不应该跟谢老要手工钱，我们应义务刻碑！”

徒弟们都很赞同师傅的意见。于是，老师傅和他的徒弟们，利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精心刻好了孩子们的献诗。因原诗“一颗”的“颗”字，孩子们笔误写成了“夥”字。待墓碑刻完后，才发现是个错字。老师傅又费了好大功夫，以精湛技艺，把错字改正了过来。师徒们把墓碑放在三轮车上，一起护送到谢和赓家中，当谢和赓给他们应得的报酬时，老师傅代表他们师徒，真诚地说：

“我们师徒怀着崇敬的心情，雕刻了王莹的墓碑，这是我一生中雕刻的一块最满意的墓碑，也是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块墓碑；我的徒弟们，他们也都很有经心，把碑面磨得又平又光，他们都争着为王莹墓碑多刻一个字，争着为刻好这墓碑多花一分气力。老谢，我告诉您，这墓碑原要收费二百五十元，我们以为是公家付款，现在知道是您自己花钱刻的，因此，全部石料和刻工费，厂领导和工人们决定只收八十元。孩子们向王莹献了一颗颗‘爱她的赤心’；我们师徒们义务为王莹刻碑，也是我们献给王莹的一颗颗‘爱她的赤心呵’！”

说完，他和徒弟们一起把墓碑交给了谢和赓，师傅流着热泪说：

“老谢同志，请您代表王莹同志收下我们‘爱她的赤心’吧！”

谢和赓和他姐姐谢振群，也流着热泪，庄重地接过了汉白玉墓碑，激动万分地说：

“我们姐弟二人代表王莹，谢谢你们厂的领导同志和石工同志们这种深挚的情谊！我们相信，您们刻作的墓碑，和孩子们的献诗一样，都是对王莹的最珍贵的、永恒的纪念！”

王莹的墓碑，放在谢和赓的寝室里，许许多多来访的少年儿童、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和爱仰王莹的群众，以及国际友人和华侨朋友，他们常常来这“墓室”里时，总要向她——“人人敬慕之中华女杰王莹”凭吊她的英灵！谢和赓同志，他伴着王莹的墓碑，以忘我的热情为党工作着，年逾七旬的高龄，却保持着十八岁青年人的朝气，他一个人，要完成他和王莹两个人的工作，经常一天工作到十二个小时之久！王莹的墓碑在他身旁，王莹的遗像、诗词、遗物陪伴着他，那墓碑、那遗像，那诗词，那遗物都闪着王莹精神的光辉，他深深感到，无论从身体上和精神上，他的爱妻王莹，一步也没有离开他，他俩生生死死永不分离！

谢和赓对王莹的怀念是永恒的，对她的纪念是永恒的，对她的爱情是永恒的，对她的理想和事业，也和她生前一样奋斗到底！一九八四年三月三日，在王莹逝世十周年的日子里，谢和赓在王莹的墓碑前，写下了一首感人肺腑的爱情诗，一首催人泪下的“悼亡诗”。

谢和赓恭立在王莹墓碑前，流着热泪，以无限的深情，念着他的爱情诗：

《永远在初恋》

——王莹遭难十周年纪念

你的墓碑立在我身旁，  
你的音容、照片、诗歌……  
你我用过的破旧沙发……  
你为我缝补过的衣袜，  
一件件伴着我，好似一朵朵香美的鲜花。

我时时刻刻看着你，  
我日日夜夜想着你；  
你时时刻刻着着我；  
你日日夜夜想着我，  
我们永远没有分离。

我们喜欢阅读的书画。  
莫扎特、贝多芬、海顿……的音乐，  
江南、黄河、黑人……的民歌，  
小孩子、小鸟儿的笑声、歌声，  
都和以往一样，永远围绕着我们。

我们永远心连心，  
我们永远肩并肩，  
我们永远在初恋，  
我们始终如一地热爱党，  
对她的感情呵，也永远象初恋的情人。

明窗外一小块的土地，  
也和香山故居花园一样，  
种着你心爱的石榴、月季、金银……  
你的墓碑前的鲜花时时香郁可闻，  
呵！亲朋、小孩的情谊真又深！

我们永远在一块，  
永远没有离分，  
过去、现在的一切都缅怀在心，  
你的生命将在我的生命中一块延续、前进，  
你的生命将在我的生命中共同闪光晶莹莹。

